

新世纪文艺

第四期

二〇一〇年二月 斯雅舍 出版

马来西亚著名诗人——

吴岸获颁“中国当代诗魂金奖”致谢词

我相信，我们之中的许多诗人，都和我一样既是动荡时代的幸存者，人生灾难的生还者，但同时也有幸是跨世纪人类历史的见证者。

我之能成为这个时代在远离中国海外的一个虔诚的诗人，能以微弱的生命参与人类进步的事业，以致在今天获得国际诗人笔会的嘉奖，这首先要追溯到作为一个海外华裔子弟之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受唐诗宋词的哺育，受五四新文学的启蒙，受患难岁月的洗礼，以至于受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激励。而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受到1993年国际华文诗人笔会诞生以来大师们如已故邹荻帆先生等及诗会领导野曼先生、犁青先生等前辈们及众多诗友与诗评家的爱护与支持。当年野曼先生不远千里到砂劳越古晋亲临指导与鼓励，我记忆犹新。

而处于在五四新文学影响下诞生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界，我的成长，也曾经受到前辈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已故杏影先生与当代文史学家方修先生的提携与指导。

在国际华文诗人笔会的感召之下，我们东南亚诗人也组成了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也是国际诗会会友的菲律宾诗人云鹤先生，正带领着我们展翅飞翔。当我因初悉本届大会将颁奖予我而有所犹疑时，我的电邮上已浮现东南亚与马来西亚诗友们一片热情的祝贺。

借此机会，感谢国际华文诗人笔会的领导与诗友们，感谢诗评家们，感谢东南亚各地的诗友，感谢马来西亚的诗友，最后也不忘记我的。

吴岸



①吴岸获奖后与参加诗会的众诗人合影。



②吴岸（右）与郑愁予。



③巨幅欢迎各地诗人海报。



④第12届（惠州）国际诗人笔会大会主席台。

新世纪文艺

第四期

二〇一〇年二月 斯雅舍 出版



新世纪文艺

亚细安(东盟)地区大型世华文学半年刊

法律顾问: 刘华源(文莱)
黄锦西(新加坡)

美术顾问: 廖宝强
总策划: 忠扬

社长: 史英
总编辑: 风沙雁
副总编辑: 连奇(新加坡)
一凡(文莱)

编务、总务: 何逸敏
财务: 翁金翠

特约编务顾问: 覃盛发
海外编辑顾问: 曾心、杨玲(泰国)
越南编务顾问: 冬梦、学明
泰国编务顾问: 洪林、梦凌
印尼编务顾问: 沈伟真
菲律宾编务顾问: 云鹤
马来西亚编务顾问: 甄供
东马来西亚编务顾问: 吴岸
寮国编务顾问: 陈列
文莱编务顾问: 一凡
柬埔寨编务顾问: 王谭

新世纪文艺 第四期(2010年2月出版)半年刊
编辑: 新世纪文艺编委会
Editor: New Century Literature Editorial Committee
出版者: 斯雅舍 Si Ya She
通讯处: 150, Orchard Road
#02—31 Orchard Plaza
Singapore 238841
(65) 6466-2939

电子邮箱: owchingtee@yahoo.com.sg
封面设计: 何逸敏 王耀祖
排版装帧: 城市精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http://www.cntopcs.com>

承印: 东艺印务公司
Eastern Art Printing Company
Tel: (65) 6292-8967
发行: 新加坡商务印书馆
Block 211, Henderson Road,
#05—04, Singapore 159552
Tel: 6278-3535
准证号码: MICA(P)055/03/2009
ISSN: 1793-7590
售价: S\$ 6.00
海外: US\$ 5.00

亚细安文坛透视

- 1 一步一足印
——菲律宾新潮文艺社的昨日今日与明日 ■云鹤
- 3 泰国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
文学讲座暨新书发布会深受好评 ■曾心
- 4 再到永青庄园度假 ■杨玲
- 6 《砂拉越战后华文小说选》导言 ■田农
- 10 诗香满西湖
——第十二届(惠州)国际诗人笔会侧记 ■林小东
- 12 新加坡文坛岁末鲜花怒放 ■伦新

晨曦点染

- 14 锁定“迷离”则迷离
——试解读《迷离的雨季》 ■陈伯汉
- 16 “三度”与“三气”兼有
——粗读沈伟真先生著作《坎坷的路程》(上) ■鲁莽汉
- 17 谈诗如何述志
——从(越南)例伟贤《诗人的眼泪所想到的》 ■陈葆珍
- 19 星光一闪的瞬间
——让《生命的火花》尽情迸发 ■马峰
- 21 新型“多余人”的精神崩溃
——评日落冬微型小说《崩溃》 ■陈万葵
- 22 红尘世界 孝悌无价
——评穆军小说《中奖》 ■陈万葵
- 24 拳拳亲情系心间
——读流云的《过端午节》 ■饶福生
- 25 《新世纪文艺》读后感 ■白云
- 28 交错叙述彰显人物命运的魅力
——读林子小说《抉择》 ■朱厚刚
- 29 以小见大奏响弦外之音
——试评小寒的《不倒翁》 ■李秀华
- 30 邓长权童诗集评介 ■朱德春

越南之页

- 32 石头记 ■柳青青
- 32 诗在那里?(外二首) ■小寒
- 33 越式牛肉粉百年庆 ■过客
- 34 天涯咫尺 ■谭玉琼

M U L U 目 录

35 岁月留声

——蔡琴演唱会观后有感

36 西湖写意

36 到邮政局寄信给巧缘遇骤雨

36 戏说微型

37 女司机

38 不是每张照片都有美好的回忆

39 我与芽庄结下不解缘

40 再听不到夜莺歌唱

——怀徐志摩

40 微型诗五首

41 妈妈的疤痕

42 高老太内心的秘密

46 伴我读诗的萤火虫

46 空间

46 登长城

47 六月，笑在凤凰花开时

48 美人

49 陈年酒

49 人生幸亏还有一扇窗

49 梦醒时分

49 飞

49 聚

50 节日感言

——为“六·二一”记者节而写

51 意外

53 曾经

54 蝶双飞

55 沙巴掠影

56 既是夫妻 今生无悔

57 姐妹情仇

59 王泽泉散文二篇

■巧 缘

■林小东

■冬 梦

■余问耕

■依 雯

■冬 梦

■江国治

■施汉威

■严志章

■陈朝运

■吴怀楚

■邓佩诗

■燕 子

■钟 灵

■李伟贤

■温日强

■文锦宁

■郭乃雄

■林佩佩

■亦 凡

■石 羚

■杨迪生

■李兰著 赵明译

■绿 茵

■绿 茵

■曾广健

■念 慈

■念 慈

■王泽泉

■风沙雁

■赤道赤子

■史 英

■仲 原

70 我们不再吵架

74 小诗二首

75 朝生夕逝

76 春居小记

78 雨心散文二则

78 优雅社会另类风景线

80 那又怎么样？

81 黄梅

86 梦中桃花源

87 史英诗论两篇

88 师生情

89 康静城近作两首

90 我心中的杏影先生（外一首）

91 柳舜新诗三首

92 何逸敏新诗三首

93 陈家奶奶的状元饼

95 石头缝里开花

96 简迪新诗三首

97 我不在东方的日子

98 致亲爱的安德鲁

99 “在世界华文文学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提要

■陈伦新

■楠 楠

■马 姐

■马 姐

■雨 心

■骆宾路

■马 姐

■日落冬

■凌江月

■史 英

■竹 石

■康静城

■钟 晓

■柳 舜

■何逸敏

■依 林

■日落冬

■简 迪

■成 君

■秀 仪

■忠 扬

马来西亚之页

101 岁月本无痕

——西加记事

108 秋山诗七首

109 梭罗河的故事

110 你的名字在踮跹

——谒浩云亭而作

110 无题

111 溪流

114 巍巍滕王阁

116 斜阳依依

118 人之初两则

119 近事远事

——有关父亲和家族历史

■泰 生

■秋 山

■戴 夫

■田 宁

■田 宁

■黄叶时

■一 介

■漠北羊

■驼 铃

■孟 沙

新加坡之页

60 梦幻岛记事：第三章 暴雨

66 梦回故里

68 史英新诗三首

69 鲜花野花各展风韵

——杏林漫步之二

MU LU 目 录

126 遇

■苏清强

菲律宾之页

127 请拉住她的手

■雨 轩

127 关于自杀

■佳 星

128 垂榕树

■秋 笛

129 惜缘

■小 小

131 咖啡屋

■晨梦子

132 师恩永在

■赖小红

133 游戏

■荣 超

134 夕阳无限好

■白 浪

135 早茶与健康

■郑启明

136 开闸疏洪的那天

■亦 励

137 旅途的方向

■东楠灵

138 种树一得

■靖 竹

汶莱之页

139 在困境中前进

——奕中庆祝78周年晚会侧记

■刘华源

140 悠哉 此行

■一 凡

141 阅读刘柏川的书籍之后

——乡愁随想

■子 虚

142 画荷

■梁友情

142 一粟新诗二首

■一 粟

143 诗里亚妙棵条

■傅文成

143 黑天鹅

■梁友情

144 风在吹

■林岸松

144 柳浪新诗二首

■柳 浪

印尼之页

145 我的好伙伴——电脑

■沈伟真

148 椰树赞

■济 时

149 鲑鱼溯河

■李金昌

150 从废纸篓里捡回的一篇文章

■南海逸人

151 木兰镜活擒采花贼

■戈 婴

152 井的遐思

■白 云

152 细雨朦胧

■周玉春

153 爱

■小 莹

154 汪洋人海一飞鸟

■赖树芳

157 “福清公会”海西访问团及新中旅游队十日游

■吴秀吟

泰国之页

160 消失的履声

■巴颂作 陈青译

162 醉吟中的绿色记忆

■晶 莹

163 神仙居何处

——普吉岛美景点滴

■冯 骋

165 偷窥

■蓝 焰

166 月夜笛声

■何 君

167 岭南人诗选

■岭南人

168 曾心诗选

■曾 心

169 博夫诗选

■博 夫

170 今石诗选

■今 石

171 晶莹诗选

■晶 莹

172 杨玲诗选

■杨 玲

173 蓝焰诗选

■蓝 焰

174 苦觉诗选

■苦 觉

寮国之页

175 为善最乐

——再访老挝万象中华理事会

理事长林振潮先生

■金苓 陈列

178 新书介绍

180 编后语



一步一足印

——菲律宾新潮文艺社的昨日今日与明日

■ 云鹤

论者一般把菲华文学的萌芽期定位在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一年间，三十年代华文报刊刊载的大部分是旧诗古文，不属于新文学，直至1936年笔者先父蓝天民从厦门南渡菲律宾，来菲后第二年，在《华侨商报》开辟《新潮》副刊，才结束传统文学垄断文坛的局面。《新潮》副刊被公认为菲律宾华文报第一个新文艺副刊，在传统文风充塞下的菲华文坛中提倡新文学，数年间成绩斐然，但此局面维持不久，一九四一年年杪太平洋战争爆发，菲岛沦陷，菲华文报负责人及文艺工作者，凛于国家民族大义不愿苟生于敌伪蹄下，或避匿外省、或转入地下，一切文艺活动均告停顿。

沦陷期间，是菲华文学史中一段短暂的空白期。一九四五年二月美军登陆，马尼拉光复，《华侨商报》文艺副刊“新潮”仍由蓝天民主编，一直到一九七二年九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宣布全国实施军事戒严法（简称军统），所有报刊均遭封闭，菲华文艺进入了冬眠期，“新潮”副刊亦告停刊。

一九八一年初，马科斯宣布解除军统。同年，华文《世界日报》面世。创刊号的《世界日报》辟有“文艺副刊”，给沉睡多年的菲华文坛，带来一响复苏的春雷。这是菲华的读者与作者在近十年的军统期后，第一次读到纯文艺的副刊，其心情的振奋与激动非笔墨可以形容。此时，笔者鉴于前《华侨商报》“新潮”副刊的作者四散各地，难以集中力量以恢复菲华文艺在军统前的盛况，遂召集前“新潮”副刊的作者，组织“新潮文艺社”。值得一提的是，其时军统虽然解除，政府对人民的言论自由及组社的活动相对地较军统期放宽，但文艺界人士心中仍惶惶，与中国关系较密切的文艺人仕尤然，因为中菲两国虽有外交关系，但由于政制不同，彼此之间尚未能透彻了解。是以“新潮文艺社”经全体社员同意，由晓阳、诗雁、陈恩、秋笛、与笔者为创社理事，毅然向政府机关申请组社，英名Society of Contemporary Arts and Literature，简称SCAL。组社申请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二日获准登记立案，新潮文艺社成为军统解除后第一个获得政府承认、合法的菲华文艺团体。

新潮文艺社成立后，积极展开文艺活动。首先向《世界日报》“文艺副刊”商借版位，定期刊载社员作品，取名《海潮》，此专辑迄今已五百四十四期。同时也组织“菲华散文奖”征文比赛，从这一次的比赛，发掘出一些得奖后才开始严肃创作、且不间断地在菲华文坛纵横二十余年的华文作家。

此时，中国大陆开始关注海外华文文学，福建人民出版社委托新潮文艺社选辑菲华新诗、散文、小说三本选集。新潮文艺社选出晓阳、刘氓与笔者三人为编辑，进行选稿、征稿及邀稿，三本选集先后在六年间出版：《菲华新诗选》（一九八三年出版，收入三十四位诗人一百一十七首诗作）、《菲华散文选》（一九八五年出版，收入五十位作家一百一十一篇散文）《菲华小说选一恍惚的夜晚》（一九八九年出版，收入十四位作家十四篇小说）；其中新诗与散文选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小说选由福建海峡出版社出版。这三本选集成为中国大陆研究菲华现代华文文学重要的参考资料。

由于政治环境的开放，菲华文艺界开始对外作多方面的接触与交流，却格于人材欠缺，加上七十年代菲政府实行教育菲化的政策，造成华文教育一蹶不振，在菲土生土长受华校教育的华文作者几成凤毛麟角，英文英语遂成强势文字语言，菲华文艺界隐伏着后继无人的危机。但值得庆幸的是华人子弟尚不乏爱好文学者，他们以菲、英文抒写华人心态，并有文集出版，在菲文艺界颇受赞扬。新潮文艺社鉴于华人社会实际情况，分出一部分力量组织以华文以外文字创作的华裔写作人，并在华裔青年联合会（Kaisa Para Sa Kaunlaran, KAISA）主有的菲、英文《桥》（《Tulay》）刊物上，开辟一以菲、英文创作的园地《New Horizon》（《新地平线》）。由于促进菲华之间的文艺交流，笔者一九八七年获选为菲律宾作家联盟（Union Ng Mga Manunulat sa Pilipinas, UMPIL）唯一华人理事。同年厦门大学主持之“首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中，笔者也提出“从华文文学蜕变为多元化的华人文学”的观点，并呼吁文艺界开始重视这一群以外文表达华人心态的作家。另一方面，由于新潮文艺社以及部分菲华有识之士极力推动菲律宾华文文学



融入菲律宾文学主流多年，终获得“菲作家联盟”（UMPIL）与菲律宾教育部合办之“菲律宾文学的今日与明日”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举办第三次讲座中增加“菲华文学”，正式承认菲华文学为菲律宾文学之构成部分。可惜的是，新潮文艺社菲、英文创作组因缺乏人手，终在出版菲、英文社员创作集《DISCOVERING NEW HORIZON》（《找寻新地平线》）后活动停顿。



二十余年来，新潮文艺社除经常主持菲华及外来学者、作家、诗人的文学讲座，并于一九八五年及二零零五年两度组团访问中国。但最近十年，由于华人社会随菲国大环境逐渐改变，而华人社会亦因新移民人数激增，传统的价值观有较大的变化，商业活动增多而情神粮食相形之下显得稀少且淡薄。新潮文艺社在组织方面也采取以老、中、青结合，尤以吸收青、少年入社为主，成立“小浪花”少年组，并向华文报商借园地让少年社员发表作品。

近年来新潮文艺社出版了三本社员选集《新潮选集》：《新潮选集一》（二零零四年）收入

四十一位社员的作品七十九篇，其中二十五岁以下的占百分之四十强；《新潮选集二》（二零零六年）收入六十二位社员的作品一百一十八篇，其中二十五岁以下的占半数以上；《新潮选集三》（二零零八年）收入六十位社员的作品八十八篇，其中二十五岁以下的占百分之四十八强。

由于青、少年社员增多了，除传统平面媒体外，年青一辈的文艺作者追求新的表现媒介，网络博客与电子书为新一代作者所喜爱。新潮文艺社网络组编辑的《新潮文艺社》部落格与《新潮电子丛书》，浏览与下载率颇高（注1），其中尤其是电子书，有的在甚短期间下载数达以万计，新潮文艺社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真正达到了前人盼望达到“菲律宾华文文艺创作走出华人区、走向世界”的目标。

二十七年的岁月虽不算漫长，但新潮文艺社在菲华文艺界是一步一足印地走过来，新潮文艺社的领导阶层不好高骛远，更不奢谈能代表什么，正如在三本社员选集的《编后小言》中一再强调的：我们只是菲华文艺界万花锦簇中，一丛有着显著不同颜色的花卉与散发着异香味的花木。



注 1:

部落格:

<http://blog.udn.com/SCAL>

电子版新潮选集:

新潮选集-1 <http://www.xiaoshuo.com/book/xinchaoxuanji-1.html>

新潮选集-2 <http://www.xiaoshuo.com/book/xinchaoxuanji2.html>

新潮选集-3 <http://www.xiaoshuo.com/book/xinchaoxuanji3.html>

电子版新潮丛书:

花 茶 <http://www.xiaoshuo.com/book/huacha1.html>

云鹤的诗 <http://www.xiaoshuo.com/book/yunhedeshi100shou.html>

起 点 <http://www.xiaoshuo.com/book/qidian.html>

我的青春房客 <http://www.xiaoshuo.com/book/wodeqingchunfangke.html>

黄昏不再来 <http://www.xiaoshuo.com/book/huanghunbuzailai.html>

跨世纪诗选 <http://www.xiaoshuo.com/book/kuashijishixuan.html>

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八月九日下午一时，在帝日酒店四楼举办庆祝成立两周年文学讲座暨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编的《河边风景》和《二零零九小诗磨坊》发布会。陈疆文化参赞、秘书欧星、陈汉涛、罗宗正、廖锡麟、张永青、赖锦廷、邓玉清、林焕彰、陶然、朵拉、寒川等贵宾、校友、文友、诗友共一百八十名出席。

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于二零零七年七月八日成立，两年来在张永青会长的领导下，举办了多次文学讲座，还与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了“第七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出版了《平台试步》、《湄江漫步》、《河边风景》等文集，标志着留学中国学生文学创作群体的形成。

小诗磨坊于二零零六年七月一日成立，成员由“七加一”形式组成，即泰国七位诗人（岭南人、曾心、博夫、今石、苦觉、杨玲、蓝焰），加上台湾林焕彰。三年来，每年出版一本以六行以内的《小诗磨坊》诗集，深受东南亚诗人欢迎。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仿效相继成立“小诗磨坊”并出版了《小诗磨坊》诗集。

大会由赖锦廷副会长、秘书长岭南人主持。留中总会永远名誉主席、写作学会荣誉会长罗宗正致词；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会长张永青做两年来工作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详列了两年来所做的成绩，并提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讲稿已于八月五日在新中原报“大众文艺”版先刊出）。

泰国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文学讲座暨新书发布会深受好评

■ 曾心

在文学讲座会上，特邀请中国驻泰大使馆文化参赞陈疆阁下主讲《当化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他以一个外交家的眼界，宏观地看历史，微观地评述了中外有历史性影响的画家、音乐家、舞蹈家、文学家、诗人等作品的贡献及影响，他以投影银幕的方式讲解，具体生动，深受好评。台湾诗人林焕彰主讲《小诗的多元艺术——诗不是格言也非警句》，引用了大量古今中外有代表性的小诗，把诗和格言、警句的内在关系讲得十分清楚，很受启迪和教育。另外还邀请来了香港作家、《香港文学》主编陶然、马来西亚女作家朵拉、新加坡作家寒川等介绍了当地的文发展动向，也很受欢迎。

会上，张永青会长还给出席大会的文艺写作学会的荣誉会长的陈汉涛、罗宗正、廖锡麟等学长颁发聘书。小诗磨坊召集人曾心及成员给出席大会的小诗磨坊荣誉主席罗宗正、廖锡麟、张永青、赖锦廷学长和顾问陶然先生颁发聘书，并一一合影留念。

当天出席会议每人获赠《河边风景》和《二零零九小诗磨坊》各一本，作者五本，还赠送了大量的书籍。

此次大会，还获得《新中原报》的大力支持，分别在《大众文艺》副刊（七月三十一日、八月三日、八月五日）开辟“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文学讲座会专辑”。值此深表谢意！



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领导与主讲人合影

左起：寒川、陈汉涛、张永青、林焕彰、罗宗正、陈疆参赞
赖锦廷、廖锡麟、许家训、朵拉、陶然

再到永青庄园度假

■ 杨玲

二零零九年八月九日傍晚六时，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举办庆祝成立两周年文学讲座，暨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编的《河边风景》和《二零零九小诗磨坊》发布会成功结束后，文艺写作学会会长张永青再度邀请参加会议的嘉宾，和小诗磨坊全体成员到他的叻丕府蜜园县庄园作客。

今年前去永青山庄的队伍比去年壮大了，从去年的九位增加至十四位，我们分乘两辆棚车，张会长在前带路，乘坐前车的有：台湾诗人林焕彰、香港作家陶然、新加坡作家寒川、马来西亚女作家朵拉、岭南人，和曾心。

后面的车子紧跟着，车上有朱拉大学中文系教授计红芳、林太深、博夫、杨玲、晶莹、苦觉，和蓝焰。（今石有事，大会后先回去）。

车子在平坦的公路上奔驰着，路旁华灯初上，夜色朦胧，开了一天的会议，大家都累了，昏昏欲睡。但同车的苦觉却特别兴奋，点子特多，他不让我们休息，出了对子“强迫”大家接龙对上，共有三句，字数是四、三、四，首句第一个字必须是数量词，第二局第一个字必须是动词，第三句的第一个字也必须是动词。他出的对子上联如下：

上：七仙共车，随前辈，

往西追日。（苦觉）

下：一路共娱，忆旧景，侧目寻星。（晶莹）

下：二老同游，众后生，前往蜜园。（林太深）

下：群星齐灿，谈诗话，乐在其中。（博夫）

下：十四颗心，取西经，谈笑人生。（蓝焰）

下：一车飞奔，迎风雨，向前探月。（苦觉）

下：两车相随，乐逍遥，赏月数星。（杨玲）

下：三杯落肚，放狂歌，邀月作伴。（曾心）

下：匹马放蹄，生风云，夺魁东南。（写曾心得奖，张永青）

这个对子出的并不太难，所以大家就在谈笑中完成了，接着互相传阅和评点，不亦乐乎。

对子作完后，我正想放松休息了，但是博夫的兴致也来了，又出了个新对子求对，还是三句，字数是四、三、四，但首句的第二、四字必须是方位词或动词，第二句的第二个字必须是方位词，第三句的第三个字也必须是方位词。博夫的上联如下：

上：面南坐北，吃西瓜，皮往东放。（博夫）

下：靠右离左，往后躺，

心向前飞。（苦觉）

下：跳上蹦下，心中乐，思绪外飘。（杨玲）

下：煎夏熬冬，得春雨，酝酿秋收。（蓝焰）

下：游湖戏海，望江春，韵自西来。（晶莹）

下：翻天覆地，遵父命，同慈母心。（永青）

这个对子有些难度，特别要求用方位词，可用的词汇并不多，所以大家绞尽脑汁了，对得也不十分工整，但游戏文字，意在玩文字，博文友一笑，大家高兴即可，所以还请读者见谅。

谈笑中到了永青庄园，这时庄园里外的灯光都亮起，欢迎我们的到来。夜色中的永青庄园，分外美丽。今年张会长再建新楼，可以接待多位客人。同时各个楼房的设施也完善了，房间除了床桌椅之外，都有冷气机和电视机，冲凉房都装设热水器。大家下车后，张会长安排就宿的房间，朵拉姐、计老师，和我同个房间，在去年的大木楼楼下左边大房，我们进房安顿好行李，就出来吃晚饭。

张会长请当地的厨师做了二桌丰盛的美餐，就置在园子里草地上大树下用餐，月亮和灯光互相映辉，晚风中红花绿树婆娑起舞，为我们伴奏助

兴。八角亭里传来邓丽君美妙的歌声，原来张会长在亭里安置下卡拉OK音响了。

林焕彰先生特地带来台湾金门的名酒高粱酒，要大家品尝，我也破例喝了一小口，真辣呀！在场会酒的文友都说这真是名酒好酒，烈！香！醇！干杯！让我们为新书出版干杯！为发布会成功干杯！为小诗磨坊干杯！为文艺写作学会干杯！为华文文学干杯！为欢聚在永青庄园干杯！美酒加好菜，用完饭，时间已是十点多了，忙了一整天，我觉得应该去冲个凉，于是和计老师同溜了，进房冲凉更衣，不想再外出。

不久，朵拉姐也回房间，她说你们怎么都跑了，大家在八角亭里放声高歌，大唱特唱卡拉OK，还题词作画作诗，他们的兴致正高，看来还不会就结束。但是我们三个人都累了，想休息了。次晨才知道，男文友们唱歌作诗作画，直到凌晨一时半，尽兴了才回房睡觉。

夜里，我的失眠老毛病又发作，一夜无眠，因为认床，因为白天太累，因为太兴奋等等，失眠的原因太多了。我自己是习惯了，就躺在床上休息吧，到天亮觉得精神还很好。一早，听到鸟鸣鸡啼，见到东方露出曙光，一贯早起的博夫、林焕彰、岭南人、林太深，张会长已经陆续出来散步了，我决定起床梳洗，和他们一起爬山去。

张会长的庄园占地面积共八十莱（一莱等于一千六百平方米），经过一年的修整，更漂亮了。后面的山上，已经修

好了一条路，我随着张会长、岭南人、寒川、博夫上山，看望去年栽下的小树，树长高了，随着晨风向我们点头致意。

清晨的空气真好，站在山上往下望，庄园里增栽了很多树木，大树小树，郁郁葱葱，园里大大小小的泰北式木楼和凉亭，小河萦绕，良辰美景，如诗如画，我在诗画中醉了……

张会长说园子将建成高尔夫球练习场，泳池也在修建中，完工了就更好看了。说说笑笑中我们下了山，环着庄园走，到观鱼亭，这时林太深、计老师，和苦觉也到了，大家拍照、喂鱼、合影。

接着我们到八角亭吃早餐，吃完丰富的早餐，苦觉给我看他昨晚的杰作，是一幅用十四个人姓名作成的画，太妙了太棒了，我在画前我的名字前留影。刚刚乐完，我就笑不出了，因为苦觉要我补课，昨晚他们都纷纷题词留言作诗画画，我和计老师缺席，现在要我补上。留言写在苦觉精制的簿子上，还要用毛笔书写，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书法是我的最弱啊！

但在苦觉的“逼迫”下，不写没办法过关，只得咬牙切齿，硬着头皮拿起千斤重的毛笔，在簿子上写下“人好景美”，丑丑的字迹，真的糟蹋了苦觉的好毛笔和精美的簿子了，我为毛笔和簿子哀叹！

这还没完，张会长的留言簿上，他们都有佳作，每人写了不少诗，主题是永青庄园，要我也来一首，我先看了前面的他们的大作，胡诌了一首，

完功课了，松一口气。离开庄园之前，大家在八角亭举着留言集合影，前往蜜园县温泉。

泡着温泉，享受大自然赐给的天然SPA，身心被温暖的泉水洗涤，人放松心放松，忘了凡尘的世俗，飘飘欲仙。快乐的时光很快就溜走了，我们结束了游玩，上车回曼谷。途中张会长出的对子，也是三句，字数依然是四、三、四，张会长的上联如下：

上：南来北往，墨客对，诗文丰盛。（永青）

下：日出日落，彩云归，星月同辉。（焕彰）

下：山上坡下，观景去，风云共游。（苦觉）

下：水秀山青，景章欢，郁馨盈心。（晶莹）

下：花红草绿，秋景秀，小诗共磨。（杨玲）

下：男歌女唱，风雨和，花鸟齐舞。（苦觉）

下：月明星稀，醉仙境，共襄盛举。（计红芳）

下：欢声笑语，谈诗经，才华横溢。（博夫）

下：天大地阔，人士佳，煮情酿诗。（蓝焰）

下：泉温水暖，你我游，心神康健。（苦觉）

下：泉涌水涓，兄弟欢，心志飞扬。（晶莹）

十日下午回曼谷后，分别的时刻到了，寒川十一日回新加坡，陶然和朵拉十二日分别回香港与马来西亚，林焕彰十三日回台湾。再见了，朋友，希望明年再相聚相会！

《砂拉越战后华文小说选》导言

■ 田农

(一)

战前的砂华文学以诗歌创作为主，特别是中国对日抗战时期，寓居海外的知识分子忧愤国事，在砂拉越发刊的几份华文报章，刊登不少抗战诗篇^①。但是小说创作则少见。

小说创作到战后才逐渐出现。特别是五十年代之后，写作人在砂拉越、新加坡与马来半岛的报章、杂志，刊出不少有分量的小说创作。本书所搜集的篇章，即以一九四六至一九七零年代的小说创作。

战后由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七零年，这二十五年间，砂华小说的创作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五年为第一阶段，这是萌芽时期的砂华文学。

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二年为第二阶段，这是反殖运动时期的砂华文学。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零年，这时砂华文学处于低潮期。

二战终结，日本帝国战败投降，砂拉越得以光复重建满目疮痍的国土。但就在此时，白色拉惹布洛克王朝在统治砂拉越百年之后，竟将它让予英国，成为英国直属殖民地。

战后东南亚诸国，经过日本侵占光复之后，纷纷展开追求自治独立。新加坡与马来亚风起云涌的反殖运动浪潮，也感召了砂拉越人民投向火热时代的浪尖。特别是一九五六年之后，左翼思潮激荡下，文化教育面貌有了显著的改变，反映在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表现更为特出。

(二)

战后一九四六年在古晋出版的一份杂志《青年》（社长林光彦、经理林金泉、营业陈庆发、编辑主任吴桦），刊载评论、散文及

小说，第三期（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出版）有短篇小说《樱子小姐》作者茹，写一名女初中生美华，刚毕业正想回国（中国），突逢日本南侵，不能如愿。她的爱人刘克明，在日本南侵前两年，趁机工回国效劳的机会，投身到祖国抗战洪流中。古晋失陷，美华为虚荣心及物质享乐所诱，误入歧途，甚而把名字也改换为樱子。一九四五年日军战败投降，联军接收砂拉越美华接到从重庆寄来的一封航空信，信是刘克明寄来的，然而此时已深为堕落后悔的美华，已无脸再见刘克明……。

《樱子小姐》分期刊载，第三期刊载最后一部分。由于未能见到前半部，因此本书未将之收入。这是笔者所读到战后最早的一篇小说。

丘絮絮是马华著名小说家，战前南来诗巫，在光南中学出任校长。《诗巫新闻日刊》的《励志》副刊，一度由丘絮絮主编。丘氏对砂拉越的华文教育界深有认识，战后撰写了中篇小说《学府风光》。内容描述一位年轻教师（徐文心）在抗日时期从中国辗转南来到婆罗洲S埠市郊北村当一间中小学的校长。由于地处穷乡僻壤，学生程度低，师资差，徐文心不愿久留，幸有董事长宋鹏程的支持，以及学生代表的慰留。徐文心以大局为重，答应续任并实行整顿改革计划。小说也揭露一些不负责任的教员（王可畏）可耻的行径，陈述早年海外办华文教育的艰辛。

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者入侵东南亚，砂拉越遭到蹂躏，知识分子首当其冲被逼逃亡。时任教职的刘贤任身受其害。短篇小说《苦杯》浩存的逃亡生涯，乃是作者当年逃亡生涯的自述，反映了苦难时代苦难的生存环境。

巍萌（魏国芳）於五十年代初即开始小说创作，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小说作者。《可

怜的孩子》写一名青年思想的转变。不满沉闷生活的阿牛，决议返回北国过新生活，但在年轻的女教师，表姐敏丽以理性的言论开解下，阿牛终于醒悟，“我们应该热爱诞生我们的土地，为它的美好未来而斗争”。在五十年代，那股强调“北归”的热潮中，作者理性的提出“热爱自己的土地”，为年轻一代指出一条明确的道路，这是难能可贵的。

同年，巍萌发表了短篇小说《鲁素英》，这篇小说可说是作者早期创作的代表作。主角鲁素英一家人住在M坡，父亲鲁老头曾作过蒋朝官员。大陆解放前夕，举家南来。鲁老头为人固执思想封建，整日抱着蒋中正所著《中国之命运》。鲁素英与其兄鲁素民则是新生的一代。当鲁素英小学毕业，打算到K城的中学就读，与鲁老头商议而被拒。鲁老头只愿意让她在本坡的英校升学，这乃非她所愿。鲁素英在哥哥鲁素民鼓励下，出走K埠升学。毕业之后，鲁素英成为教育工作者，“作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小说反映了那时代年轻人为理想而奋斗，以及时新生活的追求。

巍萌一生创作短篇小说及中篇小说丰富，不幸于一九八六年车祸身亡，令人悼惜。

赵玲（赵子逊）于五十年代初开始创作小说，所写小说多刊于新加坡出版的《荒地》杂志。短篇小说《请客》、《王大保传》深具讽刺与批判的现实意义。本书收入《孤独者》一篇乃作于一九五三年。小说主人翁健民是一位善于思考分析的知识青年，对现实不满但却弱于行动。他“孤独地生活，孤独地战斗。对于未来，他有着牢不可破的信心；对于新生一代，他寄予无穷希望”。最后他离开K市，回到老家——广西桂林，“为全人类谋自由幸福解放”的目标而努力。

健民这位孤独者的路，显然是当时砂拉越部分知识青年的路，无所谓对与错；数年之后，更多的知识青年认识到投身于居住国的自由与解放，才是一条正确的路。

赵玲于五十年代中返回中国，在厦门大学深造，毕业后在厦大当讲师，七十年代移居香港，转向研究中英语文为主。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砂粒越的华族文学青年，不论是诗歌、小说、散文或戏剧创作，

多是土生土长在籍大、中学生、教师或新闻工作者。本选集中吴岸、聂平、吴韬、沈强、蔡存堆、芭蕉、李晓夫、田珊珊、叶林、凡民、李采田、田思、煜煜诸位皆是，有少数农村青年也在此时投入文学创作队伍，肖南、野草即是。

吴岸在五十年代初已开始写诗，数十年来诗作丰富。吴岸也写小说，本选集收入的《在病房里》及《老赖的欢乐》皆创作于五十年代中。《在病房里》描述一位纯朴的年轻菜农，为了救一个从桥上掉落桥下臭水沟的小女孩而不顾自身，右腿被竹竿刺伤血流不止，虽住院治疗仍感救人快乐。道出乡下农人热诚助人的本色。

全文场景在病房里，目睹病患者进出，久住医院的“我”对生离死别已感麻木，唯独上述青年的言行却使他变得快活。文中所述：“他有力的声音似乎在我心中引起了一种显然的但有说不出什么力量，什么渴望和冲动。”结尾时刻意提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是那受伤青年所阅读的书。他离开时所说“我们前途远大，将来在社会再见……”意味深长。

《老赖的欢乐》反映五十年代工人运动活跃时期资本家如何压榨工人阶级，华巫合力争取合理权益的斗争。

百英西士的《庄稼汉》是一篇长约三万字的中篇。作者写出日本占领砂拉越时期以及战后华族农民痛苦的生活。我们看到善良的人们在日治时期过着惨痛被欺凌的情状，为虎作伥的汉奸丑恶面目。

小说中老实忠厚的农人大牛、阿六、大水在为生存的斗争中被欺压、狐假虎威的汉奸“乌蝇脚”刘纽和“滑嘴”的可恶。这两个恶棍和他们的主人，对农人采取种种残暴手段，构成小说主要内容。

在结尾的时候，日本战败投降了。但小说的主角大水等人并没有翻身过来。战争期间他们受苦，和平光复后仍无处安身。作者最后写道：“庄稼汉所能得到的是这样的生活……他们日夜盼望着能过更好的生活……”这反映殖民地社会人民生活仍然无法获得改善。

砂华文学中反映日治时期的小说不多。百英西士的《庄稼汉》与《小矿工》皆以此为题材，将这段血泪的日子呈现于读者眼前，使人

更憎恶侵略者的残暴行为。

百英西士原名李民胜，中学毕业后任教华文小学，五十年代返回中国。

青年人的求学、工作与恋爱，往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五六十年代正是火红的时代，年轻的文学写作者也喜欢以此类题材串缀着小说创作。本选集收录蔡存堆的《青春在欢笑》，李晓夫《静静的诗里末河》以及丁人的《出走》等。大体上皆以这类题材为主轴。

蔡存堆《青春在欢笑》批判了一种不正确的恋爱观、男主角玉民是一位决心献身于祖国解放斗争的青年，女主角梁玛丽纤弱多病，但却是一位善良信仰基督的女青年。两人虽曾恋爱但最终还是因思想分歧分手。小说鼓励青年人热爱祖国、爱人民，不要让落后爱情生活拖住前进的脚步。

丁人的《出走》述写一个封建势利的父亲，强逼女儿放弃求学，安排工作并逼嫁；女儿雪梅虽有理想抱负，但生性懦弱，缺乏勇气，只会伤心哭泣任命。所幸弟弟自强为了姐姐前途，不惜与父亲翻脸，与同学合谋协助姐姐雪梅离家出走。最终雪梅离开M市，在男朋友支助下前往K市继续学习，开始新的生活。

《陷阱》是一篇反映中学生为了华文教育发展，积极捐款筹募建校基金，但却遭到两位反动派学生老胡及“尖头鳗”的极力破坏，游说老黄撕碎壁报……但老黄眼睛雪亮，不掉进他们的陷阱，以物质诱惑终告无效。五十年代中正是砂拉越华文教育开始遭到殖民地政府压制的时代，作品反映了那一时代学生热爱华教而积极行动的一个侧面。

本选集收录多篇小说，反映贫穷线下的工人、渔民、农人、失业青年的生活遭遇。这里有述写因失业家庭陷入困境而偷劫坐监的工人《怎么办》和《柴尼》、有捕鱼人家艰辛生活的《渔家怨》和《讨海人家》，以及反映贫困农民生活的《穷人》与《田园泪》……

凡民的《当起重机在响起的时候》是一篇反映底层工人受尽欺压，起而抗争的小说。吊木工人阿乔伯因病只好由自己年轻的儿子阿木代工，结果因钢索裂断将阿木压死，船老板只给予象征性的赔偿，又命令加速工作，这种欺凌工人阶级手段终令工人醒悟，团结对抗取得初步的胜利。

田思的《讨海人家》写于六十年代末，反映捕鱼人家辛苦生活。平日劳作生活已经不易维持，又遭逢资本家的迫迁，加上几个大头家和日本公司合作，动用拖网船大规模捕鱼，致使海上鱼获减少，生计更难。于是大家同心合力筹组公会共商对策，寻求新的出路。

李采田的《新年》讲述一名农村青年失业面对困境的故事。年幼丧父，寡母持家，辛苦供他念完高中，毕业后却面对失业痛苦。由于经济不景，又没有裙带关系，连散工都找不到。母亲不能谅解，怪他没用，虽如此母亲坚持不让他回家园耕作，鼓励他外出谋生。他只得踏上寻觅前程之路，无奈与难受跃然纸上。

野草的《田园泪》，写出农家的艰苦生活，父亲早逝，母亲病重，身为长女的秀姐辛苦撑持一个家，因操劳过度而得病，又遭遇迫迁，作品道尽农家穷人的辛酸。李永平的《拉子妇》描写伊班妇女在华人社会普遍受歧视，难以被接纳。文中“拉子婶”嫁给华人丈夫，受夫家歧视，几年后丈夫遗弃她，把病重的她及三名子女送回甘榜，终致默然死去。

这是一篇为善良土著妇女打抱不平的小说，反映土著妇女的悲遇，受歧视处境堪怜。

煜煜于六十年代末写出《就连(?)一八五事件》，时间是一九六三年大马成立之初，砂拉越治安不靖，时有军队驻守各地。民众多称军警人员为“青兵”（军装为青绿色得名），青兵在孩童心里是极可怕人物。本文女主角为十二岁小女孩，因一念之差，被“青兵”误会为“恐怖份子”，将其逮捕收监，幸廖老师与警官认识，经一番解释后化险为夷。小说反映了那一时代人民不安的生活。

(三)

纵观二战后砂华文学小说创作的形貌，虽然不是多姿多彩，但小说内容基本上反映出它的时代精神。

文学作品反映社会现实，战后的砂拉越处于英国殖民统治，工农业生产相对落后，人民生活并不好过。觉醒了的人民自觉只有通过集体的力量摆脱殖民统治，寻求民族自治与独立。在左翼思潮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特别是

五、六十年代，砂拉越人民通过工农运动、学运组织、政党政治力量，喊出了独立呼声。

收集在本选集的作品，反映了这一时代的精神面貌，作者们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揭示了殖民地社会工农生活的艰辛，知识分子的彷徨与理想追求，以及对黑暗现实的鞭挞；对新生事物，美好的憧憬、赞扬与支持表现出热切关怀。

可以说，作者们深受中国“五四运动”以来文学作品的影响，不论是创作方法和意识理念，呈现出海外华文文学所追求的人文理想。

“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真正走向现代化的标志。抗日时期以及二战后反殖运动时期的砂华文学作品，乃是砂华文学的起点与成长标志。文学作品深刻的社会意识，反映了历史面貌与时代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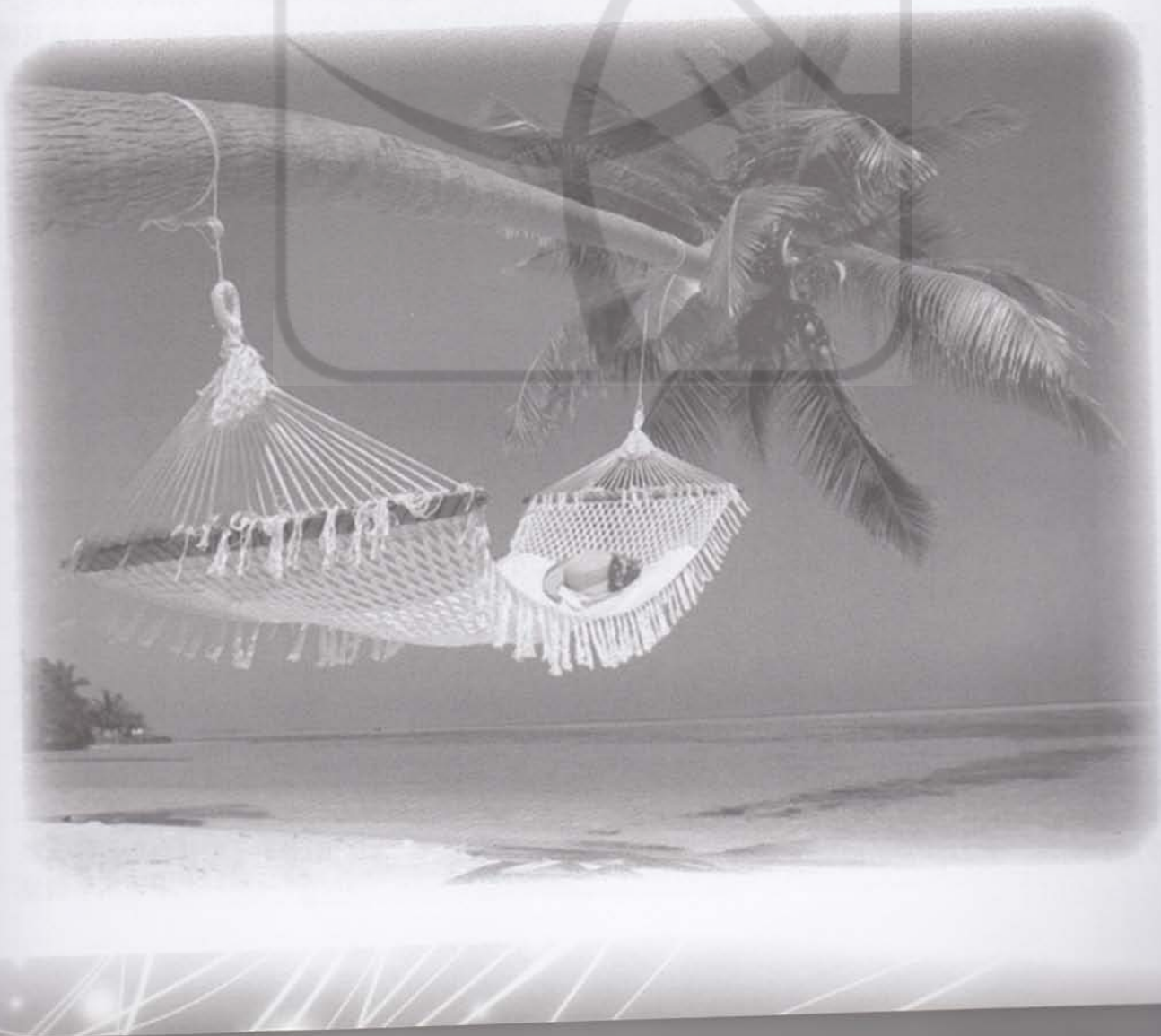
收集在本选集的三十多篇小说作品，只是战后一九四六—一九七零小说作品的一小部

分，这时期有多份华文报章与文学杂志出版，特别是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左翼报章刊登数量丰多的文学创作，新闻报的《拉让文艺》副刊，可视之为这一时期特出的文艺副刊。本选集有不少小说作品皆选自这一文艺副刊。

笔者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撰写《砂华文学史初稿》一书，所搜集的部分作品，两年前（二零零七年）已刊行《马来西亚砂拉越华文诗选一九三五—一九七零》。这本小说选集，是后续的编选工作，这份工作大概已告一段落。在编选过程中，多位朋友帮忙收集文稿，打字以及校对工作。没有他们的力量，单靠一人之力非常费劲的，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二零零九年三月杪

注：①田农著一九九五《砂华文学史初稿》，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出版。



诗香满西湖

-----第十二届(惠州)国际诗人笔会侧记

林小东



图出席国际诗人笔会的越华诗人，
左起：林小东、余问耕、冬梦、李伟贤。

中国惠州的八月，不仅挂满荔红柳绿，也飘满醉人的诗香。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七到二十一日，在旖旎的惠州西湖畔，第十二届(惠州)国际诗人大会掀开了序幕。中国文化部原常务副部长高占祥、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吉狄马加、国际诗人笔会执行主席犁青、国际诗人笔会创会主席野曼与来自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二十位华文诗人，一起在西湖畔，以诗会友，围绕着“惠民之州，东江诗韵”的主题吟论诗道，尽情交流。

国际诗人笔会执行主席犁青在致开幕词时表示：十五年前，国际诗人笔会在惠州首次举办。十五年后，又返回原来地点，再一次引领各地诗人出席盛会。创会主席野曼则回顾了十五年来所走过的光辉历程：一九九三年四月六日，在邹获帆、野曼和犁青的策划下，二十多位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著名诗人，包括洛夫、张默、管管、吴岸、陈剑、张诗剑、杜国清、白桦、向明、曾卓、张志民、绿原、徐迟、邵燕祥、傅天琳、舒婷、李小雨、韦丘、岭南人、孟沙、原甸、西彤等，在惠州西湖畔，举行了“国际诗人笔会”的签署仪式。从此，向世界宣布，中国一个国际性的华文诗群体已在惠州西湖畔诞生。为中国与世界各地的华文诗发展，起着积极推动的作用。此后，笔会已在中国多个城市成功举办

了十一届，每次邀请中国和世界各地逾百位著名诗人、学者出席。尤其是国际诗人笔会颁发的“中国当代诗魂金奖”，是对中国和世界华文诗人的卓越贡献作出肯定，在国际诗坛起着广泛的影响。惠州市市委、市政府宣传部长黄雁行则简介了惠州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概况，并认为，这次笔会也是一次难得的“思想交融”和“学术碰撞”，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促进各地区文化交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届的“中国当代诗魂金奖”颁发给中国诗人张志民、雁翼、台湾诗人郑愁予和马来西亚诗人吴岸。笔会也根据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本届推出新奖项是“中国诗人杰出贡献金奖”，颁发给积极参与诗歌、文学的香港诗人蔡丽双博士。

为诗开拓新思路

开幕之后，举行了两场诗作论坛，研讨当代新诗的现状和走势。中国著名诗人、原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对诗心、诗韵、诗风提出探讨，他认为，诗心反映人心，人品影响作品。诗如酿酒，能醉己方能醉人。一首好诗，让人读到的不仅是臻于完美的文字，还有近乎神圣的诗心。中国浙江著名诗人董培伦做了《新诗要去掉散文文化》的重点发言。董培伦说，诗是最精炼的语言艺术，但现在的新诗似乎没有找到它的表现形式，几十行乃至几百行的长诗越来越多。他认为，抢救新诗，去散文文化、提倡诗歌“短小精悍”的表现形式是当务之急！中国诗歌学会秘书长张同吾透露，他每年都会收到诗人们赠送的几百部诗集，但发现好的诗并不多。诗应该超越平庸、类型化的构思，许多诗人在创作时却做不到这一点。张同吾说，“诗人的全部财产只有两部分，一是发现，二是表现。诗是对人类精神的重构，但人类认识未知是没有止境的，诗人要敢于战胜平庸。平庸的原因很多，顺其自然最好。”美国著名诗人、《新大陆诗刊》主编陈铭华则发

表了一个当前存在着争议的课题，他提出诗就是诗，歌就是歌，不宜混淆统称作“诗歌”。台湾诗人绿蒂发表《诗与自然》的论点，他说，大自然给予诗人延绵不断的灵感，丰富了创作者的境界。与此持有较相似观点的是中国诗人、《华夏诗报》副总编辑熊国华阐述的“诗与生活关系”，他认为，“现在大多数人都习惯住在高楼大厦里，吹空调、看电视、玩计算机等，人与人的交往越来越缺乏直接的接触。熊国华也说，如今的生活方式使现代人对大自然、对社会的感受功能逐渐退化。有不少人写诗不是从生活中有所感受顿悟，而是依靠阅读、技巧、语言拼凑去写诗，造成了诗与生活、社会及人的隔绝，成为现代诗的弊病之一。并呼吁诗人让诗回归生活的原点。《广州文艺家》编辑、女诗人谭畅针对“愤怒出诗人”的口号，提出了“柔软出诗人”的论点，提出“十个质疑”、“六个呼吁”，一时间成为众多诗人关注的焦点。谭畅认为，软是生命的本质之一，重新回到软，回到生命的鲜活，回到柔软的心灵本身，也就为诗坛复原了鉴别诗质量的一个久已淡忘的标准。正式回到生命个体的“小”和“软”，诗才会重新变得可感可触。中国《海岸线》诗刊主编周良沛提出了“做人可以包容，诗却需要个性”的论点，引得满场热烈的掌声。新加坡著名诗人陈剑因为主持诗论坛及时间关系没有直接发表，但他提供给大会派给各诗人的《诗学断想》论文，对“诗的革命与建设”、“诗的自由化”、“诗与民歌的创作”、“诗的语言”、“诗被边缘化”等问题，提出精辟独到的见解，引起不少诗人的共鸣。越南诗人余问耕则说，不反对诗要写出光明，美好，积极一面的看法，但他认为，诗人只要能把内心真实的情感，透过艺术手法表现出来，能真实反映出诗人在某一时段里的心态，不管其内容是悲伤的，愁闷的，甚至是消极的，从评鉴艺术的眼光来看，都应该给予肯定及赞赏。越南诗人李伟贤认为，地球须要维持生态平衡，“诗”在现在以及未来的发展空间亦同样需要生态平衡。他说，诗作为文学的一种高度浓缩的语言载体，它的发展基因自然有其进化的生命规律，因此，维持诗的生态平衡并让其自我完成去芜存菁的生命演进过程，是当今诗人需要和能力所及做到的，并呼吁为后代留一个“绿色的诗世界”。越南诗人林小东则对越南华文学发展过程作了简短的报告，希望在越南加入世贸组织后，在越南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同时，越华文学也能与世界文学交融，共同发展。诗人们在激烈的探讨中互相交流、切磋，为笔会，为世界华文诗的发展

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的思路。

声情并茂吟诗歌

诗会期间，各地诗人也大展书法的才技。在惠州市书画院，新加坡诗人旭阳、澳大利亚诗人雪阳、中国诗人桂兴华、洪三泰、莫善贤、香港诗人张继征等二十多位诗人齐聚一堂，共同为惠州题写楹联，博得不少在场的诗人、工作人员的掌声和喝彩声。短短一个多小时，由诗人们创作书写的楹联挂满了书画院的墙壁。惠州市文联负责人表示，会将诗人创作题写的楹联雕刻成碑，放在书画院供游人欣赏。

此外，诗人们还参观了能与杭州西湖媲美的惠州西湖、参观苏东坡纪念馆，聆听导游解说苏东坡与爱妾王朝云的动人爱情故事、游览享有南粤名山盛誉的罗浮山、世界级规模的石化生产基地雏型的大亚湾。晚上，诗人们前往观赏惠州亮丽的夜景，并在惠州市中心的东江公园放生，体会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之美，也激发了诗人的许多创作灵感，为惠州抒写诗章。

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五天的诗聚匆匆拉下帷幕。在闭幕式上，著名诗人、原云南省作家协会主席晓雪总结了本届笔会的活动，他认为，这是一次高规格、高品位的国际性学术盛宴。论坛上发表的论文和为惠州秀丽山河、人文历史和现代建设抒写的诗篇，将结集出版《诗世界·惠州版》，让笔会所取得的成就与岁月共辉煌，而第十二届国际诗人笔会重返惠州之后，站在出发点上，将从大亚湾重新远航，再度出发。

闭幕仪式后，诗人们在盛大的诗歌朗诵会上朗诵新作，傅予的《送你一首小诗》、高占祥的《酸甜苦辣都是歌》、李秀珊的《与皎洁的明月一起》、张国治的《拐弯抹角》、邹璐的《诗歌是唯一的引导》、江湖海《献给祖国的恋歌》、张诗剑的《诗人的故乡》等都获得满场如雷的掌声，尤其是马来西亚诗人吴岸以浑圆、高亢的嗓音吟唱的《沁园春·长沙》，为朗诵会掀起了高潮。

诗，飘满惠州西湖，又随着泛起的涟漪，远远的传开去……

——二零零九年九月七日 胡志明市

新加坡文坛岁末 鲜花怒放

■ 伦新

(1) 《方修选集》全面反映方修文学成就 (2009-11-17)

去年的新加坡文坛可谓并不寂寞，尤其是在年尾竟有三场文艺盛会。首先是2009年11月14日，由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与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假国家图书馆5楼主办“南洋华文文学奖”得主《方修选集》发布会暨主题讲座。



左起是主持人网雷，林万菁博士，庄华兴博士与著名报章文艺版编辑甄供。

自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于2008年11月22日颁发首届“南洋华文文学奖”给新马华文学史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方修，表扬方修用大半生编撰战前马华文学大系与战后新马华文学大系以及为本土作家编选作品集等工作，筹委会此次为配合精选方修多年来撰写的文学评论、随笔、诗词、书评等结集出版上下两册的《方修选集》发布会，特邀西马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庄华兴博士，大马著名文艺编辑与《方修传》作者甄供，与本地学者林万菁博士共同以“方修作品所展现的人文精神”为专题举办讲座。

庄华兴博士以《民族文学的奠基者：论方修文学史写作的意义》，突出新马华文文学并不因政治地域的划分而分道扬镳，自始至终藕断丝连难以割舍；甄供从与方修交往30余年的历程及研读作品，分享《方修精神意境的探索》；林万菁博士从《方修作品所展现的人文精神》肯定贯穿方修作品自成一家“尊重历史，重视文化的力量”的主线。

(2)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与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于11月28日（星期六）下午2时正在国家图书馆16楼观景台举办“认识新加坡话话剧与其他表演艺术”展览开幕式兼讲座。



自左至右主持人李选楼，李焯传，吴奕明，蔡曙鹏，郭坤福。

术俱乐部于11月28日（星期六）下午2时正在国家图书馆16楼观景台举办“认识新加坡话话剧与其他表演艺术”展览开幕式兼讲座。

当天讲座的顺序是：郭坤福以《从演出特刊看社会变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演出概况》为题，屏光幕上放映有关特刊配合论文内容；接着是蔡曙鹏博士叙述《新

加坡华族舞蹈纵横谈》，间中手足舞蹈穿插示范；吴奕明和李煜传各以自身的经历述说《新加坡华乐发展概述》及“我所经历的合唱活动”。

认识新加坡华语话剧及其他表演艺术展览（中/英）

2009年11月28日至2010年1月26日（公共假日除外）上午10点至晚上9点。新加坡国家图书馆9楼

新加坡华语话剧曾经蓬勃一时，与社会思潮紧密联系，在表演艺术的领域里有过不朽的贡献。此展览主要通过精彩的剧照、特刊、道具等，展示华语话剧的演出风采，不同的主讲人介绍极有影响的重要剧作家对推动剧运发展的成就，展览也展示歌唱、舞蹈等表演艺术特刊与大家分享。

（3）新加坡华语话剧与地方戏曲专题讲座



主讲人：郭坤福、邹文学和蔡碧霞
2009年12月19日（星期六）
下午2时至4时
国家图书馆大厦16楼观景台

郭坤福的讲题是：《从演出特刊看戏剧观》，演讲内容着眼于70年代，谈及林晨，林明州，陈伯汉，郭宝昆，韩劳达等人的演出创作作品，邹文学的题目是：《我的五十年看戏的记忆》，岳野风雨牛车水是五十年代最常搬演的剧目，其中郑民威和陈昌明等人剧中扮演的角色令他印象深刻。蔡碧霞则是描述新加坡几个重要潮剧团体由创立发展到至今的现状，包括馥娱儒乐社，陶融儒乐社的等潮剧方言团，有从兴盛走向衰亡，幸存剧团不断创新和改革剧目力求生存，命运各异。

锁定“迷离”则迷离

——试解读《迷离的雨季》

■（新加坡）陈伯汉

从集体协作一体化的特质来审视，一个剧本能否引发演出者的兴趣，首先要看它是否具备广阔的二度创作空间，让导演、演员、舞美、道具、服装、灯光、音效各方人员得以发挥想象力，施展各自的才华。空间，不论是否出于作者预留，除非剧本结构严谨到如门深锁，参与者便可以再行开拓，积极赋形于舞台。

黄坤浩先生创作的《迷离的雨季》便是这么一个剧本。据我所知，在他本人的导演下，这个迷你短剧曾参加2008年的全国中学生戏剧观摩赛，赢得演出银牌奖，更荣获最佳剧作奖；该剧旋而又获派前往香港演出，后因学校方面放弃机会而没成行。2009年，源自澳洲悉尼的国际组织Short+Sweet Theatre Singapore也看中《迷离》，选为“新加坡短剧祭”的剧目之一。《新世纪文艺》第三期也加以发表。

《迷离》一再受赏识，说明它自有引人入胜的地方，我上面提及的因素可能也在内。

要演绎这个戏，依我看，只要锁定“迷离”，想象的翅膀便可以海阔天空而不离其宗；所以，首先还得琢磨剧作者的意向。

剧作者这样交代情境：“雨，把黄昏的雨林公园抹上一层淡淡的迷雾，既浪漫又神秘。酷爱跑步运动的男男女女一下子消失在雨林中。”

毋庸置疑，剧作者有意打造一个迷离境界。

朦胧虚幻，如诗如画？树摇雨飘，杯弓蛇影？诡异阴森，幽灵相伴？……采用这剧本，种种迷离状态，包括人物性情与思绪的百转千回浮动，我以为都可以凭各自的领会加以再塑。关于环境的说明，一般剧作者都不会详加描述；所以激发观众审美心理活动的效能，就有待二度创作者加以实现。环境对于戏剧冲突

的作用，向来是戏剧家热中研究的课题。

姑且假设：导演定调后，舞美联同灯光和音效着手设计，务求两个园林巡逻员一进入状态便心中忐忑；他们强装好整以暇，说笑壮胆，但是远处一声惊叫传来，两人立刻绷紧神经！观众开始揪心，却不知道“受害者”是谁，只能等待巡逻员分头追踪的结果！这种等待心情一旦被引开，结果出现时就更具爆炸力，剧作者的深厚功底也将显露无遗。

话接前头，这时候，灯光和音效也许为了追求震撼效果，穿插刹那的电闪雷鸣，一名少女才按照作者的安排，像落汤鸡似的跑进小亭子。刚才的惊叫声莫非出自于她？

不到三分钟，剧作者就展现娴熟的布局技巧，使人以为这是一部侦探剧，很想追看下去！

少女尝试脱掉汗衫，拧干雨水，毫无顾忌；密林中突然传来一声啼叫，把她吓呆了！赖以求救的手机偏偏坏了，德士又进不来，只能干着急；这时，一阵呼唤声隐隐约约传入耳中，她连忙大喊“救命”；对方似乎听到了，她喜形于色等待着。

来者又是一名少女！迷思蔓延开来。

素昧平生的少女雨中偶遇，倍感亲切；互相介绍，前者叫海伦，后者叫凯玲。意外的是凯玲坦然相向、恳切以对，烘托出来的竟然是海伦谜一般的性格和蛮不讲理的行径；她把海伦当作患难之交，万没想到对方竟然出手抢夺她的雨伞，打算私自离去；幸而一阵铃声中断了她们的争执，青年骑着脚踏车出现，还故意绕亭一周，张扬倜傥。啊！作者所提示的“浪漫”，原来和他有关！

二女对一男，局面起变化。剧情在疾缓之间收发的戏剧张力，由此可见一斑。

青年叫志雄，先前那一阵铃声，有如鸣锣

叫板似的，使他的亮相架势格外抢眼。任谁都可以觉察，他一上来就紧盯着凯玲，似乎对她更有兴趣；后来还不知怎么的，一度叫她“美玲”，仿佛早已谋面；但是，他的豪迈不拘作风更投合海伦的气味，三两句寒暄，一拍即合，两人竟在雨中跳起舞来，浪漫无以复加！这使我想起Gene Kelly自导自演的好莱坞经典歌舞片《雨中曲》（Singin' In The Rain）和它的主题舞蹈，如果《迷离》也改为歌舞剧，罗曼蒂克情调肯定颠倒众生。凯玲看来不喜欢这种情调，出声喝止；狡黠的海伦乘势假装肚子痛，让志雄把他载走。亭子只剩凯玲孤零零一人，她害怕起来，也想离开，却发现雨伞已经被海伦拿走了；这海伦，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呀？迷离！

情节发展到这里，剧作者已经把情和境交融在一起，只待二度创作者让肃杀氛围散发更大的美学活力，方便他顺其自然把人物关系推高到另一层次。

天色更昏暗了，狂风夹带细雨，打在人脸；淅沥声中，好像有人饮泣，更像狼在哀嚎！凯玲吓得卷缩在一角，闪电却映现一张熟脸孔，志雄回来了！作者写道：“玲一时忘了少女的矜持，冲向雄的怀抱。”这一抱，抱出天涯知己，相逢何必曾相识？距离化零，谈呀谈的，凯玲说：“你为什么叫我美玲？”志雄说：“你很像美玲。……她死在这里……那也是个雨天。一下雨我就……”

一字之差的少女名字，隐藏着一段撕心裂肺的爱情故事；凯玲的心防为之瓦解，在志雄“妹妹你大胆往前走哇”的爽朗歌声中，她踏上他的脚踏车后座，……

这类故事很熟，也挺俗吧？可别这么想，我们还得窥探作者的“留白”。他的留白迷离化，更是费疑猜！

对于三个主角人物，作者用工笔与鲜彩刻画凯玲，让人看得明明白白；但是海伦这个人物却随时可能像鬼魅似的，窜入她脑海，烦扰她的心思，迷离呀！志雄对于女性自有一股魅力，却也因此难免叫人戒惧，迷离呀！迷离，迷离，迷离出大片灰色地带，容许不同的解读或演绎。

凯玲和志雄的关系由疏离变成亲近，似

乎显示作者倾向庸俗化的大团圆结局，那可把他看扁了；我们很快就会恍然大悟，如果没有“庸俗”在先，就没有荡气回肠在后。

主角都走了，还有几乎被遗忘的配角：如果没有巡逻员这两个小角色，免谈迷离，由此可见剧作者果然独具匠心。我前面特意预示的爆炸性场面就要出现：巡逻员追踪线索返回，甲一无所获，乙找到一把雨伞：那不是海伦拿走那把吗？甲不高兴：“一把雨伞，也这么紧张！”乙说：“你打开看看！”一打开，啊！雨伞只剩骨架和几片碎布！

几句短对白，一把破雨伞，比旱天惊雷，比黑夜鬼哭，更慑人心魄！难道海伦已经惨遭摧残？难道破雨伞隐喻凯玲将会爱情梦碎、命途乖舛？难道镜花水月反映人生常态……？一场雨把公园演化为结果成谜的罗生门！

一把破雨伞，赫然成为一个符号，传送意象纷呈的信息，如果这不是出于神来之笔，就是作者涵养已久的戏剧底蕴，在霎时间以灵感的姿态井喷而出。

黄坤浩精心构思，把迷离境界移位到人物身上，氛围变得更诡秘，命题转换得更难以捉摸。《迷离的雨季》堪称二度创作者的绝佳蓝本，布景、服装、照明、音响无不贴紧表演与舞台调度，融为一体，扣人心弦；道具人员更可以从中得到莫大满足感，如果他能提供一把即使残破不堪，人们一眼便认得出的雨伞。

室雅何需大？话剧缩短到十五分钟，只要内容充实，形式动人，技巧高明，人物如生，意蕴丰富，韵味十足，也足以让欣赏者的心灵和感官都得到享受，时而紧张，时而迷惑，时而叹息，回味无穷！



“三度”与“三气”兼有

——粗读沈伟真先生著作《坎坷的路程》（上）

■ 鲁莽汉

在北京会见了前来参加中国六十周年国庆的千岛日报资深记者、自由撰稿人沈慧争（沈伟真）先生，在北京城南一个安静的小区，我按地址去找，按了门铃之后，沈先生已经在门口等候了，眼前的沈先生头发花白，眼神安详，精神矍铄，是一位慈祥的老者。

我对沈先生仰慕已久。早在八十年代，我在香港的同学阮衍章总是把每期《印尼与东协》寄来给我，当时华文在印尼遭到全面禁止的情况下，香港能有这样的一本刊登印尼动态的杂志，我感到十分珍贵，因此，每期总是从头到尾都很仔细地阅读，常看到有署名小沈的文章，对他写的印尼华社的动态文章、分析华人所处的地位以及对印尼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的评论，我尤其会很认真的阅读，有时甚至会反复看，觉得作者敢于说话，有些分析很精辟，心里很折服。后来知道他的真名是沈慧争，但是无缘见面。这次在北京相认识，我带给他不久前我刚出版的印华小说集《椰子树下的故事》，他也拿出了他出版的五大厚本的书，这些都是他半个世纪以来所发表过的文章，友人希望能收集成册，给华社留下一点文化遗产。第一部《畅游神州大地》，是他二十年间到神州大地旅游的记录，另三部文集是他自五十年代以来撰写的各类文章，书名都是《坎坷的路程》，按内容分上中下三册。四部作品共计一百五十万字，另一部书名《足迹》，一半是游记，另一半是评论文章。我粗看了一下《坎坷的路程》（上）的目录，就觉得其涉及内容的广度深度和厚度，绝非我等晚辈所能企及的。

沈先生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原来啄木鸟也是他的笔名。他简单介绍了他的经历，他比我大十岁整，这次见面谈话时间虽不长，仅仅是看到他半个世纪以来坚持笔耕不辍、写出了如此洋洋大观的作品就让人钦佩不已；再看到他满头花白，年过古稀还学会用电脑写作，还如此精力充沛到处参观访问，自己摄影，在旅游兼采访中写下大量报道，对他从事的工作怀着很高的热情，

我便自叹弗如！告别时，我祝他保重身体，大概是文人相惜，他说我还年轻（我已过花甲，离古稀也不远了），还可以多写些作品，这是前辈对我的鼓励吧。

这次见面给我很多裨益。他送了我一本《坎坷的路程》（上），回家阅后很受感动。上面我说的“三度”是指沈先生作品的广度深度和厚度：此书涉及到印尼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华裔参政议政，甚至领土归属这类国家大事，以及大至领导人的更替小至民俗风气等内容，就文体来说，包括杂文、评论、散文、特写、诗歌、寓言、小说，此为“广度”；作者文笔流畅，观点鲜明，评论和分析常入木三分，还恰当地引用历史典故和事实，显出一位老记者的干练和知识面之广，驳斥一些谬论有理有据，使文章显出其深度；作者自五十年代就开始爬格子，收进此书有几篇六十年代初的作品，言称马列和伟大领袖如何教导，现在读来虽显得有点滑稽，但它正是以那个时代的烙印真实地记下当时思想激进的华侨知识分子很单纯思想和朴素的感情，我认为这种历史的作品是带着历史的厚度的。

至于“三气”并非诸葛亮三气周瑜的“三气”，我是指正气、骨气和豪气的“三气”，因为标题需要简洁，因此用“三气”代替。

作者爱憎分明，敢于直言，观点鲜明，反对“台独”，对这股反时代的逆流和势力敢于揭露和鞭挞，与邪教“法轮功”分子唇枪舌战，笔锋犀利，用词或尖刻或幽默，恰到好处，显出正气凛然，让人感到痛快淋漓。作者在遭到无理攻击或与某些歪理争论时，有理有据，打这种笔墨官司显出豁达大度与铮铮骨气。而在歌颂中国取得的成就时，又满怀激情，作为炎黄子孙的自豪感溢于言表，这就是豪气。这“三气”贯穿全书，从字里行间便能感觉到作者的心跳和脉搏的搏动。

2009年国庆前于北京

谈诗如何述志

——从（越南）李伟贤《诗人的眼泪》所想到的

■ 陈葆珍

原诗

天是灰色的
地是荒芜的
眼神是忧郁的
面孔是冰冷的
周围的人是寂静的
握手的时候是游离的
……

一切好像是假的
但诗人的心是坦然

◎◎◎◎

天是蓝色的
地是嫩绿的
眼神是雀跃的
面孔是灿烂的
周围的人是喧哗的
握手的时候是实在的
……

一切好像是真的
但诗人的心是惘然的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衷，而形于言。”这《毛诗序》的名句几乎成为诗人挂在嘴边的话语。

有几个词必须强调。情，指的是“性之所动”，凡物皆有其性，人的自然本性就是人之性。人之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是“勿学而能”的。志，指的是“心之所之也”（《论语》）。“之”，此处解作“往”。

在文学作品中这“情”与“志”难于割捨。“情”，属感情范畴；“志”，属理性范畴。刘勰把二者的结合称之为“情志”，即渗透了思想成分的情感。于是，文学作品言“志”，非用口号，而用有情感的话语。这正

是诗与非诗的区别。

每遇口号连篇的“诗”，心里自然有抗拒感。大概伟贤与我相同，在他惠赠的《燃烧岁月》诗集中，没有口号。在赞赏之余，特意拿他这首谈大道理的诗来研读，读后感慨良多。

文学的崇高在于它的功能不但反映人的心理还要反映一种精神，一种超越自己的肉体、心理和超越外界的物质以至整个世界的精神。从有限的东西去追索无限。

以这首诗而言，天地人，均为大自然产物。人居天地之间，俗语有言：“夹在中间最难做人。”人必须顺应天地，要顺，必须懂其规律。而规律，天没写明；地没刻上。往哪寻？

四季轮回，由天定；地有高低，由地定；花有开谢，由花期定；人有死生，由命定……说不出所以然并不是它没规律。而人，不但要弄清自己生存规律还因它顶天立地的，要生存必须摸清天地规律，直至今还在摸索。此让像伟贤那样善于思考的诗人无不记怀。感至深而无法解决，内心十分痛苦，难怪以“眼泪”为此诗诗题的中心词了。

如果他这样说：“这世界的规律还是未知。”这哪像诗的语言！他没忘记《毛诗序》所说的，“志”于心，就发出言，让人知道；“情”于心，动到由衷的程度了，必须要发言来表露。如何表露，关键的词是“形于言”中的“形”。

说“形”，就必须让物象及自己心理状态浮现出来，说到状态，免不了具体描写，那些光说道理或喊口号的，言是言了，但非形于言。

且看诗人如何写这个“形”的。天地之大可写的甚多。诗人有意营造一个灰色的气氛，

以表心情沉重。人的心情与天色有关。夕阳西下，天黑了，该睡了，心就闲然；旭日东升，天白了，该工作啦，心就奋然。最怕的是白天里不黑不白的，会疑心雷雨之将至。制造灰色的气氛为第一段沉闷之情定调。

既然，天如此，那地如何会万紫千红？“荒芜”就难免了。而人，面对天地如此，如何欢欣得起来，于是便“忧郁”、“冷冰冰”。

如此自然环境、如此人的心态，毫无生气，势必一片“寂然”，在此况下，人与人的关系，给在场者的印象极不实在，自然产生“握手的时候是游离”的感觉。

这样的描写，有“形”，可却是正常的人类社会的变形。读到这里心里一阵恐怖。

原以为诗人该写疑恐的心情了，可他，却是“坦然”的。

下段诗，有意与上段的句式相同，在内容上从正反方面来说理；在形式上，以正反对比手法来表情，句式相同以便体现诗的节奏。这种艺术上的安排巧费匠心。

这一段的“形”这样描写，以“蓝色”定了一个安逸祥和的底色，这就是天之常色，既是自然的，人看惯，心情就舒畅了。地也因为天色好万物应时而生，“嫩绿”，可以预料。面对万里晴空，满地皆绿，生机勃勃，人的心情肯定轻松愉快。故此“雀跃”“灿烂”的词语来修饰人的心情是恰当不过的。这时，人与人的关系活跃，以“喧哗”来渲染环境气氛，以“实在”来说明在场者的正常心态。

读到这里，心里在说：“这才是人活的地方。”诗人该以轻松活泼的笔调来抒发自己喜悦之情吧？不！他却是那样的“惘然”。

为什么会这样反常？我带着疑问再读一遍，才发觉问题的关键，出自两段的最后两句。

第一段，写了沉闷忧郁的环境后，一句“一切好像是假的”，在否定自己上面所描绘的一切，这是出乎意料的。而此前所写的天地人的现象，又是诗人所见到的，只得在“假”字之前加个“好像”，这留下一个问题，让人

深思。

第二段诗的手法与此同。

上下段的最后两句，是这首诗的灵魂，明显地告诉读者：人就要有这点精神。即对存在的真理追问，对前人下的结论加以判断，不能人云亦云。所看到的一切灰色暗淡，“好像是假的”，因为本质不一定如此。所以有头脑的人心里就不会恐慌而是“坦然”。所见到的是一片光明，现象真的如此的话，但只不过“好像是真的”，因为里面可能会潜伏着巨大的危机。于是诗人心里因不知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当然会“惘然”。这就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祸与福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道理。

通过这两句诗反映诗人那对世界欲知不达的苦闷心情。这种苦闷，属有识之士的感情，而他思考的问题，自古以来哲学家不断探讨。至于伟贤谈及的人地天问题，道家早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法”，解作效法，人的衣食住行依附于地，地上的一切又赖于天。“道”，这里指的是人们共同走之路，“道法自然”既要共同走，必有法则不可。此法则，就是“道”，这个“道”，必须效法自然。为何要效法怎样效法，这是哲学上的大问题，人从自然中来又终于回到自然中去，这道理不能用诗的语言解析，年轻的伟贤敢于从诗的角度提出这个大问题，确实难能可贵。这已远远超出其同龄人的思想水平，能为天下之忧而忧正是大智者之胸怀。不断对存在的问题加以追问，就是人的精神的本质属性，这是人类之所以别于其它动物、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前进的重要之点。

哲学上探讨的问题以形象化的诗句来揭示，显得诗既厚重又灵活，此乃写说理诗的难点，伟贤能至此，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二零零九年七月三日于纽约

编者按：《新世纪文艺》第三期曾介绍过李伟贤的《诗人的眼泪》

星光一闪的瞬间

—— 让《生命的火花》尽情迸发

■ 马峰

漫漫人生征途，遍尝酸甜苦辣，你可曾为之驻足片刻？每个人生命中都曾有过璀璨的火花，尽情释放便可照亮他人的前行之路。《生命的火花》是印华作协二零零五年出版的八位文友的作品合集，采撷生命中的点点滴滴，作品勾勒出一幅幅五彩缤纷的人生画卷。“他们是黑夜里的光点，是岩石缝中坚韧的小草”，莎萍先生的一席话便是最好的诠释。艰苦的年代铸就了一颗颗火热的心，逆境让生命更加绚烂。八位文友，一段段不同的人生旅程，一篇篇风格迥异的佳作，特摘取各自动人之处以欣赏品味。

（一）警世良言：阿秋文集

“我们好比路边的小草，穿过层层岩石的阻力，也想把绿叶伸向阳光，点缀大自然在晨风中摇曳。”阿秋的文章以理见长，多用警世之言，可谓用心良苦。《失足》中单纯无知的阿娜令人惋惜，执迷不悟的司机则让人愤恨不已。“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时代在进步，但人类的仁义道德哪里去了？”《受骗记》充满了对“商业信用”的呼唤。《你忏悔了？》刻画了表哥的穷富两重天，谴责与期望交织。《毒品的牺牲者》则充满惋惜，“是偶然的逢场作兴，给自己带来不可预测的致命；或是受了感染而情不自禁；抑或是遭人陷害？无从追究。就这样，明兄成了毒品的牺牲者。”

（二）热心奉献：黄碧珍文集

黄碧珍是一位热心工作的人，宣传印华文化的鼓手。从文章中看出其对报社、作协、华教工作的认真负责。《团结友爱》表现了对印华作协的热情，“唯有在印华作协的大家庭里，文友们亲如兄弟姐妹、不分彼此、互相关照、无拘无束、大家感情融洽，欢乐时大家分享，工作时又认真尽力去完成；今后我们更要紧密的团结在一起，互相鼓励，为把文章写得更好，为弘扬中华文化而继续努力、不断学习！”印尼的地理环境

复杂，地震、火山、洪灾、海啸频繁发生，《节约过春节》充满对民族国家的关心，“在民族灾难当前，更使我们深深体会到，我们华族的命运是与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命运戚息相关的，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只有同情、关心他们的苦难，才能达致民族的和谐与团结。”

（三）情爱感言：莲花文集

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对盲人夫妻，一个懂事的女儿，一个幸福的家庭，共同点亮了《生命的火花》。“这一幕，真使人看了好感动、好幸福。他们虽然失去了双眼，但过得却比任何人还要幸福、还要恩爱呢！”《永恒的爱》谱写了爱的永恒乐章，一段令人无法释怀的爱情悲歌，一辆摩托车的一生守候，“这摩托车是爸爸的心肝宝贝，他每天都把它擦得发亮，而后对着它发呆好长时间，似乎是回忆吧！谁也不可动，说是他的宝物，只有它能带给他安慰与幸福的回忆。”《苦命的阿梅》则让人感受到“活着”的艰辛！

（四）感恩祝福：小莹文集

知足常乐，去快乐的品味生活；一颗感恩的心，流淌真挚的情怀！婴孩院、神经病院、残疾院、聋哑学院、盲人院、老人院……处处足迹谱写出一首感恩之歌，《感恩的联想》：“我相信，如果我们不计较一切，以宽阔的胸襟、深热的关切，尽心尽力去办理一件事，事后，虽然我们不期望回报，但是我们所得到的是多么珍贵的回馈，使我们的心情轻松、愉快，觉得对生活充满希望，更有勇气面对生活上的种种考验。因为人生的一切都是短促的，只有快乐才是珍贵的。”《叔叔和我》描写了陶醉于赌博漩涡中的叔叔，何时才能唤醒他迷途的心？“我”只能无尽、无望的等待。《一个女人的遭遇》抒写了一段纠结的感情，痴情的燕燕终于识破安安虚假，“从此以后，以燕燕的涵养和理智战胜了感情困惑，她永远不再为卑鄙、虚伪的爱而忧愁，

她也永远不再希望有辛酸和痛苦的缘。”爱的代价之重：播种的是希望，等待的是忧伤，收获的是绝望，留下的是一张永远不敢碰触的网！抚慰一颗受伤的心，送出声声美好的祝福！

（五）苦涩艰辛：杨叶青文集

经济危机引发一连串的工作危机、生活危机，《脚下的路》展现了谢老“若无其事”的无奈，“前路茫茫，他何去何从？”《两斤菜子油》充满了“我”的期待，“当我也将乱皱皱的钱交给车上的人换回两斤黄橙橙的菜子油时，头发都被晒出油来了。”这令我想起了第一次去独立广场参观时的长蛇阵，饥渴难耐，等待的煎熬，可谓苦不堪言。跨进电梯，登上顶层，当驻足远眺雅加达城景，心中便一阵释然。同样的期待，不同的喜悦，生活给人们无尽的等待！《阿旺的一天》勾勒出家的艰辛，瘦弱的父亲、憔悴的母亲、年幼的弟妹，一切的希望都凝聚在阿旺肩上挑的割胶桶。他过人的挑担功夫，经受的是生活的磨练，担负的是家庭的希望。“回到家，弟妹奔来讨乖撒娇，进到屋里见了父母亲的笑，他眼里闪烁着苦涩的喜悦。”

（六）绵绵乡情：叶春珍文集

“小时候住在西加里曼丹的小镇，屋子前有卡江，后有小溪，溪中有大大小小鱼群游动……”于是，“我”迷上了钓鱼，《钓鱼记》渲染出垂钓的快乐。《我的故乡——昔加罗》蕴蓄了浓浓乡情与令人向往的宁静之美。“故乡谈不上是‘世外桃源’，可是清晨走在街上，你还会觉得微微的，薄薄的晨雾夹着一股清新的草香扑面而来，使人精神为之一振。远处的树林房屋也被薄雾围绕着。走在晨曦中渐渐地雾散了，再望向对岸刹那却展现出一望无际的绿林。”《达雅婆婆》让我们体会到一股股浓浓的情意。达雅婆婆是一位亲切善良的老人，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永远难忘她深邃慈祥的眼睛、黑瘦硬朗的身躯。榴槤飘香，消去俗世的污浊，飘来深深的怀念与不灭的情谊。

（七）岁月无忧：张作良文集

《小城风光》再现家乡小城的美，“前有淡江亚达河，后有铁铺河，这两条河流是市民们的生命线，大家洗澡、洗衣服，洗涤器皿等物都在它们的怀抱里。”当一九七六年，“我”来到椰城，于是环境为之剧变，“我们的住家前面有一条小江，江水成橘黑色，漂浮着许多垃圾……”《住倾斜巷

的那段日子》虽然身处恶劣的环境，然而邻里们“和蔼可亲的脸庞、盛意拳拳的关怀之情”却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无忧的岁月》与童年、少年、成年的回忆篇是一系列抒发岁月无忧的感怀之作，生命历程的快乐回味。《改变作风》与《蝴蝶、梦境与解疑》则是对短小精悍的“章回”故事叙述模式的尝试。

（八）忧伤凄美：丘菊珍文集

恰如作者的笔名“草子”，其作品仿佛一泓山涧清泉，涓涓细流携带着一股青草的馨香，却又潜蕴一丝忧伤凄美。读着这些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青春之作，几度被忧伤的心灵感动落泪。《隔着一层雾》、《思愁》是作者十九岁时的两首诗作，前者充满忧伤的绝望：“我们永远隔着一层雾，迷迷蒙蒙，我们永远不会在一起！”后者潜蕴等待的执著：“一朵朵残花，落下，落下。一封封信，寄出，寄出，为何音息杳然？……把串串的思愁，解化成甜美的怀念。”《夜的思潮》演绎出寄人篱下的痛楚，一个无家可归的可怜虫，“我只能含着辛酸的泪水默祷：‘舅母啊！为什么？为什么你这样恨我？难道你不知道我还有志气？’……无论如何，我在这里是住不久的，只要时候到了，我必然靠我自己的翅膀高飞远走。”一个十五岁的女孩的无声呐喊，“啊！又过了一个痛苦的夜晚了！我默默地对自己说。”

《一段儿时的回忆》的辛酸，《哭小弟》、《哭慈母》的痛楚，我惊叹“草子”青春岁月的感悟，惋惜其英年早逝。“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春蚕用自己短暂的生命换来了美丽的丝锦，蜡炬用饱含深情的泪水带给大家光明。青春是时间的丝，时间是生命的泪，当丝尽泪干之时，你就会懂得生命的价值！生命之路在何方？如何去度过自己的青春年华呢？用短暂的生命去奋斗，用绚烂的青春去进取，用真情去描绘一幅幅不朽的青春画卷！

印尼华文文学之路充满艰难险阻，三十二年的华文教育断层更是雪上加霜，可喜的是逆境中坚强的毅力与执着的热情。八位作家的作品从七十年代开始，主要发表在《印度尼西亚日报》，现在华文的开放给作家们提供了更多的展示舞台。“生命的火花/历史的回答/漆黑夜空的星星/夕阳天边的彩霞”，作品多以人生随感为主，语言朴实，他们用生命为我们诠释了历史，再现了沧桑岁月的喜怒哀乐，这是一部不同时代的人生感言之作。

新型“多余人”的精神崩溃

——评日落冬微型小说《崩溃》

■ (广西) 陈万葵

日落冬的微型小说《崩溃》，蕴含着一种激荡心灵的震撼力。它在简短的篇幅中，通过近似呓语般的叙述，给读者呈现出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多余人”形象。主人公执着于个体人格，不圆通于社会惯性行为，在人性的独特坚持与社会的共有的劣根性的冲突中，绝望地走向死亡。

正如标题所暗示，在当代社会中，由于经济利益为主导的价值观对人性的抹杀，人们对于利与义的抉择，很大程度上向利益倾斜。社会如此，家庭生活中也充斥着利的因子，人们相互的沟通渐渐变得困难。在这样的社会里，正直、敬业、择善的“固执”的人，就会困于坚固的阴暗的四壁，如能冲突决荡，并持之有恒，因着巨大的心力，或许还能冲出一段路来；如力所不逮，精疲力竭，导致精神家园的坍塌，甚而走向毁灭。本文的主人公就是这样的一个固执的人，最后用违背常伦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令人扼腕叹息。

小说通过精巧的构思，揭示了当代社会中精神文化在真善与否之间的冲突。小说以第一人称，以内在式焦点为叙述视角，对主人公的心理变化进行多层次的描写，整篇文章的心理描写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如“唉，女人的心胸就是那么狭窄”、“死心眼、牛脾气都是贬义，我觉得自己是正直，是尽忠职守，择善固执”、“对着灰蒙蒙的海面，我的心情也一样暗淡”……在对主人公的心理刻画的过程中，每个人物的性格立于纸上，而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就变成个人与社会在精神文化上冲突，将个人的悲剧提升为社会悲剧。

作者游刃有余地运用复线结构，在三线交叠的叙事中展开情节，其一是主人公以残忍的手段携子走向死亡，企图借此得到解脱。许多文学作品把死亡写得凄美，可这种凄美的故事背后，蕴含着发人深省社会问题。虎毒不食子，一向挚

爱孩子的父亲——“我”竟然杀子后再自尽，应该是他的精神承受的限度已经被彻底被打破，在这个社会中他自认为是一个多余人，没了心灵的依托。精神已死，生有何欢。主人公的悲剧结局，固然因其心里的缺失，我们却不能不深思其中的社会因素，因为像这样的守善固执的悲剧，绝不只限于这篇小说中的“我”。其二就是主人公和他妻子的冲突，俗语家有贤妻是个宝，这篇小说中所描绘的妻子虽说不上是悍妻，却绝非温柔娴淑，善解人意。她尖刻、市侩、平庸，不理解丈夫的善良和忠于职守，她和丈夫之间有着明显的文化落差，在沟通上存在这很大的困难。许多世俗化的家庭主妇与“我的”妻子在性格上极为相似，因而“妻子”也具有了典型的意义。妻子的性格是在她尖刻的语言中显现出来的。“我不信，天塌下来就压在你一个人身上”，“你不能放多一点心思在你儿子身上”，“好心，你呀，你这么坐立难安，你不发神经，我先要发神经啦”“谁像你，把生命卖给公司……”。即是这是无心的惯性的行为，但她的话就如一把刻刀，反反复复地在主人公本就敏感脆弱的心灵上刻划着，特别是主人公辞职之后心情低落到最低点的时候，妻子怒气冲天的责备呵斥，最终导致主人公精神世界完全坍塌崩溃。其三是叙述主人公与社会惯性行为之间的冲突。主人公是一个极敬业也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个人，但是他的守善固执，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社会中官僚主义的行为，随处可见，他们对人的生命的漠视，对利孜孜以求，因此对主人公再三的焦虑却认为是无足轻重，屡屡推诿，这也使主人公一步步走向绝望的深渊。另外学校对儿子的苛责，使他下意识地认定儿子将来也是一场悲剧。这种种绝望共同导致这个正直、敬业、善良的人的最后崩塌。

本文中，环境的描写惜墨如金，却对主人公的塑造起到了简洁凝重的渲染。一个性格孤独的

人，眼中的人、事物、都是暗色的：妻子难以交流，上级已难以沟通，就连海滨晚景都充满黯然。“对着灰蒙蒙的海面，我的心情也一样暗淡。爱琴海海域的贝类也不肯在这沙滩上停留吗？”这样的环境描写从侧面烘托了主人公心理的阴暗。

妻子言语的尖刻，学校处理的粗暴，社会上官僚行为的惯性，构成了坚固的四壁，有心理缺陷的主人公，在冲荡四壁中屡屡受伤，既然不能冲出一条路来，也越来越觉得自己被世界遗弃，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生存价值对于主人公而言，已经丧失殆尽。精神无所归依的主人公又不愿窒息

地改变自己的人格初衷，去随波逐流，只有选择极端的行为，杀子之后再吞药自尽。这一个灰色、凄凉的悲剧，即使人同情主人公那昙花一现的人生和善良而又偏执的人格，又使人深思其中所传达的信息：在个体的人格与社会共通的惯性行为之间产生冲突时，如何应对这种冲突？社会经济利益的获取是否必须牺牲个体为代价？人和社会如何达到和谐？

编者按：《崩溃》刊于《新世纪文艺》
第二期

红尘世界 孝悌无价

——评穆军小说《中奖》

■ (广西) 陈万葵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纷扰喧嚣的现代社会里，这句古语更显其哲理意味。在当代社会中，人性在很大程度上被金钱所异化，由于利的诱惑，人们往往幻想如何能一夜暴富。当今博彩业盛行，彩票成为从城市到乡村谈论的热点话题。新加坡华文作家穆军在其小说《中奖》里，就以博彩业为背景，通过老彩迷“中奖”，揭示了在这躁动的社会中，在利的外衣下所反映出来的罕见的人性美。

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以敏锐的目光抓住现代社会中的博彩现象，表达对亲情的渴慕。描写了兄弟二人如何以假中奖的方式去抚慰一个喜爱赌博的衰老的父亲，而老父亲又如何将得来的奖金平分给两个儿子，演绎了金钱社会中父子兄弟的真爱。爱默生说：“我们为孩子

的美丽和幸福感到极大地欢乐，这欢乐使我们的的心灵博大到躯壳难以容纳的程度。”小说中的父亲在买彩票的活动中以及“中奖”后的表现，都体现出爱默生所说的那种博大的父爱。

作者对父亲的刻画，是近于线条勾勒的白描。老父亲年快八十腿脚不便，常怀着中奖的幻想，每天兴冲冲去买个彩票，是不折不扣的大彩迷。也许这个当初既当爹又当娘的父亲，现在已经不再能如壮年时候那样为子女谋利打拼，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机率极小的博彩上。买个彩票行为一天复一天，即使两个儿媳对老父亲的行为不理解，甚至产生怨怼不满，他也从未中断，可见他对于彩票的痴迷和执着。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细节：老父亲每期买彩票的号码都很特殊——将两个儿子的生日组合在一起1604。正是这一细节，就可看到老父亲牴牾

之情。当老父亲“中奖”以后，手中捧着刚中奖的一万元，赶回家中，迫不及待的分给两个儿子，一人五千，自己不留一元。老父亲告诉两个儿子：“我这么老了，大半截身子都进了土，我要这些钱干什么。这样吧，你们做生意养家不容易，这些钱我一毛都不要，我全部分给你们，每人一半，五千块，来，拿着。”这样的结尾，老父亲的买彩票的意图得以凸显。

有人说母爱似海，博大无边，父爱如山，那样执着，却又默默少言。没有华美言辞的老父亲，惟一的愿望是自己能中个大奖，给儿子予以经济的帮助。平凡的言语，平凡的行动，却流泻着至美的父爱和人性的光辉。在当今人性渐渐湮灭于物欲的社会现实中，这位老父亲以世俗的方式透露出一抹耀眼的父爱的亮光。

在《中奖》中，穆军不仅刻画了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老父亲形象，也刻画了两个善良淳厚的儿子的形象。儿子们理解老父无所寄托，因此迁就老父的对买彩票的执着，因此一直忍耐着老婆们的嚼舌头，一直支持老父去买彩票，这样的支持十年不间断。在经济一直不太景气的情况下，哥俩为了圆父亲的彩票梦，阿龙退掉了多年的高尔夫会员卡，阿源硬是戒掉了烟瘾。在三个月里，他们各自攒够了自己的那一份五千元，最后按照共同商议好的计划造出一份三等奖，给老父亲设计了一出善意的骗局，虽然他们各自忍住自己的嗜好，但看到老父中奖时的那份欣喜，心里着实高兴。当看到儿子阿源两次报喜，老父亲竟然“激动地颤巍巍地站起来，先接过阿源递过来的报纸，然后从衣袋里翻出自己的彩票。再颤抖地带上老花镜，两两相照，确认无误后，老人仰天大笑”。尽管最后这哥俩的钱仍然回到各自的钱包，但是他们的行动何尝不令人感动。这哥俩不仅对于父亲来说孝行可嘉，而且也相互体惜，当哥哥说要拿出八千元——因为他是哥

哥，而弟弟阿源则说哥哥间龙近年的生意不太景气，所以干脆一人一半，每人五千元。中华民族美好的孝悌传统，在这哥俩中在无意识地得到了发扬。

这父子三人，确确实实是小人物，但正是这些在下层生活的小人物身上，恰恰有着美好的人性。在他们身上的确看到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文化基因的沉淀。

这篇小说不但通过对话和细节，反映出父子三人的真情实感。而且还下意识地运用对比的手法来加以烘托渲染。文中两个儿子的老婆有许多的尖酸刻薄语言，如“拿这些钱给老爸去买那些废纸”“这个钱还不是孩子他爸出，给老家伙多了，给我们的家用就少了，真是生气哟”……还有就是那见利则喜的神态，当“中奖”之后，阿莲和阿芳一改过去对公爹的一张臭脸，笑成满脸菊花样来给公爹庆贺同喜——，由此衬托出父子三人的人性的美丽。

海外华人作家，特别是汉化程度较高的国度里的华人作家，对于华人文化所认同的忠孝仁义，理解得更为深厚。穆军作为著名华文作家，由于处于新加坡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中，这种忠孝传统观念尤为深厚。从小说中我们看到即使是受着现代思想和西方价值观的强烈冲击，华人文化传统中最有价值的一面不会湮灭。作者站在哲学高度上的人性的思考，着力在极其平淡的生活事件中挖掘由传统家庭伦理价值观念所形成人性美，成功地在小说中，用朴素的语言、纯客观的叙述，揭示出红尘滚滚、利字当先的社会中两种对立的人性。以小见大表现了华文文学中“孝悌”这一文化母题的价值所在。

编者按：《中奖》刊于《新世纪文艺》第二期

拳拳亲情系心间

——读流云的《过端午节》

■饶福生



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普通的老百姓未必知晓王维这个著名的唐代诗人，也未必知晓他留传下来千古传诵不息的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但是，“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个句子却是耳熟能详，知道这是古人留给我们后代子孙的美言佳句！于是，“每逢佳节倍思亲”，或书面流传，或口口相传的一代代地延续了下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一千古名句，不仅真实地再现了诗人王维对“山东兄弟”的一片深情，同时也千百年来不断地赢得了赢得人们的高度赞赏和共鸣！其实，“每逢佳节倍思亲”是源于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一首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品读此诗，王维的缕缕思亲之情便溢满了诗笺。

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各自富有特色的喜庆节日。我们汉族也有自己的民族传统节日，像家喻户晓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等，并且世代相传，绵延不断！此种传统的延续，不但凸显在神州大地，也凸显在马来西亚华人族群的社会里。

流云先生撰写的《过端午节》，虽然比较集中地反映的是他一家过端午节的情状，但是，我们也不难从中可以窥见远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对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重视：一九八八年，晋汉省的华人社团就先后举办了两次龙舟赛，甚至还出版了特刊，作者还“有幸参与了编辑工作”。二十一年了，时光悄悄流逝，作者却“记忆犹新”，他还盼望“能够恢复端午节龙舟赛”，再掀起“一番热闹”。

对于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流云先生有“极

深的感触”，于是，他情不自禁地去“翻阅旧稿”，把他四十年前“所写的一篇回忆儿时的端午节稿件”拿了出来，虽然给了广大读者，让人分享他儿时过端午节的欢乐。

在这篇“端午稿件”中，作者深情地回顾了他离家在外，“异地飘零”的苦涩：适逢良辰佳节，他却一次次地不能“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这是常年在游子们的辛酸和无奈！流云先生舐犊情深，首先想起的是他当年才一岁半的华儿。儿子周岁生日，是值得让初为人父的他庆贺的，但是，他也不能和他的“华儿”“欢度他的生日”；其次，他时时牵挂着的是他成家后的“内人”（若在中国大陆，妻子叫做爱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应是在爱情和婚姻上他的庄严承诺。作者用了较多的篇幅述说了他对“内人”夫人挚爱和体贴。生活虽然充满着波折，甚至“内人的困境更困难”，他也不离不弃，在无助中，只有“心中无限难过。”这，又是他家庭生活中的另一个无奈！时逢端午佳节，作者“最容易想起母亲”，“她也是我今生最难忘的亲人之一”。每当端午佳节到来的时候，“母亲和姐姐便忙起来了，准备做粽子”；除了吃粽子，还要把大大小小的玻璃瓶洗干净，准备在当天午时“到水井边装‘午时水’”；装好“午时水”后，“我”（作者）过端午节最欢乐的时刻也瞬间到来，因为母亲还破例准许“我们”在当天正午下池塘洗澡。吃粽子、装“午时水”和洗午时澡，构成了“我”过端午节的生活内容，基调是欢乐的。

读了流云先生的《过端午节》后，却让我唤起了昔日过端午节的记忆。

侨居印尼时，每年遇到端午节，都少不了要吃裹着猪肉馅的肉粽，但是，回到祖国以后，多年来几乎很少品尝过粽子了。今年，端

午节这一天，我决计去了超市，买回了一些猪肉粽子，吃着吃着，不禁使我想起了几时在印尼过端午节时合家欢乐的情景……

如今，在中国大陆，端午节的龙舟赛，已经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一九五九年，我有幸在集美侨校看到了那么一次的龙舟比赛。调回我的家乡工作以后，二三十年来以未见过龙舟赛事。

流云先生在这篇文章中，用平淡的语言娓娓道来，叙写了他过端午节时的真实感受：临到节日时“每逢佳节倍思亲”，蓦地，又唤起了他对母亲（也包括了对他的父亲）的缅怀，对爱妻的牵挂，对两个儿子

的思念！通过对端午节的追忆，展现了一个男人的他，对待自己亲人充满着阳光般的真情，亲情无价！文章的标题，就像三角形的粽子那样，朴实无华，却耐人寻味。这是一篇洋溢着纯洁、挚爱的人间真情的佳作，题目是积极的。我相信，读者会从中细细品读出作者曾经有过的充满天伦之乐的端午节的韵味！

2009年10月21日于梅州

编者按：《过端午节》刊于《新世纪文艺》第三期

《新世纪文艺》读后感

■白云

拜读了沈伟真先生赠送笔者的《新世纪文艺》创刊号使我大开眼界，受益匪浅。这本书的封面是鲜红的梅花，背景是朦胧洁白的梅花，象征梅花是在冰天雪地的环境生长开花，凝视着靓丽的朵朵梅花，使我想起一句名言：“宝刀锋从磨利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确，这幅画象征亚西安作家们的自强不息、刻苦耐劳的精神，亦道出亚西安作家们的心声，我们犹如寒冬的梅花般，不惧怕严寒的冰天雪地，仍然烂漫地生长开花，并飘出醉人的芳香……

这本书收集了亚西安作家之佳作，是亚西安的摇笔耕者的“乐园”，所幸拙作亦刊登在这本纯文艺书刊上，令我喜出望外，真是“小巫见大巫”，内心深感五味杂陈！但愿我们相互切磋，取长补短，进而提高写作水准。

十个亚西安国家中，有七个国家——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汶莱、菲律宾、泰国、越南的数十名作家的优秀作品，刊登于这本书内，其中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相声等各种体裁，诚然这本书内容丰富，可读性高。她恰似姹紫嫣

红的花园，奇葩异卉在那儿争艳斗丽。哗！好一派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气象，令人叹为观止！

众所周知，亚细安十国的华社文教，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掌权者以“莫须有”的罪名，百般折磨与推残。在印尼情况更为严重，华文被禁锢长达三十二年之久，造成年轻一代不懂华文，仅是五十岁以上的华人能通晓华文。但这些年逾五旬的华人笔耕者，在“冬眠”了三十二年之后，趁华文解禁的良机，大家扬眉吐气，重整旗鼓，纷纷执笔写作，并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文学作品。诚然“喜、怒、哀、乐。”皆成文章，我们将内心的苦痛、委屈、对掌权者“只准官兵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不满、愤慨，都宣泄于纸上，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怒气！

已故的前辈作家立锋、莫非、老点，他们好比“象以齿焚身，蚌以珠剖体。”他们的文章立竿见影，掷地有声！不错，他们的高风亮节，是值得我们仿效的楷模！健在的作家们，他们的写作热忱，堪誉“青山压顶不弯腰。”他们犹如辛勤

的农民默默耕耘，是的，他们“只顾耕耘，不问收获”的精神可敬可佩！从而激发复兴后的印华文坛，层出不穷涌现出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淋漓尽致地、深入浅出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对幸福生活的无限热爱与向往；对和谐社会的热烈追求；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与期盼！的确“只要石在，火种不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三十二年后，一大批印华文学工作者，一登上印华文坛，整个文坛就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是可喜的事！

这些饱经风霜的作家，在经历苦难之后，仍然抱着乐观的情怀，诚然“物极则反”。尽管我们在暗无天日里度过漫长岁月，我们不但没有失去写作的热诚，反而意志更加坚定。莫忘记“你能强迫一个人闭上他的眼睛，但不能强迫他入睡。”在凄风苦雨中，我们恰似坚韧的野草，经得起疾风苦雨的侵袭。不错，“疾风知劲草。”我们坚持下去，在苦难中磨练自己，瞧吧！如今印华文坛复兴了，我们拭目以待美好的明天，重新展现在我们眼前，引发我们笑逐颜开。这一切，铁一般证实，“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翻阅这本《新世纪文艺》篇篇文章都是脍炙人口，耐人寻味，令人回味无穷。从亚细安七个国家的一百多篇文章，使笔者大开眼界，好比从井底跳出来的青蛙，看到亚细安各国风土人情，民间风俗。嗨！数十年来，笔者居留亚细安的一个国家——印尼，但对亚细安的文艺创作了解不多，令人遗憾、惭愧，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今，透过亚细安各国的优秀作家们的作品，淋漓尽致显示亚细安作家的精神面貌，亦了解亚细安各国的社会境况，使我们仿佛游览其国度，亲眼目睹那儿社会面貌。

瞧吧！“新加坡之页”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在这华人绝占大多数的多元种族、宗教与文化的岛国，文坛欣欣向荣的迷人景象。无论诗歌、散文、小说、相声，都是意义深远，使我们知晓新加坡的作家们真是妙笔生花，多姿多彩！

“马来西亚之页”无论小说或散文，作者以巧妙的方式，娓娓动听地，向我们诚恳地倾吐，深藏在他们心灵深处的感受，充分体现了他们都是感情丰富的作家，他们的笔调是那么柔美、生动！

“越南之页”是我们惊喜地看见，这个数十年被战争摧残得“体无完肤”的小国度，在我们的想象中必定是烽火连天，火药味很浓的国家。然而出乎意料之外，无论诗歌或散文，充分体现了作者高超的智慧，真令人拍案叫绝！他们的作品，没有反映战争的境况。相反，作家们从审美的角度，开辟光辉灿烂的文学天地，篇篇文章丝毫没有留下血迹斑斑、死气沉沉，战争给人类带来的苦痛的素描。

“泰国之页”是老、中、青作家结晶品，无论诗歌、散文、小说，都各有其美，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充满青春气息，热情奔放、令人振奋的年轻作家的作品。成熟而稳重的中年作者的作品，使我们深感“天阔任鸟飞，海深凭鱼游。”是那么逍遥自在，令人心旷神怡。而饱经风霜的老作者，他们犹如坚固的岩石，经得起狂风巨浪的侵袭，他们对写作执着、持之以恒的态度，为我们树立好典范，是我们仿效的楷模！总而言之，老、中、青作者的作品，恰似大海中的滚滚浪涛，气势磅礴，层出不穷！

“菲律宾之页”的十篇文章，淋漓尽致描绘这个华文曾被禁锢九年的国家，作者们坚忍不拔的精神面貌。从他们感人肺腑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作者们“百忍成金”的精神面貌。他们在黑暗中摸索，但他们深信，黑暗的尽头，必定是光明的彼岸。从他们的作品，显露他们是曾被欺压、心底善良的作者。

“汶莱之页”这个亚细安十国排行最小的富裕国家，果真藏龙卧虎之地，从他们的作品，我们惊喜地发现，那儿的作者们，果然是出类拔萃，能与其它亚细安国家的作者相提并论，他们的作品，显示出作者们的智慧，并非言过其实！

“印尼之页”，这个华文曾断层长达三十二年之久的千岛之国，许多作者全力以赴、重新执笔，迎头赶上，促进作者们能与亚细安之作者同步共进，其作品也列入亚细安文学之林。诗歌、散文、小说，都体现作者乐观情怀，虽然作者们都是年逾五旬，或已踏上花甲年华，甚至耄耋之年，但他们“活到老，学到老。”是的，“学海无涯，唯勤是岸。”同时，他们渴望，“岁老根弥壮，阳跻叶更阴。”他们严格要求自己，时刻鞭策自己，纵然他们写出了感人肺腑的

优秀作品，但愿印尼在不久的将来，涌现出更多的年轻作家，不再呈现青黄不接的局面。是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旧人换新人。”好在印尼世代皆有优秀作品相传，印证了印尼作品在《新世纪文艺》与亚细安各国作品，百花齐放，百鸟争鸣，万卉争妍！

《新世纪文艺》内亦有“亚细安之奇花异草”，刊登中国作家金花苓题为“东南亚华文教育的一颗璀璨明珠——老挝万象寮都公学记”的文章。描述一位中国老师，领导派她到夫君的故乡——老挝之寮都公学去发挥“余热”。在离乡背景四十多年移居中国的夫君的支持与陪同，当初迟疑不决的她，终于毅然接受这神圣而光荣的教学任务。虽她的任务异常繁重，但她深深地爱上了这份光荣的职业。她当了三十多年的老师，今已桃李满天下，使她深感自豪骄傲，她无怨无悔地教书，并希望若有来生，她仍然选择当老师。啊！她这句意味深长的话，深入浅出道出了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呕心沥血的心声。老师——真不愧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您们犹如蜡烛为照亮学生的前途，将自己熊熊燃烧！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灰尽泪始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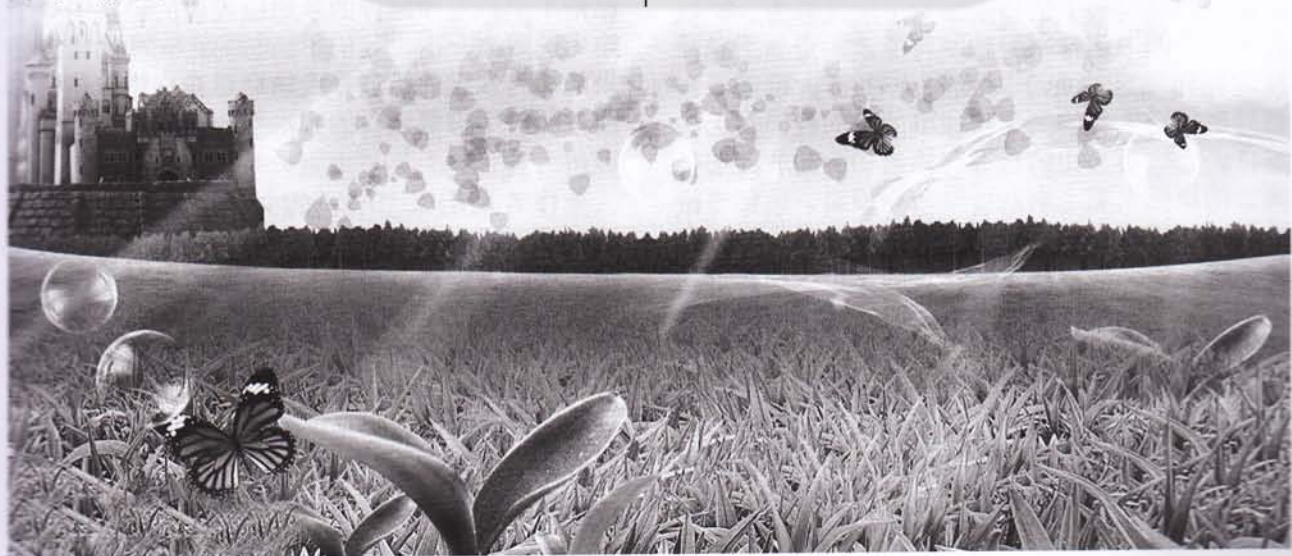
此外，《新世纪文艺》亦刊登菲律宾书法家林启祥先生的杰作——“怎样收藏书法艺术”，他写的头头是道，掷地有声，真是立竿见影！使我们更深的明白书法的文学内涵与美学内涵的区别，书法的美术特征，音乐特征，舞蹈特征，并且，书法与现代艺术的汇合，无论是无法之法的创作准则，传统书法与源自书法的艺术。同时，作者亦描述他学习书法的历程与创作理

念。哗！使我们大开眼界，受益匪浅。原来书法不仅有形、有姿、亦有声、有舞。的确，收藏书法，我们恰似收藏舞蹈员的美妙舞姿，在悠扬的音乐旋律中，无拘无束地翩翩起舞。因此，以臻炉火纯青的书法，促使我们“观画似观景，藏字如藏画。”

不错，中国书法是错综复杂的综合艺术，正如作者的结语如此写道：“中国书法是复杂的错综艺术，其中包括文学内涵，美术内涵，音乐内涵，与舞蹈内涵。懂得中文的人，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收藏书法，但不必因为文字的内容否认辨识，而丧失欣赏美学内涵的机会。相反地，不懂中文的人，也依然能够从图画、音乐、舞蹈的美，去感受书法。更进一步，书法如果要为世界上的人所接受，不妨把文字内容放在次要地位。能够不依靠文字内容而独立，书法才能提升为人类共同的艺术语言。”

总而言之，《新世纪文艺》是内容丰富的纯文艺书籍，是“营养”丰富的精神粮食，他仿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粮食的宝库”；她好比勤劳诚实的导游，把我们带到亚细安各国，让我们知晓亚细安各国的风土人情，社会风气，亦让我们知晓亚细安作者们的精神面貌。但愿大家团结一致，群策群力，求大同存小异，殊途同归。诚然“众志成城，众志成城。”让我们共同灌溉这片文艺园地，让奇葩异卉在新开拓的园地烂漫地成长，放射出浓郁的芳香……

“柴多火焰高，人多办事牢。”愿大家共勉之。



交错叙述彰显

人物命运的魅力

——评林子小说《抉择》 ■ (广西) 朱厚刚

弗洛伊德说：“选择是必然和命运所在。”的确，人作为一种存在除了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一辈子都处在选择之中，也就是说人生舞台一旦开启，我们就开始了选择的戏分：选择生选择死，选择爱情选择未来，选择享乐选择受苦……从这个意义上说，成功就是选择的成功。但就如张志扬先生所言：“即便人迹所致，也多有歧途。路，人不走不在，人走也未必在，要不，常人怎会迷失在常路中”，或许悖论中的抉择，是人类从来如是的人生困境。

华文刊物《新世纪文艺》第二期刊载的林子的图文并茂的小小说《抉择》就讲述了一个关于人生抉择的小故事。在小说的左侧附有插图，箭头状的路标分别指向不同的方向，暗示着人们面临的不同选择以及选择的无处不在；数字“1, 2, ? ……”很好的提示了选择的未知性质与不确定性，应该说，该插图恰到好处且形象地注解了“抉择”的涵义与小说的思想内涵，两者相互辉映。众所周知，人伦与信仰之间的纠缠带来的“艰难的选择”困扰着身陷其中的人们，从未停止过。林子敢于在这条“老路”中深入，当有赖于小说叙事策略的成功运用。

字数不多的片段式小说《抉择》采用了交错叙述的策略，摹写的笔触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回闪挪移，人物形象在叙述语境中渐次丰满，人物命运在回顾与眼下的情景铺写下展现魅力。“似曾相识”四个字带来一种岁月流逝的沧桑之感，叙述视角随之聚光于对女性人物的状貌描写，通过时间对人身的刻痕将故事的时间拉向久远的过往。她欲言又止的犹豫与她当初主动放弃选择离去的决绝天壤之别，可怜之相顿显。一句“特地”，一声“当年……”，多少情意多少话语全在其中，语言的省略带来想象的自由飞翔。曾经的负气说走就走已随风逝去，而今对坐，口中的咖啡毕竟有些苦涩，要求“回到过去”的愿望毕竟缥缈难有着落。爱是抗拒催人岁月的支撑，爱是穿越灾难洪峰的方舟。他们因圣爱与性爱不能两全而苦恼终分道扬镳，两情的阻隔得到了强调，由此导致心灵的彼此疏离，在世俗时间中相遇的两个个体身体无法共同抵达彼此厮守的天

堂。在时间流逝中，她在婚姻失败后倍加怀念他，女性身体也失去原有的光泽；他在“终生不悔”的誓言中用醉心精神事务来忘却她，最终换来心灵的安静与慰藉。在离异之后她更加知道自己心中至死的牵念，也更加知道“一个人，怎能温暖！”的人生处境有多难捱，因而她款语深期，盼着旧梦重圆；而他怕说当时，无心重续前缘。人物的出场地点选择在机场，也是别有意味的一个设置。机场是一个迎来送往的处所，等待的煎熬离别的无奈都弥漫在这样的空间，迎来送往是告别，也是开始。然而，她满心期待的三十年后的相见却是一次撕心裂肺的苦痛深刺其心。她怀情不遇的伤痛也让凡俗的我们感同身受般为之唏嘘，满含疼惜。

选择一旦做出便会产生结果（后果），其中的一种后果乃是人生误会。面对无法预知的不明前路，我们难以准确抉择便害怕抉择；由于选择的不可更改的一次性便带来选择的艰难。人生选择往往面临着道德伦理的考验，她当时的选择离开，他今日的放弃续缘，无法说谁对谁错，叙述者也没有责备的态度，但身为寻求幸福的两个个体，彼此错过却是已成定局的。最后他发自内心的祝福，无疑是一种含着愧疚的补偿，但这样的补偿其实满含酸楚苍白无力。她用满心的期待做为感情的储备耐过漫长的别离和身心的冷冬已是不幸，而今这样的梦想破灭般的“挑明”于她无疑致命一击。我们不禁想问：一朝的错过便只能成为永远的错过？人物命运在交错叙述中的跌宕起伏牵引着读者的心，其间的沉重也引人思索。

作者采用微型小说的文体形式表达人生看法，通过交错叙述刻画人物性格及勾勒人物命运变迁，可谓“以小见大”，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但细心的读者定会注意到小说的一个小瑕疵：即人物身分的不够统一，以致影响了叙述的一致性，如将小说中各出现一次的“文广”与“玉灵”分别改为“他”和“她”，故事的叙述就更加流畅连贯。

编者按：《抉择》刊于《新世纪文艺》第二期

以小见大 奏响弦外之音

——试评小寒的《不倒翁》

■ (广西) 李秀华

作家从维熙曾说：“文学永远是个体动物，它惟一的参照系是生活的原本，它只从属于生活，而不是迷失自我和外力催动下的旋转，当然更不是时令的图解和高音喇叭。”^[1]的确，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学应该是与本真生活、与写作主体贴肉切身的。通常说来，能从生活中的小人物、小事件或是某个细节落笔，总能给文章增添不少乐趣和亮点，它既能吸引读者眼球，又能打动读者的心灵。越南的小寒的《不倒翁》（载《新世纪文艺》第三期）就正应验了这点。从体裁上看，这是一篇普通而短小的记叙文；从内容上，它叙述的是一个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哲理深刻的小故事。文虽短小，却能叙事、抒情相融，以情取胜。

短文讲述的是曾信心满怀的“我”因一次考试失败而蜕变“从十万八千里的高空上掉下了万丈深渊”的失魂落魄，甚至“仿佛变成了一个机械人，一个行尸走肉，对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做任何事情都做不好”的人，意志尤为消沉，游走在自我放弃与自暴自弃的边缘。恩师曾赠送“我”一份小礼物，志得意满时未曾真正在意，名落孙山后出于内疚也久久未敢打开，也就一直未能悟到恩师的用心和生活的真谛。后来，“我”得知阮老师逝世的消息才突然想起那份礼物，鼓起勇气打开了它。奈何知己者已逝，醒悟太迟空余恨。

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小故事，读来却能够激发我们内心深处的感动，给人带来极好的审美享受和文学熏陶。我认为，《不倒翁》最值得称道之处在于写作者将属己切身的情感形诸笔端的“为情而造文”^[2]的写作动机，从自己的真实性

情和身经目睹的阅历出发。惟其如此，作者才能化腐朽为神奇，作品才能在凡常题材的写作中略高一筹。在平淡无奇的故事后面，涌动着的是作者类似“子欲孝而亲不在”的后悔不已以及回头是岸醒悟之后的庆幸，是经历世事之后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和对生活的真切理解，体现出一种真诚的人生气度。探究类似这般凡常题材的成功开掘之因，正与著名画家丰子恺“尝喜小中能见大，还须弦外有余音。”的诗句不谋而合。

短文开头采用倒叙法暗引出本文的主要意象——不倒翁，“它”（那封信）的出现无疑是作者设置的“包袱”，读者被吸引着继续往下看。“不倒翁”在文中共现身两次。第一次出现是在朋友小玲家，此刻的它呈现出“怎样推它，怎样把它按住，只要一放手它就立刻站立起来，而且永远都带着一副笑脸。”的本性，即便是在迷途中沉迷的“我”也不得不由衷赞叹它“多顽强，多勇气，多有毅力，多么坚强的小人儿啊！”，心魂受到触动；第二次出现是在“我”终于鼓起勇气打开恩师赠送的礼物时，恩师就如同一位先知，预先知道了“我”的“命运”般送我礼物，希冀“我”遭受失败后能像不倒翁那样不屈不挠，越挫越勇，发扬“永远不倒下去”的品质。礼物不倒翁熔铸着恩师对“我”深深的期望和“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的理解，恩师可谓“我”的知音。此时，走过一段人生弯路的“我”也终于理解恩师的一番苦心，进而重新看到希望和曙光。经受过心灵震撼的“我”不由地“握着手上的不倒翁，拭去泪水，步到窗前，抬起头望向遥远的天边，已经泛起了一道光芒，那是曙光……”。

在这里，“不倒翁”是一个极其可爱而又恰到好处的意象，它具有双重的审美蕴含。一是暗指一位默默奉献的耕耘者，他对学子的关怀与期待并不因学子的暂时失意和一度沉沦而消失，他的这份不变的期待本身具备不倒翁的精神内核。“不倒翁”意象从侧面映射了这位恩师的智者形象与深沉的人格魅力，抑或更是一种人生哲学的启示。“不倒”就意味着要勇于面对生活，葆有走出失败阴影的勇气，这份礼物虽然轻小，却能承载着情意的重量、期盼的甚切；二是指“不倒翁”本身的品质，人生不妨以它为参照为标杆，坚定信念，坚持不懈，永远不被暂时的挫折击败，做自己命运的主人。“不倒翁”意象的意蕴在寄托主观情思的过程中被赋值，意义得到升华，看似庸常实则不凡。

罗丹曾说“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不倒翁》对生活素材的灵活选用大胆叙写以及字里行间给读者带来浓郁生活气息的日常情趣，表明作者既善于观察与深入生活，又能充分揭示生活事件中深刻的思想内涵。“我”因不倒翁出现而引发的前后变化，

赋予了不倒翁意象不可或缺的叙事功能，作者这种“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结构安排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李渔说得好：“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可以说，“不倒翁”这个细腻的小意象，既是作者写作创意的浓缩和提炼，也是该短文略胜一筹的重要筹码。

参考文献：

[1]丛维熙，《圆者自转》，载2006年2月27日《今晚报》。

[2]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见霍松林主编《中国文论名篇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7月版，2005年6月第4次印刷。

邓长权童诗集评介

■ 朱德春

邓长权是诗人和菜农，在景色怡人的金马仑高原种菜为生，业余写诗；生活中与大自然和诗相伴，这种惬意的生活令人羡慕。

我读过他的第一本诗集《爱装扮的天空》，对他所写充满乡土气息的童诗，十分欣赏，在《致邓长权》一诗中，赞赏它们是优秀的花草类咏物童诗。

《纸鸟》是他的第二本诗集，最近出

版，获得他惠赠，立刻成为案头闲时抽读的文艺著作。

我发觉，邓长权的童诗，富有童趣，有诗意，不乏佳作。例如《和云做朋友》：

山最得意
长得高
接近云。

看似简单的几笔，便描绘出一幅高原

的景致，同时创造出淡淡的诗意美。对居住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人来说，读了，相信没有不向往的。可见人生处处是诗章，能否领略就看个人心灵的敏锐度。

我觉得，单是这首诗的第一节，以现代诗的角度进行鉴赏，而不是仅仅视之为童诗，诗中的美感和情境，已经能令人十分感慨。

《赏梅》：

没有人迹
没有蜂蝶
赏花的人是雪

邓长权采用白描的手法，勾勒出诗中富有诗意的形象“梅”，不必说明是寒冬，起句“没有人迹”，让人仿佛看到和感受到唐代诗人柳宗元《江雪》所描绘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意境，而“没有蜂蝶”则是形象地衬托出梅花孤高不群的性格。但即使如此，也有赏梅之人——雪。发挥了言近而旨远，诗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以唐诗300首作为语文教材，编入小学语文教育是时下的趋势；这首童诗《赏梅》，浅白易懂，如果有幸获儿童文学的教材编写者选入，将能提高它的作用。

另一首叫人激赏的童诗是《在公路上》：

罗里，像大象
巴士，像犀牛
私家车，像老虎
摩多骑士，像野狼
行人，像小绵羊。

运用层层铺垫的手法，在结尾处推出全诗的要旨，马路如虎口，一不小心，行人会成为无辜被牺牲的小绵羊，可说是全诗的主题。换言之，这首诗的成功之处，除了采用排比的修辞手法，就是结好诗尾。古代诗人和诗评家姜夔在《诗说》中，对诗的结尾有精辟的论述，认为“一篇全在尾句”，好的诗尾，像豹尾一样有力，能提高整首诗的艺术性。

作为童诗，《在公路上》除了具有艺术

性，更具有教育性，在课堂上教导小学生安全过马路，这首诗可以选为公路安全的教材。

《高原上的梯田》收录在第二本诗集中，是邓长权的代表作：

远远望去
山，像被谁割了一道
深深的刀痕
跑前去瞧瞧
原来是勤劳的农人
用锄头锄成
一级一级的梯田

诗中，白描手法再次成功地运用，以艺术的眼光估定，它生动地勾勒出农地的景致，梯田历历如在眼前，难得的是，邓长权还把情感融入其中，表面是写梯田，实际上是歌颂勤劳的农人。这首诗，在平淡的白描中也具有诗意美，同时渗透着诗人的主观感情。

邓长权从事童诗创作多年，以诗性的文笔写出童诗，已取得骄人的成绩；难能可贵的是，他笔耕不辍，《爱装扮的天空》于2007年出版，收录108首童诗。时隔不到两年，又在今年出版《纸鸟》（收录100首童诗），两年里写了200多首童诗，堪称全幅精神投入儿童文学创作，我相信他今后会继续写出优秀的童诗。





石头记

■ 柳青青

我原是女娲麾下的一头顽石
回想当年
几乎补天

孰料娘娘的三昧真火
未能烧我的冥顽不灵
化作长虹

愈练愈坚
弥久弥闪
这又何尝是我的初衷

久矣五色弟兄
已随女娲补天去
做了明星

空余我沦落人间
任人雕琢
玩弄于指掌

回想当年
唉回想当年
几乎补天



诗在那里？

(外二首)

■ 小寒

诗在那里？

我问海
我问天
海天皆无语

诗在那里？
诗人答我
原来海天共齐一色
诗
早早藏于自己的
心中

诗的名字

风
如果有一天
离开了你

别怕啊
浪已告诉我
海滩有你
吹干了的字

跟诗相会

与你约定的晚上
害怕失眠

终于入睡了
你来不来
跟我梦中相会

越式牛肉粉百年庆

■ 过客

已故越南著名作家、美食家武朋曾写道，越南人可以吃不吃大包、馄饨面，不吃面包牛排，但不能不吃牛肉粉，因此他把牛肉粉称作越南人“最基本”的小食。今天，它随着三百万海外越南人萍踪所至，已遍及五湖四海，登上世界饮食王国大雅之堂，成了表征越南的“国粹”。牛肉粉也已摆脱法语的叫法“支汤”（soupe de Chinois）或英语的“米面条”（rice noodle），而直呼其它去掉“胡子”的乳名（Pho）。

我曾在“秋风起，话桂花蝉”一文中写道，每到秋风起时，我就怀念河内小菜禾虫炒茭白，小巷子里卖扁米村姑的叫卖声，以及热气腾腾的肩挑牛肉粉。可是有谁知道这道北方风味的小食却源自南方……

一百年前，当时越南盛行水牛肉檬（bún xào trâu），人们还不知道牛肉粉是何物。越南人一向只畜养水牛，黄牛是法殖时才引入。居住在西贡的三诗姑（cô Ba Thi）因其法籍丈夫恶食水牛肉，它就把水牛肉檬加以改进，以黄牛肉代替水牛肉。她也从南部摊薄饼的方法得到启示，发明了粉条，越南第一碗牛肉粉终于面世了。

开始时牛肉粉只有清一色的熟肉粉，以后才翻出生肉、筋、腩肉等花样。1923年，牛肉粉向北方传播；至此，牛肉粉分为两个流派：北粉和南粉。南粉夹吃大量的香菜、芽菜，以及黑红酱料，汤水肥腻、略带甜味，和北粉有明显的区别。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谈及北粉。

牛肉粉日臻完善，于1952年达到巅峰。用作家武朋的话加以概括：“少一味不足，加一味多余”。当时河内著名牛肉粉铺林立：桥底、行炭街、新街市、医院街；海防有合利粉、马来庙心记牛肉粉；南定有华人开的行铁街牛腩粉。

那么现在河内的牛肉粉那里最好吃？我问起行家时各执一词：行皮街的“李创”粉、路德街牛肉粉、以至同春市场的挑担粉……可说各有千秋。我经过实地考察，认为这项“皇冠”应属于八坛街牛肉粉。这是现时全越唯一要排长串，先付钱、后取货的牛肉粉店（上图），跟包给时代

一模一样。要不是有真材实料，市场经济时代，谁愿受这个罪？店内悬挂一帧汉字书法“升龙第一粉”，说明东主是一个儒商。群雄角逐，不是泛泛之辈，谁敢口出大言？

西贡在1975年以前，选美活动频繁，一些报刊曾举行一次非正式的“粉林三美”评选，结果是“酉粉”荣登后座，“轮船粉”亚魁，大名鼎鼎的“飞机粉”只能屈居季军。不知何故，解放前曾为许多人所津津乐道的“武性79”粉未能跻身“三强”。“飞机粉”已是第二代传人，但风采依旧，它的特大号“火车碗”，连我这样的大肚皮也容纳不下。“轮船粉”设于第三郡阮善术街，以别具特色的粗粉条独树一帜。可惜它的东主已于1986年去世而后继无人，在“粉林”中销声匿迹。

我在“店铺字号杂谈”一文中曾提及在第三郡一条死胡同里，有一家68年的老店，至今食客仍然络绎不绝。这就是“酉粉”，她在1975年以后已摘下牌号。一小碗洋葱拌醋成了她的招牌菜，引起老东京的怀古幽思。

“礼失求诸野”，只有在南方才可以吃到正宗的“北粉”，这是我吃遍南北美味后得出的结论。

牛肉粉的作料万变不离其宗：底粉、牛肉、骨头、香菜、香料（茴香、桂枝、草豆蔻、姜……），但每一家煮出不同的味道，秘密在于一锅汤水，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独门秘方。据市场专家估计，一流的秘方值十三两黄金。刨根究底，有时候也“不过如此”。我才管它呢，还是让自己在饮食王国里自由驰骋的好。

现时市面上推陈出新：什么茶粉、角粉、卷粉、蚬粉、鱼粉……纷纷粉墨登场，但牛肉粉在66年前已经定型，一切改革注定徒劳无功。

行行都有自己的“祖师爷”，每当我们品尝一碗香喷喷的牛肉粉时，让我们缅怀一百年前为我们创造这份美食、真实姓名和身世都已不可考的“祖师娘娘”。



■ 谭玉琼

不知道是几世的缘分，方有如斯庞大的动力，让你的视野从蕴藏于心底那一份赤诚的情感越过茫然海洋、越过座座山峰，寻觅一份也被我埋藏已久的纯洁情感。

一颗沾满了红尘累累伤痕，没有丝毫勇气与活力地迎接外面，大雨时的雷电交加、旱天时的猛烈火球，便紧紧关闭已久的心灵，因你偶然敲门到访，慢慢地为了你而打开。

阵阵来自东南西北的清凉微风，透过你的那双会看穿别人心窝的眼神，轻轻吹走了心灵里迟迟还没扫除的一层层积着厚厚尘埃；一种能治疗人体疾病的远红外线，通过你那无微不至的呵护，直射渗入心灵，美化了一道深深的疤痕。

纵使，我生活在天之涯，你生活在海之角，日与夕的地球巡回相隔，也阻不住冥冥中的宿命刻意安排，依然牵引你我天各一方的眼眸从灵犀的感觉里，拥有了一段满怀诗情画意的美丽相遇。

志趣相投的默契，让两颗从不谋面的陌生心灵，思念由动感的脉搏逐渐勾起了灵感的思绪，编写了一首又一首含着千般挂牵的诗词、一篇又一篇含着万般情怀的文句，漫不经心地拉近了陌生的距离，诉说了收藏于心底迟迟还未敢表白的情动倾慕。

相思树冲破了厚厚的冰块，尽情盛开那片片绿叶的清脆、那朵朵花儿的迷人，散播了人间渴望的那份真挚感情，莫名你我的心萌起了极大的贪婪，但愿人间最绚丽的相思树，将会属于我俩。

酷热的夏天，借用了世上最大的力量、最大的毅力，开辟了一条为名“爱河”的河流，清澈见底的水面倒映沐浴嬉戏的欢笑声，随着山谷滴滴流瀑布弄响，生生不息的长流。

诗人眼中的认为苍凉的秋天，此时此刻，孤寂的心灵只因拥有了你的温暖心灵来相伴，窗前一片片随着微风翩翩起舞的叶子，却显得失落的黄昏已添上了浪漫的写意。

曾经以为心早已被寒风刺骨的冰冻结成了

北极的冰雪，厚厚的一块又一块压抑着；没料到等待已久的阳光，乃是你那颗燃烧的心。总会在频频寒冷的时刻，融化了一块又一块冰雪；形影不离的陪伴我走出冷漠的冬季，朝向暖和的春

天。

走进了红尘的眷恋，深深感谢了缘分过去的捉弄，深深感谢曾经伤害的人。因为这捉弄的无奈、伤害的心酸中，令你捧着数不完的嫩苗，飘越了茫然的大海，为我那块荒芜的心田，耕作了行行畦畦，一株接着一株慢慢地插种。

我从深深的凝视中，描绘了你的笑容在脑海里。习惯了每晚跟你约会前，总会打开悬挂在那双深沉的眼前，静静地追忆你我一起写上，每一个既生气又微笑的寒暄、每一句既沮丧又感人的趣事。

撕开午夜的沉寂，迷离梦里沥沥为你我建筑一座银河上的鹊桥，没有鹊鸟吱吱喳喳的倩影，剩下了一片万籁俱寂的空间，早早填了谱的思念歌曲，悠扬地从心底深处播放，喧哗了整个宁谧的夜空。

我将千斤重的挂牵、万丈深的情怀，全情投注了皓洁的月亮里，在遥远的天边，当你看到月亮被一道乌黑云笼罩着，月缺的一刻，便是我内心呼唤着你关怀；当你看到夜空挂满星光灿烂，月儿特别圆亮的一刻，即是我的情愫潮绪划破了脑海的平静，泛起了相思的涟漪。

追忆着、思念着、描写着，油然灵感又从身心里的每一个脉搏涌上了一首“悠悠思念”的诗词……

拉开一幕浪漫七夕夜空

吹起一面拂清风

在清风里写上悠悠思念

飘越茫然海洋

越过重重高峰

送至你心深处



岁月留声

——蔡琴演唱会观后有感

■ 巧缘

师不辞劳苦谆谆善诱，将每一堂唱游注满魔术元素，踏雪寻梅、小小羊儿要回家、热烘烘的太阳、世上只有妈妈好、母亲您在何方等无数不朽童谣，载歌载舞伴随琴声叮咚弥漫课堂空间。

〈滴不尽的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的春蕾春花满画楼，数不尽纱窗风雨黄昏后〉慈亲一曲嘹亮缭绕的红豆词，让我欣然领会艺术歌曲的精华所在，歌者绵绵浓烈细腻情愫，正好熏陶如诗似梦般少女纯真情怀——《恰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六十年代末期，时值学习英语，每晚临睡前必独占手提无线电收音机，收听美军广播电台播放的流行摇滚乐曲，一众乐队多如天上繁星，The Shadows, The Eagles, Carpenters, Who, The Monkeys, The Beatles 和 Bee Gees 等。然而偶然购得之Bee Gees唱片却是当时至爱，注定日后与澳洲结下不解情缘。

直至越战接近尾声，及后易帜，与外间保持联系唯常暗自偷听澳洲广播电台，播出由当时得令的风飞飞主唱国语时代曲，枫叶情、月朦胧鸟朦胧等更是家喻户晓。

来自台湾的齐豫，当年一曲“橄榄树”陪伴着我们度过无数个前路茫茫，去向未卜的凄风苦雨日子。她那玉落珠盘，宛若天籁的嗓子，直抽动着去国游子五内至深至痛：不要问我从那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

音乐之奥秘能穿越时空，声声呼唤，寸寸叮咛，施然流淌；将斑驳破碎的光阴重新捡拾凑合，千万里外之记忆栈道回归。蓦然回首，惊觉原属于yesterday的沉寂岁月，竟然也曾婉转留声……

好歌不厌百回听，天涯歌女，魂萦旧梦，三年，大江东去，不了情，绿岛小夜曲，月亮代表我的心，甜蜜蜜，往事只能回味，恰似你的温柔……蔡琴一身飘逸红衣站在台上，将金嗓子周璇，磁性歌后白光，李香兰，姚莉，张露，崔萍，刘韵，顾媚，邓丽君，尤雅，刘文正等历代歌坛佼佼者的经典中之经典佳作，诠释得淋漓尽致，教人荡气回肠，全场共鸣和应，成功引领观众回溯四、五十年代上海风貌，六、七十年代台北一段情，以至香港的流金岁月……

一段被遗忘的时光，一份无端来去的情感，凭籍似曾相识的旋律，斯时自心坎深处冉冉回升；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四岁稚龄记忆启蒙，那天爹捧回一个喇叭箱子，还有几张装在纸皮套里，漆黑油亮的塑料圆碟。爹动手摇动箱子旁边把手，不一会竟然音乐源源流泻。岂料过了半晌，美妙乐曲逐渐转变缓慢无力，爹赶忙再次拨动发条，小小耳朵才又舒舒服服专注聆听。这下子与留声机初遇，亦是我与怀旧歌曲之缘起。

小学（越南堤岸中正学校）时期，承蒙卓老



西湖写意

■ 林小东

惠州西湖烟波岚影
伸出垂柳依依的
手，一排排
迎来国际诗人
寻访东坡去

苏堤旁
仍隐隐听到
东坡为朝云
吟成千古的情诗
唯是不见东坡的游影

只有夕阳把余晖
轻轻落在孤山上时
一阵骤雨穿过
漾开满湖
诗的涟漪
荡入墨客
心中

后记：2009年8月18日出席第十二届（惠州）
国际诗人笔会，与各地诗人一起游惠州
西湖时，聆听导游介绍苏东坡和侍妾王
朝云的故事而有感书成。



到邮政局寄信给巧缘遇骤雨

■ 冬梦

篱笆小草伸腰
高一阵
低一阵

花的眼角眉梢
浓一阵
淡一阵

两只蜗牛踱步
快一阵
慢一阵

几只雀鸟惊飞
叫一阵
静一阵

数片路过云雨
洒一阵
停一阵

戏说微型

■ 余问耕

微型诗

一眼看尽只见
其形
不见乎诗

微型拆字诗

在分割拼凑的文字游戏中
我始终吸索不到
一丁点儿诗味

微型诗创作

一窝蜂
嗡嗡嗡
掉入迷宫

微型诗“诗人”

把诗写成格言的
人应该高高在上
受人顶礼参拜

女司机

■ 依雯



前个周末是姑姑在美国的好友春兰大姨的儿子来越娶亲，为因她临时家有事故，所以委托姑姑做主婚人，宴席设在蜜月海鲜大酒楼。

身为半个主婚人，不得不提前去帮帮招待，但气人的是，那辆机车，开动了十五分钟也死火，好像赌气的，烦躁极了姑姑，她不停地啰唆，我更十分无奈，在这情况之下，唯有坐出租车去！

我们随便叫了辆出租车，上车后才发现司机是个女子，姑姑很诧异瞅了我一眼，我即会意低声向她解释，别大惊小怪，今日社会是男女平等，为甚么女子不可以做司机？然而，仍解不开她的封建想法。

更奇怪？那女司机不时从前头小镜注视我们微微笑，使姑姑多少有点焦虑，脸上似乎显露怯意。我呢？也察觉到有点不对劲，怎么办？心里万分忐忑不安。当车在红灯停下来时，她竟然转过头来跟我说：

“老师，真的您没认出我吗？”

我沉默着摇摇头。

“您一上车，我就认出来了。老师没太大改变，只略胖了点”她坦诚地说。

我仍是沉默着，头里一片迷茫。

很快，绿灯就亮起，她很专注地驾驶着，到了酒楼门前，她即递给我名片，说明以后大家应保持联系，很有礼貌地先向我说声再见。

回家后，脑子里老是想着这件事，为甚么我一点点的印象都没有呢？可能是太久的缘故，也可能她就读时间很短吧（因我是家教的），所以全没有意念？

晚上，仍是摸不出任何头绪，但又不服气，迅速翻起从前那本记事簿查查看，究竟有没有她的名字，一会儿，果然是真的，她就是我二十多年前的学生，那时候，她刚小学毕业，那年她才十二岁，还记得有一次作文课，题目是：“我的愿望”，很愕然，同学中她的愿望竟然是将来做个司机，多不可思议的志愿，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

往事一再掀起，好像我曾为了这个问题，放学后，问过她为甚么？她却天真的说：“因为喜欢驾驶车”，就是这么简单的回答。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这样，后来，家里要她回乡（在东川）而我只不过教了她三个多月而已，难怪我会忘记。无论怎样，她今天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我确实为她庆幸，唉！我自己呢？说来惭愧，也非常遗憾！

阴沉的天气，阴沉的除夕，妻大清早将贴满在玻璃窗上的圣诞卡贺年卡取下来。一张张遥远寄来的祝福，在深寒的冬季里，曾经带给我无限的暖意。那株站在厅子里好些日子的塑料小松树，全身披满了色彩缤纷的灯泡，白天看来，对于餐桌上那缸漫游的金鱼来说，似乎失去那份烁闪亮丽的吸引力。圣诞过后，元旦过后，小松树无精打采的，一天比一天寂寞消瘦，今天更被妻收拾好放进盒子里。我知道，妻除了关住小松树喜爱的冬天，也关住了窗外那片清冷的风声。

天色仍然是灰暗的。

窗外好像摇着纷纷的小雨。

关窗时，我听到远处有爆竹声疏落地传来。

跟妻吃过早点，我们打着伞往年宵市场逛逛。走进熙攘的人群，走入热闹的气氛。妻在花档前本想挑选数枝高挑俏艳的剑兰，但令人咋舌的，是每枝售价高达三十多元，可能今天是除夕的关系，妻跟花贩的讨价显然失效。我跟妻说：插下几枝剑兰在花瓶里，不见得可以迎接一个美丽的春天的来临，我情愿你的笑容绽放在春天里。结果妻还是买了数枝她深爱的白玫瑰，妻当然比我相信，玫瑰的清香总较剑兰更易取悦于春天。

莫非所有的花朵都会在春天里盛放？

午后，妻将市场买回来的一些柚叶，放进满满的，整个浴缸温热的水，好让我清清爽爽地浸浴。妻说：柚叶可替我冲洗去今年许多不顺遂如意的事。我不明白，妻从少接受洋化的学识、教育和思想，怎么仍存有这种传统的迷信，心里虽纳罕还是不忍拂逆妻的一番好意，结果我顺从的浸洗了一个柚叶的热水浴，但愿妻的说话灵验吧。

从浴室出来，看见妻仍在厅子里，小心仔细地将一张张红红的挥春排列在沙发上，妻自言自语的研究着每张挥春所写的好兆头的真实效用。这张应该张贴这边，那张应该张贴那边，我看到妻聚精会神的样子，突然强烈地感觉到，新春的步伐原来已经来到我们的家。

步入书房，坐在柔软的椅子上，书房内所有的摆设都经过妻精心的布置，整洁而舒适。我从

不是每张照片都有美好的回忆

■ 冬梦

书桌的抽屉取出几帖故乡捎来的信笺，再次重读时仍感到有把亲切真挚的声音，在我心间隐隐跳动的回荡。

思绪浮覆之际，我的视线投放在书桌上面的玻璃窗橱内的一张陈旧发黄的照片，摆放在一个精致的日本相架内，照片中三位挺神气可爱的兄长，同样“陆军装”的发式，同样跟母亲肃穆的表情，母亲紧紧抱着我，我紧紧抱着一个小皮球，教我脸赧的是，我竟然展露了开裆裤的不文，这张赤裸写真的照片，每次友侪们到访时看见，总会回报一阵欢乐的笑声。对于这张照片，我是模糊得不复一丝的记忆了。自少对于不苟言笑的母亲的印象，我有种难喻的敬畏。我清晰记得的，跟母亲最后的一次晤面，该是那个星星满天的晚上，母亲微热的手掌轻抚着我的头发，以低沉的语音嘱咐我，日后要懂得照顾自己，简简单单的一句说话，我存摆在自己的心内足足十九年了。虽无泣别，但在我离去的时候看到夜空挂着的，除了那枚弯缺的月亮，还有多颗含泪的星星。

不是每张照片都有一个美好的回忆。

轻叩的敲门声，妻原来已站在房门旁边，手里拿着一张“心想事成”的挥春，妻带笑的问我：写诗是否需要这张挥春给我精神上大量灵感的支持。如果创作真的可以做到“心想事成”的话，那未尝不是一件喜事。我接过妻递来的挥春，审慎地张贴在书桌上面的玻璃窗橱外面，只要自己稍一抬头，便很容易看到它。心里却暗暗嘲笑自己，怎么我竟然跟妻一样迷信起来。

有点累了，我将双手放在脑后，慢慢地躺在轻软的床枕上。

静静地想着。

明天，是新的一年来临了。

后天，我会回去跟萦念已久的亲友们相聚言欢。

以后的日子呢？

“快点换衣服回爸妈家里吃年夜饭。”妻的声音从厅子里传来。

妻说的。是今天晚上。

第一次踏上美丽的滨海之城，我早知道它的名字唤作芽庄。那时候的我虽然行将三十，却仍未立，不但如此，思想方面竟然幼稚得可怜，恐怕这也是那时代青年人的通病吧。

我曾经天真地认为：自己如何待人，别人也一般的对待自己，而实际上，我的确碰上了不少这样的人物；却也见过许多口是心非的家伙，吃了暗亏，那可是无话可说的了。

那美丽的海滨城市把我给迷住了，尽管当时的我处境非常不堪，尽管当时的我有关生命的安全每一分钟

备受威胁，然而，我热爱生命，我喜欢诗一般的景色，芽庄海湾教我联想起苏东坡

的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我多么向往：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那是何等气势啊？如果说到柔和的，我也忘不了海边椰子树袅娜款摆的风姿。

芽庄啊！我曾经在睡梦里惊醒一身冷汗，我无法忘掉卅多年前，芽庄旧政权的（军队安宁署）曾经把我禁锢，罪名是：被抓军役的我，身份证虽然夹在档案里，竟会不翼而飞，我因此而被押解到芽庄市中心的军队安宁署，因此而和芽庄结缘，首次一睹芽庄的风采。

那天，我站在军用卡车的车后卡上面尽情浏览芽庄的风光，虽然充满身不由主的悲哀，倒没被人家扣上手镣，车子在街道上转来转去，毕竟让我见到了海滩而教我联想起贝壳的故事，我恨不得跳下车去跟所有人在一起嘻嘻哈哈地弄潮。噫！我懊恼自己怎地如此糟糕？竟会在如斯美景之前，连起码的自由都被人家粗暴地剥夺了。

都过去了，时光不再，如今一想起过往，真的，一切都过去了。

生活在胡志明市，离芽庄四百多公里，我从没想过要去芽庄，是啊，太远了！哪有时间跑到当年曾经失意的地方重游？

直到1997年，我们家有一客户是住在芽庄的，几次三番的怂恿老伴前往芽庄旅游，把芽庄说得天花乱坠，把我也说动了，心道：反正重履芽庄也是自己的心愿，于是，那年春节，火车把我送到芽庄去，让我再次见到芽庄海湾的妖娆。

是的，到芽庄去，我坐火车去过，跟旅游团去过，自己开汽车也去过。

芽庄去过好几次了，它给我的印象越来越难

忘，尤其今年的一次芽庄之旅，是出于未来姻亲邀请的。

实在想不到我的未来亲家竟然家住芽庄，恐怕这就是所谓的千里姻缘一线牵吧，我的女儿不知如何结识了远在芽庄的男孩子，不久前，男方家长来到胡志明市提亲，之后极力邀请我们趁四月卅日加上五一劳动节前往芽庄作客，让他一尽地主之谊。

有道是：嫁女择佳婿，我夫妇最关心的是有关男方的家庭背景；尤其对象的品德行为等等，以

此，为了女儿的幸福起见，这次芽庄之旅对我们来说，那是无论如何都势在必行的了。

节日的芽

庄，披上了鲜艳的锦袍，热闹的气氛一点也不亚于胡志明市，作为未来姻亲的我更受宠若惊地获得上宾之礼的款待。我想起数十年前的尴尬环境与今日的风光，真是大有天壤之别，私底下不由得感到2009年的芽庄实在比过去更美，更具吸引力，尤其它在我心中更滋生一份亲切感。

我深深地盼望将来的芽庄会有我的外孙沐浴在海滩的阳光之下，在柔软的沙滩上来回奔跑，绝不会像过去的我，只盼望拾一枚贝壳而不可得。

过去，现在，将来，哦！我信任将来，孩子们一定比我更坚强，生活得更为幸福。此刻，我耳边还响起未来亲家在闲谈中轻描淡写地说：有了家财未必有用，守得住才算有用，他说的应该是创业难，守业更难这句谚语了。

在我想来，咱们做长辈的实在不必杞人忧天，新时代的青年人做事充满信心，朝气蓬勃，守业虽难，相信是难不倒他们的。

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芽庄的青山与夕阳依然一如过往，如果硬要分出差别的话，那就是芽庄比以前更美，它的美绝不因为经济的发展，也不因为老天的赋予，它是打从我心底里美出来的，因为对我而言：从今以后我的外孙就生活在这美丽的芽庄。

那山呀，水呀，加上现代化的建筑物，芽庄早在多年前就成为一座旅游城市了。这么许多日子都过去，你叫我怎能料想得到自己竟然与芽庄结下如此奇妙的不解之缘？

我与芽庄结下不解缘

■江国治



再听不到夜莺歌唱

——怀念志摩

■ 施汉威

那次
偶然的投影
展开一段
悲壮错误的浪漫

四月热浪
令人迷失
疯狂的爱恋
刺盲了人的心眼

昏昏迷惘中
跨一匹拐腿瞎马
你没入冰冷黏湿的长夜
恶魔得逞的狞笑

新月未圆已失血
来不及再向康桥道别
你婉丽轻柔的情诗
散作漫天烟花的翩舞

再听不到夜莺歌唱
在你坟前
有谁
栽种浓荫的松柏
安插你喜爱的蔷薇?

洒脱地挥挥衣袖
仓猝间你忘了
带走
俗世凡尘
片片的惋惜

微型诗五首

■ 严志章

狼来了

口
一开河
冷水拨向诚心

秃地球

老沙门
以薄氧荤食
修行

炊烟

噉嘴呵气
巧妇
何以厝置相思

日出

霞晖醉蹶
错把
早潮踢退

吸烟

呛鼻
啐吐一口
满地红



妈妈的疤痕

■陈朝运

在一条巷里住着一个家庭，女主人三十多岁，脸上有块可怕的疤痕。但她的女儿洁仪，差不多十九出头了，长得明眸皓齿，十分可爱。洁仪自幼丧父，一家生计全部由母亲挑担，可是由于学历不足，只能做些粗重活，所以生活非常穷困。每日一大早，洁仪母亲就要出去工作了，但不忘给洁仪预备一份早餐呀！洁仪也不曾辜负母亲含辛茹苦抚养与期望，十分勤力向学，期考成绩年年名列前茅。洁仪母亲看见此也感到十分安慰和庆幸，还常常对洁仪说：“只要妳努力向学，妈妈辛苦一辈也心甘情愿的啊！”

不过，洁仪不喜欢别人看到自己的母亲，在人前更绝口不提母亲。有一回，考试结束了，洁仪再次取到第一名，同学们请她去娱乐场所庆祝一番，天色很晚，她们仍乐而忘返。因为事前洁仪没有交代，洁仪母亲在家担心得很，以为洁仪出了什么意外。终于按捺不住，四处寻找，结果在家的附近，见到女儿成群结队归来。洁仪母亲忙追上前道：“洁仪，你放学怎么不回家，你要去玩，也得回告诉妈一声啊，教我担心死了。”

这时洁仪勃然变色，她怕别的同学知悉她有个寒酸又丑怪的母亲之后，会取笑看轻她！急忙别过脸去，对朋友们说：“这是我家的佣人，她呀，就喜欢唠叨”，洁仪的母亲听了，眼泪流在心里，悲怆地掉头回去。

回到家里，洁仪还怪责母亲说：“您出去找我干什么？您看您这块脸会吓倒我的朋友们呀！”洁仪的母亲一言不发，泪珠夺眶而出，她拿出一张相片，相片里是一位美丽的姑娘，洁仪的母亲还讲了一个故事：“这个女人十九年前生下一个女儿叫洁仪。她的丈夫在女儿出世不久，因病去世了，这女人要承担家庭的经济，不惜以种种粗重活儿维生，整日在外奔跑。不幸的事发生了，不知因何原故屋子着火，这女人的女儿困在屋里面，她知了此消息，三四步飞奔跑回家，不顾自己的安危，一直冲进屋里去，救出她的女儿，不幸却被火烧伤了脸部，使她永远毁容。”洁仪听了，完全明白，以往她只知道母亲的脸是被火灼伤，但却不知道灼伤的原因是为了救她的伟大牺牲！洁仪紧紧地拥抱了母亲，一迭声认错。“妈妈，我错了，请原谅女儿吧！”



高老太内心的秘密

■ 吴怀楚

天正下着蒙蒙细雨。

向明又是背又是挽着一袋两袋刚洗完的衣物回来。当他推开了门，见到高老太正端坐在客厅左边靠墙的一张单人床上看电视。

“妈！强仔和阿瑛都上班去了吗？”向明停步在门口，在门坎外顿顿脚，再在地下拭抹了两下，然后才步入屋内。

高老太闻言。只掉过头来朝刚步入屋内的向明望了一眼，一声也不吭的又转回头去，继续看她的电视。

大厅的地毯中央处，早就预先用报纸铺下了一块洁净的空间。向明把衣物往地毯就是一倒，倒了出来。

“你也不看看现在是甚么时间，他们早就上班去了。”高老太把目光又转回来望着向明说。

“好！好！上班就好，上班就好。”向明点点头说。

一如惯常，每次向明洗完衣服回来，高老太都会帮他忙把衣物折叠好，这回自然也不例外。

当高老太弯下腰，正要想折的时后，向明连忙向她做了一个阻止的手势说：“妈！你歇着看电视吧，让我自己来好了。”

向明原是一家六口，是从越南移民到美国来。由于人品憨直，头脑简单，自然生财乏术。因而来美国这么多年，都是干着粗活，月入所得仅够一家糊口。他的太太在越南时因娘家有几个钱，生活上花霍惯了，又懒得做事，来美国后依然故我，更因受不了物质享受的引诱，早在十二年前跟了一名小型台商而与他分手。而父亲则因得了癌症已在六年前与世长辞。剩下九十岁高龄的高老太和两名儿女相依为命。

这时高老太正全神专注看着她最喜欢看的“The price is right”节目。平常不爱

多说话的向明此时更是低着头，忙着折叠着他的衣服。偌大的屋子就只有从电视发出做“秀”的声音，整个空气中显得相当纳闷沉静。

“阿明！我有些话想要跟你说。”高老太突然开口说。

“妈！有甚么话你就尽管说好了嘛。”向明把正想要折好的一件T-shirt放下，抬头望向高老太，却正好接触到她投来的一双炯炯有神的目光。

“你留心好好听着，我说的话是认真的。我也没有老人痴呆症，更不会胡乱捏造一个故事来欺骗你。”

向明又再次向高老太点了点头。可他心里是感到高老太今天跟他讲话的语气，是有点怪怪的。

“你知道吗？你不是我亲生儿子，你是我捡回来的一名孤儿。”高老太说着，以为向明一定会作出相当的反应。岂料出乎意料之外，向明只是朝她望了一下也不吭声。

好久才听到他吐出一句话：“到这个时候，你跟我说这些话干甚么？亲生也好，捡回来也好，到底已经是几十年的母子情。正所谓：亲娘的功劳不及养娘大。就算你真的不是我的亲娘，可是你对我还是有过供书教学，把我抚养成人，我还是会照样叫你一声妈。”

高老太闻言微微点头，继续又说：“本来！我是没有打算把这个真相告诉你。可是我反复思量好久，我感觉到放在心里很不舒服，况且我都这么大一把年纪，也不晓得那一天突然要离开你，所以我最终还是决定要把这个事实告诉你，让你知道。”

向明还是只在一心专注听着高老太的讲话而不插嘴。

“我记得那年是中国对日抗战胜利后



第三年1948年，是在一个细雨微风的黄昏……”高老太像在努力思考着。良久，她又开口说：“是我的一个干弟弟用自行车把你载回来……”。

高老太又再陷入一片思潮中，于是一个孤儿被遗弃的故事就被抖了出来……

* * * * *

1948年5月，海防！正是梅雨季节。一个微微细雨周末，整天都是乌天暗地，这阵雨已经下了连续两天。露天摆卖档摊的人除了在望天打卦之外，根本就是一筹莫展。

素华和她的丈夫都在家里，他们两口所住的是一家很大的房子。房子里面一共住了三个家庭，房子的入门处正中央有一个相当大，可以同时供三家人烧饭菜公用的煤炭大炉子。而一般越南北方人家里都是没有暖气设备，所以这种炉子还有一个用处就是在冬天可以用来作为烧煤取暖之用。

素华的先生是在一家名叫振华饼家做事，而她本人是在捷克伊洛伐克医院门口做一点小小的零食买卖。就是因为一连两天的天气影响。所以档摊就开不成，因此就和先生只好呆在家里。

这时墙上的挂钟正好是下午六时正，素华正想洗米下锅的时候，突然一辆自行车在门口停下来。

素华禁不住回头一看，却原来是干弟弟阿强到来，不过，最令到素华感到奇怪的是，坐在他自行车前面看起来大约也有三、四岁的一个小孩。

“阿强！这个孩子是谁？”素华望着阿强和小孩子问。

阿强只看了素华一眼，也不回答她的话，只自顾自的一把将小孩抱放下车，然后把自行车停好，再牵着小孩的手步入屋内。

“华姊！今天你没有做买卖去？”阿强问了一句，跟着发现素华的先生也在家，然后又说：“噢！姊夫！你也在家里，那实在是太好了。”

“下这么大的雨，连狗都懒得出门，更何况是人，你叫你华姊怎样开得了档？”素华的先生说。

“阿强！风雨这么大，你是从哪里来？”素华问阿强，跟着又问：“你还没有回答我，这个小孩是谁？是你的儿子吗？”

“不是。”阿强连连摇头。顿了顿又说：“华姊！把这个小孩留下来收养吧。”

“为甚么？他父母呢？”素华给阿强突如其来的话吓了一跳问。

“他父母都不要他，走了！”阿强说。

“阿强！孩子的来历不明，我们是不能随便就把他收留起来。等会人家把我们当成是拐诱小孩怎么办？”素华的先生在旁边也插了一把嘴。

“华姊！姊夫！你们放心好了，这个孩子的家底我最清楚不过。他爸妈是越南人，他爸爸当法国兵，有法国国籍，是一个下士官头头，因风流成性，喜欢到处拈花惹草。两个月前的一个周末奉上上级命令，已经跟随部队回法国去，然后把这孩子和老婆都甩了。”阿强说。

“爸爸走了！可是还有他妈妈的呀！”素华说。

“唉！他妈妈……”阿强长长叹了口气，然后再继续说下去：“他妈妈……也走了。”

“怎么会这样子呢？”素华的先生用手轻轻在小孩的头上抚了两下。

“你怎么这样肯定他妈妈也走了？”素华听了一双眼睛睁得好大问。

“他父母我都认识。”阿强说到这里，把眼睛又投到素华的先生望了一下说：“就在孩子的爸爸走了一个月左右，有一天下午，我休息在家，他妈妈忽然前来找我说，她有点重要的事情要办，没有人帮她带孩子，要是她带着小孩去很不方便，叫我帮忙她看一下，她很快就回来。当时我想都没有想就答应下来，那里晓得，他妈妈就这样一去如黄鹤不再回来。我等了两三天，可他妈妈一点消息都没有，所以我才这么肯定这孩子是给他父母甩了。”

“好狠心的一对父母哪！”素华的先生摇摇头说。

素华沉默了一会才望向她的先生说：“阿庭！你拿主意吧。”

“唔。”素华的先生想了一会，才对阿强说：“阿强！我看这样子好了。你就把这孩子



先带回去，等下我和你姊商量商量，然后再作决定。好不好？”

“那好吧！不过要快。要是明天你们还拿不出主意的话，那我只有把他送到孤儿院去。”阿强说着，就把孩子又抱起来放回自行车坐好，向素华夫妇告辞走了。

阿强走了以后那天晚上，两夫妇都为了这个问题商讨了好久。

* * * * *

原来素华是在1936年抗日战争时候，带着一个小孩从中国跑到越南来，这个小孩叫重庆。她在大陆时期曾经有过两次婚姻失败，最让她伤心不过的是，她的儿子重庆在六岁那年因为得了一场大病死了。而她先生南庭则原是一名国军，1945年在中国对日抗战胜利后，跟随部队到越南接收日军的辎重武器，而他由于八年战争的出生入死，厌倦了军旅生涯，同时又认识了素华，两人一见钟情，在部队奉命回国的时候舍不得离开，于是就想办法留在越南，两口子过着一个相当愉快惬意的日子。不过唯一令他感到遗憾的是，结婚快要三年，素华都无所出。

“华！你的看法怎样？”南庭问。

“照阿强的说法看来，这个孩子也真的蛮可怜的。”素华说到这里想了一下，然后又再说：“依我想，反正我们结婚这两多年来都没有生养，万一我要是真的不能够替你生儿育女的话，改天我们还是去领养一个小孩回来，那干脆就把这个小孩收养下来算了。”

“唔。华！你说的也未尝没有一个道理，那就依照你的意思去做好了。”南庭点头说。

翌日，天气又回复正常。素华又继续去做她的买卖，南庭也上班去了。就在中午时分，阿强真的又把那个小孩带到素华的档摊来。

“姊！昨天晚上你和姊夫商量有结果了吗？”阿强问。

“都商量好，你姊夫同意了。”素华点了点头说。

“好吧！那这个孩子的运气还算是不错，他终于有了一个家啦。”

阿强听完素华的话后长长叹了口气，像是放下了心头大石一样。不一会，他又说：

“阿姊！俗语有说，做好心得好报，孩子

就交给你了。”

“阿强！那这孩子是叫甚么名字？”素华问。

“我可没有在意，不过，从今天起，他又从新开始他的新生活，依我想不如我们就为他另取一个新名字吧！”

“好吧！”素华点头同意，顿了一会就就对阿强说：“不过，不管怎么，你也是他的舅舅，不如就由你来替他取吧。”

“我替他取名字不是不可以，我怕姊夫会不高兴。”阿强感到有点为难。

“没关系的，你只管放心替他取好了。”素华说。

“好嘛！那就叫他向明好了。”阿强说。

“向明……向明。唔！这个名字可以用。”素华想想点点头，跟着才又转向小孩说：“向明！你听得明白吗？”

小孩根本一句都听不懂素华和阿强在说甚么，听到素华这一问，眼睛睁得很大，带着一双有点恐惧的眼神看着素华和阿强，不晓得该回答些甚么，于是，他连连摇头。

“噢！我想起来了，这小孩他父母是越南人，当然他在家讲的全是越南话。”阿强用手轻轻拍了自己的额头一下，继续又说：“阿姊！不如你就用越南话试跟他沟通看。”

果然，素华改用越南话跟他讲，他都能够回答出来。

“这样不行，他到我们家来一定要讲我们中国话，我们是不可以迁就他的。”素华说。

“阿姊！你说得一点都不错，可是要花一段时间的。”阿强说。

“对！是要花一点时间的。”素华点了点头。

* * * * *

向明来到素华的家，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学习，这个包括语言学习、生活习惯等等。

一天素华带着向明到市场买东西，在返家途中，经过一个专门帮人家占卜算命的档摊。素华忽然想起，这个孩子这么笨，来到家已经有了好一段时日，好像甚么都不懂，会不会他脑筋有甚么毛病，倒不如就让这位占卦先生帮他算一算命也好。想罢，素华主意打定，于是就把向明带到占卦先生面前。



占卦先生是一位双目失明的人士。

待坐定以后，由于素华支支吾吾讲不出向明的生辰八字，于是占卦先生就开口说：“大姑！没有生辰八字也不打紧，我还是照样可以把它算得出来，你把孩子带过来让我看看。”

于是素华就把向明轻轻推到占卦先生的面前。占卦先生先用手在向明的头上摸了一两下，然后又摸了他的手好一会。之后，又叫素华把她的手也摸了两下。

占卦先生没有说甚么，只见他从一个所谓：乾坤袋里掏出一个龟壳和几个铜钱。他先把铜钱放到龟壳里，两手捧着龟壳摇了几下，然后才把龟壳里的铜钱倒在桌上，用手在几个铜钱上摸了一下，一双失明的眼睛直对着素华眨了两下就说：“这位大姑！请恕我直言。”

“不用客气，请相士先生直说。”素华把向明拉回来靠近自己的身边。

“这个小孩不是大姑的儿子，大姑原来是有个儿子，可惜这个小孩不久就舍大姑而去。照刚才骨像来看，大姑命中注定没有生养。”占卦先生说。

“那以后呢！难道以后都没有吗？”素华问。

“这是命中注定。”占卦先生又再重复一次刚才的话。

素华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感觉问：“还有呢？先生！”

“眼前这个小孩他是文曲星转世，他是因为在天上犯了一点小错误，而遭到玉皇的惩罚，贬他到凡间来。所以他将来一生要受到很多苦难，是个大器晚成之才，不过，大姑！不管怎样，他今天既然落难来到你家，毕竟和你们家还是有缘，所以你要好好对待他，将来他会对你知恩图报的。”占卦先生说。

付过相金后，素华就带向明离开，然后在回家路上，她不断在想刚才相士先生对她所讲的一番说话。

回到家里，素华把相士先生对她和向明所批出的相语跟南庭说。

南庭听了以后，长长先叹了口气，跟着就笑了起来说：“唉！看你的头脑多聪明，其实比起一头驴还要笨，一般相士都是骗人家饭吃，天下间也只有像你们这种人才甘心情愿受

骗。”

“好了好了！少啰唆好不好？不看也看了。还有甚么好讲？”素华心里有点火大说。

“好！不说！不说！不要生气。”南庭说。

不知不觉，向明来到素华家已有两年多，已经开始接受到新的环境生活，懂了不少中国话，可以随时跟任何一个人有问有答相互沟通了，素华和南庭都感到非常安慰。

可惜好景不长。1952年，虽然日内瓦的和约已经签署好，惟越南抗法争取独立的战争还在坚持进行，那时候很多人都有恐惧症，于是就争先恐后跑到南方去，素华和南庭就带同向明跟随难民潮来到了西贡，再次展开他们的一页新生活。

* * * * *

高老太终于把向明的身世交代好了以后，然后才对向明说：“你的故事我已经讲完了，随便你对我是如何的一个看法，反正我的时日已经无多，我之所以要把它讲出来也只不过是想求得一个心安而已。”

向明听完了高老太的话也没有作出甚么反应。他只是低着头又继续去折叠他的衣服。

眼看向明不吭声，高老太又再开口说话：“不过，阿明！我也很感谢你把我们两个老的保领到美国来安享晚年，而没有把我们放弃丢在越南不管。”

“唉！所谓：旧梦不须记。像这种陈年旧事都这么多年了，你老人家还提来干甚么。”向明说完，把最后一件衣服折叠好，就站起来，做了两下舒筋展骨的运动，就慢步走到窗前推窗一看。

雨还在下着，风仍旧在吹个不停。只听到他深深地呼吸了一下，然后轻轻在对自己说：

“天哪！但愿我这一场梦紧随着你们风雨同路而远逝吧。”

风是越吹越狂！雨是越下越大！风雨好像在为向明哭泣！重复着他的身世不幸。

伴我读诗的萤火虫

■ 邓佩诗

盛夏已过
谁说秋凉好写诗
我的灵感呢
脑袋仍是一片
空白

窗前有见
一只寂寞的
萤火虫
向我的灯火
飞来

空间

■ 燕子

太多的拥有
只是一种荒置
太多的情
令一生去疲累
太多的金钱
是将名利作摆设
太多的工作
是愚昧的开始
太多的责任
是春蚕吐丝自尽

不必去贪婪太多
留出一片空间
让身心随意逍遥

登长城

■ 钟灵



当一个靠手工编织竹篮，来赚取两餐工钱的女工，或一个路边小贩，一个每日八小时的普通工人，您对他她说：去登万里长城，那无疑真是天方夜谈！

从来我都未敢想过，坐上飞机，来到自小就耳熟能详的万里长城。

万里长城，孩童时，听大人口中的叙述，少年时，在功课里朗诵，长大后在书本，在影片中电视上翻阅、观赏。太熟悉了！试问，又有那一个中国人，不懂万里长城呢？

长城是一个名称，一个代表，时至今天，更演绎成了一句名言：不登长城非好汉！

除了住在北京的中国人，一个普通的平民，尤其是远在异国他乡的普通人，这句不登长城非好汉，就真是非比寻常了！

事实上，纵使再陡峭，再凹凸的长城梯级，要攀登上去，也绝不会难，难是难在那笔旅费啊！一笔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年薪金的旅费，登长城，就真是非常之难，无形中，这句不

登长城非好汉，就变得多么寓意深长。

当我来到长城脚下，那份天方夜谈的梦想，赫然都在眼前了，手触摸着城墙的灰石，脚踩着长城的阶梯，抬眼城楼的恢宏，远眺蜿蜒盘踞的长城，噢！事实，当车子一转上去长城的山路，人在车中就立刻感受到那山岳的磅礴！从来书本的词句对事物是会有点夸大的砌词，但长城的气势是绝不逊色，古今文人对它的称赞！

此时此刻心情是多么的震撼、动容今日的亲临，感触古往今来，这无法能数的足印，再加上自己踏上这一双腿，怎不兴叹千百年来的沧桑！最是，自己虽平凡，却一点都不容易的，那坎坷辗转走过来的，成人的历程，今日登临，长城与我，能不感慨千万吗？

最后在长城脚下，我很特意的，挑选了多套印着“我登上万里长城”的小孩衣服，放在旅行袋中，带回家去。我要送给小侄儿女每人一套，期望他们将来长大成人，也能靠自己的力量，来一登长城，做个好汉！



六月， 笑在凤凰花开时

■李伟贤

六月，是凤凰花开的时节。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段求学的日子，由于当时的华文中心都没有放暑假，因此，在六月那个雨季已然莅临的时候，校园里的凤凰花却开得鲜红似火，往往在一场风雨的洗礼过后，留下的是满个操场的红，但落下的凤凰花，仍铺盖着一种让人看来满心欢喜的美。

这是求学时期站在课室走廊上静看凤凰花时的纯朴感觉，几分抽离几分诗意，如果那个时候你对人家说你喜欢看凤凰花，人们就会说你这个男孩有点神经质。但是，许多人都忽略了，文学的细胞，往往就你最不在意的时候安然萌生，然后，即使仅是一草一木，而在你眼中看来已经是鸟语花香的大千世界，再加一点多愁善感的情绪涌动，写诗，就会在顷刻间获得无限释放。

这是我在十几年后的今天，才慢慢发觉到这原来是自己曾有过的模糊感觉。其实，早在念小学的时候，李白的《静夜思》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到后来在教科书上继续读到《诗经》里的风、雅、颂，才惊叹中华文明五千年，其实在开天辟地的时候，我们的祖先早就站在那个巅峰上吟哦着天地悠悠，万物苍苍，其意境、其视野，时至今天仍散发着耀眼光芒。所以，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写诗，然后是喜欢写诗。踏进诗的殿堂里，就仿佛是侏儒走进了巨人的世界，在瞻仰巨人气宇轩峨之余，也可以感受到小草的卑微，欣赏到花朵的绽放，还有阳光的明媚……写诗带来的宁静，是一种与心灵对话的纽带，像七夕的喜鹊永远在无怨无悔地搭建桥梁，但幸好我们与心灵的相会不是一年一度，而是一种永恒的相依，一种亘古如一的承诺。写诗是一个从野蛮到蒙昧再到豁然开朗的过程，既跨越无限的空间，也停驻在点点滴滴的旅途上，就像我们在燃烧的岁月里去寻找生命的青春，以及在青春的岁月里去燃烧生命一样，有时候洒脱，有时候执着，有时候无奈，有时候宽恕，洒脱是因为你洞察世情，执着是因为你还在追求，无奈是因为你别无选择，宽恕是因为你相信良知，唯一不变的是燃烧中的生命让我们感觉到真爱存在。

这次能将本人多年的拙作付梓出版，《燃烧岁月》这本诗集可以说是缪思给了我无私的恩泽。想起发行仪式那天，各位领导以及社会上各界朋友的出席支持，尤其是已近人瑞之年的茶山庆云南院住持周炎大伯以及华宗佛教代表释宗实上座的莅临，委实令我受宠若惊！他们不仅在精神上给予我支持和拥护，还在行动上表现出对我这个后辈的乐意扶持，发行仪式当天，各界社会人士还踊跃购书用来赠送给亲朋好友，与本人共同分享这份喜悦，周炎大伯就当场认购了二百本，释宗实上座认讲一百本……对于这两位长辈的不吝错爱，我仅能将这份爱意永埋心底，化作一股在我内心燃烧不断的火流，鞭策着我，在文学创作的路上，继续前进！也希望能藉此机会，再次感谢我的写作启蒙老师余问耕诗人，感谢中学班主任周玉华老师，感谢香港著名诗人冬梦先生写序，感谢寻声网站五年来给我提供了宝贵的创作土壤，感谢著名书法家李松年先生为书目题字，感谢锺绍洲文友为封面设计，感谢何月红同仁协助排版，感谢杨迪生挚友给出版过程提供意见……以及身边一直关心我的人和我一直以来予以支持的所有朋友，向你们说声道谢。

岁月可以在瞬间消散，也可以在顷刻永留。因为有您的支持，还有诗的点缀，六月，我幸福地笑着，笑在凤凰花开时！



美人

■ 温日强

“美丽”相信对于每一个女人来说都奢望拥有着。不论是青少年的女孩子，还是上了年纪的妇女，都希望自己的相貌是天生丽质、是美丽动人、是美若天仙。因为有些人认为只要有了外观之美，就等于拥有了一个高尚尊贵的风格。与众不同，到处颇受多人欢迎，热情地对待。尤其在许多公众场所，都会受到很多男士们爱慕地凝视称赞靓女。甚至更感到自豪，当受到一些相貌平庸的同性们仰慕偷窥地凝望。而且在公司里有些年青的女孩子，更受到一些男士们特别殷勤的对待。为了博取芳心的喜悦，愿做牛做马也义不容辞，反而感到荣幸能为一位美女而操劳呢！

但我却认为，外在美不如内在美。一个更美丽可没有内涵的女人，也只不过是带着一个虚伪的面具而已。当迈入晚年的时候，又或者到了四五十岁以后，都会逃避不过脸型衰退老化，由“皱纹”二字的追赶，岁月催人。届时，任用千方百计，花巨款到美容院，或购买种种护肤保养品，也一样免不了改变她的青春美貌。相反的，一个拥有内涵，懂得待人处事、懂得顾及家里家外、有修养品德的女人，就相当于她已拥有了一个高尚尊贵的风格，四处也一样深受到他人的青睐，也同样等于拥有了一个永恒美丽的相貌。

某次，我有遇见一位很漂亮的女人，深深领略到常听到的一句话“外美不如内美”。是一次我出国返故乡省亲，在飞机上，在我的座位旁边，发现一位美丽女人。她有着一头新潮的发型、一双明亮的眼睛、一个高高的鼻梁、一个小小的红唇，还有两个深深的酒窝，确实是一个楚楚动人的美女。而那时因为赶路到机场的我，也觉得很疲倦。故也没有跟她聊天，只微笑点头，一声妳好，睡意便浓，便闭双眼，准备进入梦乡。

此时，又有一个男人座位是这位大美人的旁边。那个男人坐下后，看到身边却是一位貌美如花的女人，便连忙扮成自己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大男人，特别殷勤地关心这位美人。还说自己是在什么名校毕业，现在工作，是个高职厚禄的人。住的，也是个好区，豪华房屋等……一系列的炫耀自己最棒的一面，祈求赢得美人儿的芳心。他们还说下机时，互相交换电话号码、电邮、地址等以便联络。

我坐在一旁，原本是想好好地熟睡。谁知他们之间你一句、我一句，好像恐怕我听不到似的很清晰够响地聊天。让我感觉到很不耐烦，但又不好意思向他们说：“麻烦，请调整音量一下。”我只好时而静静地闭目养神，而是将眼凝望四周。不一会儿，那位大美人仿佛也开始感到困了，便闭目进入她的梦乡。可惜那位男士也许是睡眠充足吧，也没有半点睡意的感觉。于是，他只好眼睁睁的东张西望。而那位美人则是已迈入美梦的一刻了，故便不知道自己脸上露出丑陋的一面：双眼半闭半开，口沫横飞，鼻鼾声如雷贯耳。前行座位的人还有调头张望，而那位风度翩翩的大男士，见之却在默默地摇头。

不久，飞机播出即将到达目的地的声音。谁知飞机降下停行时，让乘客离舱下机，这位男士已三步并作两步地悄悄远去了，而那位美女还来不及递上电话号码和通讯处呢！

陈年酒

■ 文锦宁

旋开瓶盖，依稀尚发现
祖父曾遗印下的指纹
扑鼻而出的气味
似闻到往昔父亲呛咳和
咳嗽散发的声音

五十多年了
祖父作古
早已安息那远不可测的极乐界
世多年了，父亲也步上
祖父的遗辙，逍遥云外去
留下这瓶陈年酒
每次旋开，刚几滴沾唇
非醉，却似醉在湮远心间
非愁，却像愁在陈年灵府

一瓶陈年酒，除了盛着
暮年愈浓的意味和酒兴
三代绵延的亲情
也跟着陈年往事
积聚一年比一年增厚的馥郁

梦醒时分

■ 林佩佩

闭上眼睛
梦又偷偷闯进来

我害怕入睡
梦总是太美

梦醒时分
只能从记忆中搜寻

人生幸好还有一扇窗

■ 郭乃雄

在人生的夹缝中，幸亏有
一扇窗，
有了窗口，我们不用走出去，
外边的太阳走进来！
仿佛，一个无穷的宇宙，
和我仅
一窗之隔而已，
夕阳因此成了我的西窗常客，
西沉时刻，我还来不及放下
尘俗的牵挂，
对方已一身华服，来到窗
边跟我握别，
如果哪一天，
酡红的脸，是如此的酡
酏，
话别会变成一种奇妙的眼
神交会，
令人目眩的霞彩，是为了
掩盖夕阳的多愁善感？
抑或，欲重燃已成灰烬的
逝去记忆？保持雍容的夕
照，
和远方的铁塔，默默相
对，欲语还休，
不在乎，
中间隔着一座水泥巨人的黑
影，
也不在乎，
曾经历多少个朝朝暮暮！

——写于春日夕阳自
家的西窗下

飞

■ 亦凡

放下有形无形包袱
问鸟儿借来一双翅膀
冲上碧空
做云船乘客
驾雾启航进入金光四泻汹涌
云海
窥不着奔月嫦娥
寻不到驾云仙踪
思绪迷迷朦朦
巴斯光年挽手起步
星际翱翔
潇洒穿越蔚蓝晴空
有把声音在传送
时代不同
梦也不同

聚

■ 石羚

激动与沉默
只有心最是起伏
岁月有定
空间无限

时间漂白了发的色素
今天相视对坐
除了珍惜
还有什么求？

就像手上这杯咖啡
慢慢啜完 然后
再把离情
写成一首诗



节日感言

——为“六·二一”越南记者节而写

■ 杨迪生

每年的6月21日，是一年一度的越南记者节。作为一名记者，我对这个属于我们的节日而感到快乐。然而，自从去年6月21日我踏上花车那一刻起，这一天对我来说，从此便有了双重的意义，它变得更加重要了。在今天的记者节暨我的结婚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我把自己的一些感想与大家分享一下。

记者这职业陪伴了我的成长。十多年来，历经了工作的甜酸苦辣，五味杂陈，其中不乏串串泪水，也不乏阵阵掌声。然而，一次次的跌倒，也是一次次的成长。在报社领导和亲朋好友的支持下，我毅然走过了这一不平坦的路，为华人同胞及时传达了党和国家的政策，反映了属于华人共同体的心声。

不可否认，是记者这份工作给了我许多机会。让我有机会为华人服务，有机会为贫困同胞搭建爱心桥梁，有机会促进越中民间友好交往……长期工作中的这些积累，也成了我自豪的资本，使我对新闻事业的追求有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和情意。

作为革新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闻工作人员，我们比师兄、师姐们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2003年，我很荣幸地受到市委和报社的选派，到中国广西大学进修新闻学，这成了我人生旅途中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里，我有机会接触到名副其实的新闻学，真正学习到了新闻采访和写稿的技巧，加上自身的工作经验，我对新闻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对我今后的采访生涯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也是赴华留学的这一年，我有机会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新闻界同学和朋友，是他们在学习、实践工作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使我对促进越中两国媒体交流有了更大更广的发挥空间。

十多年与新闻行业风雨同路，与报社同事并肩作战，我得到了许多华人的赞许，他们对我

的工作一直予以大力支持，为我的每一次采访提供便利……是这股暖流，促使我出版了个人拙作《我们走得很近很近》和《走进堤岸》，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认可。此外，我还获得了相关部门颁发的许多奖状和奖杯。这一切成了支撑我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即使前路是多么崎岖不平。

有人说记者不好当，因为他们在生活当中需要扮演着太多的角色。更有人这样打趣地说，记者是个“万家媳妇”的职业，他们的每一篇报导难免会遭遇“顺得哥情失嫂意”的现象，实在是难以做到两全其美。但每当自己的报导受到别人的恶意批评时，我总会想起广西大学李春邦博士的一番话：“只要是忠实的报导，并怀有敬业乐业的精神，那就问心无愧！”李博士的这番话语，已成为我工作的座右铭，它时刻激励着我，告诉我写稿要有职业道德，只要是忠实报导，就别顾虑某些人的存心刁难。因此，当遇到一些别有用心的对我所写的报导“死缠烂打”、“在鸡蛋里挑骨头”或者恶意说我“趋奉权贵”的时候，我会一笑了之。

当然，我十分感激对我的工作提出过宝贵意见的朋友和读者。多年来，正是他们提出的这些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使我的业务水平不断得到提高，让我在新闻道路上不断前进。

岁月匆匆，转眼间，我已在新闻工作者的岗位上度过了十多个“六·二一”记者节。而今年的记者节也正是我结婚周年纪念日，我为这个充满意义的日子举杯庆贺！随着国家与社会对媒体工作的日益肯定，我也愿与报社同仁把守岗位，排除万难，为广大的华人同胞继续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为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竭尽所能。

意 外

■李兰著 赵

“阿锦，你那小伙子从什么地方给拣回来

“人家三十岁啦！”

“老啦！”

“哪里，阿锦你看来挺年轻的。”

“回春期吧！”

几个朋友放肆大笑。她们属于不同的年龄，因为彼此是同事，中午一起吃出去吃饭，然后回到办公室关门吹空调，在几十分钟的午休前闲聊几句，傍晚下班各自回家，过着各自的日子。

阿锦是单身族，一米五八，四十七公斤，全身上下只有鼻梁比较好看。她是公司计算机室人员，负责数据输入，月薪一百四十万，逢年过节还可拿点奖金分点礼品。三八妇女节一般是抽奖礼物，一块布料或是一本育婴书之类。抽到书后，她揭开包装纸没看清书目就高高举起，同事们笑得前俯后仰，拍手顿足，有几个高声叫喊：“嫁人吧！生个孩子好教养”，“单身也能抱个孩子嘛！”

阿锦把书带回办公室，放在抽屉里，就好像对男同事凑钱买了又指派代表给女同事每人送的一朵玫瑰一样，被她冷落着，一直没看。玫瑰，她是带回办公室，插到水杯里，搁在窗沿。那些花，有的年头能摆上三两天，有的当天下午就枯萎了。反正花和礼物都完成了它们的使命。

“假日锦怎么过？”

“假日有啥事儿好干。（顿一顿）。嗯，偶尔去玩儿。”

“爱去哪些地方？”

“随便。（顿一顿）。爬爬山呗！”

“周日我们去宝龙山好吗？”

“出去玩倒可以，宝龙哪有山？”

阿青有点难为情，但又为约会的成功而高兴。阿青认为同阿锦打交道不易也不难，虽然反应不很热烈，但她已答应约会。交往三个月，阿

锦给阿青的感觉是不太难缠，也不愚笨，但有点漫不经心。当阿青快要被那些无聊的话题搞得心灰意懒时，他忽然发现原来阿锦对自己并不冷淡，她其实在逐渐为他开路，在引导他。阿青的长处是皮肤白皙，衣着整齐，说话温柔，不嗜烟酒赌博。两人在人群中偶然相识，偶然交谈几句不着边际的话儿，回家路上又偶然同路。原来他们住在不同座号的同一公寓。彼此都有电话，可以避免面对面带来的难堪而照常聊天，于是慢慢熟络起来。然而，不晓得是碰巧还是其中一人的巧妙安排，他们几乎每天都在清早上班和傍晚下班的时候打照面。阿青猜想对方年龄可能比自己大一些。

游山回来，天色已晚。雨从中午到傍晚一直在下，两人被困在公路旁的饮料店，足足有四个钟头。那里顶棚漏水，避雨的人又多。阿青因为鞋子沾了泥还有周围那臭哄哄的人气而显得不耐烦，不断的用纸巾拭擦脸庞颈脖和手部。雨一阵一阵地下，在两阵大雨瞬间的间歇，一部份人赶紧离开，冒雨赶路。阿青望着稀疏的雨点踌躇着，他希望雨彻底停了再走，但另一阵大雨又马上接踵而来，雨一直下到所有话题都讲完了。阿锦不再看雨，转过来观察店主夫妇俩。起先他俩因为碍着避雨的客人，争吵声压得很低。后来，冲突终于爆发。一时七嘴八舌，紧接着水壶面盆椅子横飞。阿青阿锦还有其它过路人赶紧避到外边屋檐下，风呼雨啸小孩号哭和女人叫喊声顿时交织一起。做丈夫的在异常激动下，抓起刀子，向老婆猛刺。阿锦失声：“住手！”阿青皱眉让过一边，不停用纸巾拭擦脸庞颈脖和手部。雨愈大，屋檐下的人全湿了。做丈夫的用力将刀子插在桌面上，怒吼：

“我宰了你！”

“来啊！”

“你以为老子不敢？”

“窝囊。”

“臭婊子。”

“啊，救命！”

做妻子的夺门疾奔，做丈夫的紧紧跟随。阿青贴墙站着，他背后的一个男人蹿出来抓住做丈夫的胳膊。这男人就顺势停步，站在屋檐下，向在雨中呼天喊地的妻子大声叫骂：

“臭婊子，敢骂我窝囊？”



雨停了，阿锦和阿青离开饮料店，在进城途中两人都不吭声，直到阿锦家门前。她站在上锁的门边向阿青说声谢谢，如果天不下雨，这将是快乐的一天。阿青有点难为情，不是下雨令他们扫兴，而是因为下雨令他外表显得凌乱：湿透的头发紧贴头皮，湿透的衣服紧贴身体，失去了往日的书生气派。他站在那里看阿锦开门：

“就你一个人住？”

“一个。”

“不害怕？”

“不。”

“奉行独身主义？”

“不。”

“找个男人吧！”

“我找过，刚找到一个，想不到是半男半女的东西。”

阿锦进了屋便把门关上。阿青在外边用纸巾拭擦脸庞颈脖和手部，然后将纸巾揉成小团，扔在通道，便伸手敲门。阿锦一开门，阿青便说想去洗手间，她不得不让他进屋。他在洗手间约十分钟，尔后赤着身子，腰间围着阿锦的浴巾走出来。阿锦看得目瞪口呆，全无反应。阿青将她推倒在床上，嘴唇紧贴她的肉体。

“总得试过才知道会不会是半男半女。”



阿锦万万料不到。

阿青也料不到。他站起来望着床单上的血迹，然后把浴巾覆盖上去，有点难为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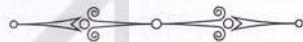
“没想到你还是处女。”

一连几天他们仍旧在同一条路上下班，但互不见面。有时电话铃响，阿锦提起话筒喂了一声，对方静悄悄，然后挂断。阿锦经过一整夜思考，然后认定自己确实发生了一场意外。事情具备了意外的因素，好比摔楼梯或撞车，完全在受

难者预料之外，后果惨重，怪人怪己都无济于事。她洗了床单，然后又扔掉它，把洗手间彻底弄干净，屋子收拾整齐，继续过自己的日子。

一个月后，她以为更年期前生理发生变化而看了医生，大夫告诉她怀孕了。接下去几个月，做人工流产还是留下孩子这问题终日困扰着她。当她决定做人流的时候，医生忠告她胎儿已经大到如果打掉它就会严重影响母亲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母亲。阿锦向给计算机编写新的程序一样整理自己的思路 and 心情。一个人，不论美丑正经淫荡，都可能发生摔楼梯撞车的意外，都有摔断了腿儿的可能，然后带着义肢了此余生。她承受了事实，并深知从此日子将不再好过，既然不能改变就得尽量适应它。



同阿锦一块吃饭闲聊的虹、玄、白和凰是最先知情的人。阿虹将帐簿放进抽屉，到阿锦办公桌前约她去吃饭。阿锦应了一声，仍旧埋头看书。

“什么书看得那么认真？”

“育婴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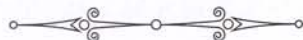
“怀孕了吗？”

“嗯。”

“别逗我！”

“是真的。”

阿锦站起来别过身子让阿虹检视腰身。女人可以守着所有秘密，但肚里的孩子除外。阿锦不需公开但也不刻意掩饰，因为自己的日子里终究只有自己罢了。



一天晚上，电话铃向起来。

“阿锦你是不是……在怀……”

“我在怀孕。”

“那……那是……”

“是你的孩子。”

“怎么不告诉我？”

“那你现在又怎么知道了？”

（沉默）“你当我是坏蛋吗？”

（沉默）

“我不是不负责任的人，更不是懦夫、骗子……”

(沉默)

“我爱你，阿锦。”

“但我不爱你。”

“请相信我。”

“问题不是示爱电话的可信程度，而在于我根本不爱你。”



阿青来到阿锦屋里，经过十八分钟坐立不安后，提出要结婚。阿锦说没必要。

“将来你要是不想逃避，他还是你的孩子。但不需要丈夫。”

“阿锦，我感到抱歉。但我不是坏蛋。”

“我可没这么说。”

“那为什么不答应结婚？”

“没必要。”

“是不是嫌我家穷？”

(沉默)

“是的，我住的是出租房，工作不稳定，父母亲在老家吃不饱，弟妹多又得依靠我。所以我不敢高攀，但我不是懦夫、无赖。”

“我了解。”

“不，你不了解。”

阿锦望着面前这个男人，端详着他那有可能会遗传给孩子的肤色、模样、相貌。她经常考虑将来怎样同孩子过日子，却压根儿没考虑过同一个口口声声说自己不了解他，一个自己不爱不敬又合不来的男人一同生活会是怎样一种情景。

“我捎话请父母亲来，向你正式求婚好吗？”

“没必要。”

“你考虑过怎样面对流言蜚语吗？”

“没有，我的私生活关人家屁事。”

阿青忍无可忍，大声喊：

“就你的私生活？可人家会饶过我这个当爸爸的妈？你想让天下人辱骂我，把我看作无赖，这就是你的报复手段。但我不是这种人，你别逼我当坏蛋！”



这一声大喊激发起一阵激烈的痛楚，然后迅速蔓延，阿锦的心逐渐冻僵，最后连感触也变成麻木。她的时快时慢地跳动，它的跳动除了显示阿锦尚活着，却无法感受这极度的失落和苦闷。阿锦深深吸一口气，阖上眼睛，屏住呼吸。除了无边的空虚，她体内体外再没有别的。在千分之一秒钟里，她好象捕捉到另一人在即将掉落悬崖前在千分之一秒钟内闪动的思维。一切是万丈深渊虚无缥缈的迷惑。掉下去是因为有引力在发生作用，绝非心甘情愿。阿锦睁开眼睛投视两人咫尺之间无边的距离。

“要娶我，聘礼可免。一对耳环、一只戒指得了。我父母双亡，礼节从简，邻居朋友同事加起来约百人，我有能力宴请。回去忙你自己的吧！”

曾经

■ 绿茵

曾经

踏着晚霞追逐浪漫

然后每每慨叹

美好如斯短暂

当夜幕冷漠的罩下时

曾经

攀着银晖上月殿

却总是懊恼

嫦娥的踪影时隐时现

缘何要有月缺月圆

是因为凡事都有正反一面吗

曾经

背起朝阳跟影子竞跑

原来地球不停在转

世事不断在变

只有一直向前

终会站在影子前面

你会领着他向前迈



蝶双飞

绿茵

同往年一样，大年初三轮到爸爸和妈妈去拜年，我看守家门。

七年来，每个大年初三，小丽：都在我家陪伴我。先几年，我在这天要亲自下厨，弄些还算过得去的东西作午餐，和她一齐分享。但最近的三年，她好像真的已成为我的妻子一样，给我安排一顿美味而充满温馨和甜蜜的饭餐。

现在，我就正在那虽然已经陈旧，又不算很大，但却栽了不少花木的露台上，躺在靠椅，品尝着小丽刚冲好端给我的，又香又浓的“中原”咖啡。她则在楼下的厨房忙着做饭。

爸爸悉心栽种的花卉，正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各种醉人的花香在露台上散发。

我漫不经心的把视线，投向那两棵今年开得特别多花的腊梅，扑鼻的芬芳正吸引了几只彩蝶，在花树周围飞舞。我发觉其中有两只，总是形影不离的飞在一起，偶尔被其它的冲开，但这两只又很快的互相寻觅，重聚一起。

我感到有趣，于是举起手上的华文春刊，站起来伺机在这两只之间用力一拨，突如其来的惊吓，令这两只慌不择路的各飞一方，其中一只还在我的视线外消失了。

剩下的一只，已顾不了眷恋花儿的芳香，它似乎惊慌失措的，在露台上每一个角落翻飞寻觅伴侣。

当我只顾留心它的动向时，那只不知踪迹的蝶儿，忽然又出现了。它们好像劫后重逢般的惊喜，动作更快的在梅花丛中飞舞。

看着，看着，我又不禁想起昨天，和小丽到姨娘家拜年时，小丽对姨姨和姨丈诉说心中的不满……

××××××××

看到我和小丽注目于门前那棵盛放的梅

花，一双蝶儿正如影随形的上下飞舞，姨姨笑着问：

“什么时候才肯像它们一样双宿双栖？”

姨姨的无心一言，给我惹出了祸。

“本来我们已储蓄够了结婚的费用，”

小丽委屈的抢着对姨姨诉说：

“去年，家强答应我，只要一储够五千万越盾，就立刻结婚。但够了五千万时，他又改变了主意，说要储够一亿元才可以举行婚礼，因为他想请的客人很多，单只算他工作的公司，他就要上至总经理，下至各个保安人员，准备请齐，单是这些人数，已经差不多七十人。还有亲朋戚友，所有的旧同学，街坊邻里，他全都要请。”

我不服气的抢着插嘴：

“拣人来请，没被请的人会怪我看不起他们的。”

“你就不能以节俭为由，组织一个简单的婚礼吗？钱是你俩自己辛苦挣回来的，浪费在无谓的铺张，不觉得可惜吗？”姨丈不以为然的望着我说。

我还想分辨，小丽白了我一眼，那不满的眼神，使我连忙把说话吞回肚子里。我真的不想令她委屈，令她不开心。

她继续向姨姨吐苦水：

“我的父母已经多次对他明言，只要他名正言顺的娶我，只要他一生一世好好的待我，他们绝不会计较婚礼的简单或隆重的。（两老虽强调自己主张简单，但为了尊重家强的双亲，所以不敢单方作出任何提议和决定。）我是个女孩子，和他相恋了七年，父母担心夜长梦多，怕耽搁我的青春是理所当然的事。好不容易等到真的有了经济能力，他又再拖延。”

小丽越说越气，声音开始有点哽咽。我连忙用力紧紧握着她的纤手，希望藉此一握，她能感应到我对她的歉意，去缓和一下她内心的不满。

姨姨看在眼里，正想开口打圆场。

想不到一向不易动怒的姨丈，竟然大动肝火，指着我说：

“你这小子，不知怎的，越来越变得虚荣心重了，你的父母应该不是讲求铺张才有面子

的人你难道你真的忘记了？前年你的姐姐不是简简单单的出嫁了吗？你父母何曾说过半句怨言。还有，我和你姨姨，那时候美其名说是旅行结婚，也只不过是到“祈和湖”玩了一个上午吧了。转眼快二十年了，你的两个表弟都十七，八岁了。在这些岁月里，我和你姨姨从没有可惜过当年没有去拍照一辑名贵的结婚相片，更不会因为当时没有组织一个盛大的婚宴而感到遗憾。你看我们又有什么不好……”

姨丈还想骂下去，倒是姨姨和小丽不忍心看着姨丈继续给我“开年”，连忙扯开话题。姨丈是看在小丽的份上，才肯放过了我。

这一晚，我反反复复的咀嚼着“虚荣”这两个字，也反省了无数遍自己的不是：我在什么时候变得贪慕虚荣？为什么一定要铺张婚礼？为什么一定要大排筵席……

××××××××

一双白皙而光滑的手，从背后伸过来抱着我，一个柔软而温暖的身躯，紧贴着我的背部，一阵与花香不同的幽香，飘进我的鼻子里，那熟悉而充满柔情的声音在耳旁响起：

“看什么看得这么入神？”

我心里突然一阵激荡，我一下子把她从背后拉到面前来，冲口而出：

“我们结婚吧！”

小丽睁大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充满疑问的凝视着我，可能一时听不清楚我说什么。她诱人的朱唇微启，似欲发问。

我的心里又是一阵激动，忍不住俯下头，去捕捉她那两片灼热而令我已为之心醉的红唇。

在两颗心交融前的一刻，我清清楚楚和肯定的向怀中的女孩再说一遍：

“我要娶你，我要和你结婚！”

我把她紧紧拥在怀抱中吻着的时候，眼中瞥见在她背后，盛放的梅花丛中，那两只始终形影不离的蝶儿，正双双停在梅花之上，似乎它们也正依偎在一起。

我忽然间觉得一切的繁文缛节，根本不是建立美满婚姻的基础，刹那间的浮华，并不能代表永远不变的誓言。

只有不离不弃，至死不渝的爱，才是永恒的。

也只有同甘共苦，永远相伴相随的两颗不变的心，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

沙巴掠影

■曾广健

沙巴市

草木梯田 青青伴绕
座座旅店
也争相在山云间
筑起彩虹的
缤纷

各民族小孩

张张童真
只字不懂缠着
老外的游客
兜售一口流俐的英语
糊口

2006.9.19脱稿

夜在沙巴

暮霭腾腾
把你午后的容颜
慵懒半掩
空茫空蒙的絮语
你伴我踩着每一步的
浪漫

2006.9.19脱稿



既是夫妻 今生无悔

■ 念慈



时光飞逝，岁月无情，转眼间，我们从相识至相恋到结婚，都被亲朋戚友看不好的一对，虽然过了十八个年头，六千五百多个日子，不算短的时间，在熟人的眼中，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了！

以世俗的眼光来看，一对恋人（或夫妇）若男的年龄大过女的是天公地道，理所当然，大廿年卅年也不足为奇。但若女的年龄大过男的，不管是三，四岁或一，两岁，周围人们的眼光，就会令你感到浑身不舒服，何况我这身高一米67及体重56公斤的身型，站在那仅高一米62，及体重43公斤的他身旁，大家不露出诧异的眼光才怪呢！

其实，向来我都不赏识年纪小过我，身型矮过我的男士，但偏偏“缘份”是个“捉弄鬼”；淘气时，乱点“鸳鸯谱”来作弄人，而谁的运气较差点，被它看中，又怎能逃出它的“戏弄手掌”呢？所以只好乖乖接受它的摆布啦！

除了外表不相衬外，连性格也是相反。他好静，说话斯文不爱开玩笑；而我好动，说话粗声，爱胡说八道，喜欢戏弄人。游泳方面，由蛙式，自由式，仰泳，到跳水，潜水等，都难不倒我，而他却是旱鸭子一名。他对文学情有独钟，所以在写文或诗，都能写出一定水平的作品。画人像与动物像也极之生动，而我除了对写作有兴趣外，其它的可说是“一窍不通”，有时我俩都感到不可思议。如此完全不同性格的两个人，居然可以相处十八年，不是“奇迹”，又是什么呢？说是“缘”也可以。虽然在这一段日子里，大吵，小吵也不可计其数。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本来不易，何况是把两个性格毫不相同的人安排在一起，根本避免不了磨擦，有时我俩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吵个天翻地覆，然后双方继续展开“冷战”。同住一间屋内，居然可以在几个昼夜两人不睬不理。现在回想此事，甚感“幼

稚”得很。最可怜的还是一对儿子，夹在“内战”之中，每天都“提心吊胆”在父母“冷漠面色”的情况下共进午晚饭餐，真是“食不知味”。每次回忆此情景，让他们的小小心灵蒙上阴影，都感到内疚及愧对孩子。

十多年来，两人就在“吵架”，“冷战”，“和好”之间度过，完全不懂得有缘才可相聚的道理。直至2001年，发生了一件事，才令我俩醒悟，开始懂得互相珍惜对方。

本来近视成1000度的他，当发觉把手举高在眼前也看不清楚几只手指时，他吃了一惊，连忙去看医生，经医生诊断是“水晶体混浊”（白内障），要动手术，装配人造水芯片于眼球内。后来动了二次手术，右眼做白内障手术植入水芯片，而左眼做“矫正屈光手术”来减低近视度数（因右眼装配水芯片后，已将近视减低至300度，所以左眼做“矫正屈光手术”，希望左眼与右眼的视力得到平衡）。可惜事与愿违，两次手术都不理想，更糟的是使他对未来的日子感到一片灰暗。

对一个人来说，眼睛是非常珍贵的。人老了眼睛不中用，就无话可说。但他仅四十出头，正值壮年，这打击对他实在太残酷了。每次见他沮丧的样子，我都感到非常难过，但爱莫能助，只好默默在旁鼓励他，安慰他。有时他的心情欠佳，发脾气，我也学会了忍让，不会动不动就反驳，等情况过后，再好言开解，而他也感受到我的心意，以后我心情不好时，他也不再惹我，会尽量的忍让我。这五年来，彼此就在互相体谅与忍让中度过，也是结婚十多年来，最风平浪静和温馨的日子。

二次手术后，他除了看报纸，写作和用计算机不用戴眼镜之外，出街向前望就呈现一片模糊，连走路也不方便，别说骑车了。以前去那儿都由他骑摩托车载我们母子三人，但现在他要去



什么地方，都要我陪伴左右，甚至赴宴时，也要我帮他夹菜（因超出他的视力距离就看不清了），试问一个男人上街要妻子载，吃饭要妻子喂侍，在他心中感到多难堪呢！既然弄到如此地步，只好尽量开解他。而两个儿子，当时只十一，二岁，又怎可让他们学骑摩托车呢？唯有咬紧牙关撑下去，做个“一家车主”吧！过了两年，孩子可以自己骑自行车上学，而我就一直做着他的“私人司机”。

今年，两个孩子都学会骑摩托车了，但因还未成年，所以还未放心让他两人自己骑摩托车出街。不过，为了令他们骑车更熟练，以便明年可以去考“驾驶执照”，所以很多时候，他都叫孩子载他出街办事。等他们都考得“驾照”时，我和他也可以松一口气，因为让儿子载，总比妻子载较为得体。

经过这场患难与共之后，我深深体会到“珍惜眼前人”这句话，两人的相遇是个“缘”字；能结成夫妻更是难得的缘份。所以我俩会更加好

好地珍惜它。

人生在世只得短短数十载，与其浪费在一些无谓的争执，何不快快乐乐与亲爱的人共度此生呢？

明年，他决定将曾做了“矫正屈光”的左眼，再做一次“装配人造水芯片”的手术。

经过两次手术都不理想，他实在很担心再次失望，何况自从他眼睛患疾及做了二次手术后，家庭经济方面大不如前，连两个儿子读完越文七年级，也不能继续再供他们读八年级，改读华文课程，因为华文中心学费比越文学校便宜。

虽然，我不知这次手术的结果如何？是好或更坏？（因他不甘心，要试最后一次，其实也难怪他，仅四十多岁，有谁会认命，就这样视觉模糊而度过下半世呢？）但我都会在他身边鼓励他，永远陪伴他左右，照顾他一生一世。

若做手术后，情况变得更坏的话，我也希望他接受现实，千万不要气馁失望，我和孩子都会支持他！

姐妹情仇

念慈

“你不要脸，抢我的男朋友，贱格，下流。”

“呸，你才不要脸，人家都不要你，还要死缠，真丢脸。”

“亏你说得出口，全世界的男人死光了吗？你却偏要和我争，你到底还有没有廉耻呀？”

“哈！真笑话，是你不够吸引力缚不住他，却来怪我，有本事，你就叫他回到你身边呀，别泼妇骂街似的，丢人现眼了。”

“你……卑鄙无耻。”

这样的吵架声，街坊们都习以为常，一些也不感到稀奇，只是婉惜的暗自摇头。而王家两老，除了痛心疾首，却又毫无办法，因吵架的正是他们的二个宝贝女儿。

王家大小姐名叫金兰，今年廿五岁，自三年前，她那位相识了几个月的男友文彬来访后不久，这些吵骂声，便开始传出，起初还只是久不久才传出一次，而且声音很轻，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些吵骂声的次数也变得频密了，声音也由小变大，肆无忌惮的传入街坊们的耳中。

金兰和妹妹玉兰是双胞胎，两人除了样貌相似，性情却不一样，姐姐性格内向、畏羞、文静及不善词令，妹妹却恰恰相反，性格活泼开朗，而且交游广阔，口才更是十分了得，所到之处，都会变得热闹非常，充满笑声。

文彬和金兰是在朋友的生日会上认识，她的美丽和畏羞让文彬产生了怜香惜玉之心，便主动向金兰搭讪。这晚后，两人便开始交往。

来往了数月后的某天，文彬突然出现在王家，让金兰感到意外和心慌意乱，（因文彬多次提出要到访金兰家，但，畏羞的她却诸多推搪，总是不让文彬如愿，所以他便来个突击拜访），最后，也只好硬着头皮的把文彬介绍给父母认识，而文彬很有礼貌的向两老请安问好，他的得体应对，让老人家非常开心，气氛颇为融洽。一会儿，玉兰从外回来，踏进客厅，见有客人，再从其姐那种腼腆不安的神情便知是她的男朋友了，调皮的她，立刻不停的向金兰打眼色、扮鬼脸，口中还出言逗弄金兰，令她羞红了脸，心虚的低垂着头，不敢和玉兰的眼



神接触。一对女儿的举动，惹得两老开怀大笑，一时间，众人的笑声，在厅中不停的荡漾着。

接着下来的发展，却令人始料不及。原本极为亲爱的好姐妹，却为了文彬这个男子，争个你死我活，变成了整日吵架的冤家，令两老终日为她俩叹息难过，痛心不已。

原来，文彬来王家多了，玉兰的乐天派性格，很快地把文彬吸引住。虽然面貌相同，但，金兰的文静寡言，和玉兰的活泼好动，能言善道，简直是两个版本。前者像一杯暖开水，只让人止渴，后者却像一杯上好的浓茶，不但解渴，而且更齿颊留香，令人回味无穷。于是文彬来往王家的次数更多了，当金兰不在家时，玉兰便出来相陪，由于彼此都是年轻人，很快便十分熟落。文彬的善解人意，风趣幽默，慢慢的，竟然在玉兰的芳心上占了一席之地，两人竟然互生情愫，爱上了对方。

最初，玉兰亦曾理智的约束自己并刻意回避文彬，无奈感情的事，是不能用常理来解释的，“爱”是那么的不可理喻，越是逃避“爱”，“爱”越是缠住你。如果是单方面还容易解决，可惜两人都有意，而且文彬誓言旦旦，说只爱她一个，还说要和金兰分手，终于，感情战胜了理智，她背着家中各人，和文彬相恋。

纸是包不住火的，两个月后，两人的恋情被金兰发现了。她是在某个晚上，和同事逛街，（因文彬说工作多，很累，要在家休息，所以同事们约她去逛超市时，她便答应了），当她坐在同事的摩托车后座，路经阮惠街时，只见人行道上，文彬与玉兰手牵手，紧紧的倚偎着，停在一家商店前，边看边笑着谈话，态度十分亲密，金兰呆呆望着两人的身形在自己的视线中，由大变小，直至完全消失。

虽然亲眼目睹，但金兰还是不敢相信这会是事实。一个是自己的亲妹妹，一个是男朋友，竟然会背叛自己？难怪玉兰近来总是很晚才回家，而文彬总是说工作忙，原来……

当晚，金兰怀着悲痛和愤怒的心情，躺在床等玉兰。直到深夜十一时半，玉兰才回来，一踏进房中，她就感到有些不妙，因为金兰半倚在床上，目不转睛的望着她，由于心中有鬼，她不敢正视金兰，匆匆的换了睡衣，当她正想上床时，金兰开口了，只听她冷冷的说：

“在西贡阮惠，买了什么啦？”

“阮惠？没有呀，今晚我没有去西贡，我……”

玉兰话还没说完，金兰已冲至她面前，指着她，气忿的说：

“你还要骗谁？今晚八时左右，我亲眼见你

和文彬，手拖手的在阮惠逛街，你到底安的什么样的心，难道你不知道文彬是我男友吗？”

见此情形，玉兰知道已无法抵赖，便内疚的说：

“姐姐，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和文彬是真心相爱，你原谅我们吧。”

“好一句真心相爱，那难道我和文彬是假情假义吗？明知他是我的男友，你还要插足入来，你的良心让狗吃掉了吗？难道除了他，就没别的男人了？”

“姐，虽然你和文彬相识在先，但文彬说和你性格不合，说你太文静了，不适合他，还说有机会时，会和你说明清楚，姐，你就成全我们吧。”

“嘿，什么性格不合？一向以来我们都相处得好好的，完全是你不要脸的勾引文彬，还好意思在胡说八道。”

两姐妹的吵骂声，惊醒了熟睡中的父母。

知悉一切后，两老都怪责玉兰说她不该这样做，并劝玉兰放弃文彬，玉兰却说放手的，应该是金兰，因为文彬现在只爱她一个，但，金兰反说玉兰自作多情。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彼此互不相让的对骂着，两老只能无奈的望着她们，也不知该责备谁，因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呀。

自恋情曝光后，玉兰逼着文彬与金兰摊牌。可是，当文彬见到金兰时，却又被她楚楚可人，柔情万缕的神情所融化。他既迷恋玉兰的娇俏豪放，也热爱金兰的柔情似水，因此难于取舍。

就这样，三人的关系一直纠缠不清的继续着。三年过去了，最后，文彬也决定同玉兰结婚。事情到此，似乎是可以告一段落了，王家两老也暗自松了口气，以为雨过天晴，姐妹俩不会再为文彬而斗争了。可是，事情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虽然文彬已是自己的妹夫，但是，金兰就是不肯放手，依然和文彬继续来往，而文彬也乐得左拥右抱，享其齐人之福，玉兰也不是省油灯，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于是，一场场新的吵架对白，再度频频的传入人们的耳中了。

“你要不要脸？到现在还不肯放手？他可是你的妹夫呀，你就不怕别人耻笑？”

“哼，文彬本来就是我的，是你死不要脸的把他抢走，你不仁，我就不义，有本事的话，你就叫他不要来找我呀，连丈夫也管不住，还好意思大吵大骂，也不怕让人笑话，真羞家。”

“你……简直不知所谓。”

如此这般的叫骂声，直至玉兰产下一子后，依然不时从王家传出。

王泽泉散文二篇

一、永恒的恋歌

认识你是在廿年前一个仲夏之夜。

那夜，银光泻满大地，我踏着柔美的月色。当我步到一间种着两棵石榴树的木屋前，看到屋内有位女孩子一边弹着吉他，一边在唱着……噢！这是一首我最熟悉的革命歌曲：“解放南方”那一刻，我驻足静静地站在屋旁，痴痴地听……

那一夜，我和你终于成为了朋友。

你很开朗，又很健谈，你说你哥哥生前很喜欢“解放南方”这首歌。

你又说，我们年青人活着，不要随波逐流，要有理想和抱负。

所以你们兄妹俩投入了水深火热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哥哥参了军，而你也当了一名随军护士，你和哥哥终于贯彻了你们的理想，把美丽的青春献给了祖国！

六九年期间，你哥哥不幸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我想象得到你当时的痛苦；然后，我又看到解放后你很自豪地笑：“死亡谁也免不了，有些重如泰山，有些轻如鸿毛。哥哥的鲜血没有白流：他用他自己最后一滴血，换了祖国今天的和平，自由和幸福！解放南方那一首歌，偿还了他底心愿”。

后来，我举家移居他处，一晃眼已和你隔别了十多个年头。

今天，我又来到你这儿，但你家门前两棵石榴树已不见了；昔日你那间木屋如今已是别幢建筑物。

白云苍天，人海茫茫，我往那儿去寻找？我内心感到无限的惆怅，落寂。

仿佛，你那双如水的眼睛，那股充满革命豪情的气质，和你的歌声，琴音又在我脑海里浮现……

二、秋之梦

诗人常说，秋天是一个多么令人怀念的季节呵！

秋明，今夜我又不期然地想起你。记得，你曾经向我倾吐，你是一个孤儿，后来，竟被一

位充满爱心的中年贾商，把你领养了。他对你好像自己的亲生女儿一般，呵护备至。因此，处在这个良好的环境下，你终于渐渐地健康成长。

你说当你十七岁那年，除了求学之外，还对音乐有一份强烈的偏爱。你父母当时看到你对音乐有一份天赋的潜质，给你买来了一座昂贵的钢琴，并聘请一位素质很好的钢琴老师来教导你。

日子一天又一天的过去了，老师悉心的教导，加上你专心学习，弹奏技巧也有了显著的进步了。

然而，天下那有不散的筵席，有一天，你竟告诉我，你和父亲就要移居远地。

如今，我还很清晰的记得，在五年前那一个夜里，那夜，秋意正浓，屋前那棵老树已飘落了一地的叶子。

那一刻，是你前来向我道别的前夕。皎洁的月色，清凉的洒在我们的脸上。

透过月色，我看到你底眼眶里，闪烁着几滴晶莹的泪珠。故土情深，我深深的体会到这是离别的泪儿。

之后，经过我对你几番的鼓励和安慰。你终于笑了，你笑得很灿烂，像一朵盛开的百合花。

你对我说出了你的理想和抱负，抵达目的地后，你会申请进入一间音乐学院再继续攻读。然后，你又意义深长地说，希望有一朝一日，会重返故地，到时希望能为自己开一个演奏会，要为那些需要帮助的贫穷者；特别是那些被父母遗弃的孤儿伸出援手。

五年又过去了，秋明，我一直在等待，你说过，他朝有日你会回来的。

是的，我深信总有一日你是会回来，回到昔日曾经是你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充满浓郁芬芳的故土，会为那些不幸的人儿弹奏出你心底那个春天。

此刻，夜凉如水，秋意正浓，屋前那棵树一如往昔的又飘落了满地的叶子。

我凭窗仰望，托付天上的月儿和星星将我片片的心语和祝福带给你。

（以上26篇稿件由冬梦组编）

梦幻岛记事 (3)

第三章 暴雨

■ 风沙雁

四

我在念中学时期，曾认识了一位从别的乡村搬进我们乡村的同龄少年伟雄，他是个孤儿，寄居在一位远亲的家中，帮忙这位远亲养猪，生活很清苦，他常常和我坐在树丛下谈人生、谈将来，我们对新中国都很向往。有一天，他突然眯起了细小的眼睛，微笑着对我说：“我下个月就要回中国去，去参加‘祖国’的建设！”我当时很冲动地对他说：“你先回去，看看情况怎样，我过一两年到中国找你聚合，我们一起在中国发展，实现我们的理想。”

我告诉宏亮有关伟雄的这个故事后，很认真地对宏亮说：“所以我认为，当我们都还很年轻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无法透视某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要负全部责任的是主持大局的人，他们的任何错误措施，历史都会给予公正的定位。当时过境迁，当事人都成为历史人物时，历史就会作出公正的评述，这是人类不断前进，社会不断进步的依据！我说的是真心话，而且是以我和伟雄交往的个人亲身经历作为立论的依据的。”我望着宏亮突然紧皱起来的双眉，缓缓地说。

“那你后来为何没回中国？”宏亮听了伟雄的故事后，慢慢地喝着日本酒，并沉吟了好一会儿，才舒展了双眉，微微露出那两颗门牙，好奇地问我。

“正当我瞒着父母在悄悄准备回中国时，那一场罢考了！我的整个远行计划就这样被打乱了。待到罢考一结束，我却认为我应该留下来，与大家站在一起维护我们的母族文化！”

“哦！幸亏你没回去，否则你一定会在文革中被整死的！”宏亮嘘了一口气，继续说：“记得我们班上的方伟同学吗？我来东京前还跟他聚餐呢。”

“方伟几时回来的？怎么我一点有关他的消息都没听到！”我很讶异。这位满脸胡须，身

材矮胖，诗歌写得文采斐然的诗人竟然能放弃美国的优裕生活环境，回到这面积狭小的梦幻岛来，真教我感到意外。

“方伟是三年前回来的，他说当年他跑回中国，正好遇上文革，因为侨胞身份，遭人陷害，说他里外勾结敌人，被整得死去活来，还列入枪毙名单中。后来因为阴差阳错，死里逃生，他千方百计联系美国的远亲，终于逃出生天，在洛杉矶定居下来，在唐人街租了个小摊位，贩卖南洋地方小吃，慢慢地储蓄了一笔钱，开了间小店，才致富起来。但他总嫌人在异国，精神生活空虚，再三思考，去年就决定回来梦幻岛定居了。”宏亮一口气说完方伟的故事。

“那他目前的生活还好吗？”我想起这位在罢考现场挥动拳头，慷慨激昂喊口号，并大声喝走在考场想挥拳打人的陈畅秋的方伟，竟然有点想与他聚一聚的念头，便说：“哦！我来日本已三年了，从没回过梦幻岛，难怪不知道方伟回来的消息。待我回去后，一定得找他聊一聊。”

“他的生活很舒适，正和朋友合资搞出版，既出版文学理论和创作杂志，也出版世界华文文学丛书，生活积极向上。他自己说，他此时的生活和在美国的迥然不同！”宏亮缓缓地述说着，带点羡慕的口吻说：“哎！沙雁，我真的有点困惑，为何你们这一群当年参加罢考的同学，个个看来都本领高强，在事业上都能呼风唤雨呢！”

“哪有这回事？我们都是经历了诸多艰难困苦后，才在事业上找到立足点呢！”我辩解着。

“可是你们最后个个还是出人头地呀！好像你们都特别能干，特别有眼光呢！”宏亮还是摆脱不了自己的成就不如别人的困惑。

“话不是这么说的，我们当年的参加罢考，为的是维护民族教育和文化。我们并没深入

地考虑到自己的前途，我们只是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是能起到保护民族教育和文化的效果。”我解说。

“可事实却证明你们不只所作所为正确无比，且个人在经过一番奋斗后也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呢！这还不是说明你们的眼光独到吗？”宏亮依然坚持己见。

“或许我只能这么说，当两股潮流在对峙时，有时会出现逆流盖过正流现象，而当时的当事人如果比较考虑到本身的利益，就会自觉地站到逆流那边去。可是历史是不断地往前、往正确的方向、往对大多数人有利的道路发展的，待到有一天，正流战胜了逆流时，当年站在正流并吃尽苦头的当事人便有了翻身的机会。”我借着三分酒意，向宏亮继续阐述我的观点：“我的一位小学的同学陈畅秋，当年也是参加了考试，得了个丙等，可第二年他却申请到一份小学教员的职位，欢欢喜喜地教书去了。时光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有一次，我在一个小贩中心遇到他，他无限感慨地对我说：‘像你就好啦，不但大学毕业了，还有一份比我高尚的、高薪的工作！’我能够说什么呢？我心里想：是你当年仅仅看到若与考就能得到那么一点点个人的利益，你罔顾正义是非，甚至为了进考场，还挥动拳头要殴打纠察的同学。结果，你是如愿地得到个人的蝇头小利，尔后又安于小就，就这样度过了一生，这能怪谁呀？”

“我和你所说的那位同学不是顶相像吗？”宏亮幽幽地说，那语气好像是说我是在指桑骂槐。

“宏亮，你别敏感，我刚才说的是事实，并没暗示着什么。”我澄清着：“我现在想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只看到后来靠奋斗成功的罢考生的好境遇，却忘了那些当年罢考，后来又没熬出头来的同学们，因为他们在茫茫人海中默默无闻地、勤勤恳恳地生活着，也就没人提起他们了。这些人不是更值得我们敬佩吗？”

“是哦，像丁班的李水迅，戊班的林良广、己班的蔡添明等等同学，据我所知，都生活得很辛苦的。”宏亮稍微释怀了，他提高声量说着，也微微地笑了。

“在任何运动或者革命中，站在最前线的先行者往往是尝不到成功的果实的，但他们又是

牺牲最大的，是最值得人们怀念的！”我忆述着：“我小学时期的另一位同班同学，有一次在海边看到一名溺水的小孩在水里载浮载沉，就快溺毙了，他考虑都没考虑，就跳进海里搭救这小孩，由于不善水性，他和那小孩都死在海中。宏亮，你说我这位同学为救溺水的小孩的行为，是见义勇为还是不自量力呢？”

“我真的无法回答你，风沙雁。你说呢？”宏亮苦笑着。

“我认为他是见义勇为！”我解说：“你记得吗？当我们在学校里学习时，我们有品行周，什么礼貌周啦、清洁周啦、劳动周啦、仁义周啦、勇敢周啦，数不胜数，我们一一遵守，我们争取每一周的品行都是优等，我们把这些好德目吸收进体内，并形成我们血液的一部分。到了社会，那时的社会风气也是蛮淳朴的，我们的藏在血液中的这些好德目正好派得上用场，我们因此拥有好多现代人无法理解的、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是好的行为，而对现代讲究功利的人们来说却是傻子的怪行为。”

“你对事理的剖析非常透彻，倒真的给我不小的启发！”宏亮有点脸红，含羞地说：“离开学校后，在社会上谋生，当社会风气在慢慢转变为唯利是图时，我们不知不觉地也变得势利市侩起来了。”

说完这些话，宏亮的脸骤然变得忧郁起来，他停顿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说：“和你一比较，我觉得自己世故又现实，可以说，我是随波逐流的那群人中的一位。然而，我又无法站在正义的这一面。如果说，当年我不参加你们的罢考行动，是在无知和只顾己利的前提下犯上的错误，那我现在的随波逐流却是明知故犯的无奈的抉择！”说着说着，宏亮望着浅草远处那苍茫一片的暮色，竟幽幽地哽咽起来，那无奈的神情、那忧郁的姿态，那乞求人原谅的眼神，就和二十年前在歌策的茅屋开会时一模一样，那年我们就是在宏亮哽咽得发不出声的情况下，悄然离开余歌策的小茅屋的。想不到，时隔整二十年了，宏亮的基本性格一点也没改，且变得更为市侩庸俗。

“宏亮，你其实也无须如此自责。我有一位好友说我是一个活在理想世界的理想主义者，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道

路都不一样，一个人只要活得心安理得就好了，无须跟随别人怎样生活。我想说的是，你既然自觉是在随波逐流，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那为何你不转过来支持对的呢？你这样活着不是顶痛苦的吗？”我只能这样婉转开导他。

“我何尝不想站在正义这一面，但我的机构人事复杂，斗争激烈残酷，我若善良一点就准吃大亏，我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宏亮说完这些话后就沉默了下来，抬头望着越来越昏暗的天空，此时天空竟然又洋洋洒洒飘起鹅毛雪来了。

我们就这样望着飞扬雪花沉思，都沉默着，慢慢地喝着日本米酒，吃着“烧鸟”与其他零食。

亲爱的读者，叙述到这儿，你们或许会问我，那位与我一同长大、一同游戏的堂弟这时候在哪儿，为何在这章里你始终没提到他？像伟雄来和你讨论他下个月就要回中国去，去参加‘祖国’的建设那样重大的问题时，你堂弟为何没参与？

是的，对不起，是我一时忘了提及他。

事情是这样的：我叔叔这时从他的住在马拉诗雅的表舅那儿继承了一个农场和果园，我堂弟一家人就搬去马拉诗雅首都郊外的那个农场生活。那农场左边划为果园，面积很大，种满香蕉和榴槤，右边则种蔬菜，面积也不小。我堂弟在农场附近的一间中学念书，功课依然很好。由于长期接触大自然，他变得更为活泼健壮了。我抵制初中会考的那一年，他念中二，如果他在梦幻岛，他一定参加我们的罢考行动。他是个见义勇为的少年，这由他后来加入地下党以致被捕入狱，你们就可知道我的说法是有依据的。至于他此后的生活情况如何，你们不用着急，在和他有关的情节里，我自然会告诉你们的。

五

这浅草的黄昏雪越下越大越紧，看来短时间内并没停意。宏亮和我的谈话越拉越远，但都是些陈年往事，其中包括当年罢考的一些琐碎事件。

“沙雁，我倒想问一问你，为何除了第一天我曾在师大遇到你外，接下来的考试我都没碰

到你呢？”宏亮问。

“哎呀！考场几乎每天都更换，我们这些罢考的同学经常疲于奔命，有时赶到现场时，与考生已进入考场了，自然就遇不到你罗！”我解说着。

真的，当局为摆脱罢考学生的纠缠，三两天就秘密地换考场，甚至同一天分设几个考场，我们往往在最后一分钟才得知消息，许多同学因此无法到现场纠察。但结果参加罢考的学生总数还是远远超过与考生，因此此场运动算是圆满成功！

“听说考试完毕后，你们还在侨民中学集合游行庆祝罢考成功？”宏亮眯起双眼，露出前突的两根门牙，微笑着问。

“是的！那场大游行，大概超过一千人参加。我们先在山岗上集合，由黄树盛致辞，略述此次罢考运动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包括我们和几位打人的与考生之间的冲突事件。树盛强调，与考同学好些是由于认识不足才参加考试，我们得谅解他们，继续和他们做朋友。至于打人的同学则另当别论。”我简略地述说着：“所以刚才你说你不敢和我们这些罢考生来往，说我们歧视你们，那是不确实的！”

“哦！你们真的这么大量吗？”宏亮疑惑着。

“以我个人来说，我对与考生是有点看法的，但并不厌恶他们，主因是当时我并不认为这张文凭那么重要，我想那只是人家对我们的升上高中增设的一道围栏。我曾经和同乡的一名与考生辩论此场考试的意义。我说：‘我简直把这张文凭当作卫生纸。’他听了很生气，举起拳头指向我的鼻梁威胁着说：‘你再说一次，看我揍不揍你！’相信我，我始终把宏亮你当做朋友，只是在高中时，是你自己看到我们这群罢考生就赶紧避开的。”

“哦？”宏亮似信似疑。

“如果你当年有参加那场大游行，你就能了解，在一股时代潮流冲击下，人性美好的一面所展现的力量有多大！”我忆述着。

真的，在我过去数十年的不算平坦的人生遭遇里，那年的那场游行的悲壮场面，我至今回顾起来依然热血沸腾。

那是会考结束后的一个清晨，是东北季风猛刮的季节。我们在侨民中学集合时，天空的乌云已开始纠集，我们的领袖黄树盛讲完话，队伍正要走去山岗下的运动场游行时，天就开始飘下雨丝，接着刮起大风，雨越下越大，终于变成倾盆豪雨！然而，我们没有散队的打算，我们唱着激励人心的激昂的歌：“同学们的力量无比坚强，百战百胜斗志高，敌人见了心就慌……”，一曲又一曲，绕着运动场，走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全体同学的衣裤都湿漉漉的，都拧得出整桶水来，还不罢休！

倾盆大雨连续下着，我们学校对面的大水沟泛滥淹水了，好多汽车抛锚了！我们的队伍还是不散，大家一直不停地唱着歌，绕着运动场走了一圈又一圈。我已记不得，我们后来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才解散的，这是一件永远教我无法忘怀的往事。什么叫做气壮山河，我在此场游行中深有体会。

“我觉得你很勇敢，沙雁！”宏亮这样赞扬着：“你在平时看起来很温文有礼，可是一旦激动起来，你是爱憎分明的，敢做一些我不敢做的事。”

“你是一个感情容易冲动的人！”这是我现在的顶头上司王希仁对我的个性特点的总评。”我辩解着：“可我不认为这是我的缺点，就因为我敢怒敢言，才使得像我这样有点怕事的人在紧要关头往往能加入正义的行列。我至今对我参加那场罢考还是认为是正确的！”

冬天的东京，日落得早，一入夜，气温就骤降，在雪花飘洒的夜晚，又刮着风，我们虽然坐在有热气设备的小食店里，时间一久了，也会觉得寒气逼人。夜越深雪越重，小吃店的顾客渐少，女招待已三次问我们还想添些什么菜，也介绍了两种据说特别有地方风味的日本酒，这等于在下逐客令。而看样子，这场初雪恐怕将持续飘洒到午夜。

于是，我催促宏亮早点离开浅草：“我看今晚的聚谈就到此为止！你住在哪一间旅馆？”

“阳光酒店，在池袋。”

“刚好在我住家附近，我们一起回。”

“我二月底才回，也就是说得在异乡度过农历新年，除夕夜想不想再聚一聚餐？到时我带

一两位初识的日本朋友来，好吗？”宏亮问。

“好呀！再见。”

我们离开浅草时，冬雪还在飘洒着。

六

除夕傍晚的横滨。

唐人街一点节日的气息也嗅不到。日本人自明治维新以来一概过阳历新年，在地华侨也依俗不过新春。

因为早到，我就慢慢踱步到山下公园去看海。冬末的海，苍茫一片。海风吹来，有点寒意。我沿着堤岸走着，看到几株红白相杂的梅花树上盛开着的朵朵梅花，把带点凄凉意味的公园点缀得生机蓬勃，我索性坐在树下赏梅。

就在此时，我听到背后两个很熟悉的声音随风飘来，回头一看，不禁欢呼起来：“岩井样，宏亮兄，这么巧，你们也来赏梅。”

“哦？沙雁，你认识岩井先生？”宏亮露出惊讶的神情。

“认识，认识。我还经常去找岩井兄闲聊呢！”

“我们十年前就相识了，那是在北海大学的时候认识的。”岩井含笑说着。

“我倒是要问你怎样认识岩井兄这位大学者的！”我也笑着说。

“岩井样在培训学院教我们日文，他是我的老师，当然我就认识他嘛！”宏亮笑笑地说。

我的认识岩井是有点传奇性的。

那是十年前的一个夜晚，北海大学的宿舍忽然响起一阵骚动声，声音由远而近，由小而大。

“游行去！游行去！快换衣！”我的同房黄锦光从我背后拉着我的肩膀，激动地嘶喊着。我正在埋头温习中国通史，后天就是考试。

“快点，沙雁，你到底去不去？”锦光冲动地说：“如果你今晚不去参加游行，我就和你绝交！”

“你没看到我的鞋带纠缠在一块吗？我正在打开鞋带再绑好就走！”我吼着。

“走！”锦光狠狠地关了宿舍的门，我们下楼去了。

那是一个月圆的夜，月亮的清辉和路灯明亮的灯光把湖畔的小径照得通亮，我一望过去，从永祺餐馆直到行政楼密密麻麻地都是同学。有人在喊口号：“文警打人、文警偷黄瓜！”

“文警是走狗，文警滚出校园！”有人呼应。

一会儿，远处传来阵阵雄壮的歌声，歌词听得不太清楚，好像是有“五一三”这样的词语。

“岩井样，你也来了！”锦光拍着走在我们前面的一位同学的肩膀，说：“我的同房风沙雁。这位是日本学者岩井先生，他来北海大学学中文。”

“很高兴认识你。”岩井回头过来与我握手。

“很荣幸认识你。”我说着，一边随着队伍前进。

“抗议文警偷黄瓜，又出手打人！”锦光突然带头高喊。

“文警监守自盗，文警偷了黄瓜又打人，文警滚出校园。”远处有同学呼应着。

“文警偷黄瓜，文警偷黄瓜！”呼喊声越来越大，渐渐地盖过歌声。

“文警滚出校园！”有人高声大喊。

“文警滚出校园！”有人大声呼应。

“文警滚出校园！”更多人高喊。

“文警滚出校园！”声音更雄壮了。

“文警偷黄瓜！”有人高呼。

“文警滚出校园！”有人响应。

“文警偷黄瓜！”更多人高呼。

“文警滚出校园！”更多人响应。

游行队伍人数越来越多，这两句精简的口号一呼一和地越喊越大声。

“来，大家出点力气，把它推下山去！”在震天响的呼喊口号中，一股更响亮的声音从山岗上滚了下来。

我们抬头看上去，只见一群同学在校长岗上推着一辆漆上XXX字样的轿车。

“一、二、三！用力推呀！”有人带头喊着。

“一、二、三！用力推呀！”众人附和着。

“一、二、三！用力推呀！”山岗下的同学也和着。

在银色的月光照耀下，一辆漆着XXX字样的轿车从山岗上缓缓滚下来。在湖畔游行着的同学哗然大叫：“闪开！闪开！闪开！”

接着是一阵欢呼声，掌声此起彼落，把平时夜里宁静的山岗震得山崩地裂似的一片喧闹。少顷，那辆车竟然自燃起来了，熊熊火光把整个山岗映照得红彤彤一片。掌声和呼喊声更大了，震得山岗似乎也摇晃起来了！

“岩井同学跌伤了脚，请让开，让开！”锦光喊着：“沙雁，过来帮忙，快点！”在一片欢呼声中，我听到锦光在我前面挥手、高喊。

我挤上前去，只见岩井坐在路旁草地上，双手不停地揉着右腿，神情痛苦，看来伤得不轻。岩井大概是在众人推挤下，不小心跌倒的。

“哪位同学有车？哪位同学有车？”我看到岩井的膝盖慢慢肿起来，估计他可能已跌断了腿。

借到了车后，我和锦光漏夜把岩井送往医院就医。也因此，当年那场游行如何结束，由于我已不在场，也就无从告诉你们了，亲爱的读者！

你们或许会问，当岩井受伤时，为什么你们不叫救护车呢？不瞒你们说，那时我们还没有手机，而整个校园处处是人，校园的大门早已被警车包围着，叫救护车恐怕也不方便。何况，我们也不太信得过这些人。

七

我和锦光把岩井安置好在医院，再回到校园时，已是凌晨三点多了。我们刚刚躺下床正要入眠时，突然有人来打门，声音急促而响亮。

我和锦光原本都只穿着背心短裤，两人几乎同时一骨碌从床上跳下来，赶紧换上睡袍，才打开门。

“沙雁、锦光，快走，内安人员在第八座宿舍抓人，快走！”是锦光数学系的同学丘成明来通风报信。

“有谁被带走？”我问。

“不太清楚，总之，好多位同学已被带走了！”成明喘着气说：“快走！快走！到了安全处再详说。”

我们三人摸黑潜逃到一位同学在附近农家租借的一间亚答屋去，开门迎接我们的是历史系的同学陈越秀。

“风声很紧，大家小心点！”越秀噓着气轻轻地说：“这儿应该安全的。今晚就在我这儿休息一晚，明早再看情势行事。”

越秀话还没说完，我们又听见有人敲门，声音细小而柔和，估计是其他同学来探访我们。

“放心，放心。”越秀边说边笑：“没几个人知道夜里怎样来这儿的，一定是李怀旧同学。”

说完话后，越秀就轻轻半推开门。

“我们是内安部人员，刚才我们看到三位年轻人进入这房子，我们要查一查他们的身份。”两名便装人员向越秀出示身份证后，便夺门而入，把原想关上门的越秀推向一角。

“你叫黄锦光？你叫丘成明？请二位跟我们到内安部协助调查今晚的暴动事件！”那二人一边押着锦光和成明，一边问我：“你叫什么名？”

“风沙雁。”我说。

“你跟我小心点，三更半夜跑来这亚答屋做什么！”

“来找朋友聊天，不可以吗？”我不友善地回答。

“当然可以，不过，你别跟我们‘铁齿’，你再‘铁齿’我们随时也会请你喝茶的！”这二人中的其中一名长相奇丑的用威胁的口吻对我说。

锦光和成明被带走后，分别被关了一个月及两个星期才释放出来，成明后来再回北海大学继续学业，和我也有往来，现在教育界任职；锦光则遭开除学籍，离开北海大学后先后换了好多工作，生活很不如意，听说目前在浙江余杭开设水泥厂，早已脱离生活困境，俨然富翁一个。我与他没见面已十年有余，在此祝福他一切顺利。此外，还有一位讲师王叶系，因为平时讲课常常发表一些先进的理论，在游行示威事件后，他的工作签证24小时被当局取消。王叶系为人机警，预测大难临头，在准证被吊销的第二天半夜里潜回马拉诗雅，再乘船前往日本，在岩井的穿针引线下，进入东京东亚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员，我后来被外贸部派往东京任职时，还经常和岩井、王

叶系喝茶、吃饭。这是后话，在适当的时候，我才仔细和你们谈谈。

在锦光坐牢期间，探望岩井的任务自然落在我身上，也因此，在多次的聚谈中，我和岩井慢慢成为至交。

大学毕业后，我加入外贸部并被派到东京任职。第二年，我堂弟竟然因加入地下党的外围组织被捕。我爸爸连夜致电到东京联络我，告知我此消息。我有点紧张，第二天就找岩井商谈此事。

“岩井兄，我上任不到一年，竟然发生了此事，如果现在外贸部调我回国，那就是我堂弟的事已牵连及我，那我就得立即远走他乡。我想现在就辞职，在他们动手前跑到伦敦避难，同时修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就留在英国工作，你有朋友可介绍给我认识吗？”我坐在岩井的家中和他喝茶，心事重重地说。

“哦！沙雁兄，我真的在伦敦并没朋友可介绍给你认识，但事情如果真的发展到那么糟糕，你就留在东京，我可以介绍补习华文的工作给你。单单靠补习华文你就可以在东京生活的！所以我想你不用急着先辞职。”岩井抽着烟斗雪茄，慢悠悠地说。

“我若不先辞职，如果他们先在东京把我囚禁起来再押送我回国，那事情不是很糟吗？”我还是担忧着。

“事态应该不至于发展到如此地步吧！”岩井又抽了一口雪茄，喷出浓浓的烟，那烟在他家客厅缭绕着。他望着缭绕的烟雾继续说：“果真这样，你也不用担心，我会发动我的朋友们包围你们的办事处，并游行示威喊口号，要求他们释放你！”

亲爱的读者们，我猜想你们一定不相信我所写的以上的话，那简直就像小孩子的说话语气嘛！

我在此向天发誓，我风沙雁如果有半句假话，会遭“雷公打死”！

现在出现在伍宏亮和我眼前的岩井样，就是这么可爱的、天真的一个日本学者！不过，我当时是很严肃的把他的当话当真来听的。这样纯真的朋友，竟然由我的中学时代的畏畏缩缩的、不敢参加罢考的同学带来与我认识，想起来倒真的有点滑稽。（第三章完毕，全文待续）

梦回故里

■ 赤道赤子

清明的雨，每年总是如期而至，滋养着黄色的土地。但自从这天被中国人赋予了特殊的含义，那细雨便显得不再浪漫，而是变得恼人心，伤人魂。

第二章：白宝儿

下雨了，夹着凉风让人感到并不舒服。弹开烟站起身来，唤了二表哥一起进了车里。刚发动引擎，隔着布满雨点的风挡玻璃，见不远处有位穿着白衣的女子走了过来。大概十七、八岁上下，身段儿苗条，臂间挎着个竹篮子，随着脚步在腰间摇摆着，秋千一般，煞是好看。透过阴霾的空气，其容貌自然看不清，但那张白皙的脸蛋儿焕发着的光彩，如暗夜里的月光，挡也挡不住。

心情赫然开朗起来。突然，一张熟悉而美丽的面容弹出脑海，浮在空中，与眼前那女子的脸重合到了一起。一个名字呼之欲出——白宝儿！

白宝儿本姓张，是奶奶家的邻居，家里世代是地主，方圆几十里家喻户晓的大户。“土改”后，家里的财产都充了公，她爷爷也被“批斗”死了，而她爹就糊里糊涂地成了“黑五类”。说起她爹，倒是个颇有性格的人，整天看什么都不顺眼，开口闭口地“妈了个巴子的”。这本是东北大帅“张作霖”的口头禅，他说得多了，便得了个“张大帅”的绰号，以至于他的本名也没人记得了。由于“成分”太差，张大帅四十多岁都讨不到老婆，后来终于在人贩子手里买来了个从城里拐来的女人，算是成了家。一年后那女人怀了孕，找了好几个三姑六婆来看，都说肯定是个男娃。这可乐坏了张大帅，整天逢人便说：“妈了个巴子的，老子也有后了，算是对得起祖宗了！”盼儿心切，张大帅在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便起了个名字——宝儿。是啊，三代单传，当然“宝贝”啦。可孩子出生那天，产婆告诉孩子是个女娃时，张大帅差点儿没昏过去，

跑到他爹的坟前哭了半个晚上。从此，他把这笔“绝后”帐算到了老婆头上，三天两头拳脚相待，不到一年，那女人就扔下孩子跟一个城里来的木匠跑了，再也没了音信。

宝儿自小就没了娘，幸好还有个疼她的奶奶。每次张大帅喝醉了要把孩子扔出去喂狗的时候，奶奶就会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祖孙俩脸儿贴着脸儿流泪。在奶奶的呵护下，小宝儿长到了五六岁。说来也怪，张大帅本是个张飞李逵的样貌，跑了的老婆也算不上漂亮，而小宝儿却长得奇异的漂亮可人儿。细眉大眼的，比那年画儿上的玉女还讨人喜欢，最稀奇的是，皮肤像雪一样白，如剥了皮儿的荔枝，碰一下都会出水儿。乡亲们都喜欢这白雪公主般的小女娃，亲切地叫她“白宝儿”。张大帅却不太买账，愤愤地嘟囔道：“妈了个巴子的，咋把俺闺女改姓白了？算了，反正也不知是哪儿来的野种，横看竖看不像俺家人。”他嘴里虽这么说，可一旦有男人抱宝儿的时候，他总会一把抢过来，嚷嚷道：“妈了个巴子的，放开你的脏手，俺闺女以后可是当娘的命，金枝玉叶的，是你们碰得了的？”

白宝儿七岁那年，奶奶病死了。可能是伤心过度吧，过后她也大病了一场，高烧四十多度。那张大帅本就是粗人，没把孩子的病放在心上，只是找人煮了碗姜汤敷衍了事。待几天后宝儿夜里烧得开始抽搐的时候，他才找来了村里的赤脚医生。吃药、打针地折腾了一个月，宝儿的命算是保住了，但却留下了“癫痫”的病根儿，乡下人俗称“羊癫风”。

那“羊癫风”很难根治，对白宝儿的身体也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多说一两个礼拜，少则三五天，总会发病一次。不管在哪里，突然间就会倒在地上抽搐，半个多小时后才会苏醒过来。女孩子家爱体面，白宝儿总怕发病时被外人看到，平时多数时间呆在家里，只有刚发病后的一

两天的“安全期”才敢外出。病久了，宝儿的身體机能也受到了影响，左边的手臂渐渐地没有从前那么灵活了。

二

初见白宝儿是在我七岁那年的暑假，也是第一次去奶奶家。刚进屋没多久，正坐在土炕缘上对着古董般的家具好奇地左顾右盼，突然听见青年女子清脆的声音。

“大妈，给您送鞋面儿来了。”

接着便听奶奶说：“白宝儿啊，快到屋里坐。”

门帘儿被掀开了，走进了位穿白衣的女子。大约十八九岁，梳着两条乌黑的辫子，黑得发亮，显得那张雪白的脸更加白皙了。我马上想起了电视剧里迷倒无数观众的女教师——不，更白，更美。说来也怪，我本是个外向多话的孩子，但看到眼前的女子，却只顾呆呆地看，忘了要说什么好。

“赫儿，快叫宝儿姑姑。”奶奶走进来说。

我回过神来，腼腆地叫了声：“宝儿姑姑。”

白宝儿马上露出了镶着雪白牙齿的笑容。“还是人家城里的孩子好看，比咱那些泥娃娃水灵多了。赫儿，几岁了，属啥的？”

“七岁了，属羊的。”我还她了个略带羞涩的笑。

“我也是属羊的，比你大一轮。等一下吃过晚饭，到姑姑家去玩儿。”接着她又跟奶奶闲聊了几句，便回去了。

晚餐吃的什么，我已经忘了，可能是根本没太在意。只记得吃晚饭后不久，白宝儿真的过来了，和爷爷奶奶寒暄了几句后，便拉着我的手去了她家。

三

夏天的太阳落得迟，天还大亮着。走进她家的院子，最显眼的一棵长在井边的一棵大桃树，那可是她爹的命根子。张大帅把李子树的枝嫁接在这桃树上，结出的李子跟桃子一样大，再加上照顾的好、肥料足，李子的皮儿特别薄，味道也特别甜，每年都有城里的富户高价跟他收，

给他家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但张大帅也不会全都卖出去，总会留些自己家享用。村里的孩子看着眼馋，跟他讨来吃，他从来都不给。有一次二表哥他们去偷，被他逮了个正着，扯着嗓子大骂道：“妈了个巴子的，这果子可是皇上吃的玩艺儿，几个小王八羔子也来偷嘴，小心把你们几个剁了给树上肥！”

白宝儿却不吝啬，找了两个最大最红的李子摘下来，用井水洗干净了递到了我的手里。那两个果子比我的拳头还大，一手一个攥得满满。

进了白宝儿的房间，一股沁人的香味扑鼻而来，原来她经常到上山采来各种香草，晒干了做成许多大大小小的香囊挂在屋子里。墙壁上、门上到处都是，而且都绣了精美的花儿。再细看，不只香囊上绣了花，门帘、窗帘、枕头、被褥上都绣满了各式各样的花儿。白宝儿本就手巧，再加上多数时间呆在家里，刺绣便成了最大的消遣。不只是在她家里，只要你在村里任何人家看到些精美的刺绣，多半是出自她的手。白宝儿帮人绣花儿从不收钱，有时人家实在过意不去，便帮张大帅干些田地里的零活儿。

白宝儿脱了鞋，坐在了有着绣花儿布面儿的土炕上，我才注意到，她的袜子也是绣花儿的。她叫我上炕坐在她旁边，自己便又操起刺绣的撑子，边绣花儿边和我聊天。我则坐在她旁边，边吃李子边看她绣花儿。

“跟我说些你们城里的事儿吧，我没进过城。”她微笑着说。

“城里有啥好的，都住在楼里，没有院子也没有果树，没有这么好吃的李子。”我咂了咂嘴说。

“可村里的人都说城里好，每个女娃都想嫁到城里去。你就随便说说吧，城里都有啥。”她轻轻摸了摸我的头。

于是，从电话到电冰箱，从公共汽车到公园，我便打开了话匣子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她听得挺认真，随时应合着，问着。我们似乎很投机，房间里充满了轻松愉快的空气。当我说到城里的青年男女在公园里谈恋爱的时候，她似乎兴致特别高。我告诉她有一次我和同学在公园的假山后面偷偷看到一对情侣亲嘴儿的时候，她放下了手中的绣花针，嘎嘎地笑出了声来，我看见她大大的眼睛里闪着亮光，白白的脸蛋儿上泛着红晕。

白宝儿绣花的姿势很特别，盘起的左腿平放在炕上，屈起的右膝高高翘起，好像“自在观音”一般。绣花儿撑子就放在右膝上，右手拿绣针，不太灵活的左手就放在身体的左侧。紧绷的纱裤贴在腿上，构成了美丽的曲线，自在而优雅。不知为何，直至今日，我经常在梦里见到的白宝儿，就是这个姿势。

九点多了，奶奶过来唤我回去睡觉，我自然是极不情愿了。

“我不回去，就在宝儿姑姑这儿睡”。我

索性撒娇般躺在了白宝儿的左腿上。

“那可不行，别打扰宝儿姑姑。”奶奶有些严厉。

“没关系，小孩子有啥不方便的，而且我们还有很多要聊的呢，就睡这儿吧。”白宝儿又轻轻地抚摸了我的头。

奶奶走了，白宝儿拿了条毯子给我盖上，又点燃了蚊香。

袅袅的蚊香烟散发着清香，我躺在她腿上，很快便甜甜地睡着了。(daixu)

史英新诗三首

虚幻的信念

只剩躯壳时又何苦老缅怀？
魂既失自追不回

火热的信念早已冷却
犹不知
仍然沉醉于昔日梦幻
总以为
己所提着的
是驱夜添温的引路灯
却不晓浸湿鞭炮
燃不响
火星飞溅的效应
便无望闪现
有如群花一旦纷落瓣
便无望香飘满园

魂既失自追不回

只剩躯壳时又何苦老缅怀？

单花难使春意闹
百花竞放争芳时
引来蜂蝶纷飞的迷恋添上
鸟语的轻柔
满园春意更是闹
一朵独自开
纵使香飘散开去
总嫌太寂寞！
宛如月下自酌的孤影
倍是瘦
既然无人相对饮有愁
自是压心头
借酒欲解也难以释怀有乐
只能若露润己心
难引发
似浪拍岸的爆笑

盼远离尘喧度晚年

宁是山涧独自流
与落叶为伴
听轻柔鸟语自娱
决远离
狮城是非交响而成的尘喧
旅居异国静谧山水间
盼人生
那黄昏岁月
忘忧地悄然度过
一直到
黑夜之帷幕
下垂在我生命地平线



鲜花野花各展风韵

——杏林漫步之二

■ 仲原

长在辽阔的同一领域，西医似培育于温室的花朵，可在花展上显英姿，而中医则若路边的野花，难入大堂供人观赏。这一似乎有尊卑之分现象，乃狮城西化大环境下导致人们在认识上出现误区的必然结果；华族传统文化原具有的神韵在欧美文明经久淘洗下已渐消退，就像非沃土栽出的花那样乏姿彩，难以引人瞩目。中医药既为华族文化一组成部分，自不能例外受波及，因之它的可信度不高，在一般人心目中远不如西医药。

从我行医卅载的经验得知，狮城大多数人们一旦有病痛，不论是新、旧疾患，多是先寻西医治疗，一再服药罔效始转而向中医求诊。既是如此，人们就得知晓一常理，久服西药后仍不愈，显示病人所患乃属慢性，而非急性之症，欲求医好当须费时调治才能收效，不能因之对中医药存有偏见，认为中药疗效慢，远不如西药取效快速。我对人们在认识上所形成误区表态，并不含有排斥西药的用意，而只是要道明一事实：中西药各具优越的一面，亦各有不足的地方，不可妄下褒贬之言。换一句话说，有些病须由西医施治，有些病向医师求诊为宜；有些病例如头痛服西药见效快，有些病例如中暑服用藿香正气散约十五分钟便能止晕止呕，它辟秽的功能说得上奇速，具药到即病除的疗效，有若骤雨来时有把乌云驱散而得以重见晴天的效应。为加强我对中药的说法言之有据，特此再举一例以资印证。

冠心病乃慢性疾患，一旦病发时危险性甚高，最终有可能导致身亡。但若服活血逐瘀的通心合剂加以急救，可在约廿分钟内救回一命。

从我以上所作表述可知，认定以中药治疗的疗效较诸西药慢，是过于主观的一大误解，我认为非加以纠正不可。而在诊断方面中西医亦各

具优点及不足之处，得须予以道明，以便作为人们参考之用。

我特举肝硬化一症说明实情。此症初发时，是内部先起变化，通过切脉便可测知，医者只要以中指轻按左关之脉但觉搏动乏力，继之沉取则觉脉不跳动，再配合望、闻、问诊作进一步诊断，得知病人长期身痒不已，且身躯常现红疹，就可断为肝硬化初期，欲求医好此症，以早服软坚合剂、夜服防风通圣配以仙方活命施治，经多月调理可望复元。惟患者在治疗期间，要遵所嘱，切戒吃生冷、油炸之品，也不可吃掺有峇拉煎之辣椒，而咸鱼、香菇、芋头、虾、蟹、蚌、墨鱼均一概不能吃，唯有饮食上作如是兼顾才能较快医愈。这一种难治之症，病发初期，西医纵然使用医疗仪器也测不出，只有肝脏萎缩后才能诊断出来。由此可得知，中医在断症所具有的优点，有时是西医所不如的。

不过，话得说回来，有些病患是中医无法测知的，非西医加以确定不可，比如子宫生瘤或癌症只有西医经检验才能得出定论。

一经引例互对照后，人们不难获解，寻医治病务要三思而后行，不妨先打探医者擅长哪类病种，才决定找中医或西医调治，当然万一遇上急症，是不容患病者多加考虑而须仓促作出抉择时，则不宜拖延，唯有向较有名气医者求诊或速往医院求治。而我认为，作为医者在临床断症，当须自律甚严，若是诊病遇到难题，不可妄加预测，更不能贸然下药。此乃行医务要严谨的操守，绝不能忽视之。

最后有一点，作为医者的我要特加强调的是，有些疾病要中西医互配合而分别予调治，会收更好的疗效。在此，我提醒患病人士寻医服药切勿抱有胡乱褒或贬中西医的心态。

我们不再吵架

■ 陈伦新

人物：夫：五十九岁，中年失业汉，报贩

妻：五十六岁，职业妇女

女儿：大学生，二十三岁左右

场景：普通家庭布置，左边是厨房。一张长沙发，一个茶几，一张矮凳，右边有一台电视机。右上角是女儿睡房，右前方是门口。左上角是主人房，左前方是厨房。

幕启时，丈夫坐在长沙发上读报。

女：爸，你的奶茶。在你还没睡醒的时候，有个女护士打电话来。

夫：哪一间医院的，交代了些什么吗？

女：没有，但她说会给你发message，还有，爸，我看遍了互联网上有关癌症病学的研究，现在医学发达，癌症不再是绝症。

夫：你懂什么？别胡说。

女：爸，别忘了，我不再是你以前的小乖乖，我已经是大学生了。癌症是可以医治的。

夫：你还是专心你的功课吧，大学毕业后能找到工作，我做爸爸的就安心了。不要再说什么癌症不癌症的事，听了就叫人心烦，不要再说了。

女：好好好，不说就不说。我回房里去做Project了。（拿走桌上的小电脑。）

夫：你不要太劳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知道吗？（宽慰的目送女儿回房。）

（继续喃喃自语）长大了，迟早总要嫁人（掏出手机仔细查看）还没收到什么讯息。。

妻：（提着一桶水从厨房走进客厅，拿着拖把抹地，不停唠叨）你多少岁了，还不去找工作？啰里啰唆，整天呆在家里看报纸消遣，饿了有饭吃……你要不要滚出去……

看到你整日悠哉闲哉的，你不血压

高，我都会高血压……

夫：（合起报纸，瞪她一眼，摇头长叹一声）烦死人了，七早八早，能不能安静点？

妻：你这废物，给我滚出去……

夫：（咬紧牙根）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再讲，我（捏住拳头）……

妻：你吃了豹子胆？你敢打，你打啦，……还不给我坐下！你要安静？很多事情你不讲清楚，就不可能有安静。（女儿房门“砰”大声关上。）

夫：唉……你不知道工作很难找吗？（又继续摊开报纸，放在茶几上觅职。）

妻：谁说工作难找？看你要不要去做……把你的脏脚提起来，不要弄脏我的地板……摆什么书生臭架子，多少大学生，多少曾经在大公司做经理的，还不是去驾Taxi……（故意用抹布拖把推他的脚）

夫：不是会开车，就可以驾德士，要有特别的礼申执照，要花钱去申请，排队等着去考试。

妻：报章上这么多征聘广告，你做过帐，有经验……

夫：作帐？他们要请的，都是女性的啊。

妻：你可以去教补习。

夫：对学生要负责任的啊……我不能随便半途辞职……

妻：你借口多多，这么多工厂，没有一份工

作会适合你……

夫：你以为工厂是你开的？来往车费不贵，不需要钱？

妻：你可以先打电话问，然后才去。

夫：一听说我快六十，他们连面都不想见，就放下电话。（无心阅报，走去开电视。）

（丈夫一坐下，妻子就去关上。丈夫又再扭开电视，妻子又把电视关上，如此重复挑衅。）妻：不准看，吵死人。

夫：你真的气死我了。

妻：我说不准看，就是不准看！你还嫌不够吵？

夫：不准看。不准看？……你今天是不是吃错了什么药？

妻：好，你先坦白回答我，那女护士是谁？你和她认识多久了？

夫：你冷静点好不好？不要胡乱猜测。

妻：你是不是要我去厨房拿刀，在你和孩子面前割腕给你看？你才肯实话实说！

夫：（恳求）不要开玩笑。

妻：你以为我和你开玩笑。（把桶和抹布拖把狠狠摔在地上。）你是要气我，要我跳楼？ 你以为我不敢？好，我就跳给你看！

夫：（抱住她，深怕她真地往下跳）别闹了，多么难看啊。

妻：不让我跳，好，我去厨房拿刀来，看你要隐瞒我什么？

夫：你想威胁我？……

妻：你以为我不敢？老娘做给你看（夫拦住）。

夫：（气喘如牛，索性放弃）好，你拿刀，看我报不报警（作状要拿电话，妻跑进厨房）。

妻：（手上拿着小刀走出来）你打算怎么样？

夫：（放下电话，故意）我已经报警了。

妻：你报警？！——你真的没良心！你这狼心狗肺的“陈世美”！你以为我怕你！

夫：不要吵，不要闹了，万一不小心擦枪走火……（和她抢刀子）害了你，也害了你女儿。

妻：你跟我滚，你不要靠进来！滚开。

（门铃响。两人面面对视。夫走向大门眼瞥了一下，转身走开，示意妻去开门，妻收起刀子）。

报贩：（站在门外）这是上个月的报费，总共二十五块两毛半。

妻：请等一下，我去拿钱。

报贩：好的。

夫：上次你来收钱时，不是和你说过，我们不要续订了吗？

报贩：你太太过后打来电话，叫我们继续派送。

夫：哦，是这样。。。

妻：（交钱给报贩）你数一数。

报贩：谢谢，谢谢。（离开）

妻：（故意，出示收据）拿钱来！

夫：你知道我三个月没工作了，没有收入，哪来的钱？

妻：你没有钱，失业了，还能每个月准时拿钱给你父母亲。

夫：才区区一百五十块，算得了什么？

妻：那不是钱？你是孝子……梁智强曾在电视上说，他每个月都拿两千块钱给他太太……而你给过我什么，跟我滚！

夫：好好，我出去。

妻：你跟我说清楚才准离开。

夫：（走向书柜，拿文件）要说什么呢？

妻：手机上的那女孩子是谁？

夫：什么时候打来的？

妻：昨天半夜。

夫：（有点感到莫名其妙）什么电话号码？

妻：六九七八七七八八

夫：（想了一会）哦，你为什么不叫醒我？（拿出手机想查看）

妻：你紧张什么？我把电话消掉了。

夫：那是旅馆女柜台，要请夜间登记员的，回电说了什么没有？

妻：不告诉你，我观察你很久了，上次谁跟你剪头发？为什么你的发型和现在不一样？

夫：我从来就没发觉有什么不妥，也从来没有固定要给谁理发，哪里便宜，就到哪里去剪。让开，让我出去！

妻：不说清楚，就不准你出门。

夫：我要去医院，预约看病的时间快到了。

妻：你要去看病？不是去和女人约会？几点的？给我看你的诊病卡？

夫：你胡说什么？

妻：（看了一下卡）时间还早。

夫：我没有迟到的习惯。而且，早点离开也可以早点得到清静。

妻：你有本事就去你妈的家，踏出去了，就别想进来！你敢走出家门！（拦住大门）。

夫：让开，我要出去。

妻：你越想早点溜走，我也不放你走。

夫：你不要胡闹，开门！吵到警察上门来，你还是得开门的。（双方拉扯）

妻：唔。。。好啊，你报警？你报了警，我更不许你离开。

夫：我是说，万一警察上门……

女：（走出房门）别吵了！……。妈，你就让爸爸出去看病吧。

妻：不能便宜了他，我要他说清楚。

夫：你这个人真不讲理！

女：妈，求求你……让爸爸开门出去看病吧。

妻：好，看在女儿的份上，今天老娘饶了你，你快点滚吧！你休想我会开门让你回来！

女：妈，为什么你们要天天吵架呢，真烦死人啊。

妻：妈就只有你这么个女儿，你要用功读书，赶紧念完大学。别管大人的事。

女：爸爸这么大年纪了，要找工作也不是容易的啊。

妻：你别管大人的事情，专心读你的书。

女：妈，你要讲理啊。

妻：我是最讲理的。

女：爸爸有没有告诉你，有关他的事。

妻：（好奇）什么事？乖女儿，快说给妈听。

女：（颓丧地躺在沙发上）他没有告诉你？

妻：快说……你知道多少就说多少。

女：他最近心情不好，我接到一个女护士打来的电话。

妻：他真的气死我了，什么女人都敢打电话追到家里来。

女：妈，你胡说什么来着？

妻：把你知道的，一五一十说给妈听。

女：妈，我所知道的，却不是你想象的那码事。

妻：你快说实话，看他回来后，我怎样好好跟他算账。

女：妈，你太冲动了，也太鲁莽了。

妻：（迟疑）你袒护你爸。

女：妈，那是医院的一个女护士打来的。

妻：我知道，我听过她的声音，知道她来自中国。

女：是的……她是一个医生助理。

妻：我说得没错吧，你爸跟他讨了一张名片，（从袋子里掏出）是不是这张？……

女：正是……现在医院里的护士都有名片，她们自己给，不必病人讨。

妻：护士都有名片，不必病人讨？

女：妈，你冤枉爸爸，你错了。

妻：（莫名其妙）我错了？

女：是的，妈，你好好地听我说，你错怪了爸爸！

妻：你这女儿，是不是吃里扒外？

女：妈，你要不要听我讲……你不听就算了。（站起来，想走。）

妻：好好，我要听你怎样袒护他。

女：爸爸患了癌症——Cancer！

妻：（呆住）cancer？癌症？——（有些恐慌失常）谁Cancer？谁癌症？

女：爸爸。

妻：他Cancer？Cancer，不是死定了，太可怕了，怎么办？……

女：（冷静安慰）妈，不要太担心。癌症，已经不再是什么不能医治的绝症。

妻：真的吗？谁说的？你怎么知道？

女：在现实生活中，电视新闻上，不是很多患癌的人治好了，还活着的吗？

妻：那女人和爸爸什么关系？

女：她和爸爸没有其他关系；她是医生的助手，协助医生通知爸爸会诊日期，随时联络病人，安排治疗事宜。

妻：你爸爸Cancer，我错怪他？

女：不要再和他吵架了，能不能找到工作都不重要，身体健康，生命最重要。

妻：为什么他不告诉我他Cancer？他的病情，是不是很严重？

女：爸爸英语不好，所以那中国籍女护士，用华语协助医生和他沟通。爸爸需要安排到中央医院验血，照x光，多做一次全身扫描诊断。

妻：医药费会不会很贵，我们负担得起吗？……唉，再怎么贵，我们都要想办法找钱给他治疗，是不是打针吃药的那种？

女：女护士说，还不能确定爸爸的病情。癌症就是生肿瘤，肿瘤有良性和恶性的两种，良性的肿瘤可以不治疗，但最好趁早去除以免演变成恶性肿瘤。即使患了癌症，看实际情况的需要，可能只需要电疗，也可能需要化疗……中医西医都在治疗癌症方面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越早发现和治疗，成功的机会就越高。病人在治疗的阶段，最好配合医生的指导，病人也要有能把病治好的心理，这样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有助于把病治好，因此病人需要亲人多关怀，多鼓励……。

妻：为什么你不早说？我……我宁可加班，让他好好医病，也不要他出去找工作。（门铃响。）

妻：（有些惊慌）是不是警察上门来了？你去看。

女：（门开）爸，你回来了……情况怎样，口渴吗？

夫：（进门）我忘了带钥匙。

妻：（看着丈夫，不知如何是好）还是由我去拿杯温开水来给你爸爸。

夫：谢谢你的好心。

女：爸，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没有去医院？

夫：我刚走到地铁站，还没进闸门，就收到那护士发来的短信，叫我明天早上九点直接去中央医院，不必到她的陈笃生医院。

女：我向妈解释了，她知道误会了你。

夫：不要因为父母的争吵，影响你读书的情绪，也不要太为爸爸的健康操心，没事的。（躺在沙发上休息。）

妻：（拿白开水上）消消气吧。

女：爸，妈，老夫老妻不要再吵了……我要出门去上课了（走向自己的房间。）

妻：要不要看电视？

夫：你不是说。不准看，吵死人。

妻：（笑）现在准看了，也不吵死人了。

夫：别开电视了，我现在很累，想安静的休息一会儿。

妻：你躺一会儿，满客厅乱糟糟的，整理好报纸就陪你。

夫：别整理了，我要‘滚出去’找工作，还要去约会呢。

妻：好，好，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

女：（走出房门）爸，妈，你们已是多年的老夫老妻，不要再吵了。好-不好？——再见！

（带着手提电脑出门。）

夫：丽，再见，走好。

妻：我们不要再吵了。女儿已经把一切全告诉了我，是我不对。我们还能有多少个三十年啊。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你生病？

夫：（默默不语）。

妻：（亲近地）你可以坦白告诉我，那护士，唉……我误会你了……我知道，你怕我担心，我们是夫妻，本是同林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什么你不能直说的呢？你的病能治得好吗？医生说了些什么？能不能说来给我听听……

夫：（淡淡）你什么时候肯冷静下来，听我说呢？

妻：想起来，我真害怕，万一失去了你，只留下孤零零的我，我以后的日子真不知道怎么过才好，现在不管你需要多少钱，我都会给你，只要能治好你的病，你要我做什么牺牲都可以……现在医学很发达，你又很健康，可能是初期，癌症发现得早，我相信你的病医生一定会治好的，不管花几千花几万……

夫：（仔细倾听，眼中含泪）你不怕我拿钱给父母亲？

妻：那是气话。你父母亲生日的时候，我还不是要你包多一些钱给他们吗？

夫：真心话？

妻：不管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为你牺牲，你知道，我虽然和你斗嘴，其实我心里还是很爱你的。

夫：我失业了，没有钱，你还爱我？

妻：是的，我还是深深地爱着你的。

夫：今天看高血压，明天去补牙，又要验血，又要验尿……要花很多钱的。

妻：人，年纪大了，什么病都会有。钱，是身外物，生命最重要。

夫：我是癌症病人，你不怕吗？

妻：癌症不再是不治之症，比起你来，我心理患“癌”才可怕，你说是吗？

夫：（笑）像我这样年纪的，也很不容易找到工作啊

妻：不要想太多了。我们生活再苦一点都没关系，何况你现在需要的是好好休养，赶紧把病治好。

夫：你今天不必去上班？

妻：我打算今天请假，好好的陪你……喝口水吧。

夫：我们太对不起孩子了……太对不起孩子了。

妻：是的，太对不起孩子了。我答应你，今后我们不要再吵架。

夫：（意味深长）我们不要再吵架。

妻：是的。我们不再吵架。

夫：我的脚不干净，会弄脏地板。

妻：我不在乎，不会怪你。噢，你报了警，怎么还不见警察上门？

夫：喔，看来他们永远不会上门了。你会责怪我报警吗？

妻：即使你真的报了警，我也不怪你。我会把它当成一种教训。

夫：现在很无聊，我想看电视。

妻：（抢先站起）我开给你看！

（电视台音乐会播出优美和谐的乐曲。）

2009年10月15日重修

楠楠小诗二首

一、

在下雨的清晨，
有一杯热咖啡。
湿湿的凉风中，
也有浓香袭人。

望着梦幻天空，
听着笑雨声声，
轻啜一口甘甜，
留下一缕迷蒙。

二、

狂风是我长袖，
骤雨酿为我酒，
我的癫狂，
化为
漫天星斗！

电劈我如是，
雷炸我不死，
上帝的咒语，
吟诵的
都是我的坚持！

朝生夕逝

■ 马妲

这花的包装袋子上的荷兰文学名是 *Tigrida pavonia*，曾尝试上网找，无法找到她的中文名字。

我先生在花卉园艺店发现这花的球茎，花瓣上斑斑红迹，乍看象虎皮斑纹。看那包装上大字印着：珍物虎花。小字印着：一日花，每天新花开放。“每天新花开放？”他带着疑惑买下，一副等着瞧的心态。

《山海经·海外东经》载有一日花的生态：“有薰华草，朝生夕死。”我捧着虎花心有戚戚焉：轻生短命物种自古有之。

春暖下种。当其他明艳春花凋谢化泥后，埋球茎的这处泥土长出了一丛剑尖般的指天细小叶片。

夏天里园里翠竹清起气怡目。薰衣草开出大片大片星星点点的紫花散放着浓浓的香气，引来蜜蜂蝴蝶。望向小园或者走在园中，总让这些全方位放射性开放的碧翠紫幽吸引。忘了埋植虎花这事。

一天，吃早餐时从厨房里望见怒放的薰衣草边生出一朵鲜艳黄花。走进一看，竟是虎花开放了！

这从剑形叶子数株，近一米的高度。一株枝干的顶端开出了一朵鲜艳的三瓣黄色花朵，花心呕心沥血，溅红点点凝固着，扶风接露，仰天朝云。那黄瓣儿上沾露点点，似流着泪……

这花，午前绽放。光移日暮。近晚前，就慢慢地慢慢地凋萎了。

一花凋萎之后，同株另再开二开，一株顶端只得三花。

实物当前，初时有些讶异，真是一日生命啊！放收无迟远差错！看她这种死法，说时迟那时快。慢慢之中，乍然而逝。快速逝去间，其凋



萎过程非肉眼能识，无痕无迹。

好几次，在夕照下站着看她，看不出她正在弥留。一个转身去整理生活，再回头看，喔，瓣儿合萎垂下，去了，去了，她去了。

观虎花两个夏季，我悟了。我悟了。原来衰老并不是在你六十三岁时才开始的，而是在你完全没有察觉没有留意的金秋年华！不要误会。我并不伤感。这是朝生夕死的一日花给我对生命最直接的启示。我要另外寻找白色的、紫色的和血红色的一日花，让她们在园里围坐，跟她们一起走过每一天。珍惜每一天，让我们所有的每一天都是真善美地朝生夕逝。

秋天里我走在街上散步，看到满街四零飘散的枯槁槭叶，在刹那道斜光中又顿悟了，我也很快会凋逝而去，离开这个世间。想到这告别上，那天我竟然没有半丝儿伤心或者难过，只是立在街头怔怔站了一站。抬眼望向街口寒空中照射下来的金色斜光，直觉此时此刻非常美丽美好。

眼前这片金光有多么美好。村子清幽悠然，树是美树，土是沃土，一切整齐致理。我深刻记取这交叉而过的纯美感觉。

我往前走，放眼四下，这片土地算是健康天地。我想到地球的生命上去。宇宙浩瀚，人草如微尘。重视经济发展眼前利益的人宁可愚蠢也要掩耳盗铃，继续给后代子孙创造绝境！地球长期被人类化学加工污染蹂躏，分分秒秒在摧毁的过程中。地球走向死亡在人类的时间观可能是一场漫长的凌迟，放到宇宙的时间里或许似一日虎花这般短暂。

春居小记

■ 马妲

第一阵银细滴溜的鸟鸣声在清晨时分划破长冬的肃寂，我打心底欢呼，春天了！鸟鸣声宣告了冬的结束！然而整个冬天等不到白雪银装，难免些许惆怅。

从远自近，春天又悄然流光悠溢了……开门一片锦绣天地，春气如兰，春光如金。两季的寒湿阴沉消退了！

为了铺设眼前新一年的新气象，蛰居的村人都怀着美好的心绪，是时候要事春了。入春，家家户户前庭后院到处有在劳动的勤劳身影。掸尘、洗窗帘、清除地砖缝的杂草和积泥、剪修灌木、晒地毯、修雨水道、粉刷、整洁居所……纤尘不染是村人对居住条件的信仰与自豪。屋内屋外，总有看不顺眼的，总有需要修整的，总有需要提升的。这是百年俗常。扫除尘杂之余清除杂物，喜新厌旧抛弃的物件多数循环到跳蚤市场上去。入春，是荷兰人每年最集中的全国性大扫除。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四时季节里，作息先后有序。春耕夏锄秋收冬藏，入春，是农事的序幕。荷兰这个圣安娜小村即使让电脑渗透人间，民俗惯例有春祭。春祭这天，全部商店下半天关门，农夫们齐集在教堂里跟神父做祈祷，祈求风调雨顺，劳作得到丰收。

搬来这个小村子四年。每临春天我和安文德就热烈地讨论着要改善花园。第一个春天，我们把车房后的长方空地上的地砖挖开，开了个小菜园，同时去掉一条砖径。只要能争取到更多的泥土空间来种植植物我必竭尽全力争取。我讨厌冰冷坚硬的石砖盖住柔软的泥土。把地砖翻开，只见砖块下面是几寸厚的粉沙。安文德铲去了大部分沙土，便撒开上班去。单单扫沙，就耗上了我好几个下午。扫沙还得看老天的脸色，必需等到好天气，让阳光把沙晒干了，才能从土层上起来。起完沙，还得把黏性高的泥土铲出十余寸深，才可以倒进腐叶炭土来混养泥土。

我坚持要坐拥泥土，就得动手理园。这个

春天我的一双手像砂纸一样粗糙。过了复活节，终于可以把菜苗都植进了菜园。菜园工作告一个段落，我的双手便伸向池塘。对池塘边的荆棘和妨碍走路的小灌木实在看不过眼，用了几天时间跟这些树根拔河，结果，搞到手软腰酸才把深埋的粗根揪出来，九牛二虎之力莫过如此！除掉荆棘我非常开心，不喜欢花园里有这样的植物。我爱翠竹。快快乐乐买来六丛翠竹和一丛湘妃竹，沿池塘植了。附庸风雅，自我魏晋，自在自乐。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令人俗。”苏轼爱竹如此。竹之层翠气韵，只有静坐对望，才能细赏。

前门边小园地大部分土地让前屋主用雪白小石子把泥土藏掩。这方碎石却无论如何毫无禅味。越看越无趣。我用铲子铲起小石子，用手推车把小石子运到荷塘边，倾倒在翠竹下。张潮的观察颇有见地：“竹宜细石。”果然。移石伴竹，清气便被梳理出来。

我有幸此生远离城市，再得村居环境，不敢说耕种，只是学人浇灌。只要一盼到了春天，我也快乐地踩着木屐，给小小的菜园翻土。睡过整个冬季的泥土坚硬如石，在摄氏十度里挥锄，往往使我浑身汗湿。

躬身劳作。池水过滤器传来淅淅流水声。阳光暖洋洋直射在肩头上，清幽恬静大气之间，想到此刻世界上许多高楼大厦繁忙交通汹涌人潮都离我非常遥远了。在这个宁静小村终年看不到连绵无尽的橱窗锦衣，看不到灯火辉煌照耀下的玉食。这里，只有门庭寂静。我已然心境转移，惯了这“常无”境界。

清静环境虚无图意牵引着我走进另一层精神关注。三十岁之前不识春的渐来秋的渐去。在终年长夏的热带生活的那些年里，我无法体会到这大自然气象的丰彩与深邃，无法体悟到这大自然自然而然的轨迹与生消。

春夏秋冬曾经只是纸上谈冰，图上看景。

当这一切真实的温度和变化都在身边时，我每天都珍惜每一寸时光与之相处。在这种宽阔的自在晨昏里，一双感激的眼睛给予我心安而无求。

小园灌木发芽，嫩绿点点。郁金香水仙雪铃草日本枫，各自妩媚。白天独坐清竹前翻书，云空频频闪着过客，偶有声声招呼。我心甘情愿就这么浪荡时光。春回气暖，蹲在土地上除草扶蒔，悠怡自知。园里四只母鸡心情高扬，即使不下蛋，也咯咯高鸣，互相呼应自得其乐。

我不知道我还能拥有多少个春天，我常跟家人谈起晚年回热带生活的安排。我因此拥抱每个金光闪动的春日。回首年轻的岁月里，我从来不曾预见自己今天在这个村子里穿越这段精简日月。

锦春当宜及时赏。迟了，只得一地憔悴落花。让人惆怅。

春天散步，步步珍贵。流光而明暖，耀眼又和暖。一步一口清虚春气，直觉生命竟然可以与如此完美无疵。我每个踏春都心怀感激。晚春时，春风扬起，春树花瓣离枝飘扬，红艳艳的瓣儿追着云儿飞过屋檐，在天空低处形成一片粉红色的行风花带，这时你只能说看到诗。这情景是凄美的。花瓣随风飘啊飘，飘到他巷别家去。

一回，在巷口一蓬枝间遇见一群二十来只小鸟唧唧喳喳话家常，语音脆响清美。我驻足在

对街微笑凝听。群鸟警觉有只多事的耳朵在凝听，都赫然静止。我不舍也只能向前走。开步后，身后又传来唧唧喳喳。这伶俐的春声多好听！

春天下的雨，美名其春雨。荷兰人称细如牛毛的雨丝“motregen”。regen是下雨、雨。motregen是形容如丝如粉的细雨。这发音很接近汉语“毛”雨。牛毛雨最常见于春天，这春雨开始下着时，是无声无息的掩盖而来。像老天在叹息。不仔细，会以为只是天略阴翳。开始时是不能感觉到雨丝的。好一会儿后，咦，发上脸上夹克上，早覆了一层薄薄细细的水汽，才发现下起毛雨了。

有时，几天连续好天气，突然气温乍降，就引来雾笼。雾纱浓罩时，到处朦朦胧胧……到处像不对焦没有明朗的线条的糊景。到处无声无息寂寂静静……鸟儿不来了，鱼儿不跃了，母鸡不叫了。走进雾中，只有静静静静地。望着眼前这片朦朦胧胧，有时觉得世界上有一些情事实在需要这样的朦胧。有些事应该属于云那样远去，应该像雾气这样紧紧断绝，太清楚地出现既没有意义也不存哲理。

站着看雾，站着等雾散……等看菜苗慢慢粗壮，等牡丹吐蕾莲花盛开，等蜜蜂和蝴蝶回来，等明月来相照……



优雅社会另类风景线

■ 骆宾路

大好星期天的早上，风和日丽，越发让人感到我们这个优雅社会的可爱。

昨晚，汤申夫妇就替两位老人家打点好入住老人院的简单便当。小两口一夜无梦，一觉到天亮。女佣为他们准备好的早餐，他们也没想要吃。汤申把轿车由车房开出大门口，把两位老人家哄上车，没来得及和自家两位宝贝说一句话，就

“呼”的一声把车开走了。

两个老人家坐在车子后座，一路上没说一句话。开车的儿子汤申和他身边的另一半丽碧佳，一路上也是没有说话。坐在后座的老人家觉得车里的冷气太冷。坐在前座的年轻夫妇觉得车里的冷气比往日

来得凉爽。

车子到了武吉知马上段一家私人开设的老人院门前停下。老人院里走出两个姑娘到车前帮忙开了车门，把两位木木讷讷的老人家引进老人院里，帮他们安排好床位。

“你们放心，这里很多老人，他们不会寂寞的。”

“很好。”做儿子的说。

他们和老人院的负责人，低声搭讪几句，就离开老人院了，没有还给老人家一个他们期望的眼神。

上了车，丽碧佳把右手掌放在汤申的左腿上：“轻松了。”

一路上，这个优雅社会沿途的风景区都变得格外可爱了，就像年轻可爱的美少女。是的，生活里没有老人碍手碍

脚总是可爱的。

家里的两个小宝贝见到爹地和妈咪回来，唯独不见公公和婆婆也回来。

“公公和婆婆呢？”

爹地没回答。妈咪也没回答。

“婆婆懂得回家吗？”小女孩问。

“公公婆婆不回家了。”妈咪回答。

“不回家，住哪里？”小女孩又问。

“住老人院。”

老人院是什么的地方？小女孩问她妈咪。

“老人住的地方。”

“你老了，也送你去老人院。”

作妈咪的脸色一沉，睁大一双牛眼：“你敢！”

雨心散文二则

一、南来华工

静静的深夜，未假寐。倾听着收音机所播放的歌曲。忽然听到一首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歌，词道：“漂洋过海，我吃得苦，相信天无绝人之路。人生多坎坷……我们风雨同舟共度。”这首歌唱出了早期南来华工的心声。

脑海中回忆着所读过的战前新马文学的小说。《囚笼》、《蜜花惨果》、《生与罪》、《弗琅工》、《五兄弟墓》、《生活圈外》、《不会站

的人》等等，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华工过番到南洋的苦命生活。这些小说所反映的是劳工的生活，是劳碌命的。而且，劳工们有个称号，叫做“猪仔”。有些南来的过番客，在中国读过书，是知识分子。南来之后，能够成为报人、教员等。这些工作比在橡胶园、矿厂、锯木厂、工厂等来得更好一些。

说到华工，我的公公也是华工之一。他的“工”不是一般普通员工的“工”，而是个资本家，是个商人。他曾拥有田地，从中国福建南来

主要是为了做生意。据知，他从事与“柴米油盐酱醋茶”相关的生意，生意不错。但好景不长，在一九四二年，我国陷入了日军的魔掌，沦陷了！在这烽火连天的岁月中，他不幸的被日军捉去，后来侥幸得以逃脱。在我的印象中，他说到此就不想说下去了。或许是童年时期，不懂事，无法体会到他真实故事的沧桑。如今不在人世，回想起战前生活的往事，觉得有些感慨。

想着，一切得归咎于战争吧！战争的祸害真是太恐怖了！一些“猪仔”，南来的原因之一是战争。战前的新加坡，命已经相当苦了，还来战争，真是苦不堪言！但愿新加坡能够保持长期的稳定，世界能够享有和平的盛世。

如今，科技发达，政府与相关企业所制造的工作都是知识性的，但还有些工作是劳动性的。从中国南来的华工，不能够再用“猪仔”来称呼他们了。“猪仔”这么难听，而且这是带有鄙视性的称号，早就应该摒除了。如今，无论是南来的中国人，或是其他国家的人，无论是从事什么行业，我们都称他们为“新移民”。这个称号增添了许多亲切感，本地报章也设立新版位“新汇点”，报道他们离乡背井的生活。“新移民”的生活，比起“猪仔”的生活更有人性了，也更加尊重外国人。

二十一世纪的南来华人，很多都是知识分子，从事与商业、科技、资讯、管理、教育等等的高薪工作。有些教育程度不高，通过中介南来新加坡从事收入微薄的工作，如清洁工。有些选择在此落地生根，组织家庭，过着快乐、安逸的移民生活。不只是新移民，就连在本地土生土长的华人，能够享受到这份安逸，还是得归功于我们的先父。有句话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就是这个意思。

听着收音机传来的熟悉的旋律，词道：“也许我，一个人，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我从来，都不在乎，自己不是一个大人物。因为平凡也是一种幸福。”没错，做个平凡的人，轻唱着小人物的心声。

二、冷雪热光

泰山的绮丽景色，白雪皑皑的山脉，真令我大开眼界。有句话说，有眼不识泰山，我终于亲眼目睹泰山的宏伟，泰山的壮观。

在山脚下，呼吸着早晨所带来的新鲜空气。

虽然气温只有四度，相当寒冷，但我的心情是多么地兴奋。我与一行人乘搭短程车，再转搭缆车，直到南天门。我们从南天门开始步行，直到山顶。

十一月，在中国北部，天寒地冻。今年的冬季来得早，大伙儿身上都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这是在新加坡绝对没能穿得到的。新加坡有售卖羽绒服吗？答案是有的，但是不像中国的，又大件，又厚，穿在身上简直像个大熊猫似的。而且，就算在新加坡购买冬装，也不能够立即穿上，否则走在街上，路人就另眼相看，成为“怪人”了。

穿上羽绒服，感觉非常暖和。虽然不是第一次登山，但是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穿着那么厚那么多件衣服登山。第一次登山，不必说了，就是新加坡的武吉知马山。这是新加坡最高的山了。

太阳公公缓缓升起。寒冷的天气出现了一丝丝的阳光。阳光照耀着大地。虽然到处都是冰天雪地的，但是我们都兴致勃勃，非常期待探索顶峰的奥秘。沿途上，跟随着导游，一路走着，一路细听导游的讲解。原来，泰山的主峰玉皇顶海拔1532.7米，气势雄伟，有“天下第一山”之美誉，可谓“五岳独尊”。泰山在1987年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名录。

我们一行人登山，老少咸宜，其乐融融。一边步行，一边拍照，尽管天气再怎么寒冷，我们的热情足以抵挡寒风的来袭。

走了几个小时，拐了几个弯，爬了几层梯，终于登上了泰山的顶峰。顶峰上的白雪非常干净，非常松软，相似棉花。山顶上的气温，听导游说，是零下四度左右。站在山顶上，感觉非常凉快。寒风微微地吹上了我的脸颊，挺舒服的。稍微零下几度的气温，我还承受得了，体温还是热的。可惜的是，圣诞老人，终究是个童话。只有白雪和圣诞树，才是真的。泰山的顶峰，到处覆盖着一层一层软绵绵的白雪。倘若还在下雪，在雪中翩翩起舞，那将会更浪漫，更有情调。

山顶上，一眼望去，深蓝色的天空，有如深海一般，一望无际。阳光始终伴随着我，走到哪儿，跟到哪儿。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白云仿佛露出了微笑，和我们道别。在下山之时，不忘多拍几张照片，捕捉泰山美丽的容颜。

那又怎么样？

■ 马姐



也不一定
非把麻将字学好
我爸爸说的
中国jingji在发zhan
So what? (那又怎么样?)
我们还有英国美国niu西兰ao周

太阳很热
我很忙
烦死人啦!

这是什么时代了?
你少多事
人人有
选择学习的自由
不要bi我
把笑脸转向中国

华文只是一个科目
及格就好
我妈妈说的
神经! 中国又不是全部

太阳很热
我很忙
烦死人啦!

我们是新加坡人
我们不是中国人

很多人跑去中国
So what? (那又怎么样?)
爸爸说
很多人从中国跑去ou美

都说了
我们可以去
美国英国ao周niu西兰加拿大
中国又不是全部

太阳很热
我很忙
烦死人啦!

说英语多方便啊
你自己去街上看
这里哪有华文?
你自己去Office里看
哪个文件没有英语?
有华文文件才是America (奇迹)

我的Chinese不好
So what? (又如何?)
华文只不过是一个科目
老师一走出课室
我们就把华文课本收进书包里
你不必对我摇头
小心你的头掉下来

黄 梅

■ 日落冬

(一)

她叫喊、她挣扎，但是终究挡不住他狂暴的攻击。

她索性抽离身子，站在床边，看他野兽般的挥动手中的刀子，猛刺猛戮。

血，飞溅在墙上；

血，飞溅在他脸上；

血，流淌着把地上染红……

这野兽，就是她曾经心动，曾经想要和他厮守一生的男人？

“我好像听到阿梅的叫喊。”

“你一定听错了。”

“阿梅！”

“平常和你说话，你都听不见。隔着几间房子，你还听见阿梅的叫喊？耳朵还真灵。”

“我是真的听到了。”

她冲出门外，拉住老爷爷的手：“老爷爷，奶奶说的都是真的，你快打电话报警，快抓住那凶手。”

老爷爷把耳朵附在铁栅门上，听了一会儿：“大概她是在看电视剧吧。”

“你是不是有嗅到一股腥臭味？”

老爷爷白了老奶奶一眼：“是你身上发出来的。”

“死老不正经。”

老奶奶无可奈何地，跟在老爷爷身后，往回走。

“老奶奶，别走……”

任她怎样拉也拉不住老奶奶，老奶奶只回头望了一望，就跟着老爷爷回去了。

她已经被拖进浴室，蜷伏在地上，血水还一直不停流淌，那个男人，站在花洒下，冲洗身上的血迹。

缺乏运动的肌肉，有些松弛，肚腩也开始隆起，缺少阳光曝晒的皮肤惨白的叫人恶心……

她怎么会给这个老鬼钩上？

或者，她在这之前并没有好好地审视过这个男人。

在异地，要融入当地并不容易。

当你由于生疏而显得笨拙，人们轻视你；当你因为熟练而机灵时，人们防着你。

天天要看住别人的脚步跟着走，不能太慢，也不能太快。否则，白眼、流言就会飞过来。

人一接近就有磨擦，就算同住的姐妹，或者生活习惯，或者费用分担，有时候都要搞得心里很不舒服。

他是她的上司，他体谅，他维护，他体贴，他主动为她

解决了工作上生活上的困扰。

“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她一笑置之，觉得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酸葡萄的心理。

除了感激，她很享受被照顾的感觉。

(二)

他穿上她浆洗熨过的衣服，找一顶帽子戴上，从门孔望一望走廊，确定走廊上没人，他才轻手轻脚打开门走了出去。

她紧跟在后头。

电梯里，他面无表情地盯住门头上的显示屏，看着数字往下跳。

昨天，就在昨天，在这电梯里，他还紧紧地搂着她，在她耳边说那肉麻的话。

出了电梯，看到一辆巡逻警车停在停车场，他压低帽舌，向左拐进另一座组屋。

“抓住凶手！”

她敲打着巡逻车的车窗，大声嘶喊。

那两个警员只顾着讲话，讲到好笑的事，两人哈哈地笑了起来。

她重重地踢了警车一脚。

回头，他已上了巴士车。

她在他旁边坐下。

他像往常一样闭上眼睛，似乎不愿意让旁边的人知道他们是一块儿的。

她曾经很气恼，他却说：“年轻的中国女孩子，和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出门，人家会用奇怪的眼神看你，我不想你受到伤害。”

她很感动这一种体贴。

下车，他从巴士前面过马路，一辆轿车飞驰而来。

“喂！”她大声呼叫，用力拉他，却没把他拉住。

哟！车子在他跟前停下来，司机放下车窗，叫喊道：“想死？”

他低着头，没吭声，踱过马路。

他将提款卡插入提款机，犹疑一下，输入密码。

啊，提款卡是她的。

他查询一下，显示屏显示有存款五千三百五十元。

他提了一千元。

“喂！没良心的，你提一千元做什么？”

她大力抢夺提款卡，却只有眼瞪瞪地，看着他把钱和提款卡收进钱包里。

这五千元虽然有一部分是他给的，但是，都是她省吃俭用存下来的，他怎么可以一下子就提取一千元？

难道他想买副棺材？

他却钻进了百货公司的五金贩卖部。

天啊！他竟然是想买刀子！

刀大一点好使，上次她想买把大刀，他却揶揄地说：

“你想谋杀亲夫，买那么大的刀？”于是，她选一把小尖刀，没想到，她就死在那把小刀尖下。

他现在买大刀做什么？自杀？要自杀从楼上跳下来就可以了，何必大费周章？

啊，他又买了装垃圾的黑塑胶袋……哟！他，他是想毁尸灭迹？对，他一定是要毁尸灭迹。

去找姐妹们吧，虽然这段时间疏远了，她们还是会帮她的。

(三)

星期天，大家都没上班。

肖虹翘起二郎腿，一边看电视一边修指甲，见她走过来也不吭一声；嘉英用毛巾包住头发，似乎刚洗过头，吹着口哨，在厨房煮快熟面，也没理睬她；小肥猪则还在床上打鼾。

怎样才能让她们知道？她们就在她们身边，她需要她们的帮助。要怎样与她们沟通？

她走近肖虹身边，肖虹挪动一身子，又继续看电视节目。

嘉英吃过面，洗了碗，对着镜子挤眉弄眼。

她在房子里团团转，不知怎么做？

“黄梅，你怎么会来？”

她抬头，看见小肥猪衣着光鲜，两手各提着新买的衣服和化妆品，从门外走了进来。

“斐珠。”她一把扑进斐

珠怀里，“你要帮我。”

斐珠抱住她，惊慌的问道：“你怎么浑身是血？”

“那只狼，他用刀子戳我。”

“怎么会呢？他不是对你言听计从吗？”

“那禽兽，因为我想摆脱他，竟然对我下毒手。”

她把头伏在斐珠肩上，放声痛哭。

啊！

甜睡中的小肥猪突然坐了起来，浑身发抖。

“肖虹！肖虹！”

“肖虹，小肥猪在么梦里喊你。”

“神经病。”

“肖虹！”小肥猪从房间里爬了出来。“黄梅死了，黄梅死了……”

“你做梦了是不是？”

“我看见她，就站在这里，浑身是血。”

“大白天做梦，也要做个美一点的梦。比如去吃平常没办法吃到的食物，去买平常不敢买的衣服啦……”

“我就是买了衣服和化妆品回来，才碰上她的。她死得好惨啊！”

“神经病！”

“真的，我一进门她就抱住我痛哭。”

“我打电话给她，你快点去刷牙，你的口好臭。”

“肖虹，小肥猪说的都是真的，你要帮帮我。”黄梅跪下来央求肖虹，肖虹却无动于

要。

肖虹放下电话，对厨房喊道：“她没接电话。”

“再打吧。”斐珠满口牙膏。

“她现在正和那个老男人翻云覆雨，哪有时间接电话？”

“我们去找她吧。”斐珠以哀求的眼光看住肖虹。

“去吧，去吧。”黄梅附在肖虹耳边说。

肖虹打了个冷颤，站起身：“好烦，星期天想要好好休息，也不得安宁。”

“你也去吧。求求你！”她附在嘉英耳边说。

嘉英也打了一个冷颤，站起身回房去。

不等姐妹们出门，她立即赶回住处。

他已不在，尸体也不见了。不在洗手间，不在床下，不在衣橱里，噢，她已经被支解，切成一块块的，层层叠叠的塞进雪柜里。

这男人，何其狠毒啊？

这男人，拿起刀，把一个亲密的女人切成一块块时，心里想些什么？如果说杀人是冲动，把女人的头割下时，他是否看见她含泪的眼睛？把乳房割下时，他可记得抚摸的温柔？当刀子在两腿间划过，他可想起激情的兴奋？他怎么举得起刀？他怎么下得了手？禽兽啊……

(四)

那禽兽现在就背着一个背包，在河边徘徊。

他不是想跳河吧！？

在无人处，他打开背包，拉出一个黑色塑胶袋，悄悄地投入水中。

啊！

黄梅清清楚楚地看到，袋子里就装着她的头颅。

那头颅随着水流，缓缓向下游漂去。

黄梅跳进水里，阻拦头颅向下流，而头颅却穿过她的身子，继续往前漂。

“停下，停下……”她无助地叫喊，拍打河水。

一个小女孩在河边钓鱼，看见漂来的胶袋，手中钓竿一杨，就把胶袋给钩住了，一扯，胶袋漂移岸边，停留在岸草间。

“谢谢你。”黄梅哭着说。小女孩摇摇头，说：“这男人真够狠。”

“你怎么知道？”

“我做鬼比你久。”

“啊，你也是鬼？”

“不是鬼，怎么可以和你说话？”

“你是怎样把那袋东西勾住的？为什么我怎样也抓不住它？”

“你想学？”

黄梅抬起头，看见一个冷艳的女人，风姿绰约地站在面前。

“龙姐姐。”小女孩叫着飘了过去。

“洪娜。”

“哦，你就是洪娜？那个给坏叔叔弄死的女孩？”

“以后来的新鬼，也都会

这样问你：你就是那个被老男人大卸八块的黄梅？”

“我们都是冤鬼。”

“龙姐姐也是？”

“她是冤鬼之首。”

“龙姐姐，您要帮我。”

“你先去上培训班吧。”

“做鬼也要培训？”

“当然。”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阴间也讲民主自由，鬼魂有冤情，不愿喝黄婆汤，不愿过奈何桥，不愿进入地府的，可以接受培训。在获得证书之后，有暂时留在阴阳交界的灰色地带的漂流权。

如果违规或为非作歹，鬼警就会把他打入地狱。所以，能漂流此间的都是有准证的冤鬼。

“我现在最重要的是报仇。”

“就因为你要报仇，所以你一定要取得漂流权。”

黄梅这才知道，做鬼也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阴间也有政府。

(五)

在一间四房式组屋里，那男人抱着报纸在沙发上睡着了。

黄梅喊叫着冲了过去，抓住那人的衣襟，拉扯他的头发，大力锤打，那人却兀自沉睡。龙姐姐走过来，手指插进那人的鼻孔里，轻轻一提，那人就直挺挺地站了起来。

他睁开眼睛看见黄梅，竟然凶狠很地问道：“你来做什么？”

“我来做什么？”黄梅一愣：“我来做什么？逼他离婚吗？不就因为离婚的事，而激烈争吵？而促使他凶性大发挥刀相向？但是，任何语言冲突，任何肢体触碰，两人不就是情人吗？怎么可以忍心伤害？”

黄梅左手一抬，把头颅从颈项上摘了下来，塞进那人的怀里：“人你不要，这头给你。”那人接过头颅，一看，头颅上的五官全不见了，黑森森的洞口有无数蠕动的尸虫不断地爬出来，爬上他的手，爬上他的身，爬上他的脸……

呀！他大叫一声，跌下沙发，趴在地上。

“走吧，他醒了。”

“就这么便宜他？”

“你想怎么样？”龙姐姐说着，手一挥，桌子上一个玻璃杯子翻飞落地，咔嚓一声，跌碎在那人脚边，那人吓得把身子卷起来。

洪娜走过去朝他吹一口气，那人惊魂未定，蓦地头皮一凉，浑身发抖，脸色苍白，牙齿打架，喉头赫赫作响……

(六)

在这幽暗的夜里，河畔有垂钓者，有下网捕蟹者，大家都默默地做自己的事，谁也互不相干。

沿着河畔走，有一对对的男女。借着迷糊的月色，互诉心曲。大概这夜的暗这夜的凉，能隐去他(她)们脸上的不自然；能减低他们脸上的温度。

“如果河上有画船，有

卖唱的歌女，这河，就更像茅盾描写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那男的说。

那女的把手伸进男的臂弯，把身子靠过去：“黯淡的水光，就像梦一般，闪烁的光芒，就是梦的眼睛。”

与一位有文化底蕴的女性，在这么一个宁静的月光下，谈文说曲，是何等诗情画意？那男人有些激动的手，抓紧了那双柔软丰盈的手掌，轻轻抚摸，心中有甜甜恋爱的悸动。

那靠过来的长发，散发着一股清淡似有似无而又刻意经营的香味。

“相逢恨晚啊！”那男人醉了。

“因为自己的儿女，我爱孩子；为了自己的妻子，我爱女人。”这迟来的爱情，迟来得这么离谱！却为何如此骚动人心，又如此尴尬？爱与不爱犹如河里的灯影摇晃不定，而紧握着的两双手，又不舍得分开。

唉！

她自己也分不清，究竟是为谁叹息？那老男人？那小女人？自己妖孽般的爱情？还是那颗发胀腐败的头颅？

她悄然离开那悠悠的河，她是无主的幽魂？

秦淮河畔，夫子庙前的街道，热闹非常；入夜的在加冷河畔的芽笼也人头攒动，嘈杂非常。

陈旧的店屋有些邈邈，穿街走巷的人群的穿着随便，是下层人们寻欢的地方。

咖啡香、卤味香、烤肉

香、榴槤香、烟“香”、体“香”……站在芽笼街头，宛如投入香味的一品窝，爱也好恶也好，摆也摆不脱。

之前，她来过，她就不喜欢那股浓郁的有如猫屎一样的榴槤味。她也不愿意在这里停留，因为这里的老男人都会用色眯眯的眼光看人，在那透视的眼球下，她有一丝不挂被侮辱的感觉。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就飘过来的，或者是，想看看那些无耻的脸孔，那些荒谬的行为；或者是，她现在看得见人人却看不见她，所以她就毫无顾忌的来了。

“肖虹！”她看到肖虹。

肖虹挽着（更贴切的说是搀扶着）一位可以当她爷爷的老男人走进了一间低级旅店。

肖虹在门房签名领了钥匙，带着老男人进房去，她的动作，仿佛就像回家打开家门一样自然。

“您要洗澡吗？”

老男人摇摇头，拉住肖虹的手，把脸凑过来。

肖虹笑笑地把脸凑过去，在那干橘子般的脸上亲了一口，轻轻的说：“您钱还没付呢，就那么猴急？”

哦！老男人从皮夹里抽出一张五十元钞票。

“谢谢。”肖虹接过钞票，小心的放进手提袋，再把手提袋放进抽屉里。

一转身，她反手就把裙子褪下来，光着身子，直挺挺地躺在床上。

那男人立即变成一头狼，眼睛发亮，伸出舌头，爬了过

去……

“恶心。”

黄梅夺门而出。

痛心啊！她知道有操丑业这回事，但是，也曾想看个究竟，这回却让她撞上了，而她更没想到，她的好朋友竟然堕落到这种地步。

一个冲动，她竟然与一个人撞个满怀。

“走路不带眼睛？”

那人嘟哝着要拣起落在地上的报纸，却发现周围一个人也没有，顿时毛骨悚然。

“撞鬼了？”那人慌忙掉头走掉。

躺在地上的报纸，以猩红的大标题写着：加冷河边头颅上钩。

(七)

公司人事部经理告诉斐珠，黄梅请了两个星期的假，回中国去了。

斐珠打电话回国，黄梅的家人却说：黄梅没回家。

斐珠在工厂门口守候，终于等到黄梅那个姘头。一问起黄梅的事，那家伙却说斐珠认错人。

斐珠三姐妹只好再登门，大门却依然深锁。

“阿婆，请问对面那个中国女孩有回来吗？”

“你是说阿梅？”

“对，对，就是阿梅。”

“她回国去了。”

“是她跟您说的？”

“不是，是她公司的人说的。”

“公司的人来这里找她？”

“昨天来过。好像是公司的经理，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斯斯文文的。以前常看到他和阿梅一起出入。”

“是他吗？”斐珠把一张合照给老太太看。

“对，就是他。”

“阿婆，您看清楚，真的是他？”

“是他，没错。我起初还以为他是阿梅的男朋友，阿梅却说是她上司。”

“报警。”握住肖红和嘉英的手，斐珠浑身发抖。

三姐妹终于第一次意见一致。

查案人员在卧房砖缝间找到乌黑的血迹；在雪柜里也找到血液样本。

经过化验，发觉血液和梳子上找到的毛发，同属一个人，而这个人应该就是黄梅。

后来又发现：毛发、血液和在加冷河找到的头颅，也同属一个人。

黄梅真的遭遇不测，最大的嫌疑就是黄梅的情人。

虽然，这男人把一切都推得一干二净，但是，警方很快就发现：在黄梅失踪的几天，都有人通过ATM从黄梅的银行账户提取现款。ATM的录像显示，提款的是同一个男人，穿蓝色外套戴鸭嘴帽。虽然，那人每次都压低帽舌，不能看清面目，但是从体型从动作，与嫌犯很相似。

警方到嫌犯家搜查，竟然发现那件在摄影机前出现的外套和鸭嘴帽。

证据确凿，嫌犯只好俯首承认，并带领警方到各个弃尸现场寻找尸体。无奈碎尸多已不见，或已被清理；或已让野狗吞噬，剩下的已不足拼成人形。

还好拼不出人形，想想看，一张被水泡成猪头的脸；一只被野狗咬去半边的乳房；一双给尸虫蚕食得露出骨头的大腿……如果拼凑起来，会拼成一个什么鬼样子？

自始至终，黄梅就像看录影带一样，看着姐妹们如何奔波，寻找，报案；看着警方如何抽丝剥茧？如何搜索证据？罪犯又如何俯首认罪？她竟然没有了先前的激动，似乎也没有报仇雪恨的快意。

一直到，一直到她娘出现，她看到娘在斐珠的搀扶下，满头斑发飞舞，抱着她的照片嚎啕痛哭，她再也忍不住了。

她嘶喊，她狂奔，她鼓足力气，摇撼得满街树木落叶纷纷，她把泪化作倾盆大雨……

但是，已经阴阳两隔，她还能做什么呢？

当初听妈妈的话，留在国内，哪有今日的下场？

(八)

培训班结业，培训主任问黄梅：“你的仇已经报了，你想留下来，还是想离开？”

“有什么不同？”

“离开，你可能可以选择投胎做人；留下来，你就得做鬼，你得当义工，帮忙此间新移民。”

“当什么鬼义工？有没有

津贴？”

“你缺钱用？”

“不缺。不过金钱代表价值，津贴越多，表示身价越高。在世做贱人，弃世怎能再做贱鬼？”

“那是人的想法。当那些贪官变成鬼之后，他们将深刻体会到，生前种种，实在是一种愚蠢的行为。鬼魂没有实体，既不愁吃也不愁穿，要钱干什么？”

“难怪人们都说：没酬劳的事，鬼才要做。”

“哈哈！”主任在电脑键盘上飞快的点几下，墙上的荧光屏立即出现一道门。

“随我来。”

黄梅眼前一变，立即进入一间大房子里。宽阔的空间，高级的建材，高雅有品味的设计。

这是什么地方？

“皇宫。”洪娜和龙姐姐也来了。

更正确地说是皇宫的寝室，两个护理人员正为卧床上的病人清洁身子。

苍白无血色的鸡皮，松弛得有如过于大号的衣服，包裹着一付嶙嶙瘦骨，分不出男或女。宛若一条僵死的壁虎，任由护理人员翻动。

当龙姐姐走过去，握住那只骨节如竹的手，那骷髅头里凹陷的眼球动了一下，似惊恐，似无奈，似情动，虚弱而不愿脱离躯体的魂魄闪烁着坚持着。

“他是龙姐姐什么人？”

“家婆，恶的那种。”

“龙姐姐是来探望她的？”

“飞鸟来，因为果子熟；勾魂使者到，因为生命已到尽

头。”

这里你看到生命的脆弱与执着，你看不见往日的青春，你看不见曾经傲人的智慧，你感受不到欢乐。财富与权力在这里，除了能苟延残喘，让生命成为另一种累赘，其实就是对生命意义的一种否定。

莫说身外物，就算那身子，时间一到，你想留也留不住。过后，不是在火中化为灰烬，就是在土里养虫。

人，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看过皇太后最后的挣扎，黄梅决定留下来做鬼，当个鬼义工，因为她一点都不想再做人了。

龙姐姐是她的义工上司，她的搭档就是洪娜。

（有一天，如果您受到她们的款待，那就恭喜您了。）

梦中桃花源

■ 凌江月

那艘遥远年代的渔舟
荡漾于两岸桃花水域之后
总是在中华文化浸濡中
或深或浅地潜伏成神秘
无论你涉足何方
天涯路远的境地
心中所系不断寻寻觅觅

或许是常德或许武陵源场景
也可能是异国风景绝佳

庄园隐僻清幽之地
牵动心中桃花源意识
随即坦荡流露无遗
匆匆过境短暂际遇
顿觉人生何处驻足为宜

桃花源秘处境感应
倏然顿悟之间
落实原地的意念
曾是扎根多年

不可再度移动的原点最为惬意
虽无青山峻秀绿水常流
只愿芳草翠绿树茂扶疏
自设庭院于水花园之思考
水声淙淙沁凉境界
将喧嚣过滤后的宁静
沉思默想回旋中
世外桃源梦境逐渐明朗
即是定点立足原乡本土之域

史英诗论两篇

一、写诗忌浅露也忌难解

写诗过于铺陈，致乏联想的空间，是犯上直露之弊主因。欲求诗心表达得以蕴藏意象而不外露，运用象征技法以抒怀，则可收表意蕴藉的良效。写诗易犯另一毛病，乃晦涩难解，同样是写诗不可取的抒情途径。须知诗行间过于强调跳跃性，又乏暗示的伏线，且自我色调太浓，则会把诗写成谜样难解。欲消解此弊端，当须纳入写实的基素，可使意象指涉性强化，诗心自一经思索便可理解。

写诗既忌浅露亦恐晦涩，务求在两者间取得平衡点，即应借完美形象以表意为宜，使之写来略呈朦胧之象。乃因它是含蓄的延续，含有疏朗的风韵。要做到表情既含蓄又疏朗的境界，营造意象须力求贴切、鲜活，而诗心蕴含其中具有隐约可见能耐，才能显出神韵来。作诗一旦达致至高的境界，自会呈现多义性的优势亦即藏有多层次的含义，让人从不同视角切入然后作出联想时，会引发不同的体会，这是由于意象指涉性深具张力之故。

形象丰美、又具多义性意蕴的诗，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心灵结晶，想要达到如是作诗的高度，若能巧用象征的写技，较有望达致。而诗人在视角上的敏锐性，乃创作得以遂美好心愿不可或缺得要素。不是吗？以锐利视角从生活中、自然界猎取丰富创作元素藉之营造贴切意象，再运用通感、虚实互转化的技法，使象征的色调变得迷朦，在它掩映下，诗心由是生发多义性，幻化出朦胧的美。

二、诗质钟情于含蓄表意

诗质是情感浓缩、思想升华的结晶，它是借用精简语言所塑造丰美形象加以显露的一种文体之精髓，内中留有联想的空间，以让想像的触须得以伸手探索底蕴。它排斥浅露或晦涩的表意，钟情于蕴藉而疏朗的抒怀。写诗过于铺陈，必压缩联想的空间，以致诗心的显现呈浅露之象，而诗行之间过于强调跳跃性，乏内在联系、又无暗示的伏线，引致诗心的表露似谜样难解，亦是写诗一大缺陷，为不可取的创作途径。

诗是一种具有高度张力的文学样式，用于抒怀时务要情真意切，遣词用力求精约。然时至今日仍有人跳不出旧框框，认为反映现实须如实描绘生活、大自然及直接表意是不可违反的创作路线。这是对现实主义精髓的误解、对诗质认识不足的结果。有的人却认定写诗表意费解，是写技高超的一种表现，却不知对创作如是表态，乃对诗质极为谬误的理解。实则是由于营造意象不贴切或思路欠清晰、偏又过于耍弄技艺有以致之。

透彻瞭解诗质，是把诗写好的基本要素，而灵巧运用写技以造象表情，做到象征、写实具备，并使之如水乳相融，则可望写出优秀之作。



■ 竹石

张博士见曾老师脸带慈祥的微笑迎面而来，脖子上套着那条当年自己送给她做为生日礼物的项链，不由得热泪盈眶。往事刹那间如电影般映现于脑际。

再过几天即是小三A班级任曾秋月老师的生日，她是一位教学认真，和蔼可亲，受学生敬爱的良师。

同学们这几天的话题总围绕着要送什么礼物给曾老师。

汉民内心万二分焦急，以他家庭目前的处境，他实在提不起勇气向爸爸开口要钱买礼物送给曾老师，即使他开得了口，也无济于事，因为家徒四壁，一无所有，能卖的早卖完了，能当的早当光了。

汉民两岁时，在一次灾难中失去了妈妈，爸爸一来和妈妈情爱甚笃，二来怕后母会虐待汉民，便下定决心父兼母职亲手带大汉民。

汉民之父张庆平是一名普通文员，向来身体就不怎么硬朗，如今要内外兼顾，结果操作过度，再加上营养不良，得了穷人闻之色变的富贵病——肺病，工作丢了，没钱看医生及吃饭，起初厚颜靠亲朋戚友雪中送炭，父子两人靠福利部及帮人家糊纸袋，赚取一点微薪勉强度日子。

汉民绞尽脑汁，急中生智，便去沙滩捡一些五颜六色的贝壳，自己动手制成了一条心型的

贝壳项链。

曾老师的生日当日，她特地的买了一些饼干和糖果请小朋友开开心心享受一番。

同学们鱼贯上前将礼物送给曾老师，汉民内心忐忑不安，自卑的排于最后一个，眼见同学们个个将大包或小包用礼物纸包装美美的礼物送上给曾老师，反观自己那寒酸的礼物，不知曾老师是否会怪责自己没有老师的心。大家都送完了礼物回归座位，只剩下汉民战战兢兢地在众人注目之下，从裤袋内把心型项链双手捧上给曾老师，并蚊声说：“祝老师生日快乐。”曾老师看到汉民的窘相及特别的礼物，她心中已明白几分。

曾老师是一位非常关心学生的好老师，她不只教导学生知识，对于学生的家庭背景都尽量去了解。她一路来对品学兼优的汉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也略知他自小失去亲娘，靠生病的父亲含辛茹苦独立抚养长大，于是她接过项链故意扬声说：

“哗！好别致的项链，我真喜欢。汉民，谢谢你！”当场把项链往脖子上一套，小朋友们都鼓掌喊道：“汉民的礼物真棒！”

汉民感动到泪水润湿了双眸，小小心灵充满着阳光般温暖。

得到曾老师的称赞和赏识，从此汉民信心十足，加倍用功读书，视曾老师如慈母般亲切；曾老师也把他当儿子般爱护。

小学毕业后，曾老师帮汉民申请到助学金，令他无经济之忧完成中学教育。之后，他又获得奖学金顺利修完大学，在一家跨国公司当电脑设计师，他边工边读，皇天不负有心人，让他考获电脑硕士学位。单位十分赏识他为人忠厚老实与拼搏精神，送他远赴美国攻读电脑博士学位，如今已学成归来，是单位一位举足轻重的电脑专才。

汉民自小学毕业后，还和曾老师保持联系，现在他要结婚了，第一个想要请的人就是恩重如山的曾老师。

汉民兴奋地上前迎接曾老师，发自肺腑感激地说：“您是我一生中最棒的老师。”

“你是我一生中最优秀的学生。”曾老师含笑地回应。

康静城近作两首

一、无花果

远观

像一匹翠绿丝绸
覆盖着艳阳下的华亭

近看

像面面葵扇层层相叠
风中晃出阵阵凉意

七月 那干旱的季节
你的叶子枯了 落了
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
恐怕挨不过这一季
其实你在韬光养晦
蓄势待发
转眼九月伴随雨水到来
你容光焕发 生机勃勃

倾斜的枝干向四方伸展
托起叶与果的重负
矮茎上无数花托
迅速长成青色珠球
未曾大张旗鼓地开花
却有果子紧挨成堆成串

果子熟了
红艳艳兴奋展现
那是保健的佳果
食后延年又益寿……

中学时候，往同学家的篱笆傍小路上，长着一棵无花果树，树老、时常落叶满地，因阻挡了过道，又不懂它的功用，对它没有好感，如今才知晓，已后悔未及。

无花果气味芳香，果肉甘甜，除鲜食、药用外，还可加工制干、制果脯、果酱、果汁、果茶、果酒、饮料、罐头等。无花果汁、饮料具有独特的清香味，生津止渴。无花果树枝繁叶茂，树态优雅，是园林和庭院良好的观赏植物。

二、火龙果

在干旱地带
学到族群
仙人掌的本事
将茎变成了枝
将叶变成了刺
将有限的营养
挤给硕大的花
结累累的果
那鲜艳的红
多么亮丽
除非选择
候鸟心态
从此背离故土
否则世世代代
都将以
坚韧不拔的意志
追求生机
延续后代……

注：火龙果，本地人称它为龙珠果，又称红龙果，是仙人掌科三角柱属植物，果实呈椭圆形，径10~12cm，外观红色，有绿色的圆角三角形突出物，白色果肉，有黑色籽的水果。另有红皮红肉和红皮紫红肉种等。火龙果原产于墨西哥、加勒比海和中美洲等地热带森林中。营养丰富，功用独特，对人体健康有绝佳的功效。



我心中的杏影先生（外一首）

■ 钟晓

他没有 英武的 面庞
没有 魁梧的 身躯
平凡的 知识份子
—— 一生为文艺而奉献

他有颗 热爱生活 仁慈的心
让人感受到 温暖
在青年人的 脉搏上
—— 有股热流 持续燃烧……

为扶掖 后进
他关爱 青年人的 生活起居
关爱 青年人的 文艺创作
青年 在他的呵护扶持下 茁壮成长

杏影先生 彼此素昧平生
却在您的 佳作中
娓娓道来 文艺生命的 魅力
—— 让我 心仪已久

从杏影先生照片中留下给我的印象。
写于2009年10月17日

我六十大寿的那一天

有人忌妒我 活得 太长久
有人赞美我 青春常驻
—— 希望我 能活得 龟年鹤寿 万古长青

我六十大寿的 这一天
展现的 抖擞精神
涤荡了 东亚病夫的 耻辱

巍然如泰山 震撼的 气势
让忌妒 我的人
—— 惊疑不已

我像巨人 展开双臂
热情地拥抱 爱好和平的 使者
忌妒者 越来 越感到失望……

写于2009年10月6日

柳舜新诗三首

一、鱼狮连体

倦于浪里遨游的鱼
拒绝笑傲山林的狮
连体组成卡通“二不像”

有一绺威风僵硬的鬃髯
一扇油滑善摆的尾
合构一座互惠双赢的雕塑

看客惊疑不解的眼光
一遍遍刷亮它的盲目
洗去它欲诉还休的忧伤

冷酷的脑袋 顽石的心
一动不动监视着行人和船只
防备一万次小心中一个不小心

分秒不停吐射弧形水柱
坐一方土地镇守原则
夕阳拖下大片迷濛夜色

二、语言

在语言的阴沟
人们忘情戏谑

而在语言的大海
不时感到窒息

无边无际的哲思
建构群峦叠嶂

宽阔炽热的胸怀
密藏喜悦悲伤

小小方格你去挥霍

记住别高跃出格

语言殿堂金碧辉煌
门柱上可有你的诗行

三、新公民

手上一纸公民证
从此不再奔走求救
归宿与龟缩
形貌对照有点“酷”
试将荔枝投进红毛丹
舌头一舔就把它认出

公民权好个铁饭碗
追名逐利全靠手腕
人笑我背井离乡
又骂我疏亲弃友
五千年偌大家园让出去
换一间鸽子笼众人挤
我懒得回应，我心里有底

我漫步在新宅周围
揣摩着天时地利人际关系
日日叨念孩子毕业的天数
估一估粮食杂费如何支付

当哪国的公民我不在乎
谁给的钞票一概欢喜
说到祖先的灵位 放心
走到哪儿我也不会忘记

注：《新牛津魔鬼辞典》中的“移民”一栏这样诠释——“这种人把对土生土长的祖国的爱偏激地培植在另一个国家的土地上，并试图感染当地人也接受他的民族的传统陋习，理所当然会受到当地人的嘲弄和排挤。”

何逸敏新诗三首

一、宽容大度应该是永远的

人生，在宽容和收取宽容中不断挺进。

宽容是书，一本独步踟蹰的自我反省的书。

宽容是花，给咄咄逼人的对象，以有足够的时间来驻足赏花。

宽容是手，想要战胜你的人其实已伤痕累累，你只不过是你要倾诉的那人，虽然他选错了方式。

宽容是伤害你的人的后悔港，虽然他依然把头抬得高昂。

宽容是福，眼前晃动的是他的最亮点，虽然他曾重语威言。

啊！

宽容是爱，一切都

因为这个字！

二、关了矮矮的木栅

流泪？泪水里是心灵的痛苦，流向高原的肃穆，流向大海的宁静，流向拥挤人群的寂寞

凝视？凝视中是内心的叹息，眺望月亮的流泻，眺望树枝的分叉，眺望朦胧把苍白掩饰

流泪、凝望。凝望是为了晚秋的枫叶没有等到我的柔意绵绵，便掉了红

流泪、凝望。流泪是为了春色的满园没有等到我的敲音便让我湿了木鞋的青苔

关了矮矮的木栅。

三、雨后有虹

在这处处结果决定一切的人生旅途上

我们是否，关注结果大于参与？

错过了美丽的风景，也就不经意中，让幸福

从手指缝里悄悄地溜走了

也许，我们选择的人生目标早已深深地烙印在

你我的心灵，迷蒙的眼睛

仿佛一片广袤的蓝天就在眼前

是虚幻？还是指着星星说着儿时的天真？

现实很少给我们答案

以致我们心力交瘁。

期待那幽香，永远在灯火阑珊处

浮动，飘荡……

当我们满脸微笑地娓娓道来，
我的内心早已被涌泉般的泪水所淹没。

每人，说着你的故事，我的篇章

唯独没有人分享和体会

刻骨的痛苦和绝望！

西窗剪烛，伤怀之美

在秋天的艳艳中，邀看南飞的大雁

随风吹笛，雨的四季又伴着那冷雨让人，再次恋雾迷尘，举头望见

雨后有虹……

陈家奶奶的状元饼

■ 依林

中秋节，异域游子放牧思念的日子。

而我在新加坡度过的中秋节却别有一番韵味。

新加坡的中秋节是热闹非凡的，一两个月前各色各味的月饼、各形各款的灯笼就早早被芳香肥硕的柚子、沁脾清心的佳茗簇拥着应市，河畔街边一曲曲团团圆圆的歌乐摇曳着人们的中秋情绪，仿佛家家饼店窗里门外精心选购月饼的蜿蜒人龙，买不够的月饼，说不尽的期盼，直等到中秋节的那一天，节日的喜庆达到了沸点——华人家家户户老少欢聚吃月饼提灯笼，大大小小的办公室里，也少不了不断推陈出新的月饼，最乐的是孩子们：甭管是不是华族，那争先恐后穿上的鲜艳华服，那会亮会闪会唱歌的灯笼，那剥柚子猜灯谜吃块月饼尝杯淡茶的校园或社区活动，那含着一轮满月的夜幕下提着灯笼走街坊时盈盈烁烁咿咿呀呀的灯光长龙，无一不是乐趣无限的。

我在新加坡的第一个中秋，和一班独身主义好友赴外岛，听海、赏月、品茶、啖果、放歌、神侃……优哉游哉，顾不上思乡。

第二个中秋，我认识了住在街对面半独立两层排屋里的陈家奶奶，也自此认识了喧闹红火的狮城中秋里一隅独自寂寥的角落。

陈家奶奶一头银发，却清瘦隽逸。打招呼多了，熟稔起来，她说孙女都要和我一边大了，也和我一样：特馋萝卜糕和芋头糕。她时常唤我过去解馋。她屋子里纤尘不染，十分亮堂。客厅卧房餐室的红木家具，呈亮古朴。墙壁上悬挂着许多镶嵌在精致木框里的黑白照片——我惊异她年轻时的天生丽质，多么恬静柔美的女子！陈家爷爷辞世十几年了，那照片上的英俊面庞却仍然透着令人春心荡漾的魅力。

还有不少全家福式的照片在房间各处静默着，我暗生羡慕：幸福的陈家奶奶。

中秋节将至，我猜测对面陈家奶奶幽静的房子里，月满中天的时刻，应会是人声鼎沸，阖家团圆的景象。清早，我出门上班，陈家奶奶隔着她家镂花的大门朝我摆手：你一个人在外，来

我这过中秋罢。她幽幽深深的目光从铁栏间漫过来，挂在我心上，沉甸甸的我点点头。

在学校和学生们从早晨的中秋文艺汇演，到下午的猜谜、剥柚子、打月饼、学茶艺一系列欢声笑语的活动，庆祝了整整一天，快回到家时，天色已经暗淡。新加坡，长年累月只一种热带天气——盛夏，早上七点天亮，晚上七点天黑。陈家奶奶房子里寂静依旧，我提着盒朋友送的广式月饼，走进她空荡荡客厅，惊愕：华人家家欢闹的中秋节，陈家奶奶怎么一个人过？那照片上的……

陈家奶奶一身素净，她领我到后院一棵茂盛的芒果树旁，一个圆圆的石桌，桌上最显眼的是“一群”被月光笼罩的圆饼，和常见的月饼不一样：有大有小，平平扁扁的，最大的那个大盘似的饼旁，还有一个红色的深海大碗，碗底上有几颗骰子。

陈家奶奶坐下，并不理会我的满腹狐疑：“懂状元饼吗？”

见我摇头，她语调突然高扬起来：“你好命，赶上我这正宗的状元饼！”

继而，她高兴起来，不厌其烦地介绍：这最大的是“状元”，这两个小点的是“榜眼”……原来，这是老福建人中秋节时传统的应节食物套状元饼有六十三个，包括：直径约六寸的状元饼一个，直径四寸左右的榜眼饼两个，直径二至三寸的探花饼四个，直径一寸半左右的进士饼八个，直径约一寸的举人饼十六个；直径半寸有余的秀才饼三十二个！而搏饼中状元也是福建流传已久的应节游艺一六颗骰子，一个吉祥如意的大圆碗，全家人轮流掷骰，根据掷出骰子显示的点数，按规定博得相应级别的月饼！我在国际学校教书许多年，竟然不曾听说过！

陈家奶奶颇为得意：“我做的状元饼，满新加坡你也找不到第二家啦！就是有饼家卖，也不是我这冬瓜肉饼！”

我讶异：“冬瓜肉饼？怎么闻着枣香？冬瓜还能做月饼？这还算不算月饼啊？”

“当然是月饼！以前我们福建人好吃冬瓜

肉饼，平常日子，小小一粒，铜板那么大，好吃哦！到了中秋节，冬瓜肉饼才做成有大有小的一套‘状元饼’，不光有冬瓜猪肉，还加了枣泥，你鼻子够尖！我准备了两天的，今天起早就开工，我家婆传给我的这手艺，现在没几个人会了！”

陈家奶奶眼神瞬间暗淡：“唉！会吃我这状元饼的人都过去了……我家婆说，你陈家爷爷从小就好吃她做的这状元饼，年年都能搏上最大的那个状元饼……你陈家爷爷真是脑袋灵光，人家说我们福建人‘门里一条虫，门外一条龙’，可你陈家爷爷，门里门外都是一条龙！我嫁进陈家那年，他已经有几十条大船了……我天天都有燕窝糖水喝，我生阿桂，他说生一个小瓜，就给一个女佣……”

“那您真是好命呢——少奶奶哦！”我打趣。

陈家奶奶仍是一脸怏然：“哪里会好命！生阿娣中了寒邪，我天天喝药医病拜神求子，不到两年，我家婆就脸黑黑——说我生不出儿子，要你陈家爷爷续小的。”

“啊？”我心里一惊！

“那女人才好命，一过门，歇不住地生，四男两女，我家婆从抱头一个孙，再没来过我这边……唉，命啊……那女人争气，也争嘴，你陈家爷爷来我这一天，她都吵得寻死寻活的，我也哭，阿桂阿娣跟着哭，哭了好些年，才说好每年就中秋节你陈家爷爷回来住我这边一天。”

我眼里一酸，那黑白照片上的才子佳人，不过是过眼即逝的云烟……

“幸亏我家婆教我做这状元饼，不然可能连这一天都讨不到！那女人从你们北方来的，别说做，连买都不会！你陈家爷爷说，全新加坡就我这状元饼味道最好！他回来，我们一家四口中中秋节就有的玩，有的吃，有的乐……阿桂阿娣去澳洲读书，嫁了澳洲人，不方便回来，就剩下我跟你陈家爷爷两人过中秋，那他也欢喜，我们两个人扮四个人玩搏饼……不管叮叮当当多少回，他还是一直赢去状元饼，一辈子鸿运当头……”

中秋的月，出水的莲，在高高的夜空静静地绽放，一穹冷冽清辉。陈家奶奶虔诚的合起双手，仰着头对着月亮拜拜，眼睛却不是和她往常拜神一样闭合起来，她一往情深地凝视着满月，瞳仁里盈盈着白亮亮的月光。“你拜月亮吗？”她转头看看我，我诚惶诚恐地摇头。

“你们赶上好时候了，不拜神也好命，你

坐着罢……”她喃喃自语片刻，才开始一丝不苟地拜月亮。有细细的风，透过芒果树密密的叶子，轻轻拂动陈家奶奶稀疏的银发，那浸染了月华的颜色呵……

拜过月亮，陈家奶奶释怀许多似的，她把大碗抱在怀里，摩挲把玩着骰子……

“谢天谢地，那女人后来去教堂了，不拜神，我跟你陈家爷爷可都是拜神的。那女人往生了，你陈家爷爷带我去葬礼，那些孩子还挺好的，都叫我大妈，他们的小瓜叫我大奶奶……”

涓涓的月光漫过陈家奶奶的脸，和她脸上冉冉而起的浅笑，我舒了口气……

“你陈家爷爷是个好人，他过世的时候，叫那些孩子照顾我，每年过年，他们都来，有一年还跟阿桂阿娣都在我这见了面，那个年过的，这么大房子都不够地方了。”

“他们中秋都不来么？”

“都那么忙，过年能来就够了，人心得知足啊。我跟他们说过：清清静静过中秋，我习惯了。”

陈家奶奶小心翼翼把大碗和骰子放回原处，再推一推，更靠近那在月色下仍泛着金黄的状元饼。

“状元饼总归是他的，我们吃三红探花也不错呢！”她第一个给我：“我从小就没中过状元饼，我大姐说这探花饼才最中吃，状元饼是好运气的而已。”

探花饼，枣香浓郁，咸中带甜，皮酥馅软，我和陈家奶奶，慢慢品着饼，水样的月光，水样的月夜，一连几年，我都和陈家奶奶度过水样情绪的中秋。

今年中秋前，陈家奶奶安安静静睡梦中仙逝，她的大屋子里人头攒动鼓乐齐鸣好几天，她孙女说：“奶奶走前家里医院折腾了好几年，受尽了折磨，大奶奶真好命，脸颊含笑地走了。”

陈家奶奶仙逝的梦境里有谁？她赶在中秋节前去为陈家爷爷做状元饼了罢！她也因此而不孤独不再悲怨了罢！

今年中秋，我去唐人街的饼家，买了单个状元饼，中秋月如约而至，我仰头：陈家奶奶，给您说中——还是探花饼味道好，您尝过状元饼了么……

石缝里开花



■ 日落冬

年轻人接触文学，热爱文学，进而进行文学创作，有其内因与外因。

在大气候里，有许多热爱文学的青年，同时也有不爱，甚至排斥的；在低气压的环境中，大多数人对文学不感兴趣，却也有一小撮人热烈的参与。

50年代，受独立运动思潮的影响，文学活动走向高潮；60、70年代，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新华文学一片火热。

执政党花了十六年的时间，“解决”了南洋大学这根心头刺。

80年代，新华文学进入了低潮。

然而，这二三十年，文学发烧友都未曾放弃，文学团体依然存在，书刊依然出版，新华文学挣扎着在石缝里开花。

影响、吸纳年轻人参与的工作，照样有人在做。

1980年，当时的《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都推出了青少年版位，招收大批的青少年当学生通讯员、青少年记者。

报馆与文学团体也联合举办了几届的国际文艺营，邀请海内外作家来演讲，为青年学子们营造浓厚的文学气氛。

记忆所及，当时出席过国际文艺营的嘉宾有来自中国的：艾青、萧军、萧乾等；台湾的：哑痲、余光中、蓉子等；香港的：彦火、刘以鬯等；美国的：於梨华、张系国、白先勇等，还有印尼、菲律宾的作家也来了。

在那种氛围里，影响了许多青年人。

奔星、希尼尔、谢裕民、华之风、董农政、伍木、殷宋玮、黄广青、陈智成、韦铜雀、李一翔等等，都是那个时候成长

的作家。

华文报业合并为联合早报之后，华文报对青少年的工作也未停止过。

“鹰群俱乐部”取代了青少年通讯员的组织，迄今二十五年，也培养了不少出色的青年写作者。

学生版位从未缺席，从小学生的《小白船》，《大拇指》，中学生的《星期五周报》，到大专学生的《爆米花》，《取火》都有，也出版过十五期的文学刊物《天空》，细水长流。

今年八月，新加坡文艺协会主办的全国中学生文艺营，吸引了八百多名在籍中学生的参加。

这八百多人里头，会有多少人会成为新华文坛的明星？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却看到了，许多人不为名不为利，在幕后默默地作了很多工作。

石头里绷出来的花，开的是前辈们的心血。

新华文坛承继了五四的传统，马华文学的传统，铸造了自己的精神。

可以预期，新华文学坚韧的生命，终将开出灿烂的花朵。



简迪新诗三首

一、曼谷

他从
One Night in Bangkok
的摇滚中
苏醒过来
惺忪的睡眼
辨认不出湄南河
还是杨柳岸
曼谷的泰式全套服务
和水疗
正发酵
张无忌（他其实不姓张）
已经忘了妈妈生前的叮咛
也想走出开始下沉的水城
但点穴前的武功
全给费了——
曼谷没有打烊的夜
沿江沿街都叫卖
真货假货 水货陆货
就是没有还魂的
解药
挣扎着起身 张无忌（他仍然不姓张）

摇摇晃晃还来及
摆正正坐姿
嘟嘟车又载走了他下半夜
的情醒
另一个灯火阑珊处
另一个众里寻他
湄南河的春天也没有天黑
直到摇滚乐嘎然而止
众人妖纷纷下妆 谢了春红
他才从梦魇中
翻醒过来——
喧嚣声中有幢幢旗影
播音器里传来含糊糊的报道：
黄衫军已经占领机场
张无忌（他还是不认姓张）
这才明白
这个男人的天堂
已经拆除了
旋转不息的安全门
所有的通行证
还在复制中……
（曼谷 2008）

二、现代豪放女

命运的跑道 围着
节食的
圈圈
一天的秩序 由
午睡后的猫步
开始
假日
排满了春夏秋冬
剩下的空档
也簇拥着
血拼和
下午茶
长长的周末
就交给快艇了
是Peter 还是

Alonso 都没有问题
下个月的烛光晚会
场址还没定呢
真烦
想从电视广告上作选择
真烦
想从电视广告上作选择
哎呀 什么巴勒斯坦
阿富汗
伊拉克
什么鬼地方啊
巴黎之春 米兰之夏 时代广
场
都到哪里去了
这些电视台

也太没有品味了
什么 贝哥又有外遇了
还是东方异味呢 真棒！
克利丝汀真可怜
刚被男友甩了
又死了小狗狗
已经哭成泪人
淹了半边天
另外一边又被狗仔队追逐
真是恶心
什么 麦克 杰逊死了
世界末日
真的来了
真的
来
了

三、 伤痕·宝剑

那段记忆 像
岁月永恒的伤痕
在年轮里
褶皱回旋
一圈又一圈

但当年砍杀的刀
已经洗去血迹
磨练之后 又瘦

利得可以割风
还可以挥斩乱麻和春藤

而那些无情剑
那些杀手锏的暗器
也铸成了特许收藏家的
尚方宝剑
偶尔在新的舞台
新的擂台

一亮剑 还是一如既往
所向披靡呢

什么十年浩劫
什么伤痕
都是 风过
水无痕



我不在东方的日子里



■ 成君

当日子被五光十色所揉碎
我的梦渐醒
不在夜里
在昏庸的人群中
看那不知所谓的追求和拼搏
是为了人云亦云
是为了人们的眼光
和那一切一切的肯定

我不在意去捡拾心中的爱
是您所爱的
谁也夺不了那一份甜蜜
是爱么?
也许是终身的执着
那一份对文化的认同

如果用西方的框架子
却永远锁不住
那博大精深的永恒
更何况那蚍蜉撼大树的行径
又怎能换得襟上的一朵梅
最终细数了一年又一年
只能光待梅花谢了
桃花谢了.....
胡姬也伤感

我不在东方的日子里
日子逐渐被揉碎

稿于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日

致亲爱的安德鲁

■ 秀仪

亲爱的安德鲁：

十年过去了，你过得还好吧？结婚了吗？是否组织了自己的家庭？还是结交了损友，重蹈你爸爸的覆辙？

是呀，时间飞逝，我们最初和最后一次的见面，竟是十年前的事了。十年里，你的影子在我脑海里不曾退去，且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浮现。尤其是近几年，再有了自己的儿子以后，更是常常想到你。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相遇在兀兰的一间儿童收容所里。那时，教育部开始实施学生必须每年为社区服务的政策，而我，就是带领着一班中三生到那儿去当临时义工时遇到你的。

我们去收容所的当儿，是午后三点多，因为较大的孩子都上学去了，收容所里的孩子只有十来个。或许是收容所访客的流动性大，因此，孩子们并不怕生。但，他们对外来的陌生人也并不热情。我在学生们和小朋友们打成一片时，突然间看到了你。那时，你正独个儿在一隅努力的在写习字。我悄悄地在你身旁坐下，想着或许要面对的极可能是个不合群的孩子。你抬头望了我一眼，面无表情，低下头一边继续专注的写习字，一边以非常爽朗的声音喊了一声，“老师！”

我很是惊讶，反问你怎么会知道我是老师。只听到你以愉快的声音答非所问：“老师，我叫Andrew，你看那边！”

我随着你手指的方向望过去，没看见什么，却被你偷亲了脸颊。我对于被偷袭正感到莫名其妙、哭笑不得时，见到你那清澈的眼睛和很乐的样子，也就跟着一起笑了起来！顿时对你产生了莫名的亲切感和好感。

我这时才注意到你在纸上写了一排排整齐的英文字母，是很认真的从‘A’字母写起。我还没来得及问你是否被罚写字时，你以流利的华语问我：“老师，今天是星期三吗？”

我不经意的回说，“是的。”之后，我就着学校的话题发了几个问题，觉察到你非常喜欢学习和上学的。

我静静的坐在你身边，看着你认真写习字

的模样，觉得煞是好看。原来台湾作家吴念贞只说对了一半，他说：“认真的女人最美！”。我却认为认真的人最美，这无关乎性别与年龄。

你很有耐心的把习字写完以后，抬头又对我一笑，问：“老师，今天是星期三对吗？”这次，我没回答，反问，“有什么重要的事会在星期三发生吗？”

你摇了摇头，满心期待地说，“没有，我在等星期五的到来，因为如果今天是星期五的话，我明天就能回家。”

你当时太小，或许并没觉察到我心中骤起的变化。我在听到你的小小的盼望时，眼眶泛红，心竟不由自主地恻恻然起来。在这之前，我总以为在收容所的孩童，皆因被父母，亲友遗弃。我从不知道，收容所也照顾那些父母和亲友没能力养育的孩童。而你，就是后一类的例子。

“我妈妈是因为乘坐我爸爸的摩拖车时出车祸而死的。我的阿嬷太老了，没办法照顾我和妹妹，所以我们就来这里。”你以大人的冷静和属于天真的孩子的稚音，娓娓地说起自己的家事。我不知道你的冷静是因事隔多年、是一种认命，是一种无知，抑或是一种麻木？无论如何，从一个小孩的口中听闻这样的悲剧，更让我感觉悲戚。

“那你爸爸呢？”我问。

“我爸爸因为吸毒，坐过牢，所以找不到工作。他现在在踩三轮车载旅客，没有时间照顾我和妹妹。不过，他每个星期六就会来带我们回家。所以，我在等星期五来。”

我还来不及问及其它，托儿所的负责人便向我走来。我只好中断我们简短的对话，起身与负责人打招呼

负责人跟我说你很活泼，很讨人喜欢。我从她哪儿知道你那时虽已十岁，却才刚刚上小一。想必是看到我惊讶的模样，负责人马上解释道，在收容所收留你之前，你从未上学，因此，你不但不会写字，甚至，连简单的英语会话都不会。这一解说道破了你写习字的原因，也除去了我心中的疑团。

我在听完负责人的介绍后，把目光调回你

那儿，看到你又再静静的、认真的写起习字来。我那时在想，你的认真与勤奋是不是源自一种补偿的心理？凝望着你的认真，我的心荡漾着一种感动。这种感动，夹带着一种惭愧，因为就算是为人师表的我，在小的时候，也不曾这么热爱学习。

时间飞逝，我们在短短的两个小时里相遇、认识到离别。在道别时，你依旧是爽朗的。而我，我像是与你调换了角色，心有戚戚然，少了来时的轻松。或许你们早已经习惯了访客短暂的廉价同情，所以并没有一丁点儿的留恋？又或是因你们深知，明日将会有另一批访客来取代我们？

相信我，安德鲁。我在回到自己的世界后，时常地想起你。想着你曲折的童年，想起你爽朗的声音，更常想着你是否在后来生活得比较好？

我想说我很抱歉我并没有在当时尽更大的努力让你过得更好些。那时，我或许应该向福利部领养你，直至你的爸爸有能力带你回家为止？对不起，我甚至没再回儿童之家探望你！以至我自己在你的生命里，只停留在收容所众多访客中的一名而已！

十年过去了，你现已成人，是否已摆脱了上一代所给予你身上的枷锁而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呢？

亲爱的安德鲁，我无法从任何地方得知我想要的答案，但，我由衷地希望你现在已加倍的获得你童年时所失之交臂的幸福和安乐。祝你幸福，安德鲁！永远祝福你，亲爱的安德鲁！

访客甲乙丙丁留

在“世界华文文学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提要

■ 忠扬

一、华文文学的概念

- 1、从语文的角度来说，指的是中国（汉族）文学，以及世界各国、各地以华文（汉语文）写作的文学。
- 2、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指的是从具有中华文化特质的汉语文文学，以及翻译成外文的华文（汉语）作品。
- 3、由外文翻译成华文（汉语）的作品，并不隶属于华文文学。

二、华文文学的范畴

- 1、中国文学是世界各国、各地华文文学的源头，各国、各地的华文文学是中国文学派生出来的文学支流。
- 2、各国、各地的华文文学并不等同于或隶属于中国文学，而是既具有中华文化的特质，又具有各该国、该地特征的独特品种的华文（汉语文）文学。

- 3、中国文学与各国、各地的华文文学以它们共同的中华文化特质而形成脉络，以其各自不同的国情、风物习俗的文化特征连接而成网结，并由此构成一个世界性华文文学的大网络。

三、中华文化文学的特质

- 1、中国现代文学源自于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现代化延伸与延续、创新和发展。
- 2、文学是文化的一种独特形态，两者的关系极为密切，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时是难于具体划分和分辨的。例如，孔子、孟子、老子和庄子等，他们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司马迁既是史学家，又是文学家；而他们的作品，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史记》等等，则包容了文史哲等人文科学。
- 3、哲学是文化的核心，文化是文学的母体，要深入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学，必须了解其哲

学思想,进而才能了解其文化核心的特质,以及由此派生的文学特征。

- 4、中国具有四、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而不曾中断,至今仍有其生命力的传统文化,说明中华文化除了有强大的凝聚力,必然还有其内在的继承性。民族文化的继承性,主要集中表现于其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上。
- 5、正如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在论述文明文化起源时所指出的,中国文明的形态是连续性的,与破裂性的西方文明的形态相异其趣。他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可以说是最为人注目的特征,是从意识形态上说来,它是在一个整体性的宇宙形成论的框架里面创造出来的。”
- 6、也有另外的学者认为:“真正中国的宇宙起源论,是一种有机性的程序的起源论,就是说,整个宇宙的所有的组成部分都属于同一个有机的集体,而且它们全部都以参与者的身份在一个自发自生的生命程序之中互相作用。”
- 7、从两位学者的论点中,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归纳出表现在文化文学上的三个基本特质,即:连续性、整体性和内在的互动性。
- 8、三个基本特质的形成与中国自古以来的“以农立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几千年来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体制,以及始自秦汉的四海归一的“大一统”内向型哲学文化思维有着密切的关系。
- 9、先秦以来,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若干个系统。由于中国幅员广阔,各地区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导致文化的多元化倾向,不同地域出现的不同学派体系,为多元文化的生存、延续、应变提供了必要的机制,增添了活力,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

四、近、现代史上的三次文化大冲击(以本土内的交流、冲突、应变为主)

- 1、从明清直至辛亥革命,外来文化(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的进入,与传统文化发生碰击,迸发出的火花,飘越海洋,开始着落于东南亚等地区,并在当地点燃中华文化的火苗,无形中给海外华文文化和文学的发生提供了契机。
- 2、“五四”新文化运动自觉地引进西方文化,在本土上传播,以期改造传统文化中的腐朽成分,进而揉合中西文明。新文化运动不仅在中

国本土开花结果,而且也把它的花粉传播至东南亚甚至更远的地区,为海外华文及其文学提供了迅速成长、开花的条件。

- 3、“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和反对所谓“封、资、修”文化,严重地从内部摧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造成一段时间内的文化贫血,中断了海外华文及其文学的养料,使海外华文及其文学需要借助其它文化(主要是西方现代文化)营养的注入,而造成形态上的变异,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华文化产生同类异种的反差。
- 4、三次文化大冲击,并没有从根本上摧毁传统文化,足以证明中华文化的凝聚的整体性、连续性和内部互动性。八、九十年代之后,文化上的逐步全方位的开放改革,可视为中华文化及其文学为浴火的再生凤凰,以更灿烂的姿态高翔于东方的晴空。

五、“入世”后中国(华文)文学面对的机遇与挑战

- 1、与过去的文化大冲击根本的区别:从过去的“被动”、“内在”式,转而成为现在和即将来临的“出动”、“入世”式,主动地在双程、多程的轨道上与世界各国、各族的文化交流、交锋、接轨、碰撞。
- 2、中国本土文学将面对空前的特大的经济(知识)全球一体化机制的逐步形成所带来的中外文化文学上的全方位的开放、接触、冲击和较量,以及为应变而产生的适应、演化、消融。中外文化在新形势下的交流,必然会产生无数次的冲突、互渗、容纳、融和与共同发展过程。
- 3、与中国文学同类异种的世界各国、各地的海外华文文学,难免要从现有的“分流状态”引发对中华文学的“寻根”、“汇聚”、“交融”,然后“再分流”、“再演化”的这个过程。(民族的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和共同语言的基本特征,将因应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这两大特征的割切、分离、变异而演变)。因而海外华文文学必将带来它们在居留地所融合出来的新的文学特征和色彩,与传统的中国文学进行交流、磨合。这是中华文学(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大交流,是中华文学焕发新的异彩的一个必然过程,也是全球经济、知识文化走向一体化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此文乃于2002年4月25日在欢迎广西文联赴港澳考察代表团暨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提要》(初稿)]

岁月本无痕

——西加记事

■ 泰生

于十九世纪的五十年代，被喻为世界上第三大岛的婆罗洲，印属西加里曼丹文县港，隐藏着一个小小的高原村庄，此高原村庄，在全年中的六个月笼罩在神秘多变的云层下。在云层下，于是多雨潮湿，浓林密茂，野岭深山中，飞禽走兽出没，却又是鱼虾肥嫩，五谷丰登，如此一大片的热量雨林，故成为早期开采金矿，种植树胶，为强者所拥有之地，它的名字叫——三巴岭。

那时期的三巴岭村庄仿佛被文明繁华的城市所遗忘，几代下来还误以为跟外界已隔绝，人们可用很少的思想来调理生活，无忧无虑的过日子。因此在过去一百几十年来，我们的村庄就好像迷失在时光的隧道中。也许走不出这时光的隧道；也许此村庄的人再也不愿意走出此山门；也许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此高原山岭是个人间净土，世外桃源。起码我是这么地想。因此在我十多岁的童年生活中，时光早已把我浑染成山野逸气的色彩。

三巴岭村庄，除了有青葱连绵不绝的森林，林中还有数不清的奇珍鸟兽，遍处是奇形怪石，奇花异草；更有说不尽的林间故事，讲不完的村里生活轶闻，谈不完族里兴兴衰衰的苦与乐。对一个十来岁的我，那时所知遇的事故虽不多，但在村庄里的所见所闻，都深深地烙印在我心中。



从长辈中谈起我的父亲，在他年青时是位很活跃的社会领袖，因此在日治时期是日本人所欲追捕的主要人物。不过我父亲很幸运地能逃过那一劫；可是刚逃过日本刽子之手，却逃不过一枚小小的“盐木刺”。

那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日本虽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正值荷兰殖民统治政权交替，

印尼政局尚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百业待兴，更谈不上有好的医院设备来医疗病人。

我父亲被“盐木刺”刺中后，脚底红肿发炎，显然是由于破伤风病菌的发作，在医院中没有得到好好的治疗，不久便身亡了。

父亲就如此在我四岁时离开了人间。从此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母亲在彷徨无助的情况下，遂背负手拉着五个大小的我们，返回了娘家。返回了就是那见山不见人，见人不见天，浓林密茂，胶林丛丛的三巴岭。

娘家就是娘家，母亲在富有的外公庇荫，和外婆疼痛的照顾下，基本上我们的生活是没问题了。

而今，提起这三巴岭村庄的名字，四十年后却成为我回忆中永远的“香格里拉”。

若容许我再绘制一张三巴岭村庄这早已从历史时光失落的地图，我想人们会感叹。此地图大略是这样的：主体乃是那座巍峨屹立，青葱有神，海拔高约1000多尺的三保公山，山脚下周围散居着，早期从中国移民来的客家人。这仅仅数十家人的住户，包括我的祖辈四代，据说跟一百年前大唐总裁罗芳伯有密切的关系。当时这些客家人就沿着文县河，绕过沼泽的雨林，见望三保公山，于是披荆斩棘，开矿采金，种植甘密树胶，利用水路把那些原产品运送至文县城，从此缔造了这个和平富署的村庄。



我的外公黄显胜是三巴岭的橡胶大园主，拥有大片的土地和财富，因此当地人说，外公的橡胶园大得连鸟都飞不过去。且得到村里人的拥戴，天生是位族群领袖。印象中外公理个军装的头发，像貌威严，一看便知是位性格耿直，刻苦耐劳的强悍者。

我外公的屋子俨然就座落在三保公山的山



脚下。以当今比较起来此屋虽不是一座什么富丽堂皇的建筑物，但也算是间四檐滴水，风水屋格俱佳的大户人家，所以人们都称它为“大屋”，相比之下，我们的住所当然是“小屋”了。

成为大屋的一切构建，墙柱瓦盖，都是采用当地上等的盐木料，虽说不上有雕龙画凤，精致门楣的讲究，但有它一定的气派，远远看去，山则山，屋则屋，有此山水人气的衬托，但见整个村庄有了光彩！

在回忆中，一踏入大屋内，即可见到一座神坛设置在大厅中，正面显赫书写着“三山国王”四个大字。上横墙壁悬挂着红绸布，两边贴着祈福祛灾的对联，左则旁挂着一把镇山宝剑，香炉边很特殊地放着一个木制的指南针，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摆放着神祇神物，下方安置着土地伯公神位，是晚神坛香火缭绕不断。

犹记得在大厅堂左边还特地摆放着一张四尺八尺黑黝黝的盐木板，大热天时躺在此盐木板上感觉极凉快，据说此盐板还有消暑治病的作用。然后随步绕过右手边一个横门甬道，另设有两个客房。再走回大厅堂左手边便是我外公的睡房了。楼上的装设不说，开门向左方的通道走去，则可见到一个好大的饭厅，和一个大厨房。说它是个大厨房实则是大屋的旧址，可又是外婆，姨妈，表姊妹们做针线，缝制，烹饪，闲聊的地方。

在饭厅正中，摆放着一个可供二十几人共膳用的长方形餐桌，晚间开饭菜分成两端摆放，然后外公端坐上横台桌位。所谓大厨房，餐具，炉灶，锅头，都比平常人的家庭要大，尤其是那大灶头的锅头，可专用来炊年糕，煮米酒，小锅则是日常用来煮炒。烧饭煮菜时，炉灶堆上木柴，木柴一烧火势熊熊，霹雳叭喇作响。如此忙乱了一阵子，饭菜总算做好，然后大小一家人才上坐，工作了一天的晚餐宣告开始了。

背山靠水好生息，自古来这道理对人类生存是最有利的条件。

我们大屋的风水地基就是建在如此山水俱佳的环境中。说有耕不完的地，砍不完的柴，水更是不用说的了。

欣然推开后院的门，有个小天井，此处设有打铁、石磨、刨床的坊间。间隔特设有两个冲凉房，冲凉房内各置放一个“大水房”，此大

水房是用三寸盐木板节节相扣制定而成的。水则由竹筒直接从高山引下来，因此可听到水房的水声，日夜叮叮咚咚川流不息。

从竹筒流下来的水质，洁净清凉，因此我们所饮用的水堪称是天然的矿泉水。那时我们对水的观念可说“挥霍成性”，没有节水的问题。

水不仅对我们如此的厚爱用处，同时它也陪伴着我们一起成长。那时我该是七八岁吧。我上有个哥哥，二个姊姊，下有一个弟弟，还有我小外婆生的三位舅舅，二位大姨，和小我一岁的细满姨。只有我母亲和大姨大舅才是我外婆所生。

我们大屋的左向边有条小石溪，我们把它称为“小龙溪”，小龙溪始源于三保公山腰的断崖石壁间，经细水纳流才形成此小龙溪，我们就经常在此小龙溪间嬉水，捕鱼虾，捉螃蟹，有时候捉捕不到鱼虾就翻动溪旁岩石中沉淀的枯树叶，如此会发现很多如拇指头大小的黑石螺，把捞获的黑石螺带回家，一刀把螺尾砍断，配上香茅，胡椒粉，大辣椒，炒至九成熟，美味可口之极。

有时在小龙溪玩得尽兴忘形，来个猴子爬树，学做泰山，攀上树藤，半山腰荡秋千，从对面山谷荡过来荡过去，怎会料到树藤一断掉下来的危险？后来给大人发现，从此再也不敢玩这种泰山荡秋千的玩意了。



有时候回忆起要走进走出我们的大屋，犹如走进迷宫。屋前屋后，楼上楼下，转弯抹角，若要找人使劲呼喊才能听得见，所以做小孩子的我们捉迷藏，四周一躲，大家找得团团转。

如此，无论从正门走进大屋，还是从大厨房横门走出来，都要经过一条长廊，长廊宽约五米。每当雨季不能割胶时，大人们会邀约一些村边的人在屋内打纸牌，赌天九，那时做小孩的我们在此长廊上玩乐，如骑木马，玩弹子，玩树胶带，修理鸟弹弓等等。

大屋面前是一片空旷的草地，称为“天时坪”，顾名思义，以天时为名，定有它的作为。

“天时坪”，平时是用来晒谷，晒树胶片，晒胡椒。相对大门的位置还摆设着拜天公的神位，逢

年过节，天时坪又作为祭祀的道场；尤其是盂兰节，我们俗称“七月半”或“鬼节”。至于七月半我们做小孩的不喜欢，但又无可奈何。因每年到农历七月的上半月，白天感到还不怎样，一到了晚上却心惊肉跳的怕鬼，不但小孩子怕鬼，同时也看得出大人们的举动，不但怕鬼，敬鬼，讨好鬼，还处处为鬼的行径作想，弄得整个村庄鬼影重重。此时外公早已命人把山脚下路旁的杂草清除，修路筑桥，逢有转弯岔路口，插上三角形旌旗，好让鬼魂一路好走，去赴一年一度的“孤宴”。做大人的会趁机对不肯理发的小孩吓唬说：“留着长发鬼拔毛”。

被华人视为这一年一度孤魂野鬼的节日，庙会当日会张灯结彩，摆上三牲酒礼，果子礼篮，和各种糕饼，并插上奉献者名字的旌旗，以待那些孤魂野鬼前来享用宴飧。等一切工作就绪，长者看时辰加上十二时一刻，一声施令：抢呀！接着众人声色俱厉一拥而上，同时也嚷着：抢呀！抢呀！抢得越乱，越劲，越好，显然是一场人鬼抢食的大混战。

而按照一般“抢孤”的习俗传说，若使要“抢孤”，一定要抢到东西在手，如此才能安魂渡鬼，人间自会风调雨顺保平安。

我们大屋的天时坪，每逢此节日，外公也特设有此“抢孤”的祭祀，但祭场却不如真正的大庙会，因此声势不大，不过大人照样会促使我们如何“抢孤”，却每次抢得我们心寒胆栗。

“抢孤”，虽是我们华族特殊的传统习俗，但时至今日也渐渐失传了。



在印象中，我外公是位很杰出的开山鼻祖，除了开垦种植橡胶，早期还种植甘密，酿制甘密。不过到了我们那个年代，种植甘密的事业却已不复存在，也不知如何该行业会没落停止。但在屋外的柴棚处，仍可看到当时留下来煮甘密的灶具。更重要的是留下一条专为运甘密而扩修的小运河，（此条小运河，原属文县河的支流）。可惜的是，此条小运河在我所知之时已变成河床狭小，河的两岸且芦草丛生，藤蔓莽结，树枝横竖杂乱，显然是小运河年久失修，经泥沙不断的冲击，水流改道四泻，因此小运河每到旱季时常会断流；然而到了雨季河水却又泛滥成

灾。可见小运河到了我们那个年代已完全变了样，不能再行船了。但我们却利用这条小运河学会很多捕鱼的知识乐趣。其中有一种叫“张河”，“张河”不仅是捕鱼的一种乐趣，同时也是一种生活的技能。

有关于“河”的名称也许是客家人的惯用语，据词典的记载则称为“筩”，或“河筩”，是一种捕鱼的竹器，跟“河”是否同一辞源，不得而知，姑且称此捕鱼之器为“河”。“河”是以竹片编织而成，形状如猪笼，张捕鱼的功能在于它的“河筛”。“河筛”同样以竹片削成细软条状编织，口大尾小，嵌接在“河”头上端，一旦鱼只游撞进“河筛”内就很难再出来了。

“河”可连续使用多年，有了这捕鱼之器，每年我们算准雨季来临前就在小运河中斩树打桩，作堤坝，堤坝就地取材，用树叶，水草之类筑成。然后在堤坝中开个走水的洞口，此洞口就准备将“河”套进去，如此把“河”定位好，前后还要用木条紧绑住，以免“河”被激流冲走，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雨季来临，那时有几种鱼类会从文县河支流游上来觅食产卵，一群群的鱼儿就会顺着堤坝的水洞口钻进“河”里了。

在我们三巴岭周围几十公里，除了高原地带已砍伐为种植橡胶树外，其它平原地尚属热带雨林，然而近河流域却是一片沼泽地，因此动植物的生态跟高原显然有别。单说沿河一带的水产物，不仅丰富，且奇形各态。每年到了十二月天，雨水频密，这时沿河两岸的沼泽地，则满山遍野积水泱泱，在浓阴积水的林间岸边划条小舢板船，赫然会发现数以千计的鲶鱼在黝黑的水中游戈。原来这些鲶鱼是趁着雨季的水上游上浅滩草丛间产卵，产卵的鲶鱼昏昏沉沉，任人肆意捕捉。于是村里的人闻讯赶来用网捕捞，用鱼叉杀戮。如此的鲶鱼产卵季节，俨然是我们文县港尾一项特殊的渔猎奇观。

鲶鱼是我们文县港尾的特产，肉质雪白可口，捕获晒干，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食物。鲶鱼其形如海中的小鲸鱼，背纵黝黑，肚白须长，口大恶食，大的有七八尺长，再大的据说就会吃人了。



到了六七月的时分，整个三保公山山麓，



如换上一套新装，平时遍山青绿的橡胶林，如今却变成一片金黄。噢！原来是艳艳的落叶，是南洋的秋黄，远远望去非常之美！一阵季候风吹过来了，不止橡树叶满山飘舞，还能听到霹雳叭叻橡树果熟破裂发出的声音。

我们的村庄到了这个时候，可说完全进入了有声有色的世界；不过也意味着干旱，大热气体的即将来临。此时可看到村庄山谷间的小溪水缓缓而流，山下沼泽林间的积水渐渐消失，明显地可见到一株株盘根老树之根露出了水面，抓鱼鸟呱呱低飞鸣叫，小松鼠的的叨叨，挑衅性的跳上跳下，蝉儿知了知了的叫个不停。此时在林间且可闻到一阵阵的林木水气兼鱼腥味。对熟悉有经验的村人来说，此时可又是捕捉鱼虾的另一个高潮季节了。

原来在林间沼泽地，有好几种鱼类，无论晴季雨季，都不会游离已久栖的水窟，虽是六月旱季也死守洞窟不游走，不过人们要捕捉这些窟中的鱼可不容易。那么村里的人就会动用最古老的方法，即是把若大洞窟的水掏舀掉，村子里有个专有名词，叫“负鱼”。

“负鱼”要视水窟的大小而定，小的窟可一两人很快把水舀掉，大的窟可要作泥墩，泥墩的作用是要把上流的水堵断，或另作水路，不致下方的水倒流回水洞窟。于是大夥儿唧唧，唧唧同心协力，喊着，眼看水位渐渐降低，可听到噼噼叭叭的大小鱼只，随着水洞口的水势往下滑，显示出一种小生命群体性的挣扎与无奈；同时也体现出“负鱼”者同心协力下的成果，水终于“舀”完了，做小孩子的不仅狂喜的来捉鱼，大人也乐在其中。

最后把那些生擒活捉的鱼虾，大家平分不计较。眼看天色已晚，此时大夥儿才满身脏兮兮，湿漉漉，满怀高兴踏上归途。回到家后还有一阵子忙碌，即是把那些吃不完的鱼虾剖肚洗净，卤盐晒干，当着日后的桌上佳肴。



那时期在我们的村庄跟外界几乎隔绝，很少跟外人来往。何况谈新知？在平平淡淡的日子，每天所谈的都是周遭几十户人家，来来去去的话题，话题不外是捕鱼、打猎、收割的事情。不过每当谈到打猎时，我们都会竖起耳朵在听，

在想，与大人们分享那山野林间狩猎追捕，紧张又刺激的故事，因此，耳熟能详。

就单说我那个表叔，他的正名叫“三保”，与三保公山同一称呼，很有意思。

三保表叔那时年约四十几岁，早年丧妻，只生一个女儿，有点跛脚，说话声音如破锣的沙哑。喜穿自己缝制的橡胶鞋，而且家里养着很多猎狗。无论入山出山，或平时过户总是枪不离肩，可称是一个真正的猎者。我的三舅对打猎虽也有点名气，但都不如三保表叔来得有经验。三保表叔对猎物，如山羊、山猪、野鹿、猴子、猩猩、狗熊等等的行踪生息，都可了如指掌。

据说，三保表叔入山狩猎还有诸多顾忌，比如说，若使他本人进山没有猎到任何猎物回来，认为对日后进山会很很不利，因此无论如何他都会猎回一些小动物，如松鼠、野兔、野鸡等来讨个吉利。

对一个猎人，入山出山，不仅要懂得山规，看天时，识地理，还有不可随便说忌讳不吉利的话，在途中见到有异声幻影不可惊慌，嗅到异味不可说出口，若迷路了不可大声呼喊对方的名字，可说山规多多。

三保表叔出门当然带刀，带枪，还有指南针，小锅头，干粮，盐，打火机，手电筒，也带着心爱的猎狗。

三保表叔虽知山灵，谙水性，懂天时，识地理，可说山与水都难不了他。然而，人终有踏错落运的时候。有一次他为了追踪一只野猪，竟在深山中迷失了方向。据他自己说是给山神婆迷住了眼，任凭多熟悉的地方都走不出山门。那是因为事发前，离河岸的不远处，他突然发现到一个似人如猿的山神物，正在采食那数丈高的树叶心，一时失声，惊动了那山神物，山神物于是一幌不见了，三保表叔当下神志迷失。如此一直在森林中兜兜转转，不知身在何处，经过了一天一夜才昏昏沉沉如梦中醒来，找到出路。三保表叔经过那次亲身的奇遇后，才相信山中有山神这回事。但说归说，那时谁也不相信山中有那么高到能采食树心的大山神，因此有人说，是他自己因一时的眼花，看到特种猩猩吧了。也有人说那是传说中的大脚野人，但老一辈的多半会信，深山野岭，风云滴露，千年万古，谁敢说世上有没有山神呢？从此人们再也不提这一回事了。

其实三保表叔入山打猎遇险之事还多着。另一次当他正在聚精会神寻找山猪的踪迹时，不妨从树上守候的大蟒蛇缠住，本来是人狩猎却变成“猎守人”。在情急中，他马上意识到伸出右手，以免被蛇缠住，如此他才能拔刀，然后向大蟒蛇砍去，才逃过一命。不过三保表叔并没有因两次的遇险，对入山打猎而退缩，反而他仍然扮演着村里一个猎者英雄的角色。

有时候三保表叔也会邀约一些村里的人去“放拦”打山猪。所谓“放拦”即是拦截山猪的意思。拦山猪首靠狗群，狗只越多越好；其二了解清楚山猪在旷野之中的活动地带，当发现到山猪的踪迹时，就放狗群追逐。狗群闻到山猪味，吠声四起，而山猪闻到吠声，则慌乱遁猪道窜逃，那么猎者就守住道口，只听“嘭”的一声响，山猪应声倒地，不中要害者，在窜逃中也会被狗群制服。

如此山间竹舍打猎的日子，年复年、月复月，而每次打猎归来时都有所收获。在记忆中却好像每当猎回的不是山猪就是野鹿，且多半都是在深夜时分，做小孩子的有时睡着了，闻声醒来，只见大人们忙着烧大锅热水，刮猪毛，砍肉片，把新鲜的猪肝，猪腰煮汤，大人们就彻夜借酒畅谈，管它明天是何年何月何日。



说起我二舅，年约四十岁，人长得又矮又胖，人叫“矮盾”，性格少有的沉默，而且不甚爱工作，也不很喜欢打猎，整日好像在思考什么大难题。沉静得连儿媳都是找外公特地到处托人作媒娶回来的，所以我妈常说，“这叫好命人！”

我二舅虽不甚爱打猎和工作，但他有制土枪的本事，（那个时代，每个住户可拥有一枝枪的准证）。除了能制土枪，凡其它有机械性的东西他都会懂得修理，因此在村里有点名气，暗地里我也很敬佩他。

在记忆中，二舅替人制的土枪很管用，每当制好一把就会测试它的性能，测试的方法是事先把火药倒进枪管内，续而把锡做的子弹放进枪管及塞进椰丝，以防子弹掉出来。三个放土枪的步骤做好了，然后找一扇完好的香蕉叶，板起“火鹤嘴”只听“嘭”的一声向香蕉叶射去，即

见到香蕉叶显出弹孔，弹孔清晰可数。此土枪一次发放为一粒弹头，两粒弹头及散弹。我二舅不仅懂得制土枪，也懂得制造火药，可说是一位制土枪专家。

对打猎开枪，既然耳熟能详，因此本能地很想试试这土枪射击到底有多大的威力。于是有一日趁二舅不在家时竟拿着他的枪走进山中射鸟去了。结果被我瞄准的鸟只没被射中，反而整个人被枪柄的震动力轰出去，愕然地坐在地上，自知今日是闯了大祸。“你这样的年纪是还不能开枪的，你知道有多危险吗？”我二舅如此叫骂着，那时我该是十二岁吧！

虽然那时候，我还不能像大人一样打猎玩枪，但我还算是个“鸟弹”好手。记得在我家门前种有两棵老水蓊，老水蓊每年到了七八月，半晴半雨的季节，花开满树，花香随风飘散，那些长嘴鸟也就在这时节吱吱喳喳应约而来，它们在树枝叶丛间啜吸水蓊的花蜜，可怜的是，岂料有个“鸟弹”好手此时正在等着来取它们的性命？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噗”的一声，即打中长嘴鸟的腹部，吱喳数声往下掉。长嘴鸟贪吃，打不中者，飞去又飞来，不当鸟弹一回事，正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因此妈常劝说：可怜可怜，别再打它们吧！

那时不但我有弹鸟之准，也学会各种捕鸟的方法。更绝的是小舅还教我们如何“适鸟”，制“适胶”。“适鸟”不可学，不可教，有点残忍。

“适鸟”的季节是在大旱季，当见到山上橡树叶脱至光秃秃的时候，已是溪谷滴流，水窟浮浅，有好几种鸟在如此的大热天气最喜欢飞来溪谷嬉水捕热。小舅们知道这些鸟的习性，于是故意插下干树枝，让鸟儿栖息，然而那些鸟儿那会料到这是人对它们设下的陷阱？原来那些枯枝早已被涂抹上一层粘胶液，可怜的鸟儿一著枝就被粘住，想要飞也飞不掉了，只有眼巴巴的让人捕捉。

此种“适鸟”的玩意，纯粹是小孩子的好奇心，每次把捕捉到的小鸟，把羽毛洗净，经训养把玩一阵子，又把它们释放了。





日子就如此一天一天的过去，三保公山仍高耸入云，山脚下仍然翠绿常青。不过村里几十户人家随着日月运程的变数，不想新的文化，新的东西，外界的声音，终于向封闭了近一个世纪的三巴岭村庄传进来。不知何时我大舅托人在城里买回来一架收音机，对这个会说话，会唱歌，初见到的“木箱子”，当时不但我们这些小孩子经常要走三哩的路去大舅家听它的广播，其实大人们对这能说、能唱，又懂天下事的“木箱子”更好奇，只知道一个电台在播放，可让无数的人收听，不过对这“木箱子”的播放和收听，怎么样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在五十年代没有电力供应的乡村，要拥有一个干电池的收音机不容易，除了耗量的电池，还要把接收天线节节升高，通常可收到的频率有新加坡电台，西贡电台，还有马来亚电台，再驳接高一点到了晚上可清晰收到中国中央台，常可收听到此台的广播之声，如：亲爱的侨胞……新中国关心你们……欢迎你们回祖国社会主义大建设……人人有书读，人人有饭吃等等的口号。如此的广播，当时不仅对村里人是一种新奇，无形中也灌输给人一种新的思想；（姑且不论此思想正确与否）打开世界另一扇窗，传达了一个种族，同一个语言的心声，且化为具体的行动力量。因此在那时不知牵动过多少青年们的心，掀起了一阵归国的热潮；然而对我们这些八九岁的孩子，不知什么叫新思想，新青年，“归国”是那里？归去做什么？

记得我九岁的那年，也就是我念小学二年级时，大哥为了前途理想，说要回中国了，同时也意味着将留下我们姊弟和妈，因此妈常说，大的反而要先走。（此是后来的话）而大哥则说，是先回去念书和参与新中国的大建设，日后才接我们回去。一九五三年六月大哥离开了三巴岭，要到省城去等船期，于是记得他出海的日子，跟小舅他们登上三保公山顶，看大哥坐的轮船“大保康”号，然而登上山顶云海茫茫什么也没见到，只听到鸣、鸣、鸣，船开拉笛子的声音，此时知道船就要开了，从此大哥要去到遥远的北方过新生活，心里不觉一酸，泪水夺眶而出。虽然此事已过了五十多年，但往事如昨，令人难于忘怀。

大哥回中国去了，从此生活担子落在我大

姊的肩上。

我们的生活是每日天未亮四点钟，妈和大姊便起身去割胶。我大姊对工作很勤力，那时橡胶价又非常好，每次把橡胶卖出去，换来的是大叠大叠的钞票，很诱人，所以每个胶农对工作积极乐观勤奋。不过看妈和大姊工作得很辛苦，学校放假时我也参与了学割胶的工作。那年该是十一岁，我大姊对割橡胶不止很勤力也很大胆，老实说那时代我很懒散，尤其怕黑，怕鬼。初初学割胶的几天，总跟在大姊背后。姊弟各自戴上一盏土油灯，在微弱的灯光下见到一丛丛的橡树林，就是不知漆黑的前面会遇见什么？忽然一阵风吹过来，灯光明明灭灭，阴影重重，刷刷的声音，不知是风吹落叶，还是异物鬼怪？如此惊心受怕的心里，总盼望天快快亮白，白天多好！心里在想，为何一定要夜半就起来

割胶呢？是谁定的规矩？哦！原来是早上趁凉割的胶汁会更多。

如此惊心受怕的黑胶林工作，直到我去省城上中学时才结束。



白天的三巴岭村庄山色恬淡，人们生活朴素，没有物质上的诱惑力，那些山山水水，虫鸣鸣叫，自然成为我们童年的玩伴了。

到了晚上，若天气好的话，偶尔我们也会在大屋的天时坪烧起炭火，在山野村庄的夜里，炭火一烧火光熊熊，黑暗里可壮胆，祛邪驱蚊，围炉唱歌讲故事，说些科学新知。讲到科学新知这方面我小舅当时可算学识丰富了，心里不禁很佩服，有一晚不知他从那里听来或读来的新知，告诉我们说：我们居住的婆罗洲岛将在五百年后沉没，当他有意无意说完这几话后，我脑袋犹如晴天霹雳，天昏地转。心想，天啊！我们的岛屿，我们的三巴岭就要沉没消失了，该如何是好？对一个八九岁半知半懂的孩子，不想当时对时间的观念竟是如此的谬误，情感竟是如此的脆弱；恰恰记忆又是那么的清晰。

而五百年后是个怎么样的预言？那时我们的三巴岭究竟会变成个什么样子？用什么逻辑来说明一个岛屿的沉没论？小舅并没有给我们任何的解答，我们也无从问起。然而，我却永远记住

这一番话，永远忘不了那时的童真。

小孩子们的日子有时过得很平淡，大人们怎么样的想法我不知道。然而，不知何时，我们的学校聘请一位来自省城的黄老师。黄老师不仅教我们课本上的知识，和教我们做人的基本道理。同时也带来给我们这个高岭山村的文化新气象，深深影响着比我们年龄大的年青人，最主要的是这位黄老师属于“红派”人物。原因是，当时我们的学校思想教育，名正言顺的就是“红派”左倾思想，亲新中国；相反的是所谓“青派”，右倾思想，属于台湾国民党派，也就是当今所说的“自由三民主义”；而恰恰又被“红派”人士认为是当时腐败思想剥削人民的敌对派。因此“青派”及“红派”的校址远隔，楚河汉界，校旗，校服，青红不让，教育思想更是壁垒分明。显然这两派思想教育在我们的村庄里酝酿着极端的分歧，对我们这原本纯洁无邪的童心，灌输着似是而非的敌对思想运动，对这保守，朴质无根的民族，意味着这中华唐山客后移民，坎坷命运的将来，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事——此是后来话。

黄老师在我们的印象中始终都是位优雅，和蔼可亲的人，既然他会被从省城聘请而来，定有他的学识资格，为人师表地被村人所尊敬。在学校授课肯定用的是新中国的教育制度作为主导，怪不得当时黄老师会被村人捧着“红派”之骄子了！



时光荏苒，岁月如流。

有人说历史就像一个巨轮，它始终不停地在为时光而辗转；有人说政坛如波涛，后浪推前浪，有人说一个国家的命运，就是历史与时光衍生出来的结果。

于是在一九五零——一九六零年间，中国与印尼此东南亚两大国启动着这历史的巨轮。此巨轮不仅改变印尼的国家命运，也带来华人极大的伤害。

然而，我恰恰于一九六零年离开了省城，离开了西加里曼丹。那时对一个十六岁的青少年，不能说怀着有大理想才远走他乡，主要的原因是基于“分校”，（当时若一个华人归化成印

尼籍民，就不能继续在华校念书），是为了生活，也可说成是命运的安排……

如今四十年光景已过，不觉已走到有限的人生路。因此相信命运也好，不信也吧！不过每当回顾往事，尤其是那曾孕育过我们成长的出生地，它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那一个个亲人的脸孔，和自己那稚气个子小小的身躯，当时的头脑却总想飞越过那葱葱郁郁的山门，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常翻阅地图想象，天空有多大？海洋有多阔？中国北京在那里？（当时我大哥常有寄来中国的明信片）。

于我，我匆匆地离开了故乡。只因那次的“匆匆”，才缔成我这一段的历史情缘。

少年不识愁滋味，眷恋故乡之情，显然是从岁月的不断老去，才慢慢体会到的。因此我想，岁月若能把“眷恋”换回来个“不识愁”，那么故乡是否还会像往日一样的情景呢？

祇是近年每逢佳节返乡探亲，所带回来的眷恋，似乎越来越少，越来越淡；因此我又想，既然乡愁少了，淡了，何况是国家怨怼，民族情仇？这一切想也渐渐回归历史的海洋了吧！

二零零四年，我和大哥，弟弟三人本打算要回去三巴岭故乡看看，然而听说于一九六五年“走红头事件”中，我们的家园已全被摧毁，因此三巴岭村庄早已变成一片荒芜，那还有人居住？三兄弟听说后也就打消回乡看看的念头，唯有站在文县公路旁怔怔遥望，只见三保公山在蓝天白云下，巍峨壮丽，青翠依然。

稿于6.2009年





秋山诗七首

一、贺吴岸荣获

——“中国当代诗魂金奖”

只要是一座灯塔
到处都有你的方向

只要是一盏太阳
到处都有你的光芒

只要是一颗松柏
悬崖峭壁都有你的挺拔

只要是一匹骏马
广阔草原都有你的奔驰

当你站在高岗
榕须徐徐飘白发亮

仰望的大地都竖起了山山的赞颂

只要是大海
就有欢跃的波涛

只要有掌声
就看见了心灵流露的微笑

那是风雨后的天空啊！
那是踏过荆棘的道路

只要是一棵达邦树
就有它巍峨壮大的形象

只要是热带雨林的犀鸟
都有美丽的桂冠

世界都给你拥护
世界都为你欢呼

你掌心
一颗珍珠
散发出世界的光芒……

二、西湖

打开窗子
清波秀绿

千年古韵
随波奏起

摊开
文人骚客的
大江东去……

苏堤白堤
把臂
双燕齐飞

东波豪情
岸上
滔滔四起

美丽朝云
哀歌
一夜不息

湖
醉了
月影
迷
乱

落叶的叹息
流水东流……



三、花蝴蝶

当你停在黄花上
风中站稳的姿态
最迷人
美丽……

像小舟
波浪上
捡拾
朵朵浪花
微笑中归去……

四、小鸟

森林那么大
树木那么多
你还担心
没有枝头
让你落足吗？

随你而飞
随你而降

青山永不拒绝
你的歌唱……

五、衣服

干了
要弄湿很容易
湿了
要弄干
就很难……

六、蒜

任人拍
扁
任人切
碎
任人放入
油锅

飘出
一锅薰眼刺辣
爆炒的哗然……

七、树上天桥

走在平地时
我在树
下

走上天桥
我
在树上

人在高处
一望无际

一片青葱

看尽山山苍翠
道尽云雾飘渺……

(树上天桥，英文为“Tree
Top Walk”，是吉打州西林
Sedim的一个旅游胜地)



梭罗河的故事

■ 戴夫

河流，在中国人的文化思想观念中有说不完的故事。就如黄河，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早已把当着有生命力的神性来崇拜和表述，对黄河，因此人们敬重它，又忌畏它，崇拜它又嫌弃它，歌颂它又妒咒它。

印尼也有一条如此的历史文化河流，它就是梭罗(SOLO)河。梭罗河位于印尼中爪哇。虽然它没有像黄河一样宽长，但它却始终象征着印尼人民心目中一条神圣的河流。君可曾听潘秀琼唱的“我爱梭罗河”？这就是翻译自印尼民歌——Mengawan Solo。此首歌不仅风格优美，经久不衰，伴奏的乐器独特，且充满着民族情调，可见作曲者，是如何把自己民族的感情写进歌里了。真的，如此好的歌曲一首已足够矣！故我试把这首歌词翻释成华语如下，但请不要把它

随歌曲唱出，只能以诗歌诵读，如此就别有韵味了！

你梭罗河的故事

是从那很早很早的年代开始

当旱季来临时，河水不多

一旦下起雨，河水却滚滚奔腾流逝
最终流入大海

你的眼泪来自梭罗河

因此河流有说不完的故事

有多少贵族，商人从这里上船下船
年年月月从未间断

梭罗河的故事就如此从每日开始。



你的名字在蹁跹

——谒浩云亭而作

■ 田宁

一、

我真不情愿以这种方式
觅得你的名字
如蝶随影披一身金彩衣
蹁跹在这静穆的青碑上

鲜花摆满供桌
有我献给你的一束黄菊
紫烟缭绕的炉中
有我为你点燃的一炷香

眺望浩云亭外
青山入目
霭气氤氲
仿佛又听见
你往日清脆如铃的笑声
攀越生命顶峰后
回荡于郁郁蓝天……

二、

真年代
拉让江岸风紧云恶
一个山雨欲来的午后

我们不期而遇在吉宁街口
彼此双手紧握
雀跃万分
倾吐思念
——我决意邀你今后并肩同行

你低头沉吟
看似一种淡漠
其实不然双眸的泪光中示
我
江边的扁舟已待
你要作今生唯一的远行
——我只能送你到未知名的渡
头

临别是依依
清风拂衣袂
远去的江水滔滔
你频频回首
无语胜过千言……

三、

忘不了
是那可烦恼人的黄昏
杜鹃啼血

青鸟呜咽
——“燕已逝 水无痕”

我本该追问应有的追问
哦哦……请别告诉我
有鲜血 有枪声

再多的表述
又能挽回什么
难道不是阵阵心灵震撼
之后
徒增无限的悲忿

此刻雨中
清明伴我
我欲以我虔敬的合掌
自青碑上
捧起你这浴火化蝶

惟见蝶影双翅一展
化作一缕青烟
消失于我颤抖的十指
指缝间
——仰首 太息 细雨乃绵
绵……

22. 12. 2008

天
题

■ 田宁

七月流火
酷暑应消不退
过场一个接一个
真理正昏睡
偶尔眨惺忪

白发送黑发
泪湿不了衣襟
时序被把玩
径叫人逆行

溪流

■ 黄叶时

一

在这里，长年都是湛蓝色的天空低下，在这重山岭的后面，尚还留着一脉迫人的黛翠色。现在，在山颠上，一线垂直的、而流泻着一面阔大的峭壁。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如此巍巍与青葱。虽然，有人预言在十年的时间内，这美丽的山麓将消失在隆隆的采石的爆炸声中。

今天，这重山麓面向着砂南坡小乡镇，山麓的这一端，山头正在采取石砾当中，开采中的石场，原本是一重重俊美的峻岭，现已形成碎石嶙峋的，凌乱的大石堆。搅石机整天都在操作，当风从山脊后吹起，呼啦啦地掀起灰蒙蒙的沙尘，飘荡在半空中打转，扑得每个人满头满脸都是狠狠的沙尘。载碎石的罗里车一辆接着一辆，车斗上满载碎石，直往三十多公里外的建筑工场送去。也有被载到朋岭码头下船往诗巫或美里去，也有送到汶来国去的。都是一样要把碎石灌成钢骨水泥墙，建起高楼大厦和铺成道路。

今天，的爆炸地点在右边峭壁上，也是前几次爆炸过的地点。爆炸头手林四把安全绳索束在腰板上，戴上钢盔帽，手握住沉甸甸的电钻机，预备往山口攀爬过去。电风钻机的电绳索沿着山脚，牵接在发电机上。刚跟来学工的侄子亚强跟在背后，打理着这条长长的绳索，以免途中被缠结而电流中断，另一个达雅年轻人阿密，背着爆炸药物，一并儿往峭壁上攀爬。手掌触摸的岩石块像被滚水烫过，好在太阳还没有把岩石晒出火焰来！

现在，要做的事也是接续昨天的，在坚硬的陡峭石壁上钻成一条条管道，再把炸药塞进钻好的管道内。当接上导火芯之后，林四再查看四周的情况，以自己的经验来判定，周围一切都没有问题之后，再看了看手表，中午十一时整了。林四举起一面红色小旗，向山脚下的负责人打信号，也得到山脚下的人员回应后，从石隆门下来的警察已在公路上插上红旗暂停来往的车辆。才燃起了导火索，要给岩壁爆炸开，他们迅速地闪避到山后边的安全地方。

当几声轰轰隆隆的巨声响起时，天地在晃动，大大小小的砂砾和石块，应声飞起，在半

空中兜兜转，之后，才慢慢散落。好一阵时间过去，待到一切安静下来，那些石块都落定了，警察也撤回去了，今天，总算完成这项艰难的引爆工作。

现在，太阳把山地晒得呼啦呼啦的，似乎在冒烟。林四和他的伙伴们额头上的汗水如下雨。他们也很快从峭壁上的就回到了地面，林亚强拿起水罐子，拼命在把水往自己的喉咙灌。坐在日罗东树荫下，身材佝偻的林四也提起水罐，他不是喝水，而是喝起大瓶子的、他自己家里酿的白米酒。

“四叔，喝太多酒，不好吧！”

“有事？哈，没事的，酒能提神，后生仔，你不懂。”

林四的脸色沉了下来，瞪着眼，说。

年纪尚轻的亚强听了，不敢再回话。默默地打开饭盒，吃起已冷却的午饭。林四没有带饭盒来，他可以不吃，还是吃着他的酒。这样的举动给林亚强一种很难受的感觉。尤其其他的那两只眼白暴露着红血丝，似乎随时就要挥拳打人的样子。因为攀爬峭壁一向来又不穿鞋子，林四的光脚板长满了厚茧，当他又横起脚板摆了摆，一副很自得的样子。

“真有点像是存心在虐待自己。”亚强这样想着，急转过身子，面向山后边的一片旷野，避免直接看到这位叔父的脸。

二

在村落里，这条静静地流淌的溪流边。

距离沙尘滚滚的石场约有五公里，这儿是一块旷野，因为沙岩质的土地贫瘠，枯黄色的茅草蔓生。眼望去，又是遍地的礁岩，这儿一座，那儿一堆。像中国山水图画上的假山石。这样的风景，在心情好的时候，看起来很有艺术美，心情烦愁的时候，看起来又是特别的丑陋。

在山脚右边的斜坡上，一椽铝片盖的小屋，屋前屋后都长着野樱桃树，野樱桃树枝叶茂密，它给这间太阳一出来，就得被晒到天黑的屋子，有一个阴凉处。野樱桃树上，长年开着白花



儿，也同时结满枝桠的红果子。一群群的白头、蜂鸟觅食在树梢，它们每天也都是是一样的，从清早闹到天黑。

晴天里的太阳象穿旗袍的女人走路，所以落得比较慢，当傍晚的七点钟一过，天色还是全黑了下来。这村舍人家散落在山脚的四周。成千上万只的萤火虫栖在池塘边的沙虫管树梢上，闪闪烁烁光芒，在和人家的煤油灯火一样的明亮。夜鸟、蛙声，一回比一回唱得响亮。

住在屋里的林亚强一家刚吃过晚饭，坐在板凳上，拿着渔叉，用磨石沾了水，要把渔叉磨利，待一会儿，要到溪流里叉鱼。

这当儿，亚强一抬眼，就看到住在山后边的林四缓缓走来，他抽着拉格草烟卷，烟卷上的小红火点，挂在他的脸庞上一明一灭。

亚强走到厨房，对在忙碌的母亲说。

“四叔来了，不晓得他吃过晚饭了没有，可能他又是只吃酒不吃饭吧。”

“年轻人呀，不要硬着颈项来说话，四叔到底还是你的长辈，而且，每个人都各有性格，批评人的话不好说。”母亲林大嫂轻着声音说。

亚强不再说话，转过身，提起放在屋檐下的竹篓，背上了竹篓，握住渔叉，拿了手电筒，直往溪流走去。

林四恰恰走了过来，向前把亚强的渔叉拿过来，不客气地用手指头抹了抹叉口，试试它是否锋利，然后，藐视的口气，说：

“叉小鲫鱼还可以，大一点的不行。”

“这条小溪水浅，向来没什么大鱼。”亚强淡淡地说。

夜晚，树梢上的猫头鹰用它低沉的声音在啼鸣，夜虫也都叫响了，只听其鸣叫声不见其影的藤精也都出来了，它的鸣叫声像有人在拉胡琴。亚强踩在溪流中，慢慢地走了好一阵，只叉了两尾鲫鱼、几条蓝夹子的虾，夜晚的昆虫越闹越杂乱，树林中的山狗也开始起来吼叫了。走得越远越听不到人的声音，偶尔，远处传来几声家狗在吠。湿漉漉的裤管也叫人感到冰冷，溪流的上端的水更浅，看来也没有什么鱼虾出现了，不想再逗留下去，就转身回家了。

三

一般上，听来的故事和真实的人生是成正比的。

林四爱说话，更爱说那些粗野的、庸俗的笑话。他自己说自己开心，不管听的人起鸡皮疙瘩。现在，他又重复老故事一椿，他把手臂往前一挥，来一个大动作，他用那特浓重的河婆口音，着重地说：

“这一带地险人恶，当年，是三条沟公司的地盘，你知道三条沟公司吗？开金矿的，当年有许多斗争，抢女人的、抢钱财的、放火的、谋杀的。因为是用刀用斧来抢，也就免不了死人了。所以，在山腰一处，有一条隧道直通往一个山洞，山洞内的烂泥上，哈哈，长年都留着一双双半截的，乃是人的脚印，有些脚印的是旧的、有些还是刚刚走过的，但是，却看不到有人影，那是……”

“四叔，好菜好饭你不说，怎么尽说这些不长进的、荒谬的话呢？不要吓唬年轻人了！”

林大嫂对这个叔叔也有一些的反感，但她还是可以包容的，还是把话说的婉转。

倒是亚强接着往下说：

“四叔，你自己不是说过了吗，白天说人就遇见人，夜里说鬼就遇见鬼！”

“就因为周围有太多的鬼，所以我才要说鬼。”

“你说来说去根本是在骂人。”

林大嫂在给煤油灯盏添油，再把灯罩盖上，说。

林四两排污浊的牙齿暴露在他那干瘪的嘴唇外，他还是不服气，把声调提高了，又说一句：

“我不是特地将人比喻鬼，阿嫂，你没见过鬼，所以你不相信这天下有鬼！”

这样的言论太无聊，叫人听了有点恼怒，林大嫂拿着煤油瓶子，往厨房走去。

在一边不作声的哥哥，放下手中的旧报纸，站起来，他背着灯火，比本身大几倍的影子映在墙壁上，因为光线昏暗看不到他的脸上的表情，只听到他讲话了。

“夜了，回去睡觉罢，明天还有工作做。”

“是，夜深了。”

“少喝酒。”

两兄弟的对话就是这么简单，似乎谁多说话，谁就浪费口水，那谁就吃了亏似的。其实，在他们这平平实实的生活中，也没有什么话值得

拿来多说的。

四

明天是冬至日。

今天一大早，就听到邻家的春臼响起来了。那是人家在春糯米粉，明天用来搓汤圆，其实，杂货店里也有卖现成包装的糯米粉，可是又说那包装的糯米粉，吃起来没有自己舂的米粉香。

这一回，林四喜孜孜地拿来半斤糯米，请嫂子帮忙，舂成粉末后，也好拿来搓汤圆。

今天他的身上闻不到酒味，也没有讲粗话骂人，这样的情形真叫人感到稀奇。

“别麻烦了，四叔，当今的糯米粉可以买现成的，就拿一些回去用好了，哟！你今天怎么也想到这女人家的事儿来了？”

“不瞒你说，阿嫂呀，我请阿密和他的的姐姐明天回家来，一起吃饭过节！”

“就是你那个年轻工人的姐姐？”

“是。”

“她们答应了吗？”

“答应了。”

“那好得很呀，之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打算？”

“还不敢想得太远。”

于是，似乎他还有点不大好意思，林四说要赶着上工地去，转身就走开了。早晨的阳光灿烂，一溜子儿的照在他的瘦削的肩膀上。

倒是那个作哥哥的，刚要上工场去，在一边听了，平淡地对妻子说：“你也不必问的太多。”

“我也不想问得太多，他自己也有一分期望罢，难道一个人连一个期望都不可以拥有吗？”

“他那个款子儿，没一个人样。”

“若他娶妻生了子，应该也就有一个人的样子了。”

“我不抱这个希望，一个人娶了妻生了子，就会变得更好吗？一个四十几岁的人，若你把一根铁钉钉在树干上，那根铁钉早已被树干腐蚀了。人无端端就能改变？笑话，这天底下还没有这种事，你给一头牛戴上帽子穿上裤子，它还是一头牛，这是原理！”

“唉！也不需要把话说绝了。”

这个嫂子虽然有一肚子的道理，但是一点口才也没有，挂在嘴唇上的话也讲不完整。而且，冲撞了丈夫这一个粗拙人，不外惹心烦罢了。她担起两个水桶，转身往溪流走，挑水去。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许多事儿也不是人的一双手可以完全掌握的，还是各自打理各自去罢！

五

冬至一过，雨季也到了！

这一天，天色十分昏暗，风夹着雨，那雨水，任其疯狂地打落，仿佛是女娲还没有采石补天之前，那时候的滂沱大雨水就下到今天来了。远处的树林被掩没在重重的雨幕里，由斜坡滔滔而泻下的水，都往低地冲了去，水，聚集在田笆地上，很快地就淹到膝盖上来了。

林四用一张黝黑的塑胶布来当做雨衣，把塑胶布往头罩下，直盖过肩膀，挡雨水，他来到他大哥哥的家门前，沉默地取下塑胶布，他光着脚板，孤零零地站在屋檐下，一脸的忧郁。

“进来呀，四叔，外边风大雨大。”林亚强招呼叔父进屋里。

“今天还是大雨的天呀，又是叫人发愁的季节！”

什么时候听四叔说过这样的话了？亚强稀奇了，问：

“怎么会呢？”

“怎么不会呢？”

“你以前不是说过，即使天塌下来也不要紧，你可以用自己的脖子和头来挡的吗？”

偏偏在这个时候，这样的说话听在林四的耳朵里，仿佛是一种侮辱，林四突然感到自己受了伤害，说着：

“你也会顶撞人了，呀！”

现在，他可是真的气恼了，这个年轻人分明是在嘲讽自己，伸手拿起本来搁在一边的塑胶布，迅速往头顶套上，转身就走。可是，林亚强呆呆地望着四叔怒气冲冲的身影，完全不懂自己在那里得罪了这个叔父。林四一阵风似的，走远了，此时，天空又降下一阵大雨，在迷蒙的雨中，那本来已孤单的背影显得更孤单了。

巍巍滕王阁

■ 一介

滕王阁名称较生僻，一些人可能感到不解，但是涉猎过中国文学的人，对它不会陌生，唐朝初年王勃写的《滕王阁序》是千古绝唱，阁以文传，文以阁传，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江西省南昌的滕王阁，与湖北武汉的黄鹤楼、湖南的岳阳楼，合称“江南三大名楼”。它们久享盛名，毁坏后能够多次重建，除了登临远眺，风景绝美之外，都得力于卓越诗文之助！王勃的序已如上述，唐朝崔颢的七言律诗《黄鹤楼》使黄鹤楼光芒万丈；宋朝范仲淹的名文《岳阳楼记》，令岳阳楼仿如脱胎换骨，声誉日隆。诗文的力量，有时真的不可思议！

这次参加我国著名佛教弘法人士陈义孝居士的“庐山东林寺参访团”，除了在东林寺住宿四晚之外，滕王阁也是参观景点之一。

南昌是江西省省会，在马来西亚旅游界的知名度并不高，不是热门观光地点。可是，南昌的滕王阁和青云谱（即八大山人纪念馆），文化界人士岂能错失！对中国国内游客而言，南昌应是旅游热点之一，除了上述的滕王阁和青云谱，风景优美的避暑圣地庐山距此不远，何况南昌又是1927年八一起义地点，当年叶挺、贺龙率军在此举事，红军和后来的解放军因之诞生了，中共军旗上的“八一”即纪念此事，革命遗址与纪念场所很多，南昌在“红色圣地旅游”名单之中，排名跟延安、井冈山等都是天王级的！

3月28日上午，终于登临久仰大名的滕王阁。

滕王阁是公元653年，由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第22位儿子、受封为滕王的李元婴建筑的，所以名为“滕王阁”。李元婴是典型的皇族子弟，沉迷声色玩乐多于关心民生政务。不过，他倒很有艺术细胞，对歌舞的鉴赏力很高，更擅长绘画，据说他画过一幅《百蝶图》，饮誉画坛，可惜已失传！他建造滕王阁，出发点是为个人享乐的。

但客观上却起了促进观光事业发展，创造国家文化遗产的正面作用！

滕王阁自从唐初建成之后，或因自然破损，或遭人为毁坏，迄今共经过29次重修或重建，饱经沧桑矣！它能够屡废屡兴，是由于《滕王阁序》太著名了，对复建提供了很大的能量或动力，序文和楼阁已是二而一，一而二，无法分开！

我们欣赏滕王阁内的匾额，见到许多是直接引用序文的句子或词语，诸如“下临无地”、“北辰高远”、“雄州雾列”、“俊彩星驰”……好些楹联，也依据序文或王勃事迹发挥，且看：“南浦云开，秋水共长天一色；江南雨霁，落霞与孤鹜齐飞”、“天下无双序，江南第一楼”，“神州三楼，滕阁冠首，名扬中华；初唐四杰，王勃领先，序传古今”……美景和佳句仿佛被王勃写绝了，千古文人难有置喙余地，就像李白到了黄鹤楼，也感词穷，只好写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如果我们说“王勃的滕王阁”，应该不算夸张吧！

王勃写此序，世传两则佳话：

廿五岁的王勃，在公元675年，离开家乡山西省龙门，到交趾（现今广东、广西、越南北部一带）探望被贬官的父亲。一日，船只搁浅在江西、安徽两省交界的彭泽县（晋朝陶渊明短暂当县令之处）的马当山庙下。王勃上岸不久，江边一块巨石上突出现一位老者，问他是不是王勃，然后说明天是九月初九重阳，南昌都督阎公（一说名伯屿）在滕王阁摆盛大宴会征文，他如果赴会作文，当会名垂千古！马当山离南昌几百里，在交通工具落后的古代，一个晚上怎能到达！王勃向老者表明此意，老者叫他放心，只管上船就是。王勃登舟，突来一阵神风，第二天早晨及时将他送到了滕王阁。这是“马当神风送滕王阁”的故事。

至于作序的经过，也很有趣。在盛宴上，阎都督果然向宾客们征文，还要刻石留传。座上不少博学鸿儒，但大家都敬谢不敏，原来这公开征文只是“烟幕”，他的东床快婿吴子章，素有才子之名，早已写成一文，只等着拿出来。宾客们很会做人，不要扫主人之兴。只有神童王勃，并不推辞，拿了纸笔欣然书写。阎都督对这毛头小子，那里瞧得起，一心只等王勃的“劣作”出丑，让女婿威风，所以他命令侍从，王勃每写两句即向他禀报。

侍从报告《滕王阁序》的头两句：“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阎公听完说：“亦是老生常谈”；接着报告第三四句：“星分翼轸，地接衡庐”，他听了带轻视的说：“此乃故事也”；及至报告“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他瞿然而起道：“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是古今公认的绝唱，毛泽东就很欣赏它；上一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加坡作家连士升，后来将新版本的《海滨寄简》，易名为《落霞集》、《孤鹜集》、《物化集》和《天宝集》，可看出他对这两句诗的钦佩（“物华天宝”也是原序用词）。

够讽刺的是，一千年后，阎都督能够在历史上留名，靠的是王勃此序！就像诗人李白，当初求助于韩朝宗，写了《与韩荆州书》，一开头就是：“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韩朝宗有无提拔李白，其事待查，但韩荆州的大名早被历史尘埃淹没，全靠李白这封信留名了！难怪滕王阁有一对联：“……阎公能传，仗书生一序，寄语东南宾主，莫轻看过路才人”。

王勃写完序文，续程到交趾探望父亲，不幸落海惊悸而死！短命的天才，令人痛惜，或许天帝太爱才了，不让他羁留人间过久，很快即召回天庭去！

现在的滕王阁，距离唐代原址近百米，高57.5米，面积1.3万平方米，1989年重建。一、三、五是明层，二、四、六是暗层——明亮度低于寻常状态，灯光昏黄柔美。人从明层升上暗层，又从暗层转入明层，明暗相间，形成变化。每层设计都新颖脱俗，匠心独运，各具特色。

一楼的大厅，有一幅汉白玉大型浮雕《马

当神风送滕王阁》，是根据明朝冯梦龙《醒世恒言》内同名小说而创作的，可瞻仰王勃的英姿，巨幅楹联“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也在此层。

登上二楼，其主题是“人杰”，大厅内有一幅长卷丙烯画幅《人杰图——江西历代名人图卷》，江西省的确是“人杰地灵”，我们在这里可以和80位江西名人“晤面”。如道教创始者张道陵，著名诗人陶渊明、佛教净土宗始祖慧远法师，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王安石、曾鞏，江西诗派鼻祖黄庭坚，理学家朱熹，诗人晏殊，航海家汪大渊，大戏剧家汤显祖，科学家宋应星，画家八大山人，工程师詹天佑……

三楼展现了岁月的沧桑。厅里有大型丙烯壁画《临川梦》。明朝大戏剧家汤显祖写了著名的《临川四梦》：《牡丹亭》、《紫荆记》、《南柯梦》和《邯郸记》，这幅画即以此为主题而创作。三楼另一个著名的故事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劲敌陈友谅在鄱阳湖苦战十八年，最后陈友谅中箭死亡，朱元璋取得决定性胜利，于是在这一层楼欢宴文臣武将，虽然往事已成烟，但那个空前盛宴的欢乐场面、达官贵人的排场，似乎还在楼中留下袅袅余音。

从明层踏进暗层的四楼，展现的主题是“地灵”大厅有巨型丙烯壁画《地灵图》，江西省的名山大川，都浓缩在这图中：大庾岭梅关、三清山、龙虎山、庐山、井冈山、鄱阳湖、赣江、长江……“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王勃在序文中这样夸赞江西！

五楼是观赏江川风景的好地点，从这一层远眺，会想到王勃序文中写景名句，什么“飞阁流丹，下临无地”、“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雄州雾列，俊彩星驰”……古往今来，千千万万人登临滕王阁，全看到这美丽的风景，但有几人能像王勃那样，眺望之后即留下千古名句！

游客登临最高层六楼当初是歌前舞榭之处。建阁的滕王李元婴，最爱歌舞，日日夜夜在此畅饮观舞。楼层的中央是玉栏天井，有一个古戏台，每天演出着古代歌舞，供游人欣赏，戏台的两侧，陈列这古代乐器，如编钟、编磬、建



鼓、双凤虎座鼓、二十五弦古琴等。

我在滕王阁内小卖部，廉价购得一方编著的《至雅滕王阁》。当时行色匆匆，只能随便翻翻即买下，归家阅读，全书分五章，其中《滕王阁诗文》、《滕王阁书画》、《滕王阁匾联》三章很有价值！它收录12篇重修或重建滕王阁的佳作，唐、宋、元、明、清，每一朝代都有，史料价值很高。多幅不同朝代的滕王阁画像，也是每一朝代全无遗漏，还包括近代人齐白石的，让我们欣赏到不同时期的滕王阁风貌。书法则有宋朝苏东坡、明朝文征明、祝允明（枝山）、文彭（文征明长子），清朝高埕，现代人刘炳森手书《滕王阁序》，都是全文。毛泽东写的也有，字迹笔飞墨舞，典型本色，表现俱足，但只是局部

作品。从前我们读的中华书局版《高中国文》，王勃序文一开头是“豫章故郡，洪都新府”，编者还特地注明：“一本豫章作南昌，非。”考诸历史，豫章应是较南昌更早的名称，课本编者或许服膺“桐城派”文章义法，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所以用豫章两字。可是宋、明各大名家的墨宝，开头全是“南昌故郡”，可能这是王勃原文，此外，这书收录的古诗、楹联、匾额，也很有可读性！

离开滕王阁，我只能凭借所拍摄的照片，为它拼凑一个不完整的图像。至于那些诗文、书画、楹联，也提供一个“平台”，让我神游故阁，会晤古人，旧梦重温，发思古之幽情！

斜阳依依

■ 漠北羊



四十八年前的元宵节份，趁袋子里还有一点钱，我到笨珍去看已经三年多没见面的大表哥。表哥长我十多岁，但是却和我谈得来。

那一年，因为工作关系，他回到小镇做贩卖猪肉的生意。在信中，他说过，早上四点左右，用脚踏车载着四十多斤重的肉，从小笨珍北上，沿家挨户售卖，一直到文律郊区，往返路程三十多英里之间。他说几乎每一天到家时，已经是傍晚四、五点了。

在隆隆的马达声中，破旧的巴士把乘客载抵笨珍滨海的车站。已经下午五点钟了。表哥走前来为我提行李，看着他消瘦乌黑的身子，灰白的头发，我意识到表哥过的是非常艰苦的生活，因为他只是一个三十五岁的青年人，没有理由这样憔悴、落魄。

我问他健康状况怎么样，他说有一点哮喘，

不过有服药，应该没有问题吧！

我们在小食店吃过晚饭，已是近六点钟分了，表哥说到海堤那一边看落日。他说，那是他每天傍晚必来的地方。

我从来没真正坐在一个地方看夕阳，听表哥这么说，我非常期待和激动。不是吗？海边送夕阳，多么诗情画意，多么浪漫的。

海堤边到来纳凉的人不多，这里那里长着野草，一些椰叶和腐烂的椰子。晚风呼呼地吹。真是个好休息轻松的好地方。

我们坐在一块比较平的石板上，凝望着海那一边，晚霞映红的海面。不远处，一位马来老伯抽着卷叶烟，悠闲地看着浪中翻转的海鸟和阵阵的归鸦。表哥说，他是个退休的渔夫，也和

他一样，每个傍晚都是来眺望斜阳，在观看日落中，回忆起在海上作业的日子。

太阳渐渐地斜向海平线了。鲜红绚丽的光芒把海水映得更红了，呼啸的浪声中，但见粼粼的浪花闪着金光。我忽地羡慕那沐浴在金色里的两艘渔舟，多么幸福迷人啊！

天空里红霞散绮，似乎要以最美丽的穿着为落日送行。在这一鞭残照里，群鸦归巢的叫声显得荒凉落寞。霎时间，我感到有点客心惶惶，无所适从。而夕阳如梦，我又仿佛走入了空灵的境界，漂浮在虚无缥缈的幻境中。太阳在彩云间躲躲藏藏，再显身时，只留下一线的红光搁在海面上。最壮观的演出也落幕了，远处的渔火亮了，黑暗尽头也总有曙光，我对自己说。

“明天再来看吧！”马来老伯微笑地说：“明天，夕阳还是一样美丽。”

第一次看夕阳，我没有波送孤舟朗西去的伤感，也没有日落途穷那种无奈。那宏伟景观的反射，使我充满信心和希望，世界那么大，该不会令我落魄天涯，谋不到一己的生活吧！

而自那一次和表哥在笨珍送夕阳后，我再也不曾故地重游。如今，大表哥已经作古多年，想起当年的一景一物，想起表哥的白发，他那忧郁的眼神，一时间似乎表哥还坐在我眼前，慈祥的慰问我。往事虽是如烟，但却无法忘怀，而又弥足珍贵。

但是，世路毕竟崎岖难行，因为行动不方便，我无以糊口。六十年代，身体衰弱，我不能以运动来强身。邻居一位马来老婆婆对我说，到她的荒田上锄地种东西，也可以使身体强健。她说，我虽金鸡独立，只锄三两下，坐下来休息，然后再做。一两个月就肯定有起色。

我依着她的话，到荒田躬耕学把犁，我种木薯供老妈豢养鸡鸭。荒田的西边是高耸入云的奥菲山，北面有一条潺潺清流的小溪。我傍晚时分到来工作，然后就坐在西边眺望夕阳西下。望着四千多尺高山峰上盘翔的苍鹰，我极羡慕，每一次都在幻想自己也能变成一只大鹏，展翅追过，那远处的青山晚霞，跟随落日到另一个地方去，找我的生活。

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只有局限于这一方的天地间，无奈的生活。因此，我常常问卜斜阳，探寻晚风，更祷告大地，会有这么一个奇迹可以让我蹒跚踱过。

那时候，我的生活状况非常恶劣，唯一能给我疏解压抑心懷的，就是田边那座高山上的黯黯斜阳，那似乎漂浮在晚风中的艳艳霞彩，还有那冷冷的晚风，还有那大鹰。

真的一如马来婆婆所说，三个多月后，我比以前健康多了。我想，除了继续劳作外，也该再次启程谋生了。

在这小乡中，人们要的是劳力的工作，这不是我可以胜任的，我知道又一次陷入绝境。又要为喝粥而烦了。

有一天，离我们不远的邻居到我种地的地方找我，他要我教他的几个孩子做功课。我马上答应了。

因为，当我还在念书时，华文老师陈容子，他是一位掌相学家，为我看掌时曾告诉我，如果无路可走时，可以教学生们补习功课，帮助他们求取进步，他说，是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就这样，我开始当了家教，一直到今天。恩师一句话，让走过了几十年，我非常感激。

尽管，世道崎岖难行，一幌间，也走过那几许慌慌的岁月，匆匆流年。

现在，偶尔看夕阳，我失去了年少时那一份期待和担忧，也更不因了自己的遭遇而自叹。因为，在我一生中，使我感到最无助的唯一问题，就是糊口，也稍微解决了。年纪大了，食粮不多也不必午餐过后为晚餐而烦。想想过去，两餐不续的情景，我成了一头野兽，天一亮就要觅食。我没有计划，如果有理想，也只是想得到比较安稳的生活吧了。

在半醉半醒，半饱半饿的情况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走到了岁月的黄昏，那斜阳依依的山外山，那条人人要走的夕阳古道，看来非常亲切，没有日落无人的惆怅。因为，从年少起走过的晨旭之路，一直到现在，都是我一人独步，如此世路，已经习惯了。我以且行且看且尝的心情，让一抹抹的晚霞伴我度过无限好的黄昏，能看多久看多久吧！

回首前尘，虽然庆幸自己能在水尽山穷的时候，马跳檀溪过一险。但这一生一事无成，也真感到白来人间走一遭。

如果说，这世间真有一位主宰者，那我要以一句谢“主”隆恩，叩谢它赐予我的诸多恩惠和关怀。

2009年5月1日

人之初两则

■ 驼铃

我给长孙女取名“超然”，当然是希望他长大后不牵涉时间一切无谓的争端。要真能如此，她就必须养成凡事顺其自然，不坚持不执着的做人态度。然而，从她平日对人对事的要求看来，所取的名字显然并不起作用。

性情天生，非经大风大浪，实在不容易改变。渐渐地，只要不是关乎是非原则，我也都视若无睹，一切听之任之，图个老怀清静。

她今年已经四岁，在住宅附近的幼儿园就学，那天放学，我驾了四轮驱动车，准时来到校门前的马路边。因为自己不良于行，上下车都需要拐杖撑持，所以每次都安坐驾驶盘前，而打开左边的车门，等待那位中年女教师把孙女送上车来。

校门的铁栅一打开，她竟然突然挣脱老师的手，从那陡斜的水泥道儿飞奔下来，先到车前再绕到车后，四面张望之余，又俯身探视车底。累的老师一边叫唤一边跟着团团转，她就是不肯上车。我不得不开口问她，到底找什么。但她却哭了起来，仿佛没想到应该回答。老师失了耐性，强硬的把她拽上车来。这时她才气急败坏地道：“玩具呀！”

“什么玩具？”我一边查问一边看着观后视镜，但马路上一无所见。

她答不上，就是一个劲的哭。我只好胡乱地给以安慰：“什么玩具，阿公买给你。”

“不要，不要，那是老师的。”她越哭越急切。

因为于心不忍，便决定绕个圈，把她载回现场，让她找个心甘情愿。

离开校门还有几十米，她便解开安全带站起来，直盯着前方路面。

“你看，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呀！”不知怎的，我老想折服她。

“啊，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不料，就在这时她竟破涕为笑。

我也松了一口气，把车停下，打开车门让她跳下去。

她冲前几步，便从柏油马路上拾起一粒乒乓般大小的蓝色橡皮球。急急忙忙地跑到斜坡上铁栅前，把球儿扔进去，然后一身轻松地爬上车来。

这一刻，我除了为她的执着而感动之外，也为自己的一心想轻松的滥好人倾向而惭愧。

人，不怕老。只怕糊涂。

~~~~~

小孙女“欣然”今年两岁，说话还不能成句，但已经满怀好奇心，常常偷偷跟在我背后，钻进房里。

这房间虽然不大，但也不小，既是卧室，也是书房，书柜、衣橱一应俱全。她样样都觉得新奇，除了在床上打滚之外，便是翻我的书本找图画，有时更拉开不上锁的衣橱抽屉，拿出帽子、袜子来穿戴。她当然玩得蛮高兴的，但我觉得不胜其烦。

近来，她更大胆了，不仅会找机会钻进入房里，有时甚至在外面叫门。我就不开，她就抓住门把，上下扳动，卡岔卡岔一片响。心情好的时候，当然会让她进来，但有时却不得任由她去尝试。尤其是在我执笔写作的时候，肯定要让他失望。

一天她又在门外轻声叫唤：“阿公……阿公……”一声又一声，但并未拉动门把。

那声音越听越柔媚，越亲切。一股不忍之情涌上心头，也就是把门打开了。

只见她双手捧着几件我的衣物，原来是印尼女佣摺好了，交她送来。

一阵感动，赶快伸手去接，她也一脸完成任务的满足感，两只小手往后一甩，便得意地转身过去，一顿一顿地踮着脚跟走开了，全然没有乘机跑进房间的意图。

从此，一听到“阿公，阿公”那轻柔的呼唤，我便赶快开门。而她一如既往，总是为了完成任务。心满意足地笑开了。

偶然想起儿子为她取的这个名字，一时也不胜惊异，为何竟如此切合，莫非父女灵犀相通。啊，欣然，愿你长大后，也是这般旷达纯真。阿公纵在九泉之下，也会含笑而眠呀！



# 近事远事

## ——有关父亲和家族历史

■ 孟沙

### 手足情深愈老弥坚

上个周末，趁女儿南下新加坡公干之便，搭她的顺风车，到新山住了两天。家住三合港的三弟知道我要南下，马上联络在昔加末老家的大哥、利民达的大姐和居銮的二姐，他们约好一起到新山会合。我大姐的两个孩子，一个嫁到新山，一个在新山立业成家，都生活得很不错。我们的到访，他们表示极大的热诚来接待，令我那两天一夜的短暂作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这几年，我和大哥、大姐、二姐、三弟的交往较多，感情比早年密切加深，也许是孩子们都长大了，剩下五老感觉来日无多，自然地便更为珍惜大家在一起的时光。

五兄弟姐妹的感情，从小开始说浓不浓说淡不淡。我们出生在小康之家，父母年轻时便创业，靠小小一间茶室养家糊口，两老是当然主力，父亲负责采购兼头手，母亲掌柜，也是泡茶能手，五个孩子在读书之余，都得分担店里店外拉杂事务，每天一早起身，晚上要到九时过后才关店，等到做完善后工作，差不多已成个累人，还要准备第二天的功课，那有精神应付？我的小学成绩尚算中等，上到初中，第一年便过不了关，留了一年班，花上四年才念完中三课程。家乡的中学当年只办到初中，我要念高中，只好投考外地的中学，这一来就得离开家门。从十七岁开始，我便长期生活在异乡，直到大学毕业，然后是踏入社会，成家立业，在都门定居下来，与家乡、家人的关系渐行渐远，也是情非得已的事。

大哥八年前丧偶，他在家乡经营的咖啡生意因为老伴的逝世，孩子全在外地谋生，他个人无力打理，被迫顶让予人，自己独自株守在店屋楼上。一年里头，不少时候跟回乡的孩子出门去，有时住在都门，有时住在麻坡，有时住在怡保或哥打巴鲁，在家乡的日子又有几位老朋友作

伴，偶尔出国旅游，日子过得还相当适意。直到两年前发生一宗致命车祸，他的三位老友一夕之间撒手人寰，留下吉人天相的他，生活开始出现转折。他不能再开车，出门不方便，在家的日子便多了。这时，刚巧三弟已经退休，两个女儿都已嫁人，幼子也念完书到社会工作，他在三合港闲居无聊，为了照顾大哥，经常从三十里外乘搭巴士上昔加末，陪伴大哥一段日子才离去。

### 兄弟命硬大难不死

认识的人都说，大哥的命是捡回来的，我又何尝不是。母亲在世时，逢人便说我命硬，从出世起便多病痛，最危险的是患上急惊风，几次在生死边缘挣扎，最后总是遇到救星，让小命得以存活下来。我的拇指与食指之间，至今 天仍留下明显的、一条长长的印疤，据大姐说，那是当年在紧急关头被地方上一位懂得土方的老婆婆用香烛烧出的印记。试想，在那种兵慌马乱的年头，人命如草芥，多少生灵在旦夕之间涂炭，我受病魔连番折腾居然大难不死，上天对我厚爱至此，我能不惜福吗？

人生的旅程充满变数，没有人可以预测明天，更别说遥远的未来。大姐还说，母亲当年总共生育九个孩子，其中四人先后夭折，存活率还不到六成。童稚期的事故已印象模糊，但是七岁那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却历久难忘。记得那年一家大小在双亲引领下，我们第一次乘搭货轮，回去探访父亲的祖家：海南文昌。那一趟寻根之旅，长达半年之久，原因是父亲要等到祖屋修好了才离开。为了不荒废学业，父亲把我安插在故乡的学堂，和村里的孩子每天上学，读书或嬉戏都走在一起，日子过得还蛮有滋味。就在那段期间，一件不寻常的事发生了，我在一天上学途中不小心跌入田埂旁的小河里，不谙水性的我，在严寒的气候下沉在水里，咽下大口的水，在命系一线



之际，幸好同行的友伴及时下水拉了我一把，才把我从鬼门关抢救回来。宿命论者总认为，人的生命冥冥中有个定数，是福是祸，谁也躲不了。我不是宿命论者，但是发生在我身上这几宗事件，或许用“戏剧性”来形容会贴切些。当年救回我一命的两位“贵人”，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我无从当面向他们致意，然而，随着年事渐高，我是越来越感激岁月的恩泽，在岁月面前，人是渺小的，我如今能做的，便是尽量回报他的赐予。

父亲年轻时候南来，白手起家，从割胶工友到咖啡店东主，历尽沧桑。为了一家生活，他勤俭耐劳，和母亲两人一起挑起治家重任。他书念得少，为人正直，生性沉默寡言，在家里很少与我们谈生意以外的事。可能父亲的威严，孩子们不敢与他亲近，对于家族的历史，以及他南来的经过，我只有在他与茶客之间的交谈中偶尔知道些许，印象并不深刻。母亲更不必说了，她从小没进过学堂，嫁来林家完全凭藉媒妁之言与父母之命，家中大小事都依顺父亲，相夫教子，是传统旧社会妇女的典型。因为忙于生意，每天都在店里干活，根本没有机会和孩子们坐在一起谈天。加以长期在外，只有假期时间回乡，能够谈的话题不多，我与双亲的亲子关系可说相当疏淡。

我在一九九一年再次回去原乡走了一趟。那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马中恢复邦交，我有缘带领马来西亚海南作家团到海南进行为期一周的文化之旅。由于行程安排紧凑，原想到文昌县的故居潭牛市住一宿也未能如愿。小时候随父母回乡的记忆模糊，四十多年后，只是凭那一次过境式的匆匆一瞥，也不能知晓原乡的现状与当年的面貌究竟发生多大变化。回国后，我唯一可以向大哥大姐交代的，大概只有在原籍地潭牛市牌楼前的留影，至于原乡的父老与亲戚，我一个也无缘会晤。

### 当年少艾垂垂老矣

大哥则不同。近十多年来，他倒是和友人去了原乡几趟。他和原乡的亲戚尚有联系，因为这样，原乡的近亲在南游之际，也不忘记探访我们南国的亲友。他们之中，最亲的一位算是大堂兄了。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们一家和叔叔一家是

住在同个村镇，他年龄和大哥相近，比我大约八九岁。那年和大人回原乡，也约好叔叔一家同行，在原乡住上半年，又匆匆离乡回马。不巧的是，叔叔因为水土不服，不能与我们一道走，堂哥不想丢下老父一人在原乡，自愿留下来侍候，等叔叔好了些再走。可是随着时局的演变，新中国成立后，马中断绝邦交，叔叔与大堂兄这一留下，便从此没法再回马，直到80（八十）年代末，足足长达四十年的悠长岁月。大堂哥到了晚年才获准走出原乡，带着家眷到香港，开始另一段人生之旅。他和太太两人在香港打工，胼手胝足，初时生活相当辛苦，直到近期，孩子都长大了，一个个立业成家，大堂哥才有时间往外走走。几年前，他只身回马探亲，相逢之际恍如隔世，当年的少年已成了今天的老人，正应了古人所说的“乡音无改鬓毛催，儿童相见不相识”。去年的清明节，他再次南来，这回是携老带小，把孩子、岳父岳母大人都一齐带了来，足足有十人之多。可惜的是，叔叔与叔母已在多年前逝世，否则见到今天的场景，心中一定老怀堪慰。

对于家族历史的兴趣，应该是近几年的事。七年前，我参加海南林氏公会，从会员到理事，又负责文教组的事务，开始关注氏族的话题，在任期内举办了两项大型活动，包括“海南人南来历史”的讲座。这时，我才比较清楚知道本身姓氏的起源，姓氏的发祥地以及后裔如何迁徙入琼的过程。从海南林氏的历史，我也开始有兴趣追踪自己家族南来的史实。在海南本土，那里有宗祠保存着宗族的家谱，可以根据祖宗的资料追查到更久远的源头。可是，从大哥几次回乡得到的讯息，原乡保存的氏族家谱里，我们的家族史，在祖父以上便查无可查。因此，要探源追宗，对我们家来说，已变成一件遥不可及的事。

根据海南林氏的辈序，我们这一家族的入琼始祖是暹公，入琼年代是在宋朝，距今已将近千年之久。我的祖父鸿字辈，名鸿连，生育二男二女，我的父亲是猷字辈，名猷发，生育三男二女，即我们五兄弟姐妹。海南家庭注重辈份，男孩一律须依照辈序取名，女儿则不在此限。猷辈之后是明，我们三兄弟取名为：明山、明水、明田。我的叔叔猷全，生育二男一女，两位堂哥分别取名：明新与明鑫。单看名字，便晓得九成是海南人。



## 大姐手记回首往事

我们五兄弟姐妹，每次聚首总要谈起往事。大哥沉静不多话，对家族历史所知也少，倒是大姐，她一谈起小时候总是滔滔不绝。两年前，我建议她把所知的部份写成文字，然后由我整理成篇。当时我只是随口说说，没想到她竟认真其事，不久后便写了大约四五千字的文章交给我，我不由得不打从心底钦佩大姐的记忆与毅力。大姐天性聪颖，可惜处身在当年半封建社会，她只念到小学六年级便辍学。我记得当年她在求学时期，放学回家还要处理大堆店务与家务，没多少时间温书，可是她的成绩在我们五兄弟姐妹当中却是最棒的。今天捧读她写来的回忆录，虽然文笔欠佳，但是叙事层次分明，有条不紊，而书法俊秀，每一笔划都端正清楚，以她的小学程度，能有如此表现，谁会想到原来是出自一位年近八旬老妪的手迹？多得她的协助，我对家族历史才有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透过大姐的笔记，我约略知道祖父当年南来的一些背景故事。

至于祖父是哪一年南来，没有人知道。只知道他离开原乡时，是带着父亲与叔叔一起出发，来到当时称作南洋的马来亚，落脚处是昔加末属利民达的九支。在原乡，还有祖母和两位姑姑，她们都没有随祖父同行。在那个年代，妇女还谈不上有什么社会地位，中国人为生活冒险投奔怒海，未来命运谁也无法预卜，男人是家中的主干，要担起养家活口的重任，出国寻找新天地自然由他们打头阵。等在外的日子安定后，再想办法把原乡的妻儿接过来，这是许许多多上一代人的做法。

父亲是南来以后才结婚的。母亲也差不多同个时期和外婆南来，她来南洋时才十六岁，第二年便嫁给父亲。两小口都在园丘里割胶，叔叔也是。祖父逝世时只有五十多岁，是病死。在那个医药不发达的年代，很多人在五十岁之后便离开人间，祖父也不例外。祖父去世时，大哥只有二三岁。大姐和弟妹父都未出世，祖母尚留在海南岛，她死得悲惨，是死于日本战争鬼子之手。

靠着父母辛勤持家，生活渐渐有了改善。有了积蓄，父亲便在甘榜马路旁买下一间亚答屋，一半当住家，一半当店铺，开始做起咖啡茶水和卖杂货的生意。平日里，母亲留在店里打

理，父亲则骑着铁马到马来甘榜收集胶丝等土产。那时是三十年代中期，英殖民地政府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各民族之间尚能和平相处。我们一家住在马来同胞居多的甘榜，店里平日来光顾的也以马来人为多，但华巫之间关系良好，一直相安无事。

## 日治时期备尝辛酸

我在日军入侵马来亚后几个月出世。据大姐说，那时父亲和叔叔两家人已搬到离利民达不远的新港的芭园避难。为了躲日军，唯恐婴儿的哭声惹祸，母亲每天要从山下的屋里带着我往山上躲藏，大我一天的堂兄也是。直到傍晚才敢回到山下的家中。“还好，父亲在搬进新港时，把家畜和食品都带了去，又在芭场种稻、种蕃薯和木薯，同时养鸡养猪，日常食品无缺。母亲在坐月时，每天还杀鸡做饭，比许多人都幸运。”大姐说，“新港那地方有高山，有流水，就是靠这天然的屏障，我们和叔叔两家人才得以在乱世中逃过一劫。”

日军投降后，父亲又带着家人回到利民达十二支胶园，重新安家，也重操旧业。过了不久，才在利民达市区拥有一间砖瓦屋，正式定居下来。为了照顾田芭的稻米，母亲每天一早要从街上搭巴士到芭场工作，到傍晚才乘搭最后一趟巴士回家。那时，大姐约十岁左右，和妹妹（我的二姐）两人被安排在田芭里居住，要帮忙驱赶啄食稻穗的鸟雀，将近两个月光景，等到稻米收成才回到市区的店里。这些小时候的事情，若不是大姐提起，我真的一无所知。

我对往事的记忆，应该从7（七）岁那年开始。这年，我入学了。学校离开市区约有二公里遥，周围是椰林，上学由父亲用脚踏车载送，放学则和大哥与两位姐姐一起徒步回家。大姐是超龄生，据她说是十一岁才读一年级，对此她已觉得很满意，因为当时地方上许多与她年龄相仿的女孩子，想念书都没有机会，即使有，也多是托家中的弟弟之福。大姐与二姐的情况是否如此，我没有问她。

我在利民达市郊的小学，只念不到半年时间，便因为要随家人回“第二故乡”而辍学。说来也是巧合，这间小学的校长陈琼林，还有我的级任老师陈哲文，后来在我转入马六甲培风三





小时（当年举家搬迁到古城住了三四年），竟然又一次结下师生缘。印象中，陈琼林校长（在培三时改任教师）教过我珠算，是位慈祥师长，温文尔雅，说话总是慢条斯里；陈哲文老师则道貌岸然，不苟言笑，不用开口便令人望而生畏。然而，说也奇怪，这样一位人见人怕的师长，他还是我的唱游老师。我到今天仍印象深刻、念念不忘的一首儿时唱的歌曲，也是当年由姚莉唱红的流行曲《金丝鸟》，便是从陈老师的唱游课学会的。

谈到我小学的老师，更不能不提一个人，就是林金拉。他好似也是在我转校时才到培三执教，二十出头的年轻人，高师班出身。那年我念小五，他教我班的历史与音乐。当年，中国的抗战歌曲流入马来亚，电台也不时播放。我在小小年龄便懂得哼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之类热血沸腾的战斗歌曲，也是拜林金拉老师所赐。然而，最大的惊奇还是后来我念南大时，有一天在一本文艺杂志读到一篇评论我的诗的文章，作者林琼。我事后打听，知道作者的真实姓名是“林金拉”。我设法取得他的地址，当即写信向他道谢，从此，师生之间在文学充当姻媒下，一直有书信往返。此事后来成为文友不时谈起的“文坛佳话”。

### 原乡之行背后故事

我在一九四八年中随家人回第二故乡的海南。记忆中，那一趟远行，是生平的第一遭，走得非常仓促。只凭父亲的一句话：“回乡修祖屋！”，便携老带小，一家人匆匆踏上征途。对于当年有点像逃难的远行，至今印象仍非常深刻。提起这事，有时不禁在想：世间的一切真有个主宰在冥冥中安排吗？

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在灯下收听广播，父亲要我准备纸和笔，等待赛马开彩成绩的出炉，以便把中奖号码记下。父亲好赌，年轻时打牌九，喜欢买彩票，做生意后，更进一步代理彩票，卖剩的都是自己承包起来。父亲的赌运不错，时常中奖，虽然中的不是大奖。他也喜欢听歌，小小咖啡店便有一台收音机，这在四十年代，在小小村镇，已是不寻常的、被多少人家羡慕至极的事。电台每逢赛马日，都会在晚间播出开彩结果。我写字速度快，可能父亲看到这点，

开始要我跟着播音员的报告抄录，经过几次都没问题之后，便指定要我做这项操写工作。我当晚依例接下父亲分派的差使，谁知道，刚刚起笔记下头奖号码，父亲一把宏亮的声音已在我耳畔响起：“中啦！这回中头奖啦！”幸好那时已经关店，家中没有外人，父亲中大奖的消息才不致于走漏出去。

很多年后，我才从父亲口中知道那一次中头奖的奖金数目，足足有几十千。在六十年前，几十千是个巨额数字，足够置业买房产。可是父亲不此之图，他首先想到的是衣锦荣归，要回到他日思夜想的祖国。那年代，中国经历日本铁蹄的蹂躏，民不聊生，海南岛也不例外。在每回的家书中，家乡的亲戚不是要求汇款便是寄回物资，如脚踏车、缝衣车或电器等。父亲也告诉我们，家乡的祖屋经过日本鬼子炮火轰炸，早已经面目全非。因此，他要在有生之日，携儿带女回故里修盖祖屋，会见乡里的近邻远亲，便成了他魂牵梦系的一大心愿。

当年的原乡之旅，最后是满足了父亲的心愿。他把中奖得来的奖金用在修建祖屋上，又购买大批物资带回去，分送给乡里的亲朋好友。等到新屋建竣，已是半年之后的事。就在大陆变色前夕，一家人在严冬里从原乡出发，先到香港，然后坐上商船回马来亚。那段旅程似乎也蛮紧张的。现在回想起来，如果那个时候误了行期，我们一家就要留在海南，那么后面的历史肯定要改写，我的人生也许会像大堂哥的遭遇那样，世间的事和变化，谁能料想得到呀！

### 继承父亲遗传基因

大姐手稿中说 父亲好赌，应该是我懂事以前的事。记忆中，我没见过父亲参与聚赌。他平日忙于生意，忙于跑园丘，怎能有时间赌博？至于买彩票和万字，我知道他也只是赌个意思，并无伤大雅。倒是对酒，他的兴趣似乎更大些。他喝的是黑狗啤，酒量有限。白天忙着做生意，他滴酒不沾，要喝也是等夜间收档以后。他很少一个人喝闷酒，都是和认识的友人或相熟的茶客对酌。他话不多，即使喝得脸红耳赤，他也从来不说酒话。我们五兄弟姐妹中，大概只有我多少承继父亲这点遗传，年轻时对烟酒偶有接触，也是停留在浅尝即止的地步。说到赌博，也许从小在



茶室里长大，看多了大人们的牌局，我竟然无师自通，上中学时已懂得和友人打卫生麻将。这习性一直延续到踏进社会以后。记得初入报社两三年里，那时尚未成家，一个人在都门挂单，经常在业余和一般同事相约，在公寓里大搓特搓，赌得凶时，甚至从夜晚战到黎明，不知天昏地暗。还好，我在外的行径，家人从来不过问，父母亲店里店外的事务已忙得不可开交，那里会想到儿子在外竟然堕落至此？中年以后，我逐渐少涉足赌场，有嘛，也是在新年期间被朋友拉去凑数，志在娱乐罢了。直到最近，听大姐讲起她在利民达的生活，平日时有姐妹友侪相邀，一块玩牌九或麻将，日子不致于过得无聊。一旁的二姐也打岔，她偶尔也玩玩小麻将以打发时间。这时我才醒悟，原来父亲身上那点赌性基因，不仅遗传给我，连我两位从来不形诸于色的姐姐也难以幸免，无形中感觉身上所负的良好包袱已释放了不少。

父亲书念得少，但对孩子的教育却很重视。我在初中毕业后，由于家乡（昔加末）的中学只办到初三，要继续深造就得往外地跑。那时，我有两个选择，一是念日间师训班，两年制，由政府开办，不需要缴费，每个月还有津贴拿；一是出埠到独中读高中，费用不轻。如果站在经济的角度，当然是前者合算，而且两年师训期满，保证可以分配到教职，不愁出路；而后者高中毕业后，会是怎样一种景观，谁也不敢写包单。可我对将来有理想，不打算那么快进社会工作，读书是我最好的选择。我的心意，最终获得父亲谅解，他答应让我外出念书。这样，我才有机会和当地一些同学到外地负笈。三年高中念完后，再次面临升学与就业的抉择，我苦恼了。早期，当新加坡南洋大学尚未开办前，华校生要攻读大学，最多人选择的地方是台湾，因为那里争取侨生，加上货币兑换上占尽优势，每个月马币五十元便可以圆大学梦。而在我高中毕业时，南大已开设了好几年，校誉日隆，成为新马许多华校生向往的高等学府，我当然也有此念。但南大是民办大学，学杂费是一笔可观的数目，远远不如去台湾上算。父亲一开始就支持我念大学，不论是去台湾或新加坡，只是念什么科系，他却有意见了。他希望我念商科，认为将来在商界发展，机会应会更多。而我一向偏爱文学，对商科一无好感，若是奉命修读，必然不会有好结

果。我的坚持，最后还是获得父亲的谅解，那四年的大学梦最终才不致成为泡影。

## 无知无情铸下大错

父亲对我的影响，不在言教，而是身教。年轻时为了家庭事业，长期在外，一年难得有几天回乡和家人团聚，与父亲显得生分隔阂。等到生活安定下来，想到好好报答他老人家，这时他却已不在人世。子欲养而亲不在的伤痛，我越到后期感触就越深。父亲是生意人，文化水平低，我又无兴趣从商，双方能谈甚么呢？年轻时我常有此自负，父子之情之所以疏淡，为人子者不能推诿责任。回想往事，父亲除了金钱物质上满足我的需求，精神上也给我不少的支持。就拿文学来说吧，他从开始的反对到后来的支持，每次我放假回乡，总能在店里的柜子里翻出一些未经整理的剪报，都是有我习作发表在上面的剪报，问起来，才知道是父亲的“杰作”。报章的新闻他都看得很吃力，他读得懂文艺作品吗？理由只有一个：因为那是儿子写的东西，他觉得有价值收藏，就是这么简单。可是，少不更事的我，当年对父这份爱心竟漠然以待，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为人子者由于无知无情而铸下的大错，直到他离世多年才深深领悟，却已经追悔莫及！

父亲在家，称得上是严父。比较起来，母亲则温顺多了。她和所有传统东方女性一样，默默扮演“相夫教子”的角色。除此之外，她还要兼顾咖啡店生意，比起普通家庭主妇来，责任之重不在话下。母亲性格软中带硬，和父亲一样，不多话。由于时间精神多数放在生意上，和子女之间少有沟通，在我长大以后，每次假期回家，见到母亲日益消瘦的身体，心里渴望与她有单独谈心的时刻，总是没有机会。我个性内向，从小就少朋友，独来独往惯了，在家又找不到人倾诉，性格便愈来愈孤僻。记得在家乡时期，上中学有一段颇长的路途，许多同学都是乘脚踏车上学，我却要依靠校车，原因是我不会骑脚踏车。后来，还是在二姐的协助下，利用后巷的空间，乘夜晚无人之际，偷偷地学习了几个星期，才终于懂得踏脚车。此外，像到对街的书店买文具，或走几步路子上杂货店买东西这类小事，我连踏出店门口一步也提不起勇气，由此可见我胆子之小的程度。因此，我从小学到初中，每天的活动





范围，就只有家到学校和学校到家而已。在这点上，我时常自问，我身上流淌着父母的血液，为何竟遗传不到父亲那敢做敢为的良好秉赋？

### 追悔莫及终生遗憾

大姐的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记载：五十年末期，政府开放芭地供人民申请种植，父亲申请到六十英亩，分给叔母十亩（叔父在大陆），另外给我和妹妹九亩，那时，父亲从昔加末搭巴士到利民达，把地翻种，用脚车载胶头去十二支的芭地，和几个工人爬高走低，几个月后，胶树分枝，我就踩着脚车到园里，将每棵树剪枝，一个月里去几天。后来，父亲要买十三支大路边园丘，约十五英亩，招我们公司，当时每亩五百元，分作四份，我们出千多元……”大姐记述的这回事，是发生在五六十年代交替时期，那时我已经负笈在外，对家里发生的事所知不多，当假期回到家里，偶尔会随父亲坐巴士去芭地走走，从他口中透露些许有关买芭的事，我听了并不十分在意，大都听过也忘了。父亲去世后，遵照他的遗嘱，十三园是我们五兄弟姐妹共有的产业，当时胶园已经翻种，且已开割，又离开市区不远，是个具有投资潜能的地段。时值八十年代，国内经济欣欣向荣，华裔政客鼓吹经政合流，大力推动发展大企业，搞合作社，屋业发展在这时期来到一个新的高峰。因势利导情况下，有人觊觎十三园这地段，极力劝说大哥合作发展屋业。在大家同意下，胶园地契遂交给发展商向银行贷款，谁知这一着为后来断送“江山”留下最大败笔，发展商取得贷款后，迟迟不兑现承诺，甚至搞到“人去楼空”的残局。几年之后，由于贷款未清问题，银行要公开拍卖产业，我们只能眼巴巴看着父亲拼搏一世遗留给子孙的产业，在一夜之间见财化水，真的是欲哭无泪！这段家族的痛史，每次想起都会彻夜难眠。我时常这么想：若不是父亲去世得早（他在七十年代初中风，拖了几年不治），以他的精明隽智，那场人为的骗局相信就不会上演。难道这是天意？注定要让我们遗憾终生？父亲的恩泽，恐怕要等待来世才能报答了。

家族这段痛史，大姐的手稿里只字不题。说实在的，她的店铺离开十三园只有箭步之遥，父亲从事种植业，她流过不少汗水，她和园丘

早已建立深厚的感情，难道对此能无动于衷？事实上，说到这起事件，感触最深的人，应该非她莫属。想当年，大姐初嫁时，先是在新加坡居住，因为大姐夫是海员，长年出海在外，当大姐有了孩子后，父亲担心她们母子的生活，说服大姐夫结束漂泊的航海生涯，并毅然将利民达的生意顶给小两口，而父母亲则搬去昔加末打理另一间茶室。大姐的这段经历，可说是她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没有父亲的提携，她和大姐夫一家后来的命途，肯定会是另一番景观。当然，她与大姐夫的辛勤拼搏，把小生意妥善经营，从开始的负债，到最后把债物还清，甚至有能力强买下店屋，那过程不过短短几年光景，确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至于买园与做芭这一环节，若不是她用文字记录，我真还不能想像凭她一个女流，竟然能不辞劳苦打拼到如此地步。“在父亲申请芭地的同时，我们也跟人家买二手芭，共十亩，只花五百元。不久后，还买一段在新港那带的园，很便宜。那时候，市面上还没有杀草药水，我们隔壁一家卖电油和茅草油，于是，和邻居阿嫂约好，每天大清早一起踏脚车载着一大桶的茅草油，到三英里外的芭场，用杯子装剩，一杯一杯慢慢倒在茅草上……”读到这里，联想起往事，我打心里深深感动。正当大姐一家生活渐入佳境，不幸的是，大姐夫在一次去芭地工作的中途，突然晕倒在地，过后就不醒人事至气绝身亡。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对大姐委实打击不小。那时，他们已生育五男三女，大半都还在求学，有的在国外，教育费便是一项沉重的开销，家中栋梁一朝堕折，要靠大姐一人独撑整个大局，其间经历多少艰苦酸辛，真教人不敢想象。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大姐总算苦尽甘来，孩子们的成就便是她最大的慰安，大姐夫在地下有知，也应瞑目了。

### 五种际遇各有得失

古人说“三岁定八十”，意思不外乎指一个人的性格，受到先天的影响，会一直持续到老死。大姐外表看似懦弱，是传统东方女性的典型，但是她骨子里却有倔强的一面，面对生活的挑战，她总是那么坚韧与执着，没有半点妥协或退缩。大姐夫英年早逝，她忙里忙外，母兼父职，从没听她发过半句怨言牢骚。二姐也是，



她一生命途多舛，吃过的苦头也不少，师训毕业后不久便结婚，生育了五个子女，到中年时发生家变，仍一边教书，一边兼顾家庭和孩子，主内又主外，其中委曲苦辛，不是外人所能理解。如今，孩子个个成家立业，为母的老怀欣慰，本应好好安享晚年，她却不愿闲呆家中，乐意在女媳的杂货店里帮头帮尾。正如大姐一样，往往人在外头，还不时顾念着家乡的一群“小糊孙”。难怪年轻的子媳辈总会这样调侃：辛苦一辈子，到老仍放不下心享受人生。我想，年轻人只有等有一天自己也老了，才会明白 老人一份真情意。

我少年时期的懦弱个性，到上高中之后，开始有了改变。在外念书，生活起居，没得依赖，一切要靠自己。我住在学校宿舍，与不同班级的学生同房，如果不能合群，日子将不好过。我慢慢学会独立，懂得与人交往不能任性，从各种不同脾性、不同志趣的同学身上，我学习如何互相尊重。渐渐地，我有了一些要好的朋友，大家一起切磋，谈功课谈理想，性情由孤僻转为开朗，加上文学的熏陶，思想也不像以前那般幼稚肤浅。直到进入南大，我的视野开阔了，活动的天地也大了，从本科吸收到的学识，让我进一步坚定对文学事业的追求。最重要的，自己身上多了一样前所未有的东西：傻劲。写到这里，我忽

然想起来，原来我忘了这也是父亲身上极重要的一样遗传。

我们兄弟姐妹，五个人，五种际遇，人生旅途各异，谁日子过得好，谁成就比较大，涉及人生观、生活观与价值观，很难有个标准答案。表面上看，他们四人似有所失，然而早婚带来的好处是儿女成群，而且个个都受过高等教育，弥补了家长过早弃学的遗憾，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而我，虽然一生劳碌命，物质财富谈不上，但在精神财富方面，我并不觉得会输给任何一个富翁，颇有几分孔夫子“安贫乐道”的泰然。

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交往，是到了晚近才比较频密。孩子都大了，家长的责任减轻了，开始想到手足之情。我们之中，大哥、大姐、二姐与我都已丧偶，“老伴”不在，子女不易倾诉，只有几个老头聚在一块，才有共同的话题。当大家都来到黄昏之龄，谁能知晓未来还有多少时日，趁活在世上一天，趁四肢还能走动，争取机会相聚，手足情缘，血浓于水，此生始终是值得依恋的。

(写于2009年7月9日)







■ 苏清强

最近跟一位老友碰了面，在市墟繁杂的一隅。人来人往。一棵扇树的底阴下，我们驻脚，聊了几句，又到附近的茶档喝了杯奶茶。他业务繁忙，不得不匆匆投入奔波的征程。短暂相会，余韵无穷。

他人在南，很少北上。想不到茫茫人海，我们竟然相遇。我们握手相看：“你……你……还好吧！”“都好，都好！”一时间，竟想不起是多久没见面了。

“你的白发冒出来了！”

“你的额角更宽大光亮了！”

是微细的观察，也是最由衷的关怀。没有含蓄、客套的谈吐，正是老友的本色。简单的一两句话，蕴含着大家对生命的感慨，或许，多多少少有一些感悟吧。诗人说：“岁月无情”。佛说：“人生无常”。当朋友藉着朴实的话语向我们作出提示时，仿佛是在我们的心灵间敲了一下警钟。生命，在时光的流逝中延续着，不，是成长着吧。成长是一步步地迈向成熟。

“白发象征成熟。”

“脱发也是吧。”

说出口的话，没有嘲弄，但愿也不是自我安慰。我想，把它当作是对生命成长的期许吧。感受会舒坦得多。成长，像光阴的流逝一样，是一种自然律，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阻挡得了。我们享有了青春和盛年，我们又何须在遇到白发时悲怆、不自在呢？

和老友相遇，是意外吗？不如说是难得的缘分。当大家各处一方，又各有所忙时，碰面的机遇是十分微细的。然而，只要有缘，天涯海角

总还能见面。偶尔遇上了，更加珍贵。古人珍惜情谊，万里寄书，题诗寄意；现今传讯迅速，但人情却似淡了。老友相遇的缘分让我珍惜，仿佛生命中就只有这么三几回。

生活中，与自己擦肩而过的人与事，每天多得不得了。自己没有激动，也好像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相遇不相识，当然没话说；不少似曾相识的，匆匆交叉中也没什么碰撞；而相熟的，往往也只是打个招呼算数。是缘分不深吗？还是人心太散，只关怀私己的俗事？

身边一些佛友，遇到有难相求、有苦惶恐者，不管生疏还是相熟，一次伸手，多回帮忙、扶助，渐渐的，由陌生变成相知相识，不只有缘，而且缘深。原来，缘分并不是被动的东西。许多肯去关怀、去协助他人的人，都在广结善缘。一位这样的佛友就曾经说过：“只有心里有众生，随时准备伸出扶助的手，到处都是有缘的人，每一天都会有美丽的际遇。”说得也太有意思了！

和老友相遇，为什么感觉那么美好呢？因为彼此都还把对方放在心中，都还关怀着对方。如果生活中对周边朋友也多些关怀，多些真诚的祝福，每一天走出去，到处不是有缘人、人间不是很美丽吗？

谁说过了：我们要有颗美丽的心，才能遇到美丽的人与事。有意思吧！





# 请拉住她的手

■雨轩

不久前，有一个朋友告诉我，她哭了，为了一个男孩。“是爱到累了，还是到不知怎么办才好呢？”我问。当一个女孩在一个男孩面前哭，说明她已经快要窒息了，如果你拉住她的手，她真的可以陪你走完一生的，如果你放弃她，她会很难回到从前的！

我心中突然很压抑……想到了她，那个曾经为我哭泣的女孩！

第一次，她因为她朋友决定离开我，她对我说：“希望你幸福！”我看见她强忍的泪水，我知道，转身的那一刻，她哭了。

第二次，我欺骗了她。她告诉我，她会原谅我，因为她爱我，她抱着我哭了，我心里很清楚，她放不下，她很伤心。

第三次，情人节那一天。她紧紧抱住我，对我说：“不要离开我。”她把脸埋在我胸前，我知道，她不让我看她的脸，我知道她哭了！最后，是她选择离开。我知道，她对我是感到绝

望了，也许是我错得太多，一切已经无法挽回。我也选择了离开，逃避一切的一切。而且我是离开了这个当初我们相识的城市，从朋友那里得知，她又哭了。我明白，她这是最后一次为我哭……

如今，我们都变了，她变了，变得很陌生，过去，对她而言，也许只是很傻。我变了，变得麻木，过去，对我而言，也许只是遗憾。

过去任性的我，曾无数次地伤害了她。现在的她，已不会像过去那样对感情认真。我知道，一切都已经改变了。如果，一切可以重新来过，我一定不会离开她，不会离开值得我爱一辈子的人。

女孩，别轻易哭泣，只有面对最爱的人时，才会变得脆弱……

男孩，如果有女孩为你哭，请你拉住她的手，她真的会回头，陪你走完一生……

## 关于自杀

■佳星

以前，我看到电视或报纸上报导XX人自杀，心里有无限的惋惜之情。为什么他或她会选择这条绝路呢？难道这个世界就让他或她那么厌烦？没有让他或她活下去的意义吗？难道他或她就没有为亲人、朋友们考虑吗？他或她太自私了，太无情了。然而，谁又会知道死者的心态呢？死者对于生者而言，永远是一个不解之谜，因为活着的人没有办法去问死者为什么？死者也同样无法解释，截然不同的世界已经两不知了。

我是最怕死的人，有一天自己关在房间里听音乐，突然觉得活着真没意思不如死了算了，正当这时佣人来敲我的门，使我的大脑恢复了理智。说也奇怪从那以后我对死亡就不那么害怕了。我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好奇心太大。最近我

对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有极大的兴趣，总是想验证验证它的存在，也不知道是凑巧还是真的，几次神奇的呈现让我心喜若狂。之后，我就害怕起来，整天疑神疑鬼的，好像自己被某种无形的东西所控制着。我的苦恼随着来，真有一种生不如死的心情。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内心的挣扎使我突然间明白了为什么有人会自杀？不是他或她生活得不好，也不是面对挫折没有勇气接受，而是，自杀者本身想的是生活对他们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这种异常是常人无法理解的。他们选择死亡不是没有想到亲人们的感受，只是想随着时间的转动，人们会把他们忘记，亲人们偶尔会怀念他们而已。所以死者在自杀前有诸多麻烦的，片字不留就“走了”；有的写一封道歉



的话语给亲戚朋友，头也不回地“走了”。有的自杀者纯属一时冲动，犯下自己都不能原谅的傻事；有的是病魔缠身自己想了断。各种形式的自杀都有死者们的说法，我们只有尊重别无他法。不久前一个同事的外甥自杀了，据说这位男孩是一个很会和别人相处的人，他大学刚毕业就找到一份工作，刚刚工作了一个月他就这样选择了不归路，大家为这位刚刚二十一岁的小伙子感到万分的遗憾。

现在的社会造成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枯燥，每天忙忙碌碌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几日前我有缘遇到佛光山的妙澄法师，我把自己的顾虑和疑虑讲给她听，她告诉我：“人，在情绪低潮的时候，最容易做出傻事，当夜风吹来的时候，我们要不断地向自己的信仰求助、靠近，让信仰来转变我们的思想，从而希望又会重新升起。人的生命是有意义的，不要轻易去放弃，因为走过今天，明天会更好。”



## 垂榕树

■ 秋笛

我喜欢花草，闲时也会种种花；但是，却没有时间去研究它们，有时候甚至连名字也不知道，或是只知其英文名而不知其中文名，但那又何妨？

清晨在村子里散步时，常会看到行人道上各式各样的树木。有一种树，有些人家把它修剪得像一个大大圆球，有的把它修成三角形，像棵圣诞树，有的人把每个分叉的枝叶，修剪成大小不一的小圆球，也有的任其茁壮，枝叶繁茂根须下伸。我常在树下端视着，心想，这是什么树？从它树干上垂下的根须来看，应该是榕树；但叶子又不太像，我只能把这疑问藏在心底，待以后有机会再去研究。

提起榕树，我就想起我家门口那棵被村委会为了修路而强行砍掉的榕树。它本来是长在一个大约十寸宽的贝壳中。那是二十多年前一位朋友送给我们的盆栽，我们照顾了好几年，它越来越大，我和外子对于照顾盆栽又没常识，因此外子就把它移植到行人道上。谁知，却让它遭了殃！

今年暑假和外子回厦门时，在我们住宿的宾馆门口，有一排我经常看到的树，整整齐齐的，修剪得一样高。在那第一棵树上，挂了一个

牌子：“垂榕树”，也叫“垂叶榕”。哈，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别以为它只是大户人家的装饰品，“它高可达二十米，在热带雨林里它常常以绞杀方式‘称雄霸道，杀死寄主，取而代之’。当动物把它的种子携带到其它树木的枝丫或树皮裂隙上后，这些种子便会萌芽生长。幼小的垂叶榕能产生不定根，随着榕树的不断长大，它的不定根互相交叉、融合，逐渐将寄主树木包住勒紧，并借助寄主树来支撑自己躯体。当它逐渐长成为大树时，它的根和茎已整个地包住寄主树，寄主树最终由于输道组织被卡紧，营养亏缺而枯死，它自己却变成为独立的大树。”我家墙壁上的裂缝中就长出了一棵小小的垂榕树，我正考虑该如何处理它。

我们出入宾馆总是匆匆忙忙的，那天从外面购物回宾馆，站着等电梯时，发现大厅旁的几个盆栽，最先吸引我的是它那被编织的茎。它不像富贵草那样被人用丝线编扎起来，而像是被人用剥皮压扎，把两棵树的枝桠连结起来，编成一个树网，成了大厅上的一个装饰品，再看到它上面的树叶，才发现是垂榕树。想起它在树林中的霸道，看到它现在的模树，我说不出该为它高兴还是难过。





“你说什么？”柳月本来以为自己是最幸福的小女人，刚刚开开心心地将男朋友文轩带回家里与爸爸妈妈吃晚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们看起来相处得也不错，为什么今天当文轩前脚刚走，他们就马上反对两人交往。

“你如果想嫁给唐文轩，下辈子吧。”妈妈陆意丢下这句话后就气呼呼地走进房间，不理睬柳月的抗议。

“爸，您告诉我，究竟为什么？”柳月实在不明白，今天不是他们第一次见到文轩，为什么会反对呢？没有道理啊。她的父母一向都很喜欢文轩的，对他印象很好，为什么突然就反对他们交往呢？

柳明福想了想，决定还是告诉女儿真相好了。“因为唐文轩给你母亲看了他的父亲的照片，他原来就是杀你心姨的凶手。”

“怎么可能？心姨爱的人是文轩的父亲？”心姨是妈妈唯一的姐姐，因为爱上有妇之夫却不被接受，一时想不开而选择自杀。但是没想到多年之后，她的外甥女会恋上那个男人的儿子。

缘分是很奇妙的事儿，该碰上的就会碰上。刚才文轩拿出皮夹中父亲的照片时，要不是柳明福在桌子底下紧按住妻子的手，只怕当场就会闹得很难看。“你应该明白，在你外公外婆过世之后，你妈妈可以说是你心姨一手带大的。所以她的死，你妈妈比任何人都难过，也比任何人更恨那个男人。刚才没有当场撕破脸，那是因为你是我们的女儿，我们不想你太难堪。”

“可是，爸，这都是你们大人之间的恩怨，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柳月忍不住哭了，

她真的很爱文轩。当初知道文轩也爱着自己的时候，她整个人感觉好像置身在天堂了，没想到现在却要自己的父母打进地狱。

“这么多年了，你妈妈还是放不下。你心姨的死是她心中永远的痛，而每次见文轩就像是在她的伤口上撒盐。孩子，趁现在恋情刚开始不久，和文轩说清楚，

早点分手吧。你们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你一个女儿，不要伤你妈妈的心。”虽然他也爱女儿，但是他更爱自己的妻子，否则就不会因为舍不得妻子再受产子的痛，而自己偷偷跑去结扎。事后还被父母怨了好久，幸好他的弟媳争气，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总算转移了老人的注意力。“我的话仅止与此，你要自己好好想想该怎么做。”

说完，他赶紧回房间，准备好好好安慰伤心的妻子。

柳月回到自己的房间，扑倒在床上，埋头痛哭。

第二天，柳月红肿着一双眼睛去上班，刚一进办公室就被叫进去总经理室。

一进门就被文轩拉进怀里猛吻，好不容易才停下来。“昨晚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我担心死了。你的眼睛怎么了？为什么又红又肿的？发生了什么事吗？”

柳月本来不想说，但后来觉得应该坦白告诉他，两个人互相讨论，也许能想出一个办法来。于是， she 就把前因后果和文轩讲了一遍。

文轩静默不语，双手插在口袋里，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柳月靠在沙发上，看着文轩，她的心渐渐安定下来。这个男人几乎没什么办不到的，把问题丢给他之后，应该很快就能解决。他们在同一家公司，他是总经理，她则是营业部的经理，这段办公室的恋情很自然就发生了。谈了一年多的恋爱，感情也稳定，就差最后一步就能恩爱相守，怎么知道突然会冒出这种事情来。

半个小时过去了，文轩仿佛下定决心了，拉起柳月，说：“走，去你家，需要有人帮我们解决这件事情。”

“谁？”柳月一脸的茫然，不知道他指的是谁。

“你等会儿就知道了。”文轩搂着柳月一起往外走：“先去你家再说。”

两个小时过去了，他们还只是坐在家里的沙发上，什么也没做，要不是看在她的面子上，文轩早就被踢出门外去了，柳月按耐不住了，她在文轩的耳边轻轻问道：“我们到底在等谁？我爸爸妈妈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大概就快发疯了。”

“没事的，他们快来了。我刚才在路上已经打给他们时，他们说会尽快赶到的。再等一下。”文轩拍拍女朋友的手背，要她安心。

柳月还想再追问的时候，门铃响了。她赶紧去开门，即见到令人意想不到的事，门口竟然站着两个一模一样的男人，而他们的脸柳月还认识的。她呆住了，好久才冒出一句：“董事长！”

文轩笑着站起身来，抱着两个男人：

“爸，叔叔。”

事情到这里就很明显了，文轩的父亲是双胞胎中的老大，老二唐文才是心姨的爱人，原来，心姨有一次去找唐文，却在附近碰到文轩的父母亲在接吻，旁边的人告诉她，他们是一对夫妇。

于是，心姨以为自己爱上的是有妇之夫，伤心欲绝之余，才走上绝路。

“我只能说很抱歉！”唐龙也觉得心姨的死和他有关系，虽然是无心的。

文轩拍拍父亲的肩膀，说道：“我叔叔知道心姨过世的消息以后，他也很伤心。他到现在都未结婚，还特地开了一个小区辅导中心，专门辅导那些在感情方面受伤害的女孩子走出创伤的

阴影。”

“当初心心如果相信我，肯听我的电话，听我的解释，那么她就不会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看着陆心的妹妹，唐文心里止不住的痛啊。“这一切都怪我，我应该告诉她我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我只是想给她一个惊喜。还特地将哥哥嫂嫂从美国请回来，安排他们见面。对不起！”

“你还爱着我姐姐吗？”陆意替姐姐问了一个她临死还念念不忘的问题。

“爱！我这一辈子只爱她一个人。即使她不在了，但在我心里她还是活着的。小意，这是我的错，你要怪就怪我吧，就成全这对可怜的小情侣吧。”唐文真的希望自己的侄儿能娶陆心的外甥女。

陆意已经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倒在丈夫的怀里低声哭泣。姐姐为什么那么傻呢？因为一个误会，就着断送了自己，不值得啊。“姐姐，你听到没有，他还爱着你，他没有背弃你，你可以安息了。”

“别伤心了，我明天陪你去看姐姐。”柳明福看妻子哭得那么伤心，实在心疼。“你们都走吧，我妻子需要休息了。”

“爸！”柳月叫道，怎么可以把人都赶走呢。

“你也去上班了，别以为和老板一起翘班就没事，你现在就上班去。晚上和文轩一起回来吃晚餐。”柳明福也不管是不是有人在场，搂抱着妻子就回房间去。

“文轩。”这么说，父亲就允许他们交往了。柳月开心地握住文轩的手。“爸爸要我带你回来吃饭。”

“我听到了。”他亲了一下柳月的额头，转身对唐文说：“叔叔，谢谢！”

“客气什么！”唐文拍拍侄儿的肩膀，“好好珍惜属于你的缘分。”

“我会的。”他搂着柳月，就好像拥有全世界似的，他会珍惜的。





# 咖啡屋

■ 晨梦子

偶尔和朋友相聚过的咖啡屋，在年初时也遭受金融风暴所波及，早已经歇了业。

我依稀记得：最后一次在那咖啡屋相聚的情景。

我们四个人一早就依约前去。

那天，庄学长算是稀客，能够有放下一切的心情，才能成就一次难得的相处。

本来每次和友人聚会，都会在华入区的附近。今天为了找回那份失落的清静，所以才特意挑上了咖啡屋。

其实高档的咖啡屋，我们很少有机会享受，一来是嫌价钱贵，二来离华人区较偏远，来去相当费时间。

但是，今天不一样。坐在宽敞的座椅上，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温馨。那种家的舒服，好像一下回来了。

温柔的阳光正斜斜的从落地玻璃窗照在我们的座椅上。但谁都不想更换已经挑定的位置，只轻轻地把桌椅挪移了，回头一瞧，二楼除了我们四人，在较远的一个角落，是一对轻言细语的男女，爱情的甜蜜正写在两人的脸上。

有人说，酒逢知己千杯少。我想那是喜欢买醉的人才会找的借口，在我们的桌面前不过是几块甜糕，而各自人手所持的却是一杯咖啡。

香醇扑鼻的咖啡略烫。只能一小口一小口喝，真有点像是喝红酒。

身边故事，陈年往事，随着咖啡的香气飘回到消失的昨日。是愉悦，是惊讶，是赞叹，是过瘾……都搞不清楚了！能够摊在阳光下细细品味，端详个明白，这样痛快的经验一生不会有多少。人的岁数大了，愈是相信人的一生造化多少都是命运的安排，凡事强求不得。

是的，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有人读了一堆书，又是博士，又是硕士。但如果知书而不达理，反而只有贻害社会。看看XX拘留所就成了家。只会抢钱的被世人唾弃。这些曾经坐上高位的人，也未免把天下人看小了，其实，善良百姓的眼睛还是雪亮的。

这时听见陈老师对着庄学长说：“不打紧，今个儿是周末，就算已快中午了，稍后我们再找个地方吃午饭，把故事再说下去……”

的确，我在此刻才赫然发现原来洒在桌面那片阳光，早已移动到墙边去了。

那份难得的优闲还在四周游走着，只有我想起中午另外有约。可惜我就是在此种状况提早离席。否则今天的故事又会是另一种从头细说。

我曾经想过：如果有一天不回校教书的话，那我可真期待有自己的咖啡屋。当然，咖啡屋内也同时出售我亲手制作的各类餐点。每天点心不多，最好中午三时以前就卖个清光。可以提早结束一天的营业。这样一来，我就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做其它想做的活动、想去的地方。

当初一心想着离开学校生涯，全都是为了追逐那么一个梦想。可一离开了校园，我并没有机会梦想成真时，就被牵着手走进了婚姻。

后来说也奇怪，虽然咖啡屋的梦幻成了空中楼阁后，我却在机缘凑巧之下改变了工作跑道；除了平日的报社工作之外，我还兼顾了另一个身分。——那就是示范教学的烹饪教师。在此后几乎十年的漫长岁月里，我的生活乐趣离不开美食与甜糕之间的味觉挑战。

上月融学姐带我们去“小木屋”叹咖啡，其实小木屋并非此店面的门号。但由于全座上下的设计，楼梯，椅桌……等多以木造风格呈现，别有古典的味道，店面稍小，却玲珑有致，不少人随缘称之为小木屋。

当车子在它前面停下，我第一个下车，这才惊觉这地方我在以前就来过了。

是的，这确切是很久很久前的记忆了。怪不得刚才融学姐在提起小木屋时，我的脑袋还是一片空白，但当它呈现眼前，好像失去的记忆又一点点飘回来……人生的记忆太烦太杂，到最后，那些会是永远锁住？那些又会是永远失落？



# 师恩永在

■ 赖小红

时间总是在流水中飞逝，转眼间已经毕业一年了，在菲已经度过了一年的教师节了，如今又迎来第二个教师节。虽然这里的教师节和国内的不一样，但是通过网络、通过朋友、同学的祝福，我们同样能在异国他乡感受到教师节的快乐。学生时代，我们崇敬着我们的老师，如今我们也是老师了，我们依旧不忘恩师，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今天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教师节选在秋天，我想，大概是因为秋天代表了严肃、神圣、奉献、深度与沉思吧。

静静的深夜群星在闪耀  
老师的房间彻夜明亮  
每当我轻轻走过您窗前  
明亮的灯光照耀我心房  
啊每当想起您 敬爱的好老师  
一阵阵暖流心中激荡……

多少年季节轮回，多少个春夏秋冬，你用真情传播着智慧的火种。黑板上的粉笔不停飞舞，但加减乘除，却算不尽您洒出的汗水！诗词歌赋，更颂不完您做出的奉献！我也走过春天走过四季，在四季中找寻你的影子，想象着你用友爱缩短心与心的路程，用阳光融化冷漠的冰雪。“风在水上写诗，云在天空写诗，灯在书上写诗”。我们用青春写诗，而老师，您却用您的汗水写诗。

培育新一代辛勤的园丁  
今天深夜啊灯光仍在亮  
呕心沥血您在写教材  
高大的身影映在您窗上  
啊每当想起您  
敬爱的好老师  
一阵阵暖流心中激荡……

有这么一段话始终在我耳边回荡：感激伤害你的人，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态；感激绊倒你的人，因为他强化了你的双腿；感激欺骗你的

人，因为他增进了你的智慧；感激蔑视你的人，因为他觉醒了你的自尊；感激遗弃你的人，因为他教会了你独立。老师，是您教会了我感激，是您教会我做人，更是您让我明白“奉献几多血和汗，不求青史留英名”的道理。

新长征路上老师立功  
一群群接班人茁壮成长  
肩负祖国希望奔向四方  
您总是含泪深情凝望  
啊，每当想起您  
敬爱的好老师

老师，感谢您在我成功时陪我分享喜悦，在我失败时陪我度过苦涩，在我失意时陪我排除伤心，在我得意时陪我享受欣喜。

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雨天，刚开始也许是喜欢雨中浪漫的事；也许是因为我喜欢在雨中漫步；也许是因为雨中有我的美好回忆；也许是因为雨可以代表我的一种心情；也许是因为雨是自然物之首！也许……很多的也许还是抵不过您那双被雨水打湿的鞋，那个您从家里带来让我们替换的鞋。是您的那双鞋让我喜欢上了雨天，我傻傻地期待您能再送来一双鞋，让我能同您说声“谢谢”。老师，您的心在学生们求知的眼睛里找到了神圣的天空！

老师，您是严冬的炭火，是酷暑里的浓荫伞，是湍流中的踏脚石，是雾海中的航标灯。老师啊！感谢您没使学习变成劳作而成为一种欢乐；感谢您让我明白自身的价值。

春蚕一生没说过自诩的话，那吐出的银丝就是丈量生命价值的尺子。敬爱的老师，您从未在别人面前炫耀过，但那盛开的桃李，就是对您最高的评价。传说，一叶的三叶草是祈祷，二叶的三叶草是希望，三叶的三叶草是爱情，而四叶的三叶草就是幸运……老师，在这个节日里，我不知道该送您什么，希望这三叶草能给您带来幸



运!

星光依旧灿烂,月光依然皓洁,只有这样的瞬间,才能让人任性地幻想,放肆地笑,深情地思念,在四季中享受不同的收获。

我的心,在您的眼里找到了天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地、属于自己的未来、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价值,老师谢谢您!

## 游戏

■ 荣超

游戏其实不绝对是小孩们的专利,大人也玩游戏,而且成年人的游戏更花样百出,多姿多彩。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成年人不会再玩什么跳房子、老鹰捉小鸡这一类的游戏了。他们的游戏很多时充满危险、奸诈甚至有狡诈的成分在内,局外人很难想象这种游戏,当然也不是任何人能玩这些游戏。

举凡游戏,必有规则,规则则视乎玩游戏的人而订。同一种游戏不同的人参与,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游戏规则。这一点通常于游戏开始时必须先作说明,以免游戏进行到一半时,发生争执或纠纷,大家不欢而散。

X X X X X X

最单纯的游戏当然是孩童时候玩的那些,不管是捉迷藏或者大风吹,由于没有太复杂的规则,且大家都有一颗童稚的心,也不会为胜败输赢计较,是真正的为游戏而游戏。

最碰不得的游戏是政治游戏,参与此类游戏的人,大都冷血无情,翻脸不认人。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不惜将别人(甚至自己人)当垃圾踩于脚下。

玩商业游戏则必须保持头脑的清醒,不然随时倾家荡产,尸骨无存。因为某些所谓的“商人”常常是吃人不吐骨头的。

至于认为自己是情场老手者,就不妨玩一下感情游戏,不过千万别玩出火,要不然最后惹火焚身,落得个火坑孝子或者情场浪子的骂名就得不偿失,后悔莫及了。

胆小鬼就别玩灵异游戏。在农历七月十四晚上点燃一根蜡燭,邀上三五好友玩“碟仙”,将手指放于碟子上,看看碟仙有何指示。虽然紧张刺激,惊悚无比,但谨防吓破胆。

最写意的游戏是游戏人生。

X X X X X X 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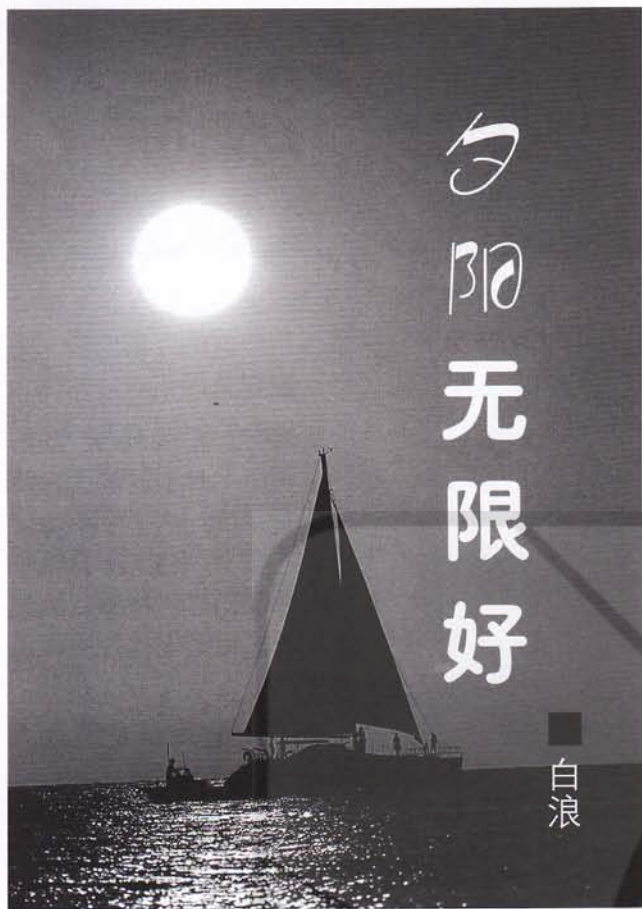
我家虽非武林世家,却都喜欢玩与武功有关的游戏。妻喜欢玩的游戏叫“乾坤大挪移”。她静极思动,常常将家中的摆设甚至家具移来搬去,据她说只是要改变一下四周围的生活空间与环境。更要命的是她也喜爱将抽屉或者杂物柜里的一些工具或东西移来挪去,等到要用时常会不见踪影,非常懊恼。

小女儿七八个月大时,最喜欢玩的游戏叫“大小擒拿手”与“狮吼功”,而且已练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将她放在桌子上面不管计算器、纸张、原子笔她一见就手到擒来,更厉害的是一招叫“大小通吃”的,抓来后就往嘴巴里放。我必须很努力的施展浑身解数,才能将东西从她嘴里抢救出来,倘若东西太小,我还得用“一阳指”往她嘴里挖。挖出来后,她大小姐不高兴就施展“狮吼功”哭声震瓦烁,左邻右里一听大惊失色,奔走相告,避之趋吉。

而区区在下最喜欢的游戏叫“少林武僧打十八木人巷”,本人并非扮演武僧,只能充当那个整天杵在那边一动不动的木头人。

(哈,哈哈,哈哈。一笑,再笑,大笑。)





# 夕阳无限好

白浪

好久都没回山顶，整幢大房子就只有老伴独自一人，总得回去看看。

白天把老女佣唤来收拾房子，清除了一大堆废物垃圾，该洗的洗，该换的换，睡房才像睡房，客厅也像客厅。

晚上，客厅里热得难受，老伴建议，不如到罗申那市去逛逛，且可到那家久未光顾的餐厅去用膳纳凉！

廿多年前，我们几乎每周都来此一次，这家餐厅兼设舞厅，既可用晚餐，如有兴趣，也可跳跳舞，舒畅筋骨。

那时候老伴刚学会跳舞，故对此特感兴趣。我是学生时代就已懂得，但不乐中，既然老伴想去，我也就跟着去了，可说是防犯多于兴致！

进入餐厅，我们还是选择以前喜欢的角落。时间尚早，顾客仅三三两两。

一会儿工夫，人逐渐多了，三五成群，嘻嘻哈哈地来了，让餐厅骤然热闹非凡。来者几

乎都是六、七十岁的老菲妇，五十岁以下的似乎没有。她们从头到脚，无不经特意之修饰，服装争奇夺艳，璀璨的饰物，在五彩的霓虹灯下，闪闪发光。尾随她们的，是廿多岁的小伙子，这些是她们雇来伴舞的。

这批娘子军，多半是遗孀，有些是丈夫留下万贯家财，让她们挥霍。有些是子女从国外寄来的血汗钱，让她们享乐。也有一小部分，是自己每周辛勤俭省所赚来的苦劳钱，而花于一夜。

坐在里边，浏览四周，大部分的顾客，都不认识，以前那些熟识的死的死，走的走，所剩无几。

记得过去常坐靠墙的那对夫妇，丈夫是医生，妻子是护士，两人异常搭配，舞步敏捷，花式最多，总是赢得四周之喝采。后来妻子先去美国闯天下，丈夫不甘寂寞，另结新欢。

靠音乐台的一对，男的与妻子离异，女的被丈夫遗弃，同样喜爱跳舞，在舞池中认识，彼此有意，终于同居。不久女的病发。男的不久也随后走了。

还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翁，高高瘦瘦，手脚灵活，舞姿轻盈，他总是独来独往，不带舞伴。但因他跳得好，音乐一响，他随便邀请四周的女士，没有人不欣然起立，与之共舞，深觉那是一种光荣。因家境穷，花不起，他来了不吃不喝，跳完舞就溜掉，餐厅的侍者，从不为难，任其来去！

事过境迁，那早已烟消云散的一幕幕往事，又涌入脑中，只觉得这一切消逝得多么快。

在音乐响亮的舞池中，你看她们拥着小伙子，跳得如痴如醉，多么开心！那轻快的舞姿，如腾云驾雾，喜孜孜，飘飘然，那荡漾在脸上的欢欣，胜似仙境！

她们如此享受余年，并没有错，只是途径不对，不该放荡挥霍，应该选择高尚正当的消遣。

这已近黄昏的岁月，有些华妇让日子过得暮气沉沉，黯淡无光，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致，即使体力还允许，却先泼自己的冷水：“这把老骨头，还能做什么？认命吧！”

即使生命已入黄昏，但活着的片刻，绝不可放弃，让“夕阳”再放出“余晖”。



# 早茶与健康

■ 郑启明

平时周日，与家人在中国城“呷”早茶，似乎成了生活的一小部分，甫刚坐定，几样小点，一壶热茶，已然桌上，服务和效率可以和知名的西式快餐连锁媲美，且不嘈杂，无垃圾食品之虞，然而不久前，一份来自广东的早茶与心血管疾病有关的报道，让人们开始关注早茶与健康的关系。

中华心血管学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康华医院副院长贾国良认为，数据表明，四十年来，广东省的心血管的病例增加了五十倍，据其分析，除了因为增加了大量的流动人口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喝早茶的习惯，很多人以为喝早茶是个好习惯，其实并非如此。贾教授认为，广东人的早茶是很油腻的，凤爪啊、排骨等油腻早点，容易提高血液浓度，即使喝很多茶，都是无济于事的，这是极其容易诱发心血管疾病的。另外，还有广东人喜欢吃甜的东西，这又是另一诱因。

除此以外，有人认为广东人的身高不高和早茶也有关系，这样的说法，多数人更难于苟同，据报道，广州抽样调查了三千四十九人，成年男性平均身高一百六十七点四厘米，成年女性身高一百五十五点六厘米。与广东一样，广州人的身高五年来也基本没有变化。因此有人提出了，广东人身高不长，与饮食习惯、地理环境和体育运动等都有关系。其中，饮食习惯是广东人五年身高没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主要的原因是，广东人喜欢喝早茶，牛奶、面包吃得较少，因此较少摄入钙和淀粉等营养。加上吃完饭后总要喝茶，茶水更是影响淀粉的吸收。

去酒楼饮茶早已经是广东人的传统，约上三五知己在酒楼里叹茶，叫上“一盅两件”，聊天、看报纸、谈生意，似乎交际

的成分更多于饮食，这种悠闲的生活方式已经迅速蔓延，到香港旅游品尝正宗的港式早茶，也成了许多游客的旅游内容之一，海外的华埠更是广东酒楼的主要服务项目之一，专家的看法以及相关的数据，不可不信。另一方面，如果把早茶看作心血管病和个子不高的元凶，那也不必，问题不在这样的生活方式，而是早茶的内容，点心的品种，才是影响健康的关键。

中老年人，叉烧包、马蹄糕、豆沙包，肠粉、粥，这些明显碳水化合物较多，虽然提供了热量，但是蛋白质缺乏，蒸猪肚、蒸排骨、豉汁凤爪，而这些都是高脂肪、高热量的食品，天天吃这些食物，容易使脂肪过量，不利于心脑血管健康。显然，如果稍微改变一下以上人们习惯的早茶结构，就能满足人体上午营养需要。避免全部都碳水化合物，也不要全部都是肉类，而是一碟肉类、一碗粥或者几个包，外加一碟青菜。这样的搭配，肉类提供蛋白质，粥或者包提供人体所需的热量，青菜提供维生素，营养就全面了。专家认为，一份好的早餐应该包括四个部分：动物性蛋白如肉类；鸡蛋；穀类食物；蔬菜或水果，就已经合适了，早茶就不会有影响健康的负名了。

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中华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吃得健康又快乐，可谓是人生的追求。





# 开闸疏洪的那天

■ 亦励

九月廿六日，大岷区经历了一场罕见的大水灾。原因是这两三个星期以来这里就一直下雨，水库里的水早满了。昨天又有一个台风来到，风助雨势，雨挟风威，据说是为了避免情况更加失控，水利部下令将两个水库开闸疏洪。结果整个大岷区洪水泛滥，大部分街道水流成河，地面交通完全瘫痪。商店、厂房、民宅，大片大片地浸水，有的地方水直淹到二楼，损失相当严重。

幸好我家的房屋位于高地，但也经历了大半天的惊险！当天上午，照常下雨，我不太在意。当时我是在家等苓儿一起去上班的。近午，苓儿打电话过来说，雨下得大，到处浸水，来不了。我想那我过午饭就自己去上班吧，因为星期六厂里工人要发薪资，我得去处理。出门前，我打了几个电话问问路况，才知道真的出不了门，路上都淹水了，车子根本过不去。有个朋友说，他困在高速公路上两个多小时了，车子连一步也没动过。

当时我还不觉得情况如何严重。因为在马尼拉，下雨、浸水、是常事。朋友，你试过在水流成河的大街上小心翼翼地驾着车子，感觉就像是在汪洋大海里驶船那样吗？如果不幸旁边有辆大卡车驶过而掀起一个小波浪，你的小车就被随浪抛起，失控了，离地了，在水上漂荡着。你的一颗心提到喉咙上，不能呼吸，直到车子又在某处碰了地，才算有了着落，才能继续前进。

在马尼拉，下雨天开车出门，就有可能得到这样的体验！

何等幸运的是当天我没有来得及开车出外，而是留在家里。所以我乐得享受难得的清闲，在家里上网看影集。下午三点多，突然停电，我下楼去，听到门外吵吵嚷嚷的，出去一看，天哪！真傻眼了：大水都快要涨到车道口了！而我家的车道里停满了别人家的三四辆车

子。隔壁邻居喃喃叨叨，说是在这里住了几十年还从没遇见过浸水呀！

咱家老爷见了这状况腿就发软了，说是要把咱家的车子退出去，停泊到最高处，不然水再涨上来就来不及了。还好这些邻居都很合作，听咱家老爷这一嚷嚷，快手快脚地很快把那三四辆车都退出去了。而咱家老爷此时也退避上楼，向我宣布：他的血压上升，心跳加速了，得歇着。现在就由小女子去退车、找位泊车，并且随时注意事态发展，及时向他报告为要。

因此小女子急急如令把车子退出去，泊到全区的制高点。又取出相机拍了几张照片，还找出望远镜上三楼观察，关注水情，准备随时采取紧急行动。

所谓紧急行动其实也不外是弃守底层，退据楼上而已。因为我们这几座房屋位于本区最高处，现在已经是孤岛独立，四面泽国，无路可退了。

从三楼上望出去，直街的平屋已被水浸淹到屋檐下，而我们这条上坡横街的水位也正在上涨。有些人被困在屋顶上，有几个热心的年轻人划着一只橡皮艇在水域里救援。我们居住的这个区域本来是不算低洼区的。但是这回也被水淹成这样，真是触目惊心！

下午六时，雨势渐缓，水位涨到我家车道外正好止住的。厂里也打电话过来报告平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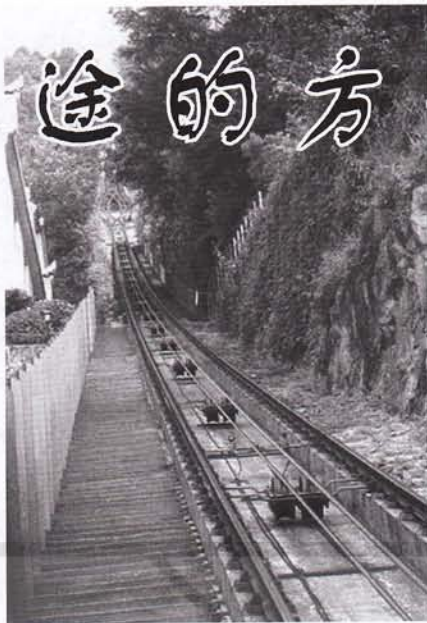
在水劫凶险的时段里，断电、断手机计算机通讯，我们经历过焦虑惶恐的三个小时。对于前年刚经历过一场大火灾的我家来说，又是一场煎熬。好在这回是有惊无险，庆幸之余，心中满满是感恩。

晚上，水渐退，供电也恢复了。安然的我在安稳的家中，为每一位在路上或在家中、受困于此水，受损于此灾的人，默默祈福。



# 旅途的方向

■ 东楠灵



许多往事，已经回忆不起来，这个季节，听一曲《旅途》，也很解忧愁，简约的字母，寥寥的絮语，只需轻轻地张开双臂，深深地呼吸，自己懂得开启一扇窗的意义就行。

小时候，南灵和奶奶一起度过。奶奶会讲很多故事，还会给南灵准备好多的的小吃，像山丹皮、炒熟的花生。有时院外边还会响起“大块雪糕”的叫卖声，奶奶给她二毛钱，她就高兴地跑出去，买东西。有时玩够了，南灵就偎依在奶奶的旁边，看老人家做活儿。奶奶用小刀在山楂的正中央割一个能掏出核的口子，然后捏开山楂，用小刀将里面的山楂籽都掏出来。有时奶奶会将山楂割成荷花状，南灵看到了，心中就会有許多朵荷花绽放，雀跃不已。奶奶将掏出的山楂籽放在一铁盒里，南灵喜欢默默把山楂籽倒到院子后面，然后幻想拥有一座山楂园。

小时候，南灵心中的天国无非就是这样子，她想到这样的地方陪奶奶一起旅行，可是，奶奶先走了，南灵却找不到山楂园的方向。生活，需发现美。每个细节，须有或大或小的意义，角度不同，景致异义。可爱、纯朴的人，解开心扉，就是另一扇窗，春暖花开，宁静致远……想念亲人，漫长的话语夹着孤独的等待。自从奶奶去了另一个世界，南灵也出过很多次远门，旅行的冲动，在安静的夜晚，或近或远，一样编织梦。在澳门的历史中，葡萄牙人民族异域风情，诉说着另一种辽阔丰饶之美。某一瞬间，听到葡萄牙人心中炽热的惊喜和向往，与大自然交融，生发了她浓浓的情。南灵朝圣的旅途既不向南，也不向北，而是向内的。如果人人都为了爱亲人而恪尽自己的家内的、职业的、社会的义务，则人人都是一个灵性上的孝子。

在澳门的街头，南灵不喜欢赌博，也从没有尽情投下她的赌注，她惧怕潜藏在黑暗里的魔咒。她像奶奶一样喜欢祈祷，不管是来自西方的天主教传统礼仪，还是夹杂了中国人现世功利的占卜性祈祷，唱那些古老的圣歌，有旋律伴奏也

好，没有旋律的也罢，只要她唱，就可以看见冥冥中的超越者和奶奶，那里有自然纯真的本真，简约随意的意向，自在的行走。

阳光徐徐倾泻，山间泽光粼粼的纯然一色，像一位慈善智慧的长者，静心私语，默默达意。教堂，如此；赌场，如

此；想旅行的心情，也如此……风景不如想象的美丽。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神圣还是世俗的建筑物，重要的是沿途衬托它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的确！两天的外出，每一寸土地，有她的情。俗人的幸福依赖于外在占有之物和外在行动的多，用这种心情，导航人生。风，终于吹起她的身躯，四处狂奔，南灵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不知道飘到什么地方。天堂的故事 / 说得太多了 / 说故事的十年 / 生活 / 没有 / 颜色 / 不再年少的时候 / 选择不说 / 不说 / 有时候 / 更是 / 另一种 / 故事的开始。对一个幸福的灵魂来说，快乐不再是必要的，心灵的平安是完全自我实现的结果。一个人若非首先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是不能实现自己的，而人性总是试图离开上主去实现自己。人自身之内有许多能量，本身是为了上主而造的，缺少了上主，这些能量将得不到满足，就只能将人撕毁。她人生的所有失落的书页都是为天主的爱手所拾起，装订成有序的一册。天主使一切都变得甜美了。即使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她得到的爱，也比付出得多，倘若她欠了别人的，她又是怎样的欠了上主的。这就是南灵常常觉得自己是个破产者了。这种感觉不舒服，不过这种感觉本身也是来自天主的，它是天父在她心中撒盐，为了保存一切别的味道。旅途的方向，该如何形容？或许，注定在风雨中挑战，每个人微笑着。

赌博像发疯一样，更如一场致死的疾病，它是鲜艳的物质主义。在背离上主和灵魂的真实生命后，它在形形色色的行为中寻找着等价物，而这常常不过是一种全然的失落。因为有限之物永





远也不能等同或成为无限之物。在一个真正寻求上主的人看来，那些跻身于夸大了的颓废生活的人，不过是行尸走肉，正如死人的脚步。在独自漂泊的旅途中，抑或在缤纷五彩的网海里，每一处停歇的脚印，或多或少，皆把情灌醉。陌路人归，却因为缘分遇见，一个用心聆听祈祷的人，也会懂得感知现实生活。

活着，很庆幸。走过一季，盛情拥抱，默默离开，一瞬间，细语润心，像琥珀般珍藏，一尘不染，懂得，不愿受伤，或许，并不是遥远的归途，下一次邂逅，在等你，奶奶！

人是该在遗忘中懂得珍惜，在珍惜中懂得拥有中的美丽。有一种想念，无声似有声，在孤寂的深处，沸腾。前几日整理澳门旧照时，小心地端详，思绪在窗櫺上的光影里穿梭。一

张盛开在净渊池边的樱花，淡淡的幽韵，往事随风般吹散记忆，逝去，依然萍踪留香。

听见忧伤之后振奋的语气，就很开心，岁月沉淀下来的又怎么会消失？安心，一路风雨一路歌，南灵看见了。看见的，是终会过去的现实；看不见的，才是永恒。

她懂得，人没有信念不能存活，《卡拉玛佐夫兄弟》里说“因为人类存在的秘密并不在于仅仅单纯的活着，而在于为什么活着，当对自己为什么活着缺乏坚定的信念时，人是不愿意活着的，宁可自杀，也不愿留在世上，尽管她的面前全是面包”活着，就是简单的真实。放下浮华，就是幸福。那怕在哪里旅行，或哪里停留！

一直想在小院中种一棵印度苦楝，那样就不用四处去摘叶子烧茶了。喝苦楝茶已好多年，是同事介绍的，只因为到了血压开始跟人比高的年龄，身体老是出状况。于是，静告诉我印度人都泡这种茶喝，并好心地摘叶子给我；原来印度人甚至还生嚼叶子，因为它有降血脂、降血压的功能。

将信将疑地和老伴一起喝这稍带苦味的茶水，然后发现除了前述的功能外，在吃撑肚皮的时候，喝上一小杯，不一会儿那饱涨的感觉就消除了。感受到它的妙用，就一心想种上一棵，这样就不用在外摘采，自给自足，伸手可得。

静也帮我找了棵树苗，眼看着它冒芽长叶，禁不住心头喜悦，可是欢喜的心情不能持长，它总是不明所以的枯萎。种了好多次结果都是一样，很令人灰心！是根被虫噬了？是泥土过湿，腐了树根？总之，这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居然成了一种遗憾，一直隐隐地藏在心底。

眼看邻居家的一些参天大树，也不见人家怎么精心照料，除了在台风暴雨侵袭时被打折，或是枝干过粗过密怕弄断电线，电力公司得动员锯掉外，那些树都长得挺拔精神，其中也包括了自已一心想种的印度苦楝。

有一天，看到对门那位照应花木的工人拿了一些树苗准备种植，便喊住他请教，为什么我种的树苗总长不成。他问我是不是水浇太多了，应该是吧！每日晨起理庭院，总要顺手喷洒花草和小院。

他听完就笑着说，如果老是给树苗浇水，树根就会习惯土壤浅层的舒适环境，轻易地就能得到来自地面的水。而他一向却不常浇树苗水，虽说树确实会长得慢一些，但这样树根不易腐烂，而且会向土壤的深处生长，去地底下寻找水分和养料。因此，这些树会有很深的根，更能抵抗恶劣环境和气候的侵袭。

哦！是这样啊！难怪街头的路树真的没什么人去照顾，只是在最炎热的旱季，会看到市政府派出一辆洒水车去浇水，结果九重葛照样开得明灿娇艳，那各种各类的树木也依自婀娜多姿，青翠繁茂。

想到山林野生的树木，不是顽强地抗拒狂风，就是仗着深植的根抵卸去强风，哪怕烈日的烤炙，那根啊，深深地探进去底寻觅水源。再想想，不管我们情愿与否，生活中免不了有疾风豪雨，真的无须刻意去经营什么，就让我们从最来之不易的地方得到最好的养份，也算给自己一番试炼。

## 种树一得

靖竹





# 在困境中前进

## ——奕中庆祝78周年晚会侧记

■ 刘华源

奕中在前进。

今年的校庆特别成功，成绩斐然。

晚会在两个方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1) 董事长刘小源当众宣布筹得汶币35万余元的辉煌成绩，其中有二十八万七千七百七十八元为捐款，其余为餐卷与爱校奖收入。捐款一千元以上的共有111位，捐款人遍及全国各地，有个人、社团、商家、大企业；有平头老百姓也有高官显要和社会贤达。最大的一笔捐款为汶币二万五千八百元，由现任董事长令尊刘振堂老先生慷慨捐出。在金融风暴袭击下，奕中能取得如此骄人的佳绩，实在难能可贵。

(2) 晚会在轻松和谐的气氛中进行，圆满的结束。二十八个节目（计有开幕仪式、讲话、敬茶、切校庆蛋糕、唱歌、舞蹈、武术与舞狮表演、优异成绩报告、抽奖。）有条不紊的展开，充分表现了董教生同心协力，上下合作的良好风范。今年的舞蹈、武术和舞狮演出非常精彩，给观众予观感上高度的享受。可见董事部从中国聘请专业的舞蹈和武术老师的决定是正确的和有远见的。

舞蹈老师为观众呈现的舞蹈多姿多彩，花样翻新如“伊犁河畔的喜悦”，“Kayum O ya Kayum”，“花季”。等各民族舞蹈，维俏维妙。

优雅欢快的音乐，悦目的服装和道具，陶冶人的心情。该校监学说：“奕中尽量为各民族学生提供多元文化和美的教育。”

武术和舞狮老师一改传统手法，其节目如“精忠报国”、“武术汇演”，配乐铿锵，振奋人心，学生的表演，精神奕奕，阳刚气十足，犹如中国的“儿童少林”来到奕中献艺！

奕中一向重视课外活动，重金聘请专业老师推动音乐舞蹈和舞狮等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是符合传统华校“德、智、体、群和美”五育方针。学生在校读书，功课要好，身心要健康，品格要高尚。学校的责任是把学生教导成一个全面发展的良好公民和社会栋梁。

观赏了是晚的文娱演出后，为奕中新董事部在刘小源董事长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创新，努力向前迈进而感到欣慰。

今天的奕中，一片兴旺，朝气蓬勃。学生在学业上、（特别是在教育部举办的各项考试上）、在课外活动上，都有优越突出的表现。董教努力改善校园氛围，维修扩建的工作时时可见。晚会是在新近装修，加盖天花板及装上冷气机面貌一新的体育馆内进行，非常舒适。给人印象特好的是校内有了新的极其宽敞的洗手间，干净明亮，空气新鲜，实是校政一大进步。从舞台上布景电脑化及其所采用的电脑科技水平之高，可见奕中董事诸翁能与时并进，为了发展教育，不惜工本。在董事部的发展蓝图中有筹建一规模宏大，建筑现代的幼稚园，准备工作已近尾声，只待承包工程的承包价格的最后确定。

奕中自刘小源主持董事会以来，凡六年，从萎靡状态中复苏，日渐兴旺，华社自从华校被迫改成国民学校的挫折感也渐渐消除。这除了他个人的威望和领导能力外，还靠了一班得力的董事。他的二十一名董事部中，通过他的拉拢和争取有商场的翘楚，企业界的精英，社会上的专业人士和中坚分子。大伙儿在他领导下，团结成一个团队（team），为了公益事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刘小源自己以身作则，晚会七十八桌的餐费全由他一人报效！（每年校庆设宴筹款的费用都由他一人承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伙人花了宝贵的八天时间到各处劝捐，得到热烈的反应。有个生动感人的例子：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生意人遇到奕中筹款团队，二话不说，开出一张汶币一万元的支票，干脆利落，潇洒大方！这样的义举，使到为教育而奔跑的好心人感到鼓舞，精神为之一振！

一间私立华校要办得好，除了其他条件不变外，要靠好的董事长和好的校长。他们是学校的灵魂人物。我为奕中赢的两位有奉献精神的人物校长，走上康庄大道而欢呼！

2009年11月28日星期六





# 悠哉此行

一谈到旅游,就想起友人调侃旅行团为高级逃难团。想想,短短十天左右,要走完好几个国家,的确有点疲于奔命。

遇到清晨抵境的团,甫下飞机,睡眼迷蒙,就得起打起精神,游览到达酒店前路过的景点。到了酒店,一阵扰攘,稍事休息用餐后,又得挤上旅游车,开始接下来的长征。累也得走,不舒服也得走。集体行动,不能迟到,不能早退。膳食再难吃,再不合胃口也得咽下,不然观光途中,饥肠辘辘可不好受。

有的团行程紧密,晚上还得打点好行李,放在房门口,让行李一早先上车。偶而忘了留下一两件清晨得更换的衣裤,就只能将就穿上脏衣上路。

早叫最难消受。带着一身疲惫上床,好梦正酣,早叫的铃声就响了,只得赶快起床,匆匆梳洗,吃了早餐又再随团出发了。往往车行不久,就有人开始打呼噜或闭目养神。导游的讲解,成了这些人的催眠曲。路上好风光,都无缘欣赏。对景点的认识,好些时候只凭照片上的浮光掠影,说不上印象深刻。曾在网上读到如下颇能反映随团旅游真相的有趣的一段对话:“老兄,你看起来很疲倦,应出国走走,松懈一下。”答曰:“我刚旅游回来。”

已有好些时日没随团远游了。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上了年纪体力精力都不济。

月前与儿子一家四口同游西澳,给了我们全新的旅游体验。除机票、旅舍、行程等不劳我们费心外,每天都有充足的时间养精蓄锐。

也许有人会认为花了十天时间,只游柏斯一个地方,似乎不化算。但收获大小,是否一定与游历景点多寡成正比?人言言殊。

不随团不住旅店,我们租住的那间房子是座落在柏斯天鹅河(Swan River)附近。房子面对一个湖,附近有一个公园。是柏斯的高尚住宅区。楼高三层,我俩住在最高的一层。睡房折叠的木门一打开就是露台。每天晨起第一件事,就是到露台呼吸微带寒意的新鲜空气,做做伸展操,然后坐在椅子上观赏湖面风光。偶而兴之所至,与孙儿女结伴到湖边去喂野鸭,看游鱼及小乌龟在清澈见底的湖中觅食,以及头戴红冠的黑天鹅,悠哉闲哉地在湖面遨游。仿佛时光倒流,又返到童年时代。

## ■ 一凡

没有让人神经绷紧的早叫铃声,我们就这样从从容容地迎接一天的开始。

我们的观光项目之一是一参观酿酒厂。初秋的柏斯,天高气爽。一个艳阳天的午后,儿子驾着租来的车,带着一家人向葡萄园进发。园主是移居澳洲的法国人,夫妇俩都对酿酒兴致很高,也很有心得。酒厂设在园中的一角。甫进门,售货员就非常殷勤地邀我们品酒。三元澳币可品八种葡萄酒。听她对酒的酿制过程、独特风味等有关酒道娓娓道来,才了解为何葡萄美酒可与夜光杯同时入诗。

逛完柏斯主要的景点,偶而一天半天,没安排什么特别的观光项目。一家人就到公园走走,累了席地而坐看孙子们放风筝。周末就像当地人一样带点小吃去植满白树(Eucalyptus)的公园消磨半天。凉风过处,白树发出的芳香味,让人神清气爽。

澳洲的牛肉品种很多,没出门时,媳妇就到超市买了上好的牛排,牛尾,在屋主设计非常现代化及富有创意的厨房,大显身手。饭饱酒足,昏昏欲睡,两老就在习习凉风的吹拂下,见周公去。两个小孙子则到后园小游泳池嬉水玩乐。午休起身,一家人围坐在泳池旁喝下午茶,吃当地应季水果。度过一个慵懒舒适的下午。

这种旅游方式,身闲心也闲。正应了“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外子还在靠近后花园的书房,写了一篇自己颇满意的文章。我则读完了龙应台的近作:《目送》。

《目送》是“继《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后,龙应台再推出思考“生死大问”的最强新作”。书中如下一段话,深具震撼力。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著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因此更珍惜与儿孙悠闲共聚的每一分每一秒。

悠闲不同于懒散。懒散是一种生活态度。悠闲则是一种境界。柏斯行,我学会体验悠闲,享受悠闲。





# 阅读刘柏川的书籍之后

## ——乡愁随想

■ 子虚

远处的圣诞节歌曲开始飘扬，北国入秋之际，移民他乡的友人捎来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我，他计划明年春天回返汶莱探亲。友人已经移民枫叶国多年，却念念不忘他生长的家乡，并认为自己无法适应异乡的移民生活。他在电子邮件中写着：有机会，我要回流。友人的经历和感受，也许就是所谓的乡愁吧。一瞬间，我想起初次阅读刘柏川的那本书《偶然生为亚裔人》。

乡愁，让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魂牵梦萦之怅然若失的情愫怔忡于心弦。乡愁，确实是飘泊天之涯，海之角的不归人，抑或旅人的情怀。我想，每个漂流海外，移居异乡的华人，或多或少内心都会隐藏着淡淡的乡愁；而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总会不经意的流窜。其实，几年前初次知道刘柏川这个人，我发现他也有寻根的意念，他经常反思华裔在美国的情形，希望多了解更多关于自己祖国的人事物。此外，我与他的年龄相差不多，一些思想与我相仿。也因此，我一直留意他的新书，期盼知道他之后的见解和思想，以及他对美国华裔移民的看法。

迄今，我对最早阅读刘柏川（Eric Liu）撰写的那本The accidental Asian《偶然生为亚裔人》一书仍然记忆犹新，他常常刺激我去思想如何不分种族和肤色，愿意为自己的国家贡献自己。遭遇困难，不退缩、不埋怨，不向现实低头，反而更加努力，克服眼前的难处。其实，《偶然生为亚裔人》这本书出版之际，曾被纽约时报选为值得注意的好书，中文版获选为1999年诚品书店年度推荐书、中国时报开卷一周好书。刘柏川的书不仅好看，他的背景，他寻根的意愿，他对身分危机的迷惑等，亦着实令人好奇。

一九六八年在纽约出生的刘柏川，原本来自台湾一个基督教家庭。他自小在美国居住，习惯讲英语。刘柏川曾经担任柯林顿总统演讲撰稿人、白宫国内政策副顾问。目前与妻女住在西雅图，现任‘新美国基金会’研究员，并任教于华盛顿大学伊凡斯公共行政学院。他之前撰写

的那本书一偶然身为亚裔人(The Accidental Asian)，详细的叙述了亚裔美国人在美国社会求学、生活、工作，面对身分危机、自身感到种族迷惑的问题、希望被美国人认同，期望在美人社会出人头地的心路历程，以及他本身的人生价值观。自耶鲁大学毕业后，刘柏川担任美国重量级参议员伯恩(David Boren)的助理。当时他因为撰写了一系列的时论文章，成为当时X世代的重要代言人。他是出生在美国移民第二代的华人，也就是所谓的ABC(American-born Chinese)。一九九四年，柯林顿总统著名的“盟军诺曼第登陆五十周年纪念”讲词，便是由当时只有二十五岁的刘柏川所执写。

去年十一月到新加坡开会，短暂逗留期间，我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匆匆走进位于乌节路纪伊国屋书店，我询问店员有关刘柏川的新书。由于喜欢他之前撰写的那本书一偶然身为亚裔人，认同他在书中的见解，我因而希望购买他的新书。

可是，事与愿违；我万分的失望，店员告知，刘柏川的新书需要预定。热心的店员说：我们可以代你预定。当下，我非常感激那位店员，并询问她的尊姓大名。她爽快的答道：明珠。真的，她的话像珍珠一样放射睿智的光芒，扫除了我之前的失望心情。她随后又说，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书才会到。于是，我要求定居新加坡的二姐帮忙，代我预定。

一个月之后，我终于收到了刘柏川那本英文版的新书。书名叫着：Guiding lights，台湾的中文版译名是《谁为我鼓掌》，想来与英文的字义好像有点出入。翻开刘柏川的新书，阅读书内一个篇幅中的文字，我深深受到吸引。那是刘柏川细述昔年他与父亲相处的篇章。这一段文字告白，令我想起自己过去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情况，以及他在我留学加拿大期间，写给我的信。我初次尝试乡愁的滋味，就是在负笈国外的那一段青葱岁月。





再提到刘柏川的新书，它让我联想到，每次初到异乡觅路时，我们均需要别人指引道路，不是吗？刘柏川在这本激励人心的新作里，带我们踏上寻找指引之光的旅程，从中我们可以听到各行各业的人们真诚的诉说自己面对挑战，通过或未通过考验的故事。翻阅书里的精髓篇章，如书中提到：

一位好莱坞最受推崇的表演老师，使资质中等的年轻女演员飞上枝头做凤凰；

一位深受器重的大联盟投球教练，却对他曾经辜负的球员念念不忘；

一位被公司视为明日之星的主管，对怀才不遇的员工尤其独具慧眼；

一位小丑大师，透过工作坊帮助夫妻档丑角改善两人台上与台下关系；一位高中辩论教练，见证爱徒在接近颠峰时犹豫不前，并从中找

到胜利的心路历程；

一位在帮派横行地区服事大众，拯救无数灵魂，但仍须面对生死极限的神父。

是的，于我，《谁为我鼓掌》一书中的每个章节里的真实故事都带给我思想上的启迪。这些故事将来可能可以成为我的借鉴和提醒。因此，我希望向爱好阅读的读者推荐刘柏川的书。我也期待他的另外一本新书。

我没有预料到友人的一封电子邮件，让我这个定居在汶莱的第二代华人沉淀于落寞的乡愁里。此刻，伏案执笔这篇文章的当儿，我忽然想寄问那位移居异乡的友人，提问刘柏川，如何有选择，他们希望执意移民，抑或留驻家乡？

笔于2008年11月19日



## 画荷

■ 梁友情

踏青郊外 写生  
小径蜿蜒指路 满池荷花  
盛意邀画

他们姿态 飘逸  
清幽脱俗 含苞待放  
腴腆窥我一株  
引我注目

太阳热情关照  
璀璨荷花 还为画板  
调匀光线

日近正午 引我注目那株  
忘却羞怯 在画布  
嫣然笑我 被阳光染成  
黑人牙膏品牌

我咧嘴露齿 装扮不像  
逗乐 满池荷花随风  
前扑后仰

## 一粟新诗二首

### (一)空鸟笼

一扇长久紧闭的牢门  
最终决定  
自由  
一只被苦闷压得发慌的鸟儿

风依旧  
来来回回地吹  
荡着  
此刻，不晓得  
是悠闲还是空虚的鸟笼？



### (二)暗恋

为什么要把  
眼神  
藏躲在漆黑的夜空  
时隐时现  
似星  
闪烁不定

为什么不把  
眼神  
坦露在蓝蓝的画空  
热灼灼咄咄逼  
似日  
让人无所遁逃于  
天  
地





# ..... 诗里亚炒粿条 .....

■ 傅文成

上世纪中叶，有几个唐山来的叔叔婶婶在诗里亚某个角落搭起摊位，卖乾捞面，老鼠粉，炒粿条，是为日后远近驰名的诗里亚美食的滥觞。在诗里亚长大的人，在诗里亚居住过的人，没有人会忘记诗里亚面档早晨的光景。而诗里亚炒粿条，更成了诗里亚人品赏炒粿条的标准。

笔者走过不少地方，尝过各地的炒粿条，各地风味不同，唯诗里亚炒粿条独树一格，火候蛋香跟酱油香，笔者主观认为诗里亚炒粿条是“艳压群芳”。唯一劲敌是昔年新加坡奥迪安戏院旁咖啡店的月兰亭鲜蛤炒粿条。而月兰亭也早在上世纪80年代走进历史，后继无人，成为绝响。

早年吃粿条有两个现已失传的习性，许多年青人可能不知：

1) 吃粿条加蛋中的鸡蛋时常是食客自己带的。

2) 打包粿条用的是一种土生的树叶（马来语称daun simpuh），比现在用塑料环保得多，而且更能保存原味。

我一直有个疑问，诗里亚炒粿条到底属哪一“门派”？记忆所及，早年诗里亚三家粿条档中有两档是客家人，一家是广府人（绰号叫黄飞鸿，因其大动作炒粿条有如练武而得名），后来

加上一档后起之秀，据说是从香港学艺得来。但大家口头称KWEA DIAU是福建发音，客家名称“板条”已多年没听人叫过。到底诗里亚粿条是出自福建，广东还是客家，恐怕就算诗里亚人也答不出来。

在记忆中的昔年诗里亚炒粿条的味道，也跟今天有所不同。就如同到新加坡吃鲜蛤粿条，也找不回当年月兰亭的遗风。比较往昔诗里亚炒粿条跟新加坡月兰亭炒粿条。前者较干，后者略湿，共同点在其火候烘出特有的蛋香肉香酱油香，一入口便与众不同。但这种特有的滋味，笔者可说是久违多年了。

不料月前在斯市加东的一家餐室椰林居，意外找回久已失传的“粿条味”。那里的炒粿条不论火候及其对粿条酱油牛肉豆芽的料理不逊于早年的诗里亚炒粿条。此一意外发现给笔者带来重续广陵散之喜悦。

对每个人来说，故有的音乐跟美食，往往附带了个人人生的片段，时常会将人带回另一时空。重尝久违的美食，重得所失，可说是人生快事。但这一得，却也同时勾起重重往事，对遗失的时空不由自主的追忆，难免也令人若有所失。

是得是失，还真难说。

## 黑天鹅

■ 梁友情

黑天鹅  
湖清无色  
留墨宝

忘忧湖上  
相约

两情缱绻  
贴心厮磨  
无声胜有声

交颈亲昵  
缠绵中

黑天鹅  
湖平无波  
起涟漪

悠游湖中  
戏逐

黑天鹅逍遥  
悠游戏道  
拍起千层浪  
天空

忘忧湖上  
双翅  
相忘于







# 风在吹

林岸松

风在吹，日以继夜  
像是在申诉  
却又欲言还休

白天海面较凉  
陆地上较暖  
风在吹  
自低温度至高温处  
自海上吹向陆地  
这是海风的呼唤

晚上海面上较暖  
陆地上较凉  
风在吹  
自低温度至高温处  
自陆地吹向海上  
这是陆风的呼唤

我愿是一所孤立小屋  
坐落在沿海地域  
窗户面海和面陆  
白天舒畅的海风入我心扉  
晚上漂泊的陆风哄我入睡

风在吹，日以继夜  
自海上吹向陆地，自陆地  
吹向海上  
有我或无我，小屋存在与  
否  
风依然在吹  
它们要畅所欲言  
却又闪烁其辞



# 柳浪新诗两首

## 一、红玫瑰

在你盛开的季节，  
你的红 招惹狂风浪蝶  
你的香 催醒沉睡的生命  
连扶持你的叶子  
也绿得特别动人  
好学的人，勤奋解读  
那叶上的纹络  
你看，那天上的飞鸟  
敢于牺牲性命  
无惧失去自由  
吮吸你的精华

你的鲜艳 逐渐消退  
你的香味 不断消失  
剩下一身的刺  
守护老化的树干  
却伤了许多爱花人的心

2009年6月1日 星期一

## 二、一定会天亮

长夜漫漫  
蛙鸣虫叫  
不和谐的声音  
原来在寻找知音

走在没有灯火的路  
看不到路标  
没有向导  
仅凭微弱的星光  
还有 大伙同路人  
彼此的呼唤  
摸索前进

生态失常  
欧美沉沦 亚洲崛起  
经验不足指引人们走上正道  
过去行不通的，现在通了  
从前认为对的，而今又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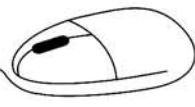
北方地平线上出现亮点  
朝着有光的地方前进  
一百年内  
天亮的时刻一定到来。

2009/10/1



# 我的好伙伴——电脑

■ 沈伟真



## 引子

十二年前我有机会到广州参观《羊城晚报》报社，这个报社很大，一天一百二十万份的报纸就是从这里印刷出版的，销量到全中国三十三个省市和地区。参观编辑室时，只见上百台的电脑摆在编辑人员的桌上，我很惊奇。一位陪同我们参观的编辑告诉我，每个编辑部的人都要会使用电脑，不会使用电脑的人不能当编辑或者记者。这句话深深打动我的心，回来后，我就决心买一部电脑来学习。

带着好奇心，我开始与电脑打交道。开始时，我很有兴趣，不到一个钟头，我用汉语拼音学打字就能掌握了。我高兴得废寝忘食，爱不释手，除了吃饭睡觉，我都放不下电脑，就好像小女孩整天抱着她的洋娃娃，形影不离；也好似学骑脚踏车，刚学会骑就总是要骑；就这样，一个月之内，我完全掌握了操作技术，说无师自通是说不过去的。教我的老师就是我的小女儿，她是在北京华文学院学习华文一年里学会的，我庆幸，我也从她手里学到了终身受用的本领。所以，电脑对我来说，是我的生命，是我的得力助手，也是我的老师。

## 电脑是我得力助手

我不能没有它，我用它来写信、做文章、上网查资料、看新闻收信息，无所不有；至今十几年，我的电脑换了第三代，除了家庭座机，还有“笔记本”（手提电脑），我非常喜欢它，是我找饭吃的工具，也是我的终身伴侣。它没有一天离开我，我有机会去中国、香港、澳门、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我也带着“笔记本”到处跑，电脑已经成了我终身的好伙伴，一旦它出了毛病，我就有失落感，难过极了。当上了记者，更是少不了他。因为它是我的脑子、我的手，没有它什么是也做不了，多苦恼啊！

上星期，每天伴随着我生活的电脑突然“生

病”了。这不仅打乱了我的生活，给我工作上带来不便，心情也很烦躁和苦恼，就像一个健康的人突然生病了，行动不得，坐不安，立也不安；躺在病榻上不能做事，天天看着死板的天花板，你说，烦不烦？我的电脑突然病倒了，再也活泼不起来，要用它做事又不再听话，眼看无法完成工作任务，心中的苦恼与生一场病没有两样。电脑生病出问题，真像人病倒一样，这个病突如其来，事先不告诉你，要来就来，让你捉摸不到；病倒了，又不能马上好起来，它得请“医生”

（电脑技术员）来诊治，又不能一看就好，“治疗”的过程复杂花精神，“医生”还得耐心寻找毛病出在哪里，换了零件还不一定修得好，正如人们所说：“病至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要把电脑修复，只好慢慢来，苦恼苦闷也只得忍耐再忍耐。

可是，电脑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我的手脚一样，没有了它我就无所作为，完不成任务，难于向报社交代，这几天里的苦闷烦恼，真叫人伤心难过。

## 电脑“生病”苦了我

“故事”发生在印尼女民族英雄卡尔蒂尼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的那一天。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是印尼女民族英雄“卡尔蒂尼”（Kartini）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的日子，雅加达印华总会妇女部举办纪念活动，得知这个信息，我有责任去采访写报道；因此早上十时，带着工作包来到了“卡尔蒂尼”纪念活动的场所——印华总会会所。

到了目的地，这里已经挤满了前来活动的奶奶妈妈妇女们，大家都穿作讲究整齐，许多人还穿着KABAYA民族服饰，像迎接大节日的来到，充满喜庆的气氛，使人有健美的感觉。

一位大姐对我说，今天是印尼妇女模范卡尔蒂尼的生日，对印尼妇女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日



子，通过纪念这位英雄，促进印尼妇女的觉醒及提高妇女的地位有着很大的作用。我问她，卡尔蒂尼对印尼华裔妇女有什么值得推崇的地方。她说，在卡尔蒂尼身上我们可以学到许多对国家、民族和妇女本身有益的东西，比如卡尔蒂尼的好学精神、爱国情操及追求妇女解放、争取男女平等等等，都值得包括华族在内的全印尼民族世代代人学习的榜样。她说，假如全印尼的妇女都有卡尔蒂尼的精神，印尼的“半天边”对国家民族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伟大的。从她们的脸庞上可以看出她们对卡尔蒂尼的敬重和崇拜；从她们的谈吐里，可以看出，妈妈奶奶们对于她们有这么一位伟大的妈妈感到骄傲和自豪。

纪念仪式结束后，我匆匆赶回家要把今天纪念活动的情景给报社写报道。这个时候太阳高照，烈日当头，天空晴朗无云；谁也不会料到，今天午后会有雷雨大风；可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料想不到的事终于发生。正如毛泽东主席讲的，“天要下雨，女儿要嫁”，谁也阻挡不了。

回家后，我打开电脑首先处理数码相机的相片，从三十多张的镜头里选了十多张有代表性的相片，然后一一把它缩小，配上相片内容说明，像平时一样，将相片通过电子邮件一张一张发去报社，一切都很顺利，很快的十几张相片就发送出去了，压在心头的石头卸下了一半；过后，我便开始用电脑写文字报道，半个钟头内我就将文字报道写好，检查了一遍又一遍，觉得无误了，就准备发送出去了。

### 大雨打雷成了致命伤

但是，这时突然下起雨来，刮大风，雷电交加；我暂时关掉电脑，预防出现不测。根据经验，当下大雨、雷电交加时，最好不要开动电视或者其他电器，免得被雷打发生意外。果然突然间明亮的闪电一过，一声巨大雷声震撼着大地，我和家人不得不掩住双耳，吓了一大跳，好大的雷声！接着听到屋外有人大喊：“起火了！”尖叫声很刺耳的传到我的耳朵里，赶忙开门出去看看个究竟，原来离我家不远的一棵椰子树稍上一团火正在燃烧，这是雷劈起火的；好在雨还在下，雷也不响了，椰子树上的火也渐渐熄灭，一场虚惊总算平安无事，心里就安定下来。

雨渐渐停了下来，天也快暗了下来。我意识到纪念卡尔蒂尼的活动文字报道必须赶快发给报社。我重新打开电脑，一切正常，把文稿重新放到邮件信箱里，准备发送；可是，发送邮件的宽带机件“Speedy”失灵了，开动了半天机件总是启不动，我检查了好久，找不出毛病；下雨前还是好好的，十几张的相片都顺利发送出去，怎么下雨打雷后却变成这个样子？

文稿发不出去，我心急了！我想，宽带一定被雷打坏了，不能使用；怎么办？我得想法把文稿寄出去。好在，我有打印机和传真机，而且没有受雷电的影响，电脑也正常操作；因此打开打印机，把文稿打印出来，然后用传真机发送出去；很快的就把文稿发送到报社，报社收到我的文稿已经是下午五时半，报社总编辑赶快叫打字员打字。如果平时，报社收到我用电子邮件（E-MAIL）发去的文稿下载后，不用再打稿就可以直接排版，很是方便；现在E-MAIL有毛病不能发送过去，报社收到传真后就得再打字，时间上、人力上都受影响；好在一切顺利，没有误事；但是心情很不愉快，我的失误影响到报社的编辑工作，拖累了别人，心里很是难过和内疚。

### 电讯公司职员服务态度改变了

这段新闻报道总算没有误事，我很敬佩编辑部同事认真勤奋的精神，令我敬佩五体投地；但是，今后怎么办？宽带（Speedy）不能老是等待，于是我就打电话报告给电讯公司，要求派技术员到家里来修理。想不到，电信局的技术人员到了晚上还在岗位上，夜幕低垂，他们还在劳动，他们二十四小时服务，所以，晚上七时两位年青技术员来到我家，经他们仔细检查，发现我的“宽带器”（Speedy）坏了，我向他们叙述未下雨和打雷以前Speedy一切操作正常；下雨打雷时也没有开着，是关闭状态；难道和下雨打雷有关？技术人员说，雷雨时电器关闭有时也会受影响，若是开着，更是危险，经常发生雷雨时电视机、冰箱、空调等电器被雷电打坏的事。他们没有当时修理，叫我明日带到宽带器（Speedy）的修理站去修理或换新的。我只好认了，还感激他们的服务精神，从兜里取出2万盾钞票给他们，表示对他们的感谢；可是他们怎样也不肯收下。离开前还吩咐，宽带修好后再通知他们，他



们会再来检修。

翌日一早，我带着损坏的宽带器去修理站去检查，半个钟头后，修理人员拿着我的宽带器对我说，Speedy修好了，还用他们的电脑在我面前试用，结果正常；离开前问技术员修理费多少，出乎我的意料，他说，不必费用，只换了小零件而已。我向他表示感谢，带着敬佩的心情向他们告别，回到家马上给电信局的技术员打电话，告诉他宽带器修理好了，希望他们再来检查；当时他们正在外出值勤，答应我一定来我家。两个钟头以后，他们头上冒着大汗来到我家，我心里好高兴，觉得印尼工友素质提高了，很守信用，服务精神也提高了；要是以往，电话坏了，催了一星期还不一定有技术员要来修，现在情况变了，印尼的工友服务意识改变了，谈话之间也非常客气，没有摆架子、勒索钱，给他们递上矿泉水还说了几声谢谢。

他们仔细认真检查结果说，宽带器没有问题了，但是电脑里的网络连接到宽带器的零件坏了，宽带接不上去，因此邮件无法收发，因为修电脑不是他们工作范围之内，叫我把电脑的UPS器（电脑主机）带到修理坊去修理；离开前，我再塞给他们电油费，他们又谢绝了，我很不好意思，对他们的服务精神和优良品德更加敬佩。

### 一样解决了另一样又有问题

这样过了三天，电脑未修好，看到无法使用，我虽然苦闷，但心里很放心，有信心把电脑修好，因为我觉得有了热心为顾客服务的技术人员，我的电脑一定能修好。

我把电脑的主机（UPS）带到电脑修理店，技术人员手真巧，一下把电脑损坏的零件找到，就像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一下子就把脑瘤找到并动了手术用上药，药到病除。我的电脑不到一个钟头就修好了，费用也不多，比我要送给技术员的的车马费还要少！这又让我惊喜万分，我心里想，这么多贵人在帮助我，我的电脑有救了，我相信电脑很快就能恢复正常。

第四天，电信局的技术员又被我唤来，在他们认真调整下，我的宽带还无法使用，他们也奇怪，看到宽带和电脑都正常了，为什么还接不上？他们又到电话分站去检查，电络也正常；因

此，他们就打电话询问电信局，请他们查一查我的Speedy或电话有什么问题。十五分钟后，电信局打回电话，说我的电话账目未付清，被电信局封锁了。

### 无巧不成书倒霉的事都碰在一起

奇怪，这几个月我的宽带费用都按期还清，怎么说我还有账单未还清？第二天早上，带着收据和疑问，我到电信局去问个究竟。电信局的职员很有礼貌的听我诉说，并在她的电脑里检查，发现的确我有四个月的电话费未付，我示出电费单给她看，她“哦！”一声说，“你还宽带的租金，但电话费没有还！”我恍然大悟。原来“宽带”租金和“电话”租金是分开的，付了宽带费，还要付电话费。我们在安装宽带时没有问清楚，工作人员也没有向我们解释，我们还以为“宽带”和电话的租金是算在一起的。

因为未付清电话费，结果我的宽带被封锁了。奇怪！怎么这么巧，宽带坏了，电脑又出毛病，接着电话线被封锁，一连串倒霉的事连在一起，我心想，难道我做错了什么？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真叫人莫名其妙，也叫人哭笑不得！

付清所欠的电话费后，我马上要求电信局职员打开对我电话的封锁，电信局职员说，三个钟头过后就会被打开恢复正常。

### 做梦也梦见好心人

我轻松的心情回到家，两个钟头过后，我忍耐不住，试打开电脑和宽带，我喜出望外，果然一切已经恢复正常。离开电信局前，电信局职员告诉我，要三个钟头以后封锁才会被打开，现在却提前一个钟头就恢复正常，我高兴不得了，马上打电话给宽带修理员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的回话说：“不用客气，这是我们份内的工作，以后有什么问题，请打电话我就到！”听了他们诚恳的话，我的心好久好久不能平静下来，连做梦都梦见这些好人。

现在，我的好助手——电脑，又像平时一样，伴随着我奔南闯北寻找人生的乐趣了。

2009年10月20日修正重写





## 椰树赞

■ 济时

我爱椰树，我赞美椰树，我歌颂椰树。

我是在蕉风椰雨的印度尼西亚出生的，所以从小就认识椰树和香蕉树。我从小就爱吃香甜可口的椰肉和喝琼浆玉液般的椰水，也可以说我是吃椰肉和喝椰乳汁长大的。

记得小时候我最爱在椰树的绿荫如盖下乘凉、游玩。有时抬头一望只见十多公尺高的笔直的椰树在葱葱郁郁的绿叶下果实累累，那时的我小小的心灵，对椰树力争上游顶天立地往上长的精神，油然而生出敬佩之意，久久不忘。

长大之后，对于椰树有了更多一些的认识和更深一层的了解，我认识到椰树是最能适应环境，而且生命力又很强的。你看，在赤日炎炎像火烧之下的田边，固然有椰树在矗立着；在路旁也有一株株的椰树像站岗的哨兵岸然挺立着；在贫瘠的土地、在高山峻岭都会看到椰树挺拔、倔强、笔直、生气勃勃地向上生长。

椰树从来没有人来给它浇水灌溉，更不要说施肥，可是却能茁壮地长大长高。因为它力求上进，而长得高，洪水淹不死它；因为有挺拔坚强的身体，狂风吹不倒它；因为有强硬结实肌肤，严寒冷不死它；因为它根深蒂固，旱田也枯不了它。在恶劣的环境

下，它只是无忧无虑抱着乐观的态度生长。一阵清风吹来，便唱着歌婆娑舞起来。

椰树所需要的绝少，但是它有着坚强的求生存求上进的意志力，这是使我每当看到椰树而肃然起敬佩之意的原因之一。

“舍己为人”是椰树难能可贵的精神，也是使我对它肃然起敬佩的原因。可不是吗？它的肉可以榨出油，成为家家户户的日常用品，椰渣也可用于喂猪，椰松亦可以作打扫、擦亮地板之用；它的琼浆玉液可以代替医院里的输液——如医院缺少了输液，吃了毒物椰水亦可解毒；它坚实的树干可做建筑房屋之用，叶之枝可作扫帚，果实之厚外皮可当作擦洗器皿之用，亦是很好的燃料。它的枝叶，除了可以作燃料外，亦可做屋瓦，而盖起茅房子。更不用说，它在热天里，绿叶成荫，使远行者，辛劳者在树下乘凉休息。渴了就摘一粒椰果，吃其嫩肉，喝其水而解渴提神，补充精力，使远行者，辛劳者的人们能够继续行路和工作下去。总之，椰树是毫不吝惜自己，而贡献给人们，甚至粉身碎骨，全心全意的贡献一切于人们。

椰树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发和教育，我们应当向它学习，应该永远记得它！

我永远爱椰树，我高声赞扬椰树！



# 鲑鱼溯河

■ 李金昌

## 《马哈甘恋之一》

马哈甘河水湍流，  
地灵人杰出头头。  
与君共划河边揖，  
回溯鲑鱼乐悠悠！

### (一)

鲑鱼原名亦称河豚鱼，它口小腹大无鳞，背淡苍色，腹白，两眼金睛；它原产在河里，但被台风海啸卷入大海去，就生活在大海里。可是经过了十几年或也许几百年时光，它会兴起找寻原来的家。神奇一生的鲑鱼，说来令人惊讶不已，已长久生存在茫茫大海里，怎么准确回到原河里来？据科学家的研究，鲑鱼的航行，是靠太阳和星辰导航，并利用地球的磁场找到海岸找到原来的河里来……。

鲑鱼的生态史，拿来比喻我这趟回溯马哈甘河（Sungai Mahakam）来，会不会给有识之士拿来作笑柄闹出笑话来？好！比喻准确好，荒唐谬论亦好，鲑鱼将要结束其生命时，它会完成延绵其伟大的目的——产卵，然后无牵无挂、无声无息的死去。我行年八十多岁，若果也能完成其微妙的心愿——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心愿，从胸坎中掏出一颗诚挚之心，那也无愧于一生的华事了。

### (二)

一九四八年，兵荒马乱时代，一个俗名蕉马夫的青少年，从原来的金门小岛来到厦门，乘搭荷牌登巴德洋轮，从厦门出发到香港，航行水色岛里的七洲洋上，而下到印尼东边的孟加锡，在孟加锡接受免疫病危检查后，住旅馆一夜，转驳小轮进入马哈甘河。当时还是第二次警卫行动，三马麟达还是荷殖政权，不必什么繁杂证

件，只要有段殷实商行出面担保，就可以上岸与就业了。

马哈甘河便是木板屋，街上就是华人商店，交通有脚踏车算是已很阔了，电单车只见一二，人力两轮推货车倒时时见到，他们从码头装上进口货入店里，又从晒鱼埕落载咸鱼干推到码头，一片进出繁忙。

俗名马夫这个人，人生际遇，星运拱照，算是幸运，不必参与码头搬运队伍，粗言野语，而是一来就进入叔叔与哥哥合营的KS进出口商行，坐在账房作簿记与商行来往信件。商行是中文账簿，原收出存，加上分录，简便分晓，一个月内盈亏随时可见。

KS商行，在当时势头算是批发商，营业项目种类繁多，每星期的进货，如南苏PARE-PARE进入马铃薯，BIMA进入红葱与马亚森，又椰加达进入火车标签粉，黄启堂鸡标咖啡粉，厨闽花生仁等等。所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与早市的零售商的陈某、张某、李某，日趋相识——甚至现在四、五十年过去，在洒水相逢哈腰顿首的第二代，都会认识是某某的后裔……。

### (三)

三马林达金门公会成立于一九三八年，是因为一九三七年，日军侵占了金门，横行霸道，在金门的同乡，逃难出南洋，三马林达是收容安置乡亲逃难之场所，相辅相承，才成立金门工会。可是一九四二年日军又南侵，华人又是逃难入山芭，过着辟园种木薯，撒网捕鱼虾的农务与讨海的原始生活。

终究日本投降了，华人恢复经营商业，中华学校也复课了，金门工会也恢复活动，一九四八年《金门工会十周年》特刊出版了，主编是现居香港东瑞的令尊黄启泉，会所也设在JL. Gaiuda芋咸宝号楼上。楼上宽敞，可有文化活动，开辟图书馆阅览室。此时是一九五



年，抱着冒吃虎胆，空嘴嚼舌，写文向香港三联书店索赊数种书籍，其中有《长征二万五千里》……。

#### (四)

“马哈甘河水是甜的！”这句词语是出自谭祝良老师，当时中华中小学，学生逐增，师资奇缺——其实当时从鼓浪屿英华毕业回三马林达者，如庄雅福、许从令、吴炯相、何木兴、黄炳三……都是师资将才，但人各有志，不作母校服务，因此陈国华校长登高一呼，向爪哇聘来多位老师，他们都是“孤家寡人”身分，因此上述谭祝良是教务主任，成了陈校长的乘龙快婿！那个年头好像整年都是春天，春眠不觉晓，是佳偶自天成年份。

那位宿命叫马夫的人，亦是在一九五二年在此“河水是甜的”的河畔成室的。

#### (五)

时间过得很快，从一九四八年十月我登上马哈甘河，到二零零八年十月我再到马哈甘河，整整六十个年头，一个甲子，工会乡亲为这场题为“鲑鱼溯河”，邀集了各方人士有五十人之多，作乡亲交流，也作文学交流，我非常的兴奋与感谢！

外面世界变化多了，马哈甘河也在变化，变得更大，木屋少见了，代而起之是钢骨水泥楼房，街上没见到人力车，代之是公交车、私车，金门乡亲们，经营有木板厂、旅馆、海运、房地产业、矿务……日常生活物资分配……。

下午时分，夕阳西照，好景不要让它溜过，对西港新型庐列房屋，咱承兴吟起：

#### 《马哈甘恋之二》

遥遥山丘已锄平，  
整齐房屋类同型。  
吾乡吾土均有贡，  
埋头苦于拼双赢。

#### 《马哈甘恋之三》

河里船舸百百艘，  
空中水鸥齐翔翱。  
恋人细语堤边过，  
忘了家中有德劳。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

## 从废纸篓里捡回的一篇文章

■南海逸人

记得去年十二月十日，中午一点余钟，我接到本地邮政局寄来的一封挂号信。打开一看，原来是从椰加达“第三届金鹰杯散文比赛筹委会”寄来的请柬与通知书，才知道拙作《我的写作沧桑史》侥幸入选。

对这篇拙作，说起来也实在充满着戏剧性与传奇性，也使人难以相信。因为这入选的拙作我曾经把它投到某华文报去，但该报的副刊编辑打电话给我说：“尊稿不合格，所以不

能予给发表！”当时我对编辑不生气，不惊讶，不反感，反而平心静气微笑说道：“谢谢！”。因为我内心想：拙作可能写得不够深刻动人，还有很多错误之处，不能得到编辑的共鸣与认可，所以不能在报上发表。

这非但不使我感到对写作抱着悲观、失望、消极的态度，反而是一种鞭策，使我更加努力的继续写作下去！

然而，对于那篇有关我的（下转151页）



木兰姨在B家当管家已经好几年了，由于她得到B家少奶奶的器重，所以B家少奶奶若外出，家里的一切都交给她去处理。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B家只剩下木兰姨和另外一位女工阿娜两人；木兰姨做好一切工作，吃饱了晚饭，自个儿端着一杯浓浓的咖啡乌，手里拿着一把草扇子，走到后院一棵大杨桃树下的长板凳上乘凉。她一边摇着手中的扇子，一边津津有味的品尝着咖啡乌。

木兰姨抬头望着天上，今晚刚好是农历十五的晚上，一轮皎洁的月亮高高挂在天空，把杨桃树照得全都光亮，几粒成熟的杨桃被晚风吹得掉下来；月光也照得她睡觉的房间，因为窗户正半开着，月光把她的房间照得光光亮亮。

木兰姨慢慢在品尝咖啡乌，心情特别愉快，她口中小声地哼着：月亮在那里，月亮在那……照在我的窗，照在我的床……她摇着扇子，口中唱着滚瓜烂熟的木兰词，也许她心中也正在回味往事……

木兰姨正在唱着木兰词时，忽然从屋里传来阿娜在喊：“多隆！”的声音，过后什么也没有听到了；只听东西被撞倒发出的声音。她站起来，悄悄地走到后门，若有所思地，以轻步地从后门伸头往屋里探视，看见一个大汉把阿娜压在地上，用条胶带把阿娜的嘴封住，教她发不出声

## 木兰姨 活擒 采花贼

■ 戈婴

音来，阿娜的手也被他向后反缚着，倒卧在地上。在房间的门口有两只装满东西的塑料袋。

原来这个强盗偷了东西要走时，被阿娜发现并发出求救的声音，强盗才用塑胶纸袋把她的嘴巴封住。一时又看到阿娜生得丰满娇美的姿态，兽欲发作，把她压在地上，企图把她强奸；他用力把阿娜的上衣脱去，把她的裙子撕破，一面正尽施禄山之爪，刚要发泄兽欲的时候，突然听到：“喀啷”一声，一条木棍往

大汉头部击下去，只听见“哎呦”一声，那个大汉也跌落在地上，再也爬不上来了。木兰姨再举起木棍，本想再加一棍，她突然缩回手来，自言自语地说：“出事了，人命关天！”她把手缩回来，快快奔出大门，去向邻居求救。

一下子，左邻右舍的人家都知道了，跑来援助她，并把昏倒地上的强盗送到警察局去，把裸着身体的阿娜送进房间，替她穿上衣服。

过后有人问木兰姨，您为什么能击倒这个身强力大的强盗？木兰姨用双手扫扫身上的灰尘，拉着口腔说：“俺早年跟老的（她的丈夫）学过几招少林棍，刚才若不是俺手下留情！这厮也许早见……”

众人听了，都哄场大笑，个个都向她喝彩和称赞，过后，大家才各自回去了。

（上接150页）年青时期到结婚后一直到今天夕阳满头白发、年过花甲之年的老年期的写作沧桑史的拙作，我还是一直坚持，虽然不是一篇最好的文章，但是还值得广大读者一读的！

所以，我不绝望、不怨天尤人，再把那篇《我的写作沧桑史》的拙作，寄到椰加达《第三届金鹰杯散文比赛筹委会》去参赛！想不到那篇被丢进废纸篓的拙作：《我的写作沧桑史》的拙作竟然入选！

当然，我在高兴之余，还不忘感谢那报纸

副刊的编辑！因为如果当时我的拙作在那报发表出去，我那里还能再投到“金鹰杯”去参赛呢？因为按照规定参赛的稿件不可以是发表过的文章！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候遇到认为是“坏事”，谁知道变成“好事”呢？

虽然，今天我已是满头白发，年过花甲——夕阳红老人了，然而我仍然充满精神与激情：为弘扬华夏文化而继续默默无闻地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地笔耕下去！



## 井的遐思

■ 白云

童年时  
我在家乡的井边冲凉  
母亲为我打水  
催促我冲凉后  
快穿衣  
免得伤风

少年时  
我帮助母亲打水  
洗衣洗米洗盘碗  
减轻母亲的负担  
我曾自豪地对母亲说  
“妈，我能干活了。”

青年时  
抱着远大的理想  
背着简便的包袱  
怀着人生的抱负  
泪别双亲  
离乡背井……

记得那时

我跪倒在双亲的脚前  
当我含泪凝视着他们  
我清晰地看到  
父亲额上的皱纹  
忽地增加了许多  
他猛地转身  
让寒风吹干他的眼泪……

母亲紧拥着我  
断线珍珠般的热泪  
淌在我的面颊  
她辛酸的热泪  
与我依依不舍的眼泪  
融合在一块……

过十年后  
当我回到祖籍国的故乡  
探望日思夜想的双亲  
岂料  
父亲已撒手尘寰  
母亲已驾返瑶池  
方才醒悟

那日的别离是生离死别  
我抬头向四周的树木  
兴师问罪：“为何不告诉我  
这噩耗！”

唯有无声的坟墓  
在杂草丛间  
在凄风苦雨的漫长岁月  
痴痴地等待海外游子的归临  
我跪倒在墓碑前  
悲痛欲绝……

只有我那熟悉而陌生的古井  
在茂盛的竹林边  
依旧存在  
它是无声的见证者  
他深知我内心的情绪  
我再次在井边打水  
对着哑口无言的古井  
再次回味双亲的大爱！

## 细雨朦胧

■ 周玉春

我信步走去，细雨迷蒙。我好久没有在这种雾雨中漫步，经过路边上的大院，也清寂无人的样子，林子里非常寂静，只有溪水总不远不近在什么地方哗哗流淌。我好久没有这样自在，不必再想什么，让思绪漫游开去。公路上没有一个人影，没有一部车辆，满目苍翠，正是春天。

细雨不断，而且越加集密了，成为一层薄幕，把山梁都笼罩住，山谷和满壑就会更加朦胧。雷声滚动，在山背后，沉闷，隐隐约约。我突然发觉更为喧闹的还是来自公路下方的河水，总也不停息，总在咆哮，总这样充沛的流量，从雪山下来注入闽江的这条河流得这样急促，带有一段震慑人的凶险劲头，是平川上的河流绝对没有的。

太阳西下，浓云遮月，那庙祝率领信众来到兰广殿。看到猪牛羊摆满两旁，还有管弦乐器，那老腔哑嗓子不停的唱着。

各信徒看着管弦齐奏。非常热闹。

离开庙堂，沿着河岸，径直走下去，这河岸上几十户家门，有一家开着卖烟的半爿店面，石板路便折向镇里。然后是高的院墙的路灯下，隔着一条小巷，便是影剧院，正放映一部武打功夫片。一出巷口，便面对庞大的百货公司，这你知道，你甚至可以导游，那半大不小的小子成群结伙，满街乱窜。水果摊前，才上市的新鲜柚子，你便凑上前，去问价，买了那透青的滚圆柚子，才轻松回家。





# ■ 小莹

天空晴朗的下午，我们妈妈队又聚集在一起，欢乐的时刻，我们能东南西北地、毫无隐瞒地畅谈，今天我们的话题讲到“爱”。

大姐说：“如果我们有一颗感恩的爱心，我们一定活得很快乐，因为矜持和孤独为之一扫，不会产生愤恨、妒嫉、怨恨，保持心平气和。”

二姐说：“那一定是圣人！我们听了好多劝导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愁不报，只是时辰未到。然而我们能够心平气和的接受吗？我们是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思想、有自尊的平平凡凡的人啊！”

听了二姐的一席话，我们面面俱到……

哦！爱、爱、爱，有了爱生活就有温暖，充满爱才会让我们生活的没有遗憾。

凤姐为我们讲了一个“爱”的故事：她说我们以爱为中心，爱有好多种，有智慧的爱心、有耐性的爱心、有愉快的爱心、有喜爱/怜爱的爱心、有和平的爱心和安宁的爱心，真诚的爱心，知足的心，宽宏大量的爱心，我们不必好辛苦的斤斤计较。这样我们能轻松的、愉快的活着，因为我们有宽阔的爱心。

凤姐又说有一位明君，他和夫人可说是模范夫妻，一对孩子好学，肯求上进，是一个美满的家庭，然而最近发现明君总是闷闷不乐，疑神疑鬼的。据了解他说他老婆对他不忠诚，他耿耿

于怀，又不敢对人说。有一日清晨他从家里跑出来，好无目标的走着，走了半天，当他走累了想拿出钞票买冰水喝时，咦！怎么钱包没带呢？他沮丧地坐在路旁，不久有一位道士进过，发现了他，便上前问他：“年青人你为什么不快乐？”明君说：“我那能快乐，老婆每周二次往外跑，问她，她只是神秘的一笑。道士您有水吗？我好口渴！”道士拿出一小瓶水，然后放一调羹的食盐，送给明君，明君喝了一口，急速吐了出来：道士啊！这水怎么咸那能喝呢？然后道士牵着他走到大湖旁，也将一调羹的食盐洒入湖内，然后叫明君喝，明君喝了几口，就告诉道士：好爽快！好爽快……道士告诉他：一小瓶600cc的水放一调羹的食盐，就像人一样，心胸窄狭，活得好痛苦。如果把一调羹食盐洒到湖内，就好像一个人有大量的心怀、宽阔的心堂，这样我们不必为小事而烦恼，我们才能生活的快乐，有意义！明君听了道士的话，带着愉快的心情踏回途。

如果我们长嗟短叹，苦楚恼恨，思前想后，悔不当初，凡此种种，却会令我们生活的质素大降，窒碍跨向明天的步伐。我们要付出爱心，汲取教训，原谅自己和别人的过错，迎向前方，前路依然美丽，生命的花朵依然为我们盛放。

就像盲者眼前是黑蒙蒙的，没看见世界的美丽，没看见灯光的闪烁，黎明时阳光普照的美……一切又一切的，但他没抱怨过，他知道这是上苍处罚，他要以坚强的爱心走完人生的旅程，但上苍还爱惜他，给他智慧，使他在人生的旅途中还能够以双手识别钞票、为人按摩等等……

我们要像愚公移山一样，要有恒心，事情一定会解决。当我们遇到逆境时，不要灰心，相反的要有信心、有爱心，再苦也心甘情愿的去应付。

当我们在物质上、精神上、心灵上，受到伤害时，把悲痛悄悄藏在心里，因为痛苦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我们要拿出勇气，面对现实，付出爱心，因为快乐是每个人努力去寻找的。

愿我们用心灵的泉水，永远去灌溉宽恕和友爱之花、灌溉尊敬和忠诚之花。



## 汪洋人海一飞鸟

■ 赖树芳

世界的潮流，澎湃奔腾，随时间的长流，不停的向前迈进，随时代以及人情冷暖的趋势，宛如海潮般的涨涨落落，一波接一波，向四面扩张，起伏不断。

一九二六年，我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的邦加岛，此岛靠近新加坡，以产锡出名。父亲在岛上开了一间打造金首饰的生意。岛上除锡外，也产白椒，白椒也闻名于世，所谓文岛白椒，就是邦加岛所出产的白椒。当地华人，除了当锡工或开店外，就是开辟菜园种白椒或树胶树，他们很勤劳且守旧，保守中国传统生活习惯及封建思维，不易受洋人同化，总喜欢将自己的男儿送回国去念书，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才知礼义廉耻，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人”。因我是老大，就这样把我送回国去念书了，也造成了我们父子兄弟亲情的疏远，形成一套深且阔的鸿沟，以及生活思维无法融洽及无法沟通的悲剧。

我九岁跟随祖父回国，因平日都与祖父睡一间房，亲情较厚，故当时我和父母弟妹离别时，仍然嘻嘻哈哈，没有一点悲伤，似与祖父去游山玩水，不久就要回来。

回到祖国，我和祖母及伯父母堂弟妹住在一起。堂弟妹还小，伯父母对我平淡，我年纪尚小，不会计较这些亲情的小节，也不会感到生疏寂寞，因不久我已进入学校读书，很快与校中的同学融合一起，早已乐不思蜀的了。记得在小学六年级时，中日在战争，日本人侵占中国，有一天突然发出空袭警报，日机轰炸我们的城市，我们由老师率领着，逃到山林中躲避，看见日机沿山脉直下，冲向县城投弹，然后扬长而去。

当我在大学念书时，沿海一带被日本占领，民众都向内地逃避，日机也常轰炸，抗日已进入最艰难时期。广西独山失守，全国震撼。当时日本兵分两路，一支指向北上，直攻四川重庆，那时重庆是陪都，一支则指向南边，攻云南的昆明，以切断缅甸铁路的外国供应路线。际此艰险万分之秋，蒋中正便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抗日救国。全国青年雷声响动，纷纷投笔从戎，喊出了“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壮语。当时，我正年青气盛，且日本之侵占我国，

奸淫掳掠，敌忾同仇，我立刻报名参加坑日的行列，保家卫国。

经四年的严格军事训练，我们每天三操两讲，锻炼成钢铁般的身手，誓除日寇，收复河山。我们正等待美国的军援，装备新武器，再经三个月的加紧训练，使能对新武器的运用自如之时，岂料，两颗原子弹却落在日本的广岛及长崎上，整座城市毁灭。威力强大极了，日本人就知道无法与美国抗衡，不能再战而投降。当晚十二点，我军中得悉重庆电台的广播——“日本无条件的投降了，日皇已签了字。”军中的我们，闻悉之下，欢天喜地，手舞足蹈，不断高歌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前进！前进！”整座军营，灯火通明，大家都兴奋得整晚睡不着觉。当晚，举行盛大的“夜火游行”；那时，我们在上杭，市民闻知消息，也纷纷开门放鞭炮，许多老百姓也加入了“夜火游行”的行列，不断高呼，迎接胜利的日子。

不久，我们奉命由福建上杭行军，向福建福州集中，以连队为单位，沿着福建闽江，向下流前进。一路高山峻岭，流水潺潺，鸟语花香，虽然我胸前戴了百发子弹，肩上还有一支步枪，及背上背的包袱，包袱中则有衣服，日常用品及皮鞋布鞋各一双，同时，肩上还要肩上一日的米粮，但路上唱歌说笑，不觉得苦，人生受此磨练，实一大快事。沿闽江下流前进时，我们每到一站——就是我们休息过夜的地方，便将当地的风俗情况及我们的观点，很详细把它录下，并绘了一张地图，在休息过夜的站上，便加上一红点，因此，整个闽江的流域，都有红点，都有我们走过的足迹，密密麻麻的划在整个闽江的河床上，行军月余，始到达福建福州的郊外。

到福建福州郊外，我们学日语，准备接收台湾，不久，又奉令赶赴浙江杭州。我们由抽签的方法，决定那师由海路到杭州，或陆路到杭州，结果，九师由海路到杭州，免了爬越大夷岭之苦与乐的磨练。

我们从宁波上岸，沿着峨眉河，而峨眉河沿岸，一片平原，平原上都是菜花香。我师驻扎



在绍兴郊外，在杭州由蒋介石检阅过后，青年军奉命退伍。原定全国知识青年从军，共十个师，每师约一万人，十师便有十万的知识青年军。重庆一带有七个师，广东福建及江西，约有三个师，可惜只有两个师及两个独立团，因这三省都是沦陷的内地，故人数不足，实为可惜，军长是蒋中正。

退伍后，我分配到大学去深造，当时在大学的校园内，左右派的学生闹得很凶，常常集体打架，或各出壁报，互相谩骂，真闹得学校当局无可奈何。

二〇一师，接收东北三省，暂缓退伍。当时退伍部队，由二〇二师至二〇九师及两个独立团，事后思之，政府的措施，却犯了一大错误。如果不把青年军退伍，如二〇一师去接收东北一样，相信内战不会再起的可能，因知识青年军，经过严格的训练，本欲与日本一战，但因日本在原子弹下屈服，而青年军的气势仍旺盛，若能好好利用，一定能为国效劳，而中英军不会兵败如山倒。

胜利后，国共应和平共处，为国家建设，谁知却内战起来，战得如火如荼，弄得民不聊生，到处逃离家园，似逃亡之犬。

八月十五日，是我最难忘的日子，内战不断，国民党军失利。流亡学生，也越来越多，各学校非常紊乱，几乎可说学生们都不必去上课了。当时，在校中已传闻，共军已到了湖南长沙，国军势如破竹，会能反击，那是八月十四日的消息，但后方的广州，为广东土共所扰，疲于奔命，共党的正规军尚未抵达，而广州市可说是一座空城了。我便决定八月十五日乘广九铁路的火车到香港，今日到明天广州市被解放，而长沙的共军已解放了广州，难怪共军自夸为神兵。

到了香港后，我才真正的体会——“山川险，人心更险。春冰薄，人情更薄”的真谛，而一个异乡人在香港谋职，却说比登天还难，尤其是英语不通，广府话又不熟，又无人事关系，不但求之无门，且有门也不得而入。便只好住在香港德辅道中专收留单身雇客的“侨生行”寄宿，那是专门收留华侨出国的落脚地。晚上，睡在一张帆布床上，白天收起，我那时年轻，也不觉得苦，一天过了又一天，这样的求职，不觉已过了一年，职业仍无头绪，况大陆已解放，大批流亡人士涌进香港，而香港是弹丸之地，求职更难了。我便与五位青年军的同学，决议去台湾，但申请的手续，又诸多费时，同学们决定做船直去台湾。事真凑巧，恰好我申请返印尼之准字已批

准，而五位同学也劝我回印尼为上策。晚上我送他们乘船去台湾，并叮咛到了台湾后的情形如何，速来信告知，果然不到两星期，便接获五位同学的来信，大意是“我们到了台湾，在街头睡了七天七夜，政府才安排我们的去处，希兄不可再来，以免上当……”就这样我便回到自己的出生地——邦加岛。

人生飘零无定，而五位青年军同学自港别后，我只接获一封信，言已到台湾外，迄今音讯全无。廿年后，我每次到台湾时，仍然无法探知他们的下落，夜深思及，感慨万千，实为人生的一大憾事。

我因在香港住了一年多，费用全部由父亲供给，也造成了后来我们父子兄弟不和的原因之一。当时，我抱着满怀的希望，以及离别多年的出生地，重投怀抱的渴求，终于回到印尼的邦加岛；廿多年了，我回来后应是欢天喜地对，但事与愿违，最先，弟弟看见我回来了，便躲到墙边偷偷的哭泣，他说：“哥哥回来了，没先感谢他的功劳。”而父母只是淡淡一笑，姐妹们只露出奇异的眼色。后来，一个堂兄偷偷的告诉我，你的弟弟在哭泣，是为了父母的家业又多一个争夺了，何况你又是长子。二年后，我结婚了，更难相处，父亲眼看自己已不是做生意的材料，意见更难和合。眼看家中如此多事，我实感痛苦，在我没有回来以前，原以为家是个温暖的，祥和的，有父母兄弟的相处，谈谈笑笑，且可促膝谈心，那是多快乐的事。谁知回到家中，父子兄弟间，却闹得心中不愉快，虽没大吵大闹，但家人都视你为眼中钉，此中苦衷又无法告诉他人知道，他人也不会理你家庭的事，因为清官难办家庭事啊！苦水只能向肚子流，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结果无法忍耐，我自愿离开自己出生的家，到印尼首都椰加达另谋职业了。

当我离开家以后，弟与父密商，私自宣布，“家产”做哥哥的没份了，全部归你弟弟所有。我听后，当做一笑，不再计较，以后只能靠自己奋斗打拼了。从此，我就感觉到“亲情”是来之不易，必须要共同长久的岁月，同处一起，同生活一起，并且多沟通，多体谅，亲情始能产生；不然，只有父子兄弟血缘关系之亲，却没有父子兄弟互相谅解之情，因情是维持亲属的纽带，若“情”没有了，而“亲”也一样没有了。

到了椰加达，我执教于中山中学，那是一九五一年的事了。大陆已完全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成立了，但大陆在共产党的统治下，



于六十年代中期，掀起文化大革命，打倒孔家店，铲除封建思想，举行清算斗争，子可斗父，弟可斗兄……穷人要翻身，那时有钱便有罪。斗得全国上下，人人不安，相见也不敢打招呼，你与人打招呼，也算有罪。海外华人，闻之不禁伤心万分，有许多华侨自己的父母亲属，都被“扫地出门”。要知道华人漂洋过海，在异地找生活，都是刻苦耐劳，省吃俭用，绝不敢去浪费每一分钱，甚至在洋人的欺压下，每年把一点一滴节省下来的钱，寄回家乡去买田做屋，以便老来才能叶落归根，回祖国后始能温饱，而共产党却不管三七二十一，认为有钱就有罪。有钱的人会欺负穷的人，因此在外国辛苦挣扎节省下来的钱寄回祖国也有罪，把华侨打入“地主华侨，华侨地主”斗的斗，清的清，年老的父母，则被迫扫地出门，永不能回家。于是，激起海外华人的忿怒，纷纷起来，反对共产党的专政，在海外自办学校，除救自己的孩子外，也救自己，并发扬中国优良文化传统，使下一代子孙不会道德沦亡，及慎终追远，不能忘本。中山中学便秉承海外华侨各父老兄弟的意愿，以孙中山先生的精神——和平、奋斗、救中国。

自大陆解放以后，海外各地的华侨，更闹起左右派的斗争。大家各不相让，闹得愈来愈凶。许多华侨团体的领导人，都在暗中告洋状，形成海外华侨，各自不和，也不团结。印尼当局便在一九五八年封闭了国民党人士所创办的“中山中学”等中小学。从此，不单学子失了学，彷徨无主，因此高中以上的学生，便纷纷回台升学。虽然印尼政府禁止他们，凡去台湾念书者，便永不能再回印尼，但他们亦不惧，也不可惜，为了自己的前途，仍然按照自己的目标，回台升学去。初中以下的学生，或家庭困难者，只能帮助父母做生意，有些进了左派学校的学生，更受左派学生的冷嘲热讽，也就甘愿主动辍学，只有走上商界去奋斗。现在有很多学生，在商界奋斗多年，已是列为商界名流了。而中山中学的老师，除一部分被驱逐出境外，至于留下的大部分老师，从此也失了业。我当时也彷徨无主，再三考虑，不知做什么好，进无路可走，退也无路可走，最终却硬着头皮，知道此路走不通，也决心走下去，正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改行从商，但又无资本，又无人际关系，父母兄弟更不会相助，只凭赤手空拳，向商界开山铺路。在商场上的得失，其中的甜酸苦辣，真是一言难尽，只有坚忍的走着，决心不动摇，在生意场中摸熟

后，又获得妻儿的帮助，友人的协助，才渐入佳境，此是苦难中的一线曙光，奋勇前进，打破重重困境。

一九六三年时，印度尼西亚的共党叛乱，结果被苏哈多将军扑灭，这就是有名的印尼共产党九三事件。当时不单印尼民族死了很多人，而华裔也死了不少，左派学校从此也被关闭，华裔学生跟着失了学。不久，苏哈多迫苏加诺下野而任总统，从此华社左右派的学校被关闭后，华社也安静了。但是印尼政府对华族进引控制，进引同化，限制华人不准用中文名字，要改用印尼文名字，并且不能读中文，说华语，而中文书籍如鸦片一样，被列为禁品。经数十年的压制下，印尼的华人，五十岁以下的青壮年，大多数都不认识中文，也不会讲华语了。在印尼方面而言，这是苏哈多廿年来对华族控制下的政绩，这里却有一则故事，也是事实，以证明苏哈多控制华族政策的成功。我们知道有一时期，印尼的羽球在世界上称霸多年，但不久中国在羽球上，却后者居上，紧紧追赶，有一次世界的羽球锦标赛举行时，中国队也参加，在各队竞逐下，最后由中国和印尼争霸冠军。印尼华族大多都喜欢观看球赛，家家大小集中在家里的电视前观赏，结果发现家里的观众，也分两派；儿子看见印尼队得球时，不断拍掌，高声叫“好”；若中国队得球时，则大骂一声“支那”。而父母辈若看见中国队得球，亦在拍掌高声叫“好”，形成鲜明的不同思维，由此可见，儿子内心的思维，为人父母者亦无能改变了。

自苏哈多下台后，印尼政府跟着也与中共复交，对华族稍为开放，华人开始能读中文书了，虽然正式华校还没有，但中文补习班，到处林立，并且通行写中文说华语，而华人不禁一场欢喜一场忧，旧时，在首都椰加达，原有五间中文报馆，因销路差，亏本大，如今剩下三间了，这三间中文报，就是“印度尼西亚商报”、“印度尼西亚星洲日报”以及“国际日报”。

汪洋人海，我宛如一只飞鸟，飞到东、飞到西，流汗流泪且流血，觅食，不断的觅食……这就是生命的真谛。潮流紧紧在前进，时局时时在变化，只要立定脚跟，刻苦耐劳，勇于排除万难，向着标竿前进，光明自会从东方显露。思潮滚滚，不禁令我忆起了古人的一首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飞鸿那复计东西。”



## “海西访问团” 和“新中旅游队”

印尼东爪哇福清公会“海西访问团”24人，在团长何文金，副团长林文珠、总领队薛昌荣的率领下，于十月十六日至十月廿六日到中国进行考察访问。去过浙江温州的雁荡山、福清的太姥山、白水洋、宁德、福鼎、福州、石竹山、江阴码头以及平潭新经济发展区等地旅游考察访问，并参加福清市东张中心小学人民会堂暨幼儿园“金云楼”落成剪彩典礼。其中还参观了福州海西伟人林则徐史迹展馆，行程10天，游览点子不少，见闻获益匪浅。

东爪哇福清公会“海西访问团”成员有：团长—理事会主席何文金及夫人妇女部副主任陈翠云；副团长—常务副主席林文珠；总领队—副主席薛昌荣及夫人刘雅玲；副主席有翁爱英；有翁瑞材及夫人妇女部主任李伟龄、张贤畴及夫人财政部副主任吴美玉；以及林孝铭及夫人彭琳娜；董事会理事王玉祥，青年部正、副主任魏宏明、林秀艳伉俪；王朝灿、张杨辉、王良捷、和曾桂富四位福利部副主任；总务部副主任陈隆治、吴兴香伉俪；联络部副主任尤榕官；以及前玉融公会老前辈王命琦伉俪共24位，阵容强大可观。此外还有文金的同窗朋友新中第20届校友及文金、翠云伉俪的亲属：陈翠丽、陈翠美、陈翠珍、蔡碧凤，校友杨逢山、赖玉治伉俪，王振源、林淑燕伉俪，李月蓉、黄婉珍母女，以及我也应何文金学弟的邀请参加；另有何燕娘、黄积修、翁敬贵、翁开国、林庆隆、陈真真、蒋秀珍、还有李作强、张如珠，黄文荣、柯玉华，马化霖、黄利群三对伉俪，他们直接到福清会合，共24名与“海西访问团”结伴旅游，全体共48名，在访问团正副团长和总领队的指挥下集体行动，一路上互相关爱，互助扶持，大家遵守时间，几位80高龄的成员还受到特别的照顾；但是在招待会上两个组织各就各位，毫不紊乱。这真是一支有纪律的高素质团

## 福清公会「海西访问团」及新中旅游队十日游

■吴秀吟

队；10天的行程，虽是疲累但却愉快，相聚同游，其乐融融，留下了美好难忘的回忆。

### 奇特景观 江山多娇

（雁荡山、福鼎、太姥山、屏南白水洋三日游。）

10月16日，从印尼到达福清，我们入宿福清融侨大酒店。自由行动一天，第二天去雁荡山；两个团队，分乘两辆大巴，几乎是每到一个加油站，大部分团友就下车小解，让身体舒畅，再回大巴上，欢声笑语，一路上有说有笑，好不热闹。

雁荡山，山顶有湖、芦苇茂密有“海上名山”之称；雁荡山的大龙湫景区，“灵峰夜景”，奇特多样，令人神思飞翔，浮想联翩，耐人寻味，夜宿雁荡山山庄。第二天，游太姥山，太姥山三面临海，一面依山，气势雄伟，景色秀丽；这里的特点以“峰险、石奇、洞异、雾幻”而闻名。有夫妻峰、二佛谈经、……都有美丽情牵的缠绵哀怨的传说。太姥山上有座巍峨俊秀的山峰，像是一对久别重逢的情侣，正在互诉衷情。传说在太姥山下，有个渔村，男的捕鱼，女的织布绣花，村里有对年轻夫妇，帆哥和娟妹，两人相亲相爱。有一年秋天，皇帝要选妃，说是“选”实际是“抢”，这时恰好帆哥出海去了，娟妹又恰好早已榜上有名被选中。娟妹不希罕荣华富贵，绫罗绸缎，闻风就悄悄地，来不及跟谁说，她就逃走了。走呀走呀，不知翻过多少山头，走了多少天，终于昏倒在一座庙前，尼姑救了她，也不知过了多久，有一天娟妹正在山上采集草药，忽看见一个柴夫的背影、身材都像帆哥，她叫唤着，惊喜交集，昏过去了；醒来时已躺在帆哥的怀里，帆哥正在一滴一滴地将泉水滴到她嘴里，多么清甜的水，多么温暖的怀抱，滋润了她多年来干枯的心田，温暖了冰凉的身躯，讲不尽的别后情，原来当帆哥回村，见不到娟妹，村里人都以为娟妹已被抢带入宫，就讲给帆哥听，帆哥绝望之下就出家为僧，如今久别重逢，夫妻情深，



双双决定返回家乡重建家园。然而，出家的僧、尼是不可犯清规的，南海法师无情地要他俩遵守法规，否则，要将他俩化为石头，以戒后者。夫妻俩不愿分离，帆哥背起娟妹，想逃出去，就在这时，夫妻化成了石头，这就是夫妻峰的传说……。游罢下山，当天夜宿福鼎国际大酒店。

第三天，游白水洋，我们的导游方永萍、张伶俐、阮少星小姐都很尽职。沿途不停地解说。人说白水洋是“天下绝景，有宇宙之谜”，是有名的浅水广场，水上游乐场，是世界最大的天然浅水广场，“十里水街”，潺潺流水，水清可见底，清水绿山，真是沁人心脾，见了它，情不自禁地想下水玩一玩。有人说：到山东不登泰山，白走一场，到白水洋不玩水，枉跑一趟。中国副总理吴仪曾为它亲笔题词“奇特景观”。这儿到处是青悠悠的林，绿油油的山，举目千山草色青，回到福清时，已是万家灯火明；我们仍入宿福清融侨大酒店。我和翁爱英学妹，同一房间，相处很融洽、很惬意。

### 游福州林则徐史迹展馆、步行街

10月21日，我们游林阳寺院，青山秀水中，有个林阳禅寺，修达方丈很殷勤地给我们介绍林阳寺院的情景，并引领几位善男信女参拜观音佛祖。福清侨联主席宴请大家进一餐丰盛的斋席。到福州去，我们主要参观了林则徐史迹展馆。福州海西伟人林则徐（1785—1850年），1838年在湖广总督任内，严厉禁烟，为清朝禁烟派代表人物，受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后严令英、美烟贩交出鸦片二百三十多万斤，在虎门海滩当众烧毁，并积极筹备海防，屡次打退英军挑衅。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严密设防，使英军在粤无法得逞。后来他受诬被革职，不久充军新疆，办水利，后又被起用为陕西巡抚，1850年受命钦差大臣，以后在往广西镇压农民起义，途中病逝于广东。他是一名积极禁烟、以民为本，以国为家，爱国廉洁的清朝官员。参观的游客很多。出了展馆，我们直接到福州三坊七巷步行街，因为时间太紧迫，我们只能走马看花地游览了衣锦、文儒、光禄三坊，不久就上车回酒店。

林文光先生在百忙中，特赶到福清来会见团员们，他是“海西访问团”的名誉团长，当晚他率团，在融侨大酒店二楼，参加一个家乡领导的欢迎晚宴；第二天早餐后，他又忙着到别处赴会去了，身为领导的他，真够忙。

### 游览石竹山 江阴海港

10月22日，文金的儿女及两名兄弟也来了，大家一起去参观东张镇华石村小学，这里有何文金、陈翠云夫妻俩奉献的教学楼，2006年剪彩启用，如今幼儿园有119名学生，小学有129名，共有248名。郑国强校长耐心地给我们介绍学校的情况；“百年大事，教育为本”中国实行9年义务教育，所以小学生免还学费，幼儿园一学期每人仅收650元。这里设备完善、环境优良，条件好，收费低。文金希望不久的将来，会有许多社会有用之才，一批一批地从这校门走出来，为国效劳，为家乡争荣誉。华石村原先是个穷乡僻壤之域，“要致富先筑路”，文金为乡村筑了一条6米宽、两公里长的水泥公路，促进了城乡经贸、文教的交流，对于老年人的悠闲中心，他也有些赞助，有这么热心的赞助、爱心奉献，所以乡亲、村民非常地崇敬他，见他来了都夹道欢迎。

出了华石村，就向石竹山出发，沿路看到高楼大厦、工厂，宏伟壮丽，街道宽阔，对于福清城市的建设进步如此快速，日新月异，几位福清团员都为之赞叹。新中国成立60周年，其中经过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已经从一穷二白人民挨饿吃不饱的日子，翻天覆地的改变了，世界人口58亿，中国人口13亿；中国仅占世界10%的耕地，却解决了占世界20%以上人口的吃饭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现在要向中国海西发展，要让农村走向富裕，城市走向活跃，还要重视道德、精神文明建设，有计划地实现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中国人民的步伐在不停地往前走。

石竹山又高又陡，人们都是靠无人驾驶的铁缆车上山，这里因石奇竹秀而享誉。这里有自然的壮丽的山川，秀美的湖泊；据说石竹山有神秘的梦文化、道文化，有久远的历史文明，长期以来，就以“道教名山，祈梦圣地”而驰名。有许多游客上香敬拜石竹山神明仙公，祈求风调雨顺，健康幸福；我也合掌敬拜，祈求子孙健康幸福，一生平安。

大巴停在江阴码头海边，海风真大，它能将人推着走，有几位团员走上发电站，伟龄和翠云姐妹等都上去了，我也小心翼翼地扶着扶梯手登上，登高望远，蓝天大海，辽阔高远，世界多麽大呀！

据资料说明：江阴经济开发区，三面临海，与台湾一水之隔，位于海峡西岸经济区中间



区位，近可融入闽东南经济繁荣带，远可承接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增长极的辐射，是对台经贸的最佳承载基地。一个现代化港口正在海峡西岸中段迅速崛起。

## 东张人民会堂暨幼儿园落成剪彩庆典

10月23日，是团队人员衣著最整齐的一天，男的穿西装，女的穿着漂亮的衫裙衣裤，准备出发参加“东张中心小学人民会堂暨幼儿园落成剪彩典礼”。曾惠英来了，曾在“新中三语学校”执教两年的彭则翔老师和她的母亲也来了，浩浩荡荡，60名团队人员向东张镇前进。将到达目的地时，听到锣鼓喧天，有人引领我们入会场。哇，这就是何文金陈翠云奉献的东张镇人民会堂多功能厅，堂皇壮观又宽敞。东张中心小学将届百年校庆之时，何文金有承诺赠建人民会堂和幼儿园，言必信，行必果，在该校百年校庆之际，新的建筑完成了。今天，会堂内校友、教师、嘉宾济济一堂，洋溢着欢庆喜气。市、镇人民政府和校长、教师、校友代表，分别上台讲话，何文金也应邀致辞。平时，何文金很少在大场面演讲，今天在这隆重广大的场面，文金会适应吗？我不禁为他捏把汗。然而，没想到文金的致辞很出色，博得数次热烈的掌声，朋友们向他祝贺，他自己也感到意外。

在晚宴上，文金送给团员和新中校友们每人一份纪念品，以志庆祝。文金热心公益、热心办学，在印尼他也积极赞助、参与社会慈善事业活动，热心出巨款办学，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社会贤达。

## 参观平潭新经济特区

10月24日，好几位团员，以及文金、翠云的亲属，先回印尼了，彭则翔母女、翁爱英和翠美也走了，人数少了一些，只用一辆大巴，另加一辆面包车，今天的行程到平潭新经济发展区去考察。走了一个多时辰，就到了渡口，车子连人过渡，这里已有许多车子排队等渡，因为是团队获得优惠，故有警车引路直接登轮，在船上航程约30分钟到达平潭。

平潭是个小岛，有40万人口，虽然四周是海，听说岛上却有个大水源，是福建最大的天然淡水湖，名叫三十六脚湖。岛上有座“君山”，山下有个长江澳，那儿有大约50个风力柱，是个风力发电场，它生产电力10,6万千瓦。岛上有特产：鱼类、紫菜、鲍米、食盐、还有花岗

岩……，我们站在一个海滩，名叫远挡澳，方圆3000尺，导游说，这海里有许多暗礁，退潮时有的会露出海面。岛上有仙人洞、仙人峰、仙人井，我们去看仙人峰，登上高处往下看，路真难走，我的脚又累又疼，有几次想放弃，要走回头路，但是转念一想，如果不是随着海西访问团，而是自己旅游，又怎么会选上这还未完全开发的地方来游玩呢！那就不知天下有这平潭区了。最宝贵的莫过于“今天”，明日之事还未知，我要忍住痛，抓住“今天”，结果我没有掉队。仙人峰好高，仙人洞好深，海水从洞外冲入，后浪推前浪，入洞的水又被推出，经过千百年，受浪潮的冲击，积下了许多鹅卵石，又圆又亮；这儿的沙很细，没有菱角。中午在平潭的金海湾大酒店用餐，大花蟹、蛎煎、紫菜蛎、蚌、鱼……清一色海鲜。回渡口的沿路，看到许多白皑皑的食盐山，一堆一堆的，有些工人正在包袋。过了渡口，车子驶出渡轮，看到大约一公里长的汽车在等候上船回平潭，这些也许是从平潭到福清办公的人们。听说如果海峡两岸，双方取得协议，将在平潭开辟海底隧道，车子可直通台湾，这样，路程将缩短了许多。

## 结束了十天的旅程

10月25日是旅程的最后一天，“海西访问团”的成员有许多回乡探亲，应邀参加福清东张中学建校50周年庆典的只有十几位。礼成用餐后，回到融侨酒店，已是午后，大家忙着整理行装。10月26日，告别了融侨大酒店，告别了福清，大家同车向长乐机场驶进，准备飞回印尼祖国。

在福清、福州时，许多乡亲、领导分别设欢迎宴接待大家，赞扬福清华人历来对家乡建设事业的热心奉献。席间大家都知道翁瑞材先生有一个好歌喉，大家欢迎他奉献歌声，他慨然地献唱了《走进新时代》，也和夫人合唱“友谊之歌”，在热烈的“embo embo”呼声下，他又唱了一首《歌唱祖国》，博得热烈的掌声。中国的刘洪建、也献唱了“AYO MAMA”和《为了谁》，歌声嘹亮悦耳，最后大家合唱“同一首歌”，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一台甜酒喜相聚，一声珍重惜别离，祝愿大家健康、万事如意，后会有期。永远难忘朋友们对我的关怀和照顾。

2009年10月31日



# 消失的 屐声

■ 巴颂 作 陈青 译

亚舅是外婆唯一的一个男孩子，是这个家庭唯一不思谋生的男子。他在这间屋子三层楼上一个房间，吃饭时由外婆带来另外一套饭菜，送到他的房间去，他读的是中文报，听中国古典乐曲唱片盘，不喜欢与人家谈话，久久一次，看到他穿一条乌绸裤，一件洁白的开胸衫，一双木屐。

每一次，大家听到木屐声，长辈者会看他一眼并且发牢骚：“啊：神仙来了！”

小孩子们也随口应声：“神仙”，学这一句话……起初还是暗地里说，可是久了成习惯，就如此称呼他，亚舅倒不会发我们的火气。

在这个家，我是最近才接近亚舅，也许我是他的最小一个外甥儿，或者是亚舅已经老了，实在希望有一个人来陪伴他。

亚舅的房间很清洁，不复杂，亚舅的衣服折得很整齐，放在一具旧式楠木衣箱里，盖被单的褥布拉得很直，房里只有一只大理石圆桌，上面放着茶具，是主人饮茶时的用具。床角老式留声机，播出中国古典乐的乐声，亚舅只有几片旧的唱片，大部份还是硬木质制的唱片，放在褪了色的赤纸袋里，床上有四、五份中文日报，旁边有一个女人影照圈，影中人的画面已褪了色；亚舅常常是失神凝视影中人，他的形态看去太悲哀了。

亚舅最喜欢唱片盘那首“家在河西的男人”，听着潺潺水声，吟诵河东上流的女人”的一首曲子。只是这个唱片盘已经老朽了，亚舅每次要放这首动听曲的时候，他必坐守在留声机旁，留心唱片的针，跌进唱盘破损的转道时立刻托起唱针，放到另外一道轨道。亚舅不会丧失意志，他独自一人自禁在房子里，只有这样，才是他的快乐！

亚舅的神态虽严肃，但不会消沉。亚舅最喜欢故事，特别是我在他身边，他会将我抱起来，放在他的大腿上，就给我讲起故事。亚舅的记性很强，对中国的事知道很详细。亚舅会念出“《三国演义》、《列国志》、《水浒传》英雄人物的名字。亚舅还给我讲述我们这家人，从中国汕头南来的历史。亚舅对我家的每一个兄弟姐妹的出生日期，也记得清楚。他会一个一个地念出来，我想，我也在其中的一个。

亚舅唯一不对人说的是他私人的事，似乎是说，他的事已经从他的记忆里被溜走了！

亚舅虽然不会对外人说，也不会对外婆说。自从我懂人事之后，外公生了病，亚舅才不得不回来看望外公。

有些上辈人对我这么说：亚舅回来之后，有媒人在这个家出出入入，忙着代亚舅做媒介绍女人嫁给亚舅，但是亚舅不肯答应，亚舅心里只有一个女人，就是那照片里的女人。

二姆是我的保姆，我是她喂养长大的。她对我说：亚舅在外读书时间，爱上一个同乡女人，但是家里的人不赞成，因为那个女人是共产党人，便发生了极端的家庭纠纷。亚舅和外公势不两立，亚舅宣布：他爱这个女人，别的女人他不要！外公病情加剧，严重而死。亚舅又偷着回中国去。

当时中国革命的烈焰很炽！战火弥漫整个中国，亚舅此一次回中国，怀着极大的雄志，在此前的几个年头里，他们的讯息全断。结果，亚舅这个爱人嫁出去了！

二姆说：亚舅发狂了！亲戚不得不把他绑起来，捆住脚手，带上船，强迫他回泰国。当其时，亚舅充满了怀恨。他非常痛苦，精神受折



磨。他失望，消沉，满面胡须，独自一人自禁在房里，在房间里读一些革命书籍。

有一天，从中国来的消息：亚舅这个爱人的丈夫死去，她还在等待亚舅回去……这个消息把亚舅改变了。他把胡须剪掉，整理头发，打扮得清清洁洁，很兴奋地对兄弟姐妹们说，他要回汕头，去与这个女人同居。但是，亚舅的希望却受到外婆的阻力，外婆希望这个儿子，接起传代的香火，继承泰国的产业。母子大冲突，情势紧张，外婆骂亚舅是迫死他父亲，并且威胁他，外婆要用自杀来抗议！有了这件事的发生，要亚舅在行孝与爱人的爱作出选择。今天是外婆的生日，亚舅穿条乌绸裤，蓝开胸衫，一双木屐，从他的房间出来，来到这客厅聚餐，与我们的亲戚兄弟说些话，此后便静坐不发言。他坐在一角观赏着孩子们在戏耍，听我母亲弹钢琴。然后她又讲述歌曲中那个河边的青年在呼喊他的情人的故事。

外婆用怜爱的眼光望着亚舅，从她一对沉陷的眼球，可以看出她的忍强为人。每一个人都了解外妈，但是都对她很担心！因为，她的眼神，背后的深层，都充满曾经受到失败冲击的隐痛！

外婆是一位斗志最坚决的人，自从我的外公年青不幸去逝之后，我的外婆仍本领地把每个孩子教育得很好。我的母亲这样告诉我：“外公小的时候从汕头来，并在同姓人的店子做一个推车送货手，直至长大成人便在吞武里府开创一间小店铺，外婆是正地道的泰族女子，当年是个萱园人家女儿。我看过外婆年青时的影照，我几乎不会相信，如此一个窈窕农家女，竟比男人强。她自己驾驶货车，还管辖了数十个工人，一直挨过四五十年时间”。

所以每个人，知道我们这个家的，都会开口赞美我的外婆，很有毅力，很能干，把孩子们都培养长大，各有固定的生活基础。嫁出去的女儿也非常好，她的丈夫都是工作很努力；可是，外婆这个长男却被人遗忘了，也就是他，把外婆这个最会培养子女的好声誉损毁了！

我的外公外婆，年青的年代，将亚舅送回中国去受教育。那个年代刚刚是辛亥革命初期，

后来中国闹大革命战争，国民党败给共产党，外公即叫亚舅返回泰国。母亲说，亚舅本来不愿回来，在亲情之间，将作如何选择？

亚舅自我独禁了一个星期之后，他决定要遵行在此之前已经对外婆谈好条件，不与外婆同住一家，不与别的女人结婚，也过着如俘虏战犯一般的日子，迄至双方的一方死去。

母子两人固执，虽然同住一家，也等于如一条生了锈的锁练把他们锁在一起，仅待时间来折断这条锁炼。从此，徒增了母子的憎恨和心情的创伤！

外婆本是健康的，从来没有见她生病，但是自从去年的“清明节”过后，外婆便抱病倒了。亚舅似乎比别人敏感，认为可能是外婆末日的来临，每个人也都明白，这日子是亚舅整个人生所期待的日子。亚舅从房里出来，日以继夜地在看护外婆的病，他似乎已知道死神将夺走外婆的生命，他一定要拼命把外婆的生命抢回来，亲戚们看到这种情景都很欣喜，认为外婆与亚舅的冲突终已冰消了，而且也有些人还称赞亚舅的孝义。外婆病痊愈了，亚舅又回到他的小房间，对这件事，他认为太痛快了！可是一进入房里来，他又是很沉郁，把本身的隐痛又放进心里，什么事都不睬不理。

外婆这次病，使她的态度也变了，不再强拗自己的强硬意志，而是变得寂寞和孤零，但是，外婆从来不愿意对谁说；外婆在三楼的住房一个窗口，外婆独自倚窗坐，自感悲恻。

夜已深沉，家在河东的青年吟诵那河上的流浪人，一首曲子的歌声从留声机传出来，然后停止了。房间里的人影在蠕动，似乎不想入眠睡觉吧！稍刻：“喀，喀”的木屐声从楼上传到楼下，在此深沉的夜，那木屐声响是份外的响亮，外婆房间的电灯亮了，我发觉外婆，独坐在窗边，她的肩头垂下来，眼睛朝向窗外，凝视着前景，似乎是有所等待……。

每一夜，外婆还是坐在窗口，但是，木屐的声音却不曾传进外婆的耳际了。

译自《哑女小说集》



# 醉吟中的绿色记忆

■ 晶莹

题记：我醉吟的绿色中，安筑着永青、焕彰、陶然、多拉、寒川、岭南人、曾心、太深、博夫、杨玲、苦觉、蓝焰、红芳等每一位骚友的雅居。常回家看看。

## 一

推杯遥望星月，换盏守候晨曦，只为贴近天人合一的幽境，只为邂逅淋漓酣畅的醉吟。

纵隐蜜园深处的永青庄园啊！当我置身你芳草奇花叠艳的风景中时，当我卧拥你一碧万顷的山峦时，当我倚园激扬文字，醉赋风花雪月时，当我将一身疲惫浣进你园旁温泉中的涟漪时，你便已成为我靓丽记忆中的又道风景。

## 二

庄园夜宴，披星戴月；顶级纯高，浅饮欢醉；八角亭内，夜半狂吟；景墨相惜，诗情画意。还有那，还有那小桥流水，山径通幽……，所有这些都让我神魂颠倒，都让我飘然欲仙。何需附庸风雅？风雅正时时撞击我心扉，让人不醉不吟，不吟不醉。纵然是那偶来的一声声虫鸟啾鸣，也已被园林风景纳入午夜的精美绝唱，嵌入大自然的天籁乐章，并因此演绎出一段段诗化的故事——

## 三

因永志青春，曾经的精彩仍跃然于心。朵朵云霞红若衔血，款款拉开了绵长夜幔；惟陶冶心性的湖光山色，仪态凛然，并轻将寒窗的记忆印入庄园小溪流向的远方大川。岭南水北的骚人，饱餐了星辉月色，

聚梦于蓝天下燃放起阵阵焰火，杨柳婆娑的寂夜溪涓遂羽化成玲珑少女炎日下的缠绵春宵。红花乍绽，沁出一抹抹撩人的芬芳，欲捧饮满园隽秀，但却乏术分身，苦涩正勾兑着甜蜜的艳觉；焕然一新的娇羞，彰显了后青春时代的妖冶；博咏天地岂是俗子凡夫？只缘为韬光养晦，才让太深太久的梦境栖卧丛林。那最不堪着墨的露珠晶莹，也已然跳上叶尖，饱汲晨晖后，于醉梦懵懂间举笔谋篇。

## 四

南国土地承受了阳光太多太多的怜爱，因此大地对绿色从不甚吝惜，《九歌》、《天问》的咏诵声中，举目风流处，哪儿不葱茏？可当我与庄园内万珠荧然的晨露及恬然静谧的绿色作别时，依旧满腹迷茫而又温馨的依恋。直至重入喧嚣，怅望灰天时，我才悟觉：钟灵毓秀的永青庄园中，尘埃早为苍翠尽噬，因此挥臂就能摩天擦云，抬手便可掬星揽月，贴近日月星辰的绿色中，怎不宜骚人拈兴？

## 五

贪恋行吟的飘逸洒脱，格物猎取风雅时，也囫囵吞下了辛酸。自此，吟诵中便时露些许凄婉与冷漠。只缘与永青庄园的不期簇拥，心中久违的晨梦才又于尽染庄园的青翠中冉冉复燃。

啊！你就在我歌中，永青庄园！最是你园中怡然若滴的碧翠哟，已常驻我日日梦乡。在我咏歌的尾声中，我可否相问：你记忆中储存了多少我的片断？那便让我们同撷某段相同时光中的新绿吧！以约会明天的醉吟。

瀛寰永青，馨传待我。



## 神仙居何处

——普吉岛美景点滴

冯骋

普吉有个标志性景点莲蓬贴(英文PROMTHEP CAPE), 中文叫神仙半岛, 几乎介绍普吉旅游的各类宣传册都会有它的内容。名字不错, 其实就是在普吉岛最南端的山坡上看海, 那所谓的半岛很小很小, 因为普吉本身就是个小岛, 把它伸进海里的一个小角称为半岛实在有点勉强, 但因沾了“神仙”二字, 名字自然就很有吸引力。

过去我觉得普吉处处皆美景, 神仙半岛只是其中之一, 仅仅因为这里不要门票而且停车方便才把它当着旅行团的必走之点。因此每当中国旅行社的朋友和我较真, 非要说清楚去这景点看什么? 我总是有点难堪地回答。看漂亮风景, 照相, 很美。

怎么美? 有什么特别的?

只好回答: 游客来看就知道怎么漂亮了, 全世界的游客看了都觉得美呀。

而我们当地旅行社写在行程上的内容最多就一句“看印度洋的山海风光”。更多的形容词也就不好再乱写。有时我想如果在中国, 这么一个带着仙气的景点应该会有个美丽神秘的传说, 可这里就是没人说得清楚: 为什么要叫神仙半岛? 神仙在哪里?

前久接待了一个爱好摄影的中国朋友, 倒让我真正相信神仙半岛确实有其特殊之处。他是一个酒店的经理, 其摄影作品据说在省市影展上获过奖。那天我带着他看了一些自以为不错的景点, 理由是这些地方旅行团很少来, 又美又安静。他听了只笑笑, 点点头, 随便照几张相就走。

到了神仙半岛, 但见他神情激动, 傻小子进大观园似地一直咧着嘴做深呼吸, 转了几下马上对我说:

你找个荫凉的地方呆着去, 我去照几张相。结果这一照就花了近两小时, 而平时旅行团上来参观, 哪怕是行动松散的客人, 一般连看带拍照半个小时就足够。等他满头大汗回到我休息

的地方, 兴致勃勃地对我说: 太漂亮了, 这样的景点在中国很少能看到。

我请他从一个摄影专业角度谈谈这里美在什么地方? 他说这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简单讲有远景近景山美海奇, 非常巧妙地组合在一起, 这样协调的景色只有高明的画家才会创作得出来, 这里是真正的自然风光。在中国你可以看到无数名山大川的奇特景观, 这样的海景却很少。

这样一来我真的相信这景点真的很特别了, 否则也不可能吸引世界各国的游客过来看, 而且从来没听到游客看后失望的议论。

找不到能吸引人眼球的好词来描述这景点, 只能说明我水平有限, 或心态过于冷淡, 缺乏对美的特殊感悟。

回忆一下, 从2002年3月到普吉至今七年半了, 神仙半岛上去过几次已经没法数了, 若说有特殊感觉, 那就是对那里夜色的恐惧。

记得前两年有个四川朋友来, 他想在一个能看海的餐厅吃饭。神仙半岛景点旁有个餐厅, 依山面海, 环景确实不错, 于是两人就在那里一边看夕阳一边把酒临风, 感觉特别爽。等夕阳消失在海平面, 游客纷纷离开, 周围一下子暗了下来, 静得象在深山老林, 简直让人猝不及防。那天没风的缘故, 连海的一点气息都体验不到的感觉就是从灯火辉煌的繁华都市一下子沉入黑暗的乡村。喝好下来, 两人一路居然没有多少话。

别人是不是有这感觉我不得而知, 反正那餐厅晚上的生意真的不是很好, 而以后我也不再去那里用过晚餐。

从这一点来说, 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 这地方美得让你不忍心去触摸黑夜。

普吉旅游资源以海洋风光取胜, 其实整个泰国的旅游都是围绕着自然风光和高质量的服务来做文章, 古迹虽多开发得不是很理想,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泰国由于干脆利落地甩掉一些历史包袱, 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利用现在的广告效应来



提高知名度，而不必顾忌影响景点的文化内涵，这做法从吸引游客的角度来说是很有成效的。

这样的例子在普吉最典型的就是007岛和披披岛。

所谓007岛(JAMES BOND ISLAND)，是指攀牙湾的那个标志性小岛，形状像个大白菜，而泰语名比较形象——钉子山，但是你到当地去问钉子山在哪里？不一定有人知道，都只知道007岛，原因就是007系列的《金枪人》在那里拍了一个镜头，那个到处泡妞偷情报的特务以此小岛为背景亮了一下相，让全世界看到了这个小岛，于是很多人慕名而来，也就顺理成章把这岛叫成了007岛。至于攀牙湾的美景引来007还是攀牙湾包括这钉子山是因007更出名，已经没有谁去关心了。

到普吉必须去披披岛(PHI PHI ISLAND)，这是全世界游客的共识。

我们一般在行程上给客人介绍的是它是“世界三大美岛之一”，至于是哪个机构评出来的，另外那两个岛又在哪里？我们的导游当然只能含糊其词，反正游览过的游客还真没有谁提出过置疑，诸如“不去某地会后悔一辈子，去了更是一辈子后悔”之类的负面议论还没有哪个游客用在披披岛上。

同样，为什么叫做披披岛也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法，有的说是因为岛上有一种叫“披”（不是泰语的鬼）的海螺很有名；有的干脆就说因为大小披披岛的形状象英文字母“P”，因此叫这名。然是崇洋媚外意识在作怪，洋人来这里旅游满打满算也就五十来年左右，而披披岛之名应是古已有之。

不过，前几年李奥纳多又来拍了一部叫《海滩》的电影，名声就更披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海滩》外景直接就在披披岛拍，而且用真名，但是内容完全和此岛无关，说的是美国一个平时爱好悠游世界寻找刺激的年轻人，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邂逅一个已有男朋友的可爱法国女郎，三人决定去寻找一个偶然听来的人间天堂——海滩。

几经周折他们终于来到了传说中的“天堂”，一个仙境般的小岛，少量的居民，过的是一种近乎原始的生活，有如世外桃源。

但是，欲望依旧存在。定期的大采购，是

岛上居民与外界唯一的接触，这是天堂居民与尘世剪不断的脐带，小岛只是他们逃避现实，欺骗自我的屏障。小岛上种满了大麻，似乎已经在隐喻这群“殖民者”都是精神上的吸毒者。

接踵而来的谎言、背叛、嫉妒、遗弃、冷漠、抱怨……让人们见识到了，快乐所要付出的代价。

最后当地的农民和这些享乐主义者直接发生暴力冲突，天堂在瞬间坍塌了，如梦初醒的人们怀着破碎的信仰落荒而逃。

电影似乎要表达这样的意思：提炼纯粹的幸福或痛苦是愚蠢的行为，创建天堂是上帝的工作，我们还是老老实实耕耘人间热土吧。

应该说拍得还是非常成功的，有景有情又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加上李奥纳多的明星效应，在全世界造成轰动，又把披披岛美名传扬四海自是情理中的事。

静下心来想想，是美景引来明星还是明星为美景做了广告，似乎已不值得去探讨，有没有一个自圆其说的神话故事也已经不重要。我们泰国人历来就不注重这些有点累人的历史包袱，总是潇洒轻松的活在现实生活中，这又有什么不好？

记得和上海的朋友在网上聊天，谈完旅行团的事就把话题扯到神仙半岛，装模作样假深沉了一番，引得双方干笑了几声。

聊天内容如下。

“真羡慕你在风光如画，空气清新的地方生活，在神仙半岛上冷眼向洋看世界，那真是神仙般的日子呀，哪像我们这里尽是喧闹之声。”

“我也是朝九晚五，大部分时间只能呼吸从机器里钻出来的空气。美景和我无关呀。神仙半岛离我很远哩。”

“你不常出去吹海风，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身不由己，不过我心境平和，荣辱不惊，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那我俩换一下吧，你来我这里熬。”

“我到你那里打工肯定没问题，心中有仙，便居于闹市又何妨？心中无仙，哪怕在奇苑妙阁享福，恐怕还是要想着宝马香车在大路上塞车的刺激吧。”

“嘿嘿”。

“呵呵”。



## 偷 窥

■ 蓝焰

别笑我，兄弟，我不是无聊，也不是色魔，更不是变态。

可是，我喜欢偷窥，在山静林鸟酣之时偷窥。

我设想我在雪域天池；在莱茵河畔；在汨罗江边；在西湖的雷锋塔；在日月潭的寒碧楼；在星空绝美的仲夏；在幼虫呢喃的秋夜……

我心无旁挂，在每次你出现的时候。夜幕下，都市、乡村、野旷……像是睡着了，会惊扰你的，是涉猎的夜鹰和不甘孤寂的蛙鸣。

一切琐事像被蒸发了，唯美与情感占据了夜的世界。我静静地守候着——在那个能窥见你的地方。

往事并不失忆，尘封的往事让我想起玄宗赐浴的清华池。如今，贵妃不在、胭脂粉黛不在、曼舞笙歌不在、嬉笑宠爱不在、琼浆玉液不在；如今，是天地造化与人世情缘的纠缠。

我静静地守候着，我的心在你要出现的地方搁浅，然而你浑然不觉。

天池雪域的天池，像是一个远离尘世的行者，在灵秀拔发的长白山上禅坐；

莱茵河畔的莱茵河，重复着昨日金丝发与蓝眼睛的思维，永不止息；

汨罗江边的汨罗江，静静地流淌着，生怕惊动一个不死的灵魂，在远古的江边吟咏；

西湖的雷锋塔，在苏轼清高拔俗的身影中沉思，似乎在为那次法海对真爱的不体面而忏悔；

日月潭的寒碧楼，隐约流溢着惊世权贵的雍容与浮华，有多少人为之倾慕？

过往的风景已成往事，过往的风景皆无法超凡脱俗，唯有星空绝美的仲夏及幼虫呢喃的秋夜，最能使我失忆，最能让我动情。

我偷偷地窥望着。你将要出现，你将要沐浴。

诗人哪里去了？善感的诗人哪里去了？

天籁极富诱惑，纷扰的尘世等待着你清华的洗涤。

我偷偷地窥望着，江河池潭湖泊都在等着你的到来，江河池潭湖泊都在为你的到来而屏息。

我仰视着苍穹，苍穹的尽头别在永远的那

头，银河归帆点点，像有人在点灯。云层中，你遮遮掩掩羞羞答答，似有难以为情的腼腆；那像是迷了路的悠悠闲云，宛若紧裹于你冰清玉洁的肌肤的绸缎——你正一件件地曼妙地褪去。

你开始裸奔，带着一个不老的神话在永无阻隔的天际间裸奔。我惊艳万分，近乎要叫了起来，然而你还是浑然不觉，似乎这个夜是属于你的夜，这个世界是属于你的世界。

我沉住气，似乎脱离了生活。“大美而不言”，我终于明白了。我偷偷地窥望着。

昭君出塞的昭君啊，你看见了么？

貂蝉拜月的貂蝉啊，你看见了么？

贵妃醉酒的贵妃啊，你看见了么？

西施浣纱的西施啊，你看见了么？

我偷偷地窥望着，清池碧潭的水中，你怡然自得，你无以伦比。

你发着光，光从你裸露的肌肤溢出，光的能量驱散了黑夜的恐怖，此刻，羊群入寝，野狼止噪，雪域高原因你而美丽；

你发着光，光从你裸露的肌肤溢出，光的柔和蕴育着楚竹汉鹤的神韵，此刻，只许吟咏，不容怀伤，名川胜景因你而美丽；

你发着光，光从你裸露的肌肤溢出，光的明洁净化了混沌的尘世，此刻，离苦得乐，唯我独尊，婆娑世界因你而美丽……

清池碧潭的水中，波光潋滟，像是有了生命。你沐浴其中，时而漂行、时而驻足、时而深潜、时而默想，曼妙、平实、生动没造作。

我偷偷地窥望着，欲念涌动而情生。有酒才会醉么？我反复地思索着。

夜，不再沉寂；不老的夜也在思索着。

我想，那是诗，但它不能吟咏，只能意会；那是画，但它不能拍摄，只能想象；那是情，但它不能捕捉，只能感受。

踏影夜归，仰苍天而观望于心，不感慨，我万能的人啊！心清能如你否？心明能如你否？



# 月夜笛声

■ 何君

六十年代中期，翡翠岛上的山城—B镇，午后一阵大雨，把空气中的闷气冲走。夜晚，少妇鲁米丽料理了一天的农务，闲歇下来，凭窗望着如水的月光，心中极为平静；屋旁的椰子树，还滴着雨水，偶尔传来一阵阵蛙鸣。

她丈夫巴卡在军营里当杂役，现在已经下班了，也许还守在旁门，额外地等着给军长的汽车开门。

一阵微风吹过，送来缓缓的笛声，最初，如夜雾一样迷蒙，渐渐脆亮，如月光一样清澈，如流水一样的舒畅，直教人心旷神怡；笛声渐渐转为高昂、急切，有如林中百鸟争鸣，忽而转为短促、细吐，却又如诉如泣……

听着，听着，她在思忖：这也许是在叙述山城的处境，既难以摆脱尘寰，又向往着仙境……也许这是对大自然的赞美，又是对月色的依恋……

然而，这是哪里来的呢？鲁米丽很少听过这样柔美的曲子。她曾参加过农村天主教的唱诗班，像B山民族一样，是天生的音乐爱好者。她又曾在高原上过两年免费华文教育，听过老师吹过这样的笛子，那时并不觉得特别好听，不像今晚的这样撩人思绪。

那位吹笛子的华人老师曾说过：“人们嘴里说不出的话，都能用音乐表达出来。”

她自己也会体会过，心中欢乐时，总想喊几声，而愁闷时，也想哼哼。这样就觉得舒坦些；能用音乐来表达，岂不更美！

此刻，她凝神谛听，分辨出笛声来自军营。难道最近有乐队来此演出吗？即使有，难道那位阿拉伯裔的军长肯让乐队住在军营吗？何况目前时局还动乱，人人惶恐不安？

前年，她曾到省府观看来自中国的歌舞团的精彩演出，那时就有这样的笛声。那晚还演唱了B山民歌：《椰子岛》、《远航》、《啊，仙子湖》他们的演出另具风格，显然是出于对B山人民的友好盛情，所以受到热烈欢迎；当晚在独立广场，虽然一度下着倾盆大雨，可是爆满的观众还是不舍离去，直至终场。

这个小小的B镇，听到这悠扬的笛声，居然美得令人想起仙子湖那湛蓝的水面和高原迷蒙的山景……

B山民族曾在高原以仙子湖为中心，建立过自己的王朝，历经三百余年，二十世纪初，被荷兰殖

民主义者用炮火轰击，野蛮入侵，可是，强悍的B山人民是不屈的，他们在仙子湖南岸，用土枪和戳标战斗，甚至后来用肉搏战。誓死抗敌，把鲜血注入祖国的土地！……B山沦为殖民地后，勇士们还用游泳击形式，在森林坚持斗争，直到现在，B山人民仍以此自豪，并用特有的音乐天赋，在传颂民族英雄的赞歌。

午夜，巴卡回来了，他说遇到老朋友，一道儿喝了椰花酒，吃了“沙爹”，有点醉饱；说着，脱去外衣，便在本榻躺下。

“军营里来了乐队？”她问。

“没……没有。”

“有人吹笛子？”

“呃，一个支那犯人，”他打着酒嗝，说：

“是个教师，两个大拇指的指甲，被拔掉了，拖着脚镣，还……还在吹！”

“犯甚么罪？”

“不知道。反正是……是A级政治犯……”他敷衍着，不敢讲得太详细。毕竟世事太残酷，谁知道有甚么罪？自从这次政变，发源自仙子湖的A河，到处浮游着无辜者的尸体，自己的老友好些失踪了，听说有的退到森林里准备自卫；自己不愿充当刽子手，也不愿成为无辜者，只得喝个半醉，在军长面前装疯卖傻，心中当然是极为痛苦的……

仙子湖是远古时火山爆发形成的。传说中，湖水是苦难人民泪水的汇合。现在乌云笼罩，是否还有泪水的汇流，或是另一次火山的爆发？

想想巴卡又说：“对了，军长叫你明天去帮忙煮咖哩，记住！”

“干什么的？”

“庆祝……胜利……”

“哼！”她想再问几句，看看丈夫已经在打鼾了，便也作罢。

第二天鲁米丽到军家长家去帮忙，长宫和家人都还在睡。她偷偷问那个来自东岛的女佣：“昨天这里是不是关押着一个华裔政治犯？”

那女佣嘴中嚼着槟榔，咕咚了一阵，左顾又盼了一会儿，吐掉一口血红的槟榔，低声说：“……好几个，其中一个支那人，白净、斯文，还对我笑笑。唉，今早押走了，也许是枪决！”

“啊，他是好人哪！”鲁米丽惊叫起来。

“你认识他？”

“不，”她激动地说：“音乐……是最空灵的，人们心里想甚么，它都会反映出来！他昨晚吹笛的声音告诉我……”

女佣促她低声一点，自己倒先吓得发抖。

鲁米丽一整天愁闷着，没有心思做工，耳边老响着月夜的笛声。





## 岭南人诗选

### 鹭鹭

湖滨，水之湄  
一只鹭鹭  
深一脚，浅一脚  
独自涉水

涉水，孤独  
飞翔，也孤独

诗外：鸟孤独，人也孤独；孤独，是人的宿命。  
(岭南人)

### 鱼尾纹

比最小最小的银鱼  
更小

跟踪一尾最小的鱼  
纵身潜入  
海的深渊，  
深不见底

诗外：人心，海底捞针。  
(岭南人)

### 塔

河水悠悠，岸上  
矗立一塔，高入云天

岁月苍苍

群鸟飞过，频频回眸  
它的身影

诗外：塔苍老，但它的身影还在，高度还在。(岭南人)

### 广场

广场，空无一人  
只有白鸽飞来飞去

一尊铜像，一身铜锈斑斑  
风，呼呼路过  
没有留步

诗外：铜像，有些，让人仰望；有些，令人横眉。(岭南人)

### 地铁出口

行色匆匆，从出口  
游出一群鱼

汹涌涌涌，涌到十字路口  
苦苦等待红灯变黄  
黄灯变绿

诗外：生活在都市的人，行色匆匆，赶车赶船，如过江的鱼。(岭南人)

### 窗外

窗  
似盲人的眼睛

窗外  
人声车声  
车尘，纷纷扬扬  
红尘，纷纷扬扬

诗外：窗内窗外，两个世界。(岭南人)

### 情人节素描

路口，叫卖血红玫瑰  
巷尾，叫卖情人巧克力

落帘客栈，卷起的布帘  
纷纷落下  
门口的灯全亮了  
一串红……

诗外：快餐时代，性爱也如快餐，来也快，去也快。

### 镜说

别看我  
冷似秋霜  
白如秋月

给我一朵纯真的笑  
我会还给你  
一朵灿烂的梅花

诗外：真诚相待，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岭南人)





## 老椅子

百年，还在老地方

不愿走动  
不想开口

站挺——我的个性

诗外：老的不一定腐朽。  
(曾心)

## 燕窝

趴在岩壁上哭泣：  
辛辛苦苦筑的巢  
又被窃走了

从城里吹来的风说：  
那带血的燕窝  
在宴席上正腾腾冒烟

诗外：被窃者可悲可怜，  
窃劫者可恨可诛。(曾心)

## 挑担子

从湄南河舀来  
是豆芽字——泰文

从黄河舀来  
是方块字——中文

在两河间频繁往返  
越走越潇洒

诗外：要善于挑担。  
(曾心)

## 说旧事

旧事重提没人听  
只有老家那口老缸  
每次听了都很动感情

张开嘴未说话  
肚里的眼泪已满溢

诗外：老人的话，句句血泪。  
(曾心)

## 哭诉

一只说：  
“我的老家被导弹击毁了。”

一只说：  
“我生的蛋都被人挖去吃了。”

两只逃难的蚂蚁  
跪在地球上向天哭诉

(写于以巴战火和金融海啸期.2009年1月15日)

诗外：动物说话，更有震撼力。(曾心)

## 叶的感恩

从绿到黄  
随风飘荡

总不愿离开母体

即使被风带走  
也要落在树根上

诗外：叶落归根，是永恒的母题。(曾心)

## 图章·印泥

天然巧合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不管红脸黑脸  
在白纸黑字上  
——最高的法官

诗外：日常实物里有诗。  
(曾心)

## 严冬

地球犯病  
四季失控

漫天飞雪  
成群结队的瘦企鹅  
把曲颈伸向高空

“？”伸成“！”

(写于金融海啸期.  
2008年12月20日)





## 风雨之谜

认识你以后  
我就在迷茫中  
寻找答案

是风让雨腾飞  
还是雨让她丰采

诗外：相爱甭管风雨，即使失败，也比从未爱过好。(博夫)

## 月

无论你阴晴圆缺  
总给我无尽的信息

我日夜牵挂  
捻成纤绳  
拉你到一个宁静的港湾  
零距离的读你

诗外：人生总有风雨，但会雨过天晴。(博夫)

## 醉卧东篱

烛光燃尽愁绪  
历史醉卧在长河的旋涡里

异国也有东篱

若干年后  
我生命中  
多了一个你

诗外：侨胞的情结，也是多元文化的一种。(博夫)

## 解读风雨

——读杨青的赠诗后感

月光读不懂黑夜  
烟雨不解风情

云水的雨是风的根  
流烟的风是雨的魂

诗外：只要有爱，云水流烟都是情。(博夫)

## 还水

向大自然借了一杯水  
时间长短还不知道

不管借用多久  
最终都要还

只是我想  
该多还一杯

诗外：感恩、报恩，是做人的准则。(博夫)

## 眼睛

一扇心灵之窗  
洞穿六腑五脏  
二颗说话的眸子  
传递爱的信息

与你邂逅 瞬间读懂了一见钟情  
和你擦肩 回首顿悟红颜知己

诗外：眼睛好比桥梁，能沟通两个全然孤寂的心灵。(博夫)

## 寂寞三步曲

小时候 寂寞是位陌生老阿婆  
我不认识她

少年时 寂寞是条小河  
挽起裤头轻而易举地蹚过

长大了 寂寞是杯醉人的酒  
我常常被它灌醉

诗外：人生成长曲。(博夫)

## 珍藏昨夜的梦

翻开昨夜的梦  
寻找残缺不全的思念

梦乡里采摘的玫瑰  
唯有深深地珍藏

默默中听到  
夜在日历上撕开新的一页

诗外：美丽的邂逅，会在日后留下深刻的回忆。(博夫)





## 苹果

那一张张圆圆的笑脸  
带我回到一个甜蜜的日子  
我们唱啊跳啊，拍红了小手  
阳光温暖地照射

用手去抚摸那一张张笑脸  
心也追回了那个春天

诗外：追忆朝阳，更觉那心  
境的宝贵。（今石）

## 钓

千丈冰层下  
上钩的鱼  
是一条接一条

微笑的饵  
红颜雪肌  
嫩得出水

诗外：钓尽寒江雪，绝代  
不衰竭。（今石）

## 酒杯

看不见底的井

翻着翻着媚眼  
努着努着樱唇

一只嫩藕般的手  
伸出来招着招着

诗外：“井里”一夜欢，  
做鬼也风流。（今石）

## 钱

一觉醒来  
看见很多很多钱  
在空中呻吟啼哭

又纷纷扬扬落到地上  
一只很大很大的  
牛奶桶

诗外：毒奶事件，钱喊冤，  
去哭给天：既生钱，何生人？  
（今石）

## 眼睛

眼雪亮  
看不见  
眼前一个人

看不见  
却让我和她  
一辈子手拉手

诗外：看不见才能爱一世。  
（今石）

## 女警哺乳孤儿

——写四川大地震①

我的笔流泪了

它听见  
解开的警服里  
噙着乳头的小嘴  
在轻轻地叫  
娘

诗外：世上只有妈妈亲。  
（今石）

## 雄鹰护雏

——写四川大地震②

用钢锯，才能锯开  
护雏的双翼

天地皆恸！  
才二九年华啊

这瞬间的身教  
毕生受用不尽

注：地震瞬间，一位教师张开  
双手奋勇扑上去，用身体护住  
学生。

诗外：世纪的悲壮！爱的大  
课堂。（今石）

## 海潮

已看见你  
小偷的眼睛  
小偷的耳朵

只是  
当我俩的潮涨起  
你却无奈的匆匆溜掉

诗外：涨潮和退潮，都是  
人生的过程。（今石）





## 晶莹

### 诗选

#### 盼 归

从初识早霞起，  
便迷恋云的飘逸  
你因此告别了——

蕴藏着春天的土地  
不知你去得有多远  
更理不清你去得有多急  
我耗尽口袋里的火种  
仍擦不燃，你青春胴体  
难舒忧郁千结，便任  
如盘的夜拂拭过去  
我是你理性的仰慕者  
仅静静地守候梦中的里巷  
盼你入梦，只想——  
再见到你

忽一夜你随风飘来  
听凤鸣高冈  
悲情远大于欢意  
我饮夜沉思——  
看星从高空闪尽光华跌落  
镜花水月惊呆在春光里  
血性豪情漫过江湖  
竟也孵化出阴鸷和戾气  
春天的阳光仍在诱放花朵  
我怎就不是叶儿或泥土呢？  
或可分享花儿的气息  
无限地依恋低回  
将心留与记忆

#### 梦路难行

为重启尘封的辉煌  
几乎终尽了一生  
何日峥嵘乍现？  
上下而求索  
却背负了数度轮回的无奈  
思兹念兹的是梦  
辗转百度  
仍挥不尽摇晃着的鬼魅光芒  
郁闷岁月永恒的梦中  
回味着曾经的铁血  
异域天空  
为梦想燃烧着

梦路难行  
遂怱怱记忆归零  
心于漂泊的思考中煎熬  
梦境渐趋缥缈

亲爱的！我不是过犯  
可为彰显曾经追求的信仰  
树立明昭炯戒的警碑  
我情愿被钉死  
以祭祀寂静前的喧嚣  
和消逝的青春夜话





杨玲

诗选

## 搓洗

红润随着青春  
飞走

岁月的搓洗  
把我变得灰白

谁有更新程序  
帮助我升级

诗外：我发觉我变得越来越苍白。（杨玲）

## 舞

无声的肢体  
舞出行云流水  
让百花争艳

脚步沿着脉搏起伏  
溶化了冬季  
春天悄悄地跟了进来

诗外：让我们继续舞下去吧。（杨玲）

## 心

心 无限广阔  
能装载天下事

心 无限坚韧  
能承受种种压力

心 又无限柔弱  
一根刺就能叫它灭亡

诗外：心是最脆弱的器官。

（杨玲）

## 每天的晚霞

云是你的梦  
雨是你的情  
清风是你的爱

你摘来绚丽的晚霞  
浓浓的把我吞没

诗外：被吞没之后，我找不到自己了。（杨玲）

## 赴约

夜幕快点降临  
把月亮和星星挂上

我记错了约会的地方  
让我赶紧去梦乡

诗外：梦的引诱。（杨玲）

## 子夜

漫长的夜  
我不断地辗转

睡床发出抗议  
枕头忍无可忍

子夜赶我起床

诗外：失眠的写照。（杨玲）

## 解读

何时开始  
青春被掏空

突然发觉  
眼泪被挤干

生命中的密码  
谁来解读

诗外：我忘了“登录” 生命中的密码，谁帮我解读？（杨玲）

## 梦

梦中邂逅

笑声  
把我逐出来

还好  
我睁着眼睛  
又回到梦里

诗外：好不容易做了个美梦，却被笑声惊醒。（杨玲）





## 鹭

就这样闭着双眼  
就这样伸展双翅  
就这样独脚站立着，不动

睡着了吗？  
不，是在练瑜珈

诗外：从鹭的“独白”，  
你是否会领悟到什么？（蓝焰）

## 云的心事

你在天之下 地之上  
你在你生你养你的地方  
苦旅

累了吗？  
莫非 你在寻找你生命中  
可倚的 港湾？

诗外：自由是可贵的。但，  
没有边际的自由可贵吗？（蓝焰）

## 寻

途中，不慎把诗给丢了

我心痛  
找一遍路走来的每个角落  
还是不见其踪

告诉我好吗，它在哪里？  
我心中的幽灵

诗外：就珍惜当下吧，朋友，  
别让心中的净土被无聊琐事侵蚀。（蓝焰）

## 牧羊曲

天 是草原  
云 是绵羊

风 在放牧  
我 在飞翔

诗外：我向往草原，还有草原上的“鹰”。（蓝焰）

## 鬼

躲在黑夜里  
躲在人群里

它们想做什么  
没人知道

诗外：我相信鬼是存在的，  
但看得见的鬼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见的鬼。（蓝焰）

## 路

学会走路那天  
妈对我说：  
“孩子，走好，路很长很远，小心摔倒。”

我记住妈的话  
我没在看得见的路上摔倒

诗外：人生的路很多，但其实只有两条，一条看得见，一条看不见。（蓝焰）

## 别哭了，孩子！

——痛悼五·一二汶川大地震之六

别哭了，孩子！

五月十二  
是你的 生日

诗外：劫后余生，不幸中之大幸啊！（蓝焰）

## 悼屈原

在您之后  
汨罗江从不寂寞  
随粽子飘香龙舟竞渡

您 一直活着

诗外：端午节到了，往事，又在我记忆中复活。（蓝焰）





## 苦觉

### 诗选

#### 你在诗里住过

你在我的诗里住过  
好像是十八楼十八号

后来你搬走了  
你说你要到通俗小说那边去

后来在泡了第五次的淡茶中  
又看见了你

诗外：聚是缘，别是缘，缘  
生缘灭，也是缘。（苦觉）

#### 往事

夜深了  
茶淡了  
灯瘦了  
梦肥了  
我把手伸向三十的月亮  
触到了十五时那件不合身的衣服

诗外：儿时的衣服 每件都不合身，新穿时宽大，旧了又短又小又窄。（苦觉）

#### 夏

清明过后  
便就是女性的春天了

裙花衫花伞花镜花  
一片花的海洋

让蝉们尖叫不停  
花中竟然还有花

诗外：和尚在夏天的时候，  
都不出门。（苦觉）

#### 关于鼠首兔首铜像

1860年 圆明园的门全被打开了  
血色的火焰烧了三天三夜  
直到大清帝国的笑失禁了

2009年的2月25日  
我依然看见那火还在烧  
在法国在巴黎在鼠首兔首铜像身上

诗外：赃物也可以拍卖，这是西方文明最可爱的地方。（苦觉）

#### 风车

时间转着时间  
光转着光

心被风  
穿过

你们都看到它的羽毛了吗  
总有一天它会和风一起私奔

诗外：十八岁时，我为我的私奔设计了九套方案。（苦觉）

#### 人·狗

那天，家里来了贵客  
主人学了狗的样子  
二条腿变成了四条腿  
摇着没有尾巴的尾巴  
叫着唱着舞着

狗，流浪去了

诗外：当今社会狗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少了。（苦觉）

#### 不相信情人节

所有的玫瑰都开花吗  
风和狗和篱笆有点不相信

所有的情人都暖吗  
诗人和月亮和酒有点不相信

花，离开了我的手  
是夜幕来临以后的事

诗外：月亮在下山的途中，失身了！（苦觉）

#### 乌鸦

地狱的颜色  
夜的颜色  
魔鬼的颜色  
这些，都不是你的错

你说的话太多了  
而且，都是些不该说的话

诗外：钢笔，泰文名叫乌鸦嘴。（苦觉）





# 为善最乐

——再访老挝万象中华理事会理事长林振潮先生

■ 金苓 陈列

秋高气爽的时节，我们在广州再一次访问了林振潮理事长。林理事长刚下飞机，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今次他从北京开完会，再次攀登长城、观赏故宫，还畅游了长江三峡风光，祖国大好河山感染了他。本来林先生来广州暨南大学是看望孙女，没有想到一下飞机就受到暨南大学领导的热烈欢迎！暨南大学纪宗安副校长、华文学院班院长分别宴请了林理事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林理事长特地看了孙女读书的这间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的幽雅环境，非常满意，准备再送一孙女来暨大读书。并且，他勉励孙女好好读书，不要辜负学校、家长的殷切希望。

从我们畅谈中得知：老挝万象中华理事会刚刚换届改选，林振潮先生以最高票当选为新一届理事会的理事长、陈复谋、林炎坤、林泽明、蔡瑞才、李世荣先生为副理事长，江家立、洪世珍、李运壁等人作为应属委员。这次林振潮先生已经是第四次膺任中华理事会的理事长，他连续干了第十个年头。（一届为三年）更有趣的是，林先生的父亲、外祖父都担任过万象中华理事会的理事长，被华人社会传为佳话！（在《三代“翁邦”》一文中我们有介绍，恕不赘述）不能不说，林先生家族三代人，为华侨、华人的公益事业尽心尽力、全心全意的为华侨、华人服务，并为当地社区人群尽心尽责、为善最乐，为世人所钦！

人生七十古来稀，74岁的林先生，还马不停蹄的奔走、来往于老挝与中国之间、为华侨、华人的公益事业操劳、忙碌，那是更稀罕的事了。十几年担任理事长以来，可以说十几年如一日，坚持为侨服务、为善最乐、乐此不疲。这不仅是林先生一人，可以说是华侨、华人们的一条宗旨，记得老挝万象理事会属下的“永珍善堂”的牌楼上的横批就是“为善最乐”四个大字。华人们常常做善事、常常捐款，他们奉行的就是

“为善最乐”！林先生是他们中间的一位典型的代表！

## 紫金阁

最近，在老挝万象华人们做了一件有益的事：万象华人们为“紫金阁”进行了奠基仪式、并推举林振潮先生为“阁长”。“紫金阁”在东南亚的各个国家的华人社会中颇为盛行，是属德教范畴，崇拜的是“济公”，现排到万象已是74位了。在筹备主任张忠祺先生、中华理事会的同人共同努力下，预计一年建好18米深30米宽的两层楼的建筑——“紫金阁”，明年七月初二举行开幕仪式！此阁完全是华人们自己筹款、自己建设的。多少虽有宗教色彩，但是，仍然是倡导人们做好事、做善事、互帮互助，做到一方有难、大家支援。

今年7月30日，老挝万象的华人们进行了“紫金阁”奠基仪式，据说有300多代表来参加。华人中有捐钱的、有捐物的，新加坡“紫金阁”同人捐助十多万基普，泰国“紫金阁”捐助2.5万泰铢，——那一天总共收到捐助款项有一万多美金！届时“紫金阁”落成后，华人们又多了一个活动地点、一个慈善机构。可以想见，在海外就是靠这些公益活动，大家互相关心、互帮互助、互相支持，凝聚在一起的。然而，每次搞筹款活动，筹得的款项，理事长首先考虑支援“寮都公学”（华人们的学校）然后再支持“善堂”（为华人们做善事的地方），真正让华人及其子孙后代收益、得益！

## 学校

学校是指老挝万象的华人学校——华侨公立寮都公学。这所学校已经开办66年了，从来没





有停办过。最大规模时有五千多人，现在有1200名学生及近百名教师。是一所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及高中的完全中学，用中文、老文、英文三语教学。她的经费全是华人自筹的一所民办的学校，每年聘请十多位中国教师来上语、数、英、理化等科目。在万象人们称之为“贵族学校”，校誉不错，每次学科比赛，在万象市榜上有名，今年的万象市中、小学生运动会上，寮都公学获得5项冠军。这样一所大规模的学校，每年经费需要多少？怎么筹集？中华理事会副理事长林泽民先生，原是寮都公学的董事长，他说：我就像开了一间亏损的公司，常常为资金一筹莫展！

林振潮理事长说：在老挝华人社会中做善事是蔚然成风的；但要他们投资教育，就要时常呼吁。去年65周年校庆，他代表中华理事会为寮都捐款一万美金！中华理事会下属的妇女会也捐款十万泰铢，还有不少单位及个人也捐了款，共达500多次。前几年，寮都公学校舍已经破旧了，中华理事会林理事长多次动员，其他同人一致同意成立一个修校委员会。寮都公学自1962年，由侨商侨彦郑培龄先生、翁明祥先生等及侨领们共同捐出巨大资金，澳门的蔡初明先生捐港币30万元、香港黄泽明先生、泰国杨金界先生、美国许义道先生、谢光榜先生及黄攀德、黄友德等家族捐了款项。侨领林振潮、陈复谋、林泽明、江家立等先生捐款并组织了这次修校工程。寮都公学面貌焕然一新，还修膳了几间教室、实验室、创办起高中，幼儿园也有了独立学习及活动之地。林理事长还建议成立了教育基金会，用利息来弥补学校办学经费的不足。由于华侨、华人鼎力襄助，寮都才有今天能容纳5000多学子学习之校园。66年来，寮都培育了遍布世界各地的两万多学子，他们在世界各地为当地社区的繁荣和经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 善堂

“永珍善堂”，顾名思义是专门做善事的机构。老挝万象的“善堂”，是由中华理事会的一位副理事长陈复谋先生负责。“善堂”内收养着一些（10—30）孤寡老人，他们的衣食住行、生活必需，都由善堂的专人负责，直到送终。谁家里死了人，没钱埋葬，即到善堂领一口棺木，

善堂每年要发放（或买）棺木六、七百口；谁家丧事无能力处理，委托善堂去办理，善堂就全权代理。

每年七月二十六日（阴历），有两天进行“施孤、救孤”活动。何谓“施孤、救孤”？即是由中华理事会动员、组织、筹集粮、油、面、药品等，然后，把米2公斤一包包好，一切准备就绪。第一天，由善堂“收尸队”帮助处理死去的人，协助办丧事。——第二天进行“施孤救孤”。救济贫困户，受到当地政府的赞扬。

记得去年那一天，下着毛毛细雨，早已有许多男女老幼等候在那里。地上已经湿漉漉的，能照见人影。施孤、救孤活动还没有开始，扶老携幼的人群，络绎不绝的进入“善堂”大院。过不一会，中国驻老挝大使馆的大使来了，当地政府官员也莅临现场。主持人宣布“施孤、救孤”活动开始，首先由刘大使、当地政府官员和中华理事会理事长林振潮先生，向几位老人献上米油、药品等。接着，开始向群众发放救济物品，队伍排的很长很长，男女老幼，连抱在手上的幼儿也算上一份，绝大部分是老挝的老百姓。人们分两边静静的前进，——发放救济的活动有秩序的进行了一整天，共发放了几十吨大米，还有面、有、药品等。领到这些物品的有6000多次。这些物品，都是华人们无私的捐献的。

到了八月三十一九月九（阴历），连续十天，在“善堂”举行“九皇盛会”。这次盛会在老挝万象尚属首次，并设美味斋餐，招待贵宾及信徒，救济众多穷人。大会上有一条横幅标语“一餐素食，万灵超生”！两边对联，上联：“齐齐斋戒齐齐斋”下联：“朝朝朝拜朝朝拜”。今天我们并不想探讨儒学的核心是什么，他主要倡导人们多食素食，多健康；常吃素食，做善事；慷慨解囊，万灵超生。造成一种保护生态的声势，天天来吃素食、餐餐力争吃素。另一方面，许多家庭生活困难的老挝人，在这十天里，可以免费吃饭。不过，林理事长说，一般来到这里来参加此活动的人，大致都会或多或少的捐款，还有人在此“花钱”买龟、买鸟，放生善行。捐献的钱拿来做这样的活动。每天来吃饭的有五、六百人次，大家吃了斋饭，自己动手洗碗——督促人们自己动手、勤劳节俭、省下钱财，多做善事。我听到一些华人说，这个活动蛮





好，出来吃吃素，常常散散步，又做善事、又觉快乐。

## 福德庙

万象的“福德庙”颇为闻名，就建筑在湄公河边上，说它是庙，其实不是庙，它是一个大的广场。象一座大礼堂那样，不过，只有屋顶，三面没有墙壁，南面有一个大舞台。平时是人们锻炼的场地：每天早上、晚上有许多群众免费在这里做健美操、锻炼身体。但是，到了11月，这里就热闹非凡，因为这里要唱十天潮州戏。林理事长说，在万象的华人中，大部分人是潮州人。人们说，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必定有潮州人。但，唱潮州戏，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活动了。并不是说，只是潮州人才来听戏看戏！也不是只有华人来看戏，还有不少老挝人呢！

潮州戏班子，是花钱从泰国请来的。每年唱十天戏，几个华人老板出钱、赞助演戏，热闹非凡。群众来看戏，自愿出一些。在华人来讲，已经习惯了，来看戏，花点钱，坚持做善事，也是人生一大乐事。筹得的款项，仍然用来支持教育、支持善堂。“福德庙”每年有一人负责，主持好这一年公益活动。

“福德庙”旁边有一座“本头公庙”，此庙也是面对湄公河的。每年正月十五日，华人、也有老挝人会聚集在这里，向“本头公”借钱、还钱。何谓“借钱”、“还钱”？很多做生意人，极相信“本头公”，说今年向“本头公”借了钱，做生意，肯定会发财；来年就双倍或多倍的还给“本头公”。这借钱、还钱的日子就是正月十五。今年的正月十五的晚上，我们来到“本头公”庙前，一片灯火辉煌，人头攒动，“借钱”的队伍似人龙，“还钱”的队伍也不短。人们虔诚的拜“本头公”，敬上香，祈求在新的一年里，发财发福、平平安安。副理事长陈复谋的太太告诉我，其实这只是心理上的安慰。借了“本头公”的钱，压在箱底，还要自己去努力、拼搏，才能挣到钱；自己不努力、不拼搏，箱底下的钱是不会生钱的。这是华人通过自己多年努力，取得的宝贵经验。我们的华人、华侨就是这样，靠着几代人的努力、勤劳致富的。

## 中国新年

每年中国新年，是在海外的华人社会最热闹的、最祥和的喜庆日子。在海外的华人、华侨能够团结在一起，靠中华理事会以及他们按照中国人的民风民俗、传统习惯，开展的一些活动。林理事长告诉我们，理事会下属有一个“少狮团”，平时少狮团参加一些个人或单位的喜庆活动，进行舞狮表演。到了春节，少狮团就更忙了。新年之前，华人们聚集在一起出价钱，谁出的价格高，大年初一少狮团由中华理事会的理事长带领，第一个去他的家贺年、舞狮。以下，一家家去拜年、舞狮！每年，这一项活动，能筹到很多款项，仅今年新年就筹得 美金。其中，三分之二给寮都中学、三分之一给了“善堂”。华人们花了钱、做了善事、又图个吉祥，图个快乐！

最难能可贵的是，中华理事会的理事长、副理事长们，不辞劳苦的一家家去拜年、祝贺，自己没有索取任何报酬，完全是尽义务的。——不仅是这一件事，他们为华人社会所做的所有的事，所尽的一切努力，完全是全心全意的为华人社会服务！他们只有出钱的义务、只有出力的善举、唯有行善的乐趣！这里仅仅是列举华人社会的一些活动，至于他们参加老挝地方政府的一系列活动，捐款、出力做善事的，我们只字未提。他们中有很多人，得到老挝政府的奖状、勋章，如林振潮先生、陈复谋先生、蔡瑞才先生、江家立先生、陈文森先生等等。他们为当地的经济与发展，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常常感到，我们的华人们是伟大的、我们应该为他们骄傲、为他们而感到自豪、为他们极力的赞颂：他们勤劳一生、奋斗一生、拼搏一生，致富思源、致富思进、致富不忘扶贫！他们奉行的是“多积德、多行善、多快乐”——为善最乐！

几天和林振潮理事长在一起，我们都感到快乐、深深受到他及华人们“为善最乐”精神的感染，净化了我们的心灵。他74岁的老人家，还不停的奔波、不懈努力，为华人社会、为华人、为当地社会的发展！我们有什么理由懈怠，有什么理由不为他们歌公颂德？我们送林理事长上了飞机，心情也久久不能平静，写下了上面的文字！



# 新书介绍

## 1、许琼玲《椰子树下的故事》

本书共收七篇短篇小说、四篇中篇小说，最早的一篇书写于1963年，最新的一篇完成于2009年，其余的九篇创作于2006至2008年间。从最早的作品，已可窥见作者年少才高的潜能，而从完成于作者回归中国40余年后的10篇作品里，作者掌握文字的能力，构思情节的才华，全然展现无遗。

此书的每一篇小说都带出印尼历史事件的时代背景，作者借助小说中的主人翁的遭遇，以具体的、生动的人物形象，鲜明独特的场景，演绎了时代风云变幻中发生的故事。读完此书，可以说从侧面了解印尼当代的历史。



## 2、吴玲瑶、吕红主编《女人的天涯》

此书另名“新世纪海外华文女性文学奖作品精选”，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内收80多篇散文，分为1、潇洒走天涯，2、海外性情人生，3、梦归何处，4、域外风情，5、缘结彼岸，6、女性回归线，7、爱海的女人，8、异域女性手记。

所收作品来自美、加、日、欧、澳、亚细安等等国家，文中内容因而也就显得丰富

多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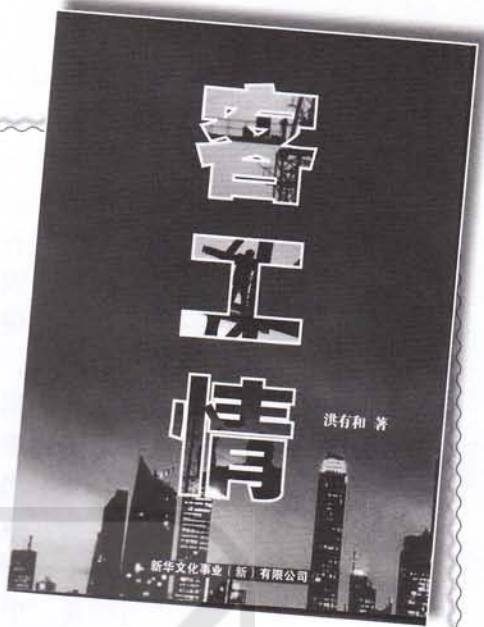


### 3、洪有和《客工情》

这是作者继《青青》、《中国女人VS新加坡男人》之后的另一部反映中国人在新加坡这异乡生活状况的小说，与前二者不同的是，此小说反映的是中国的建筑工人在此地的种种遭遇，例如他们从早到晚在工地努力拼搏，换来的不是三餐温饱，而是公司屡屡拖欠薪金。他们为此到人力部，甚至大使馆请愿、投诉，希望能追回应得的酬劳。

小说详尽地描写了一场又一场的劳资风波，兴起又平息，工友们饱尝磨难煎熬，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当代新华文艺工作者较少反映的题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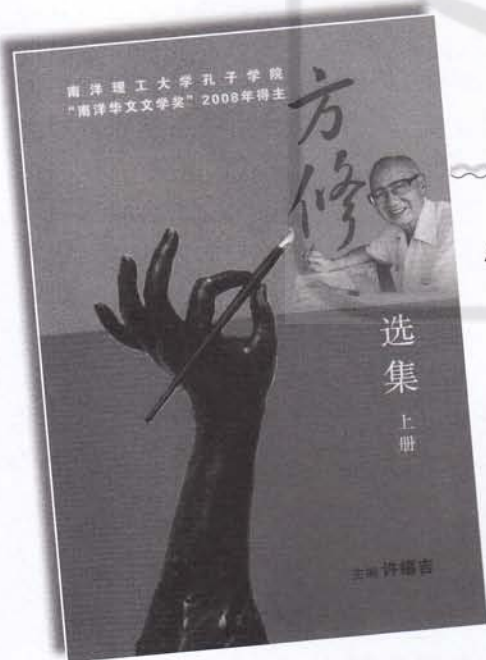
此书由新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 4、许福吉主编《方修选集》

此书由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厚达671页，分上下二册，共有十辑。辑1鲁迅研究；辑2红楼梦研究；辑3郁达夫在南洋；辑4话说马华新文学；辑5书评·序跋；辑6杂感·随笔；辑8诗词；辑9访谈录；辑10附录。

本书虽不能全面看到方修的学术和创作成就，但一些重要的作品都已收进，从此书可略略窥探此位文学史家研究和创作成果之一斑。





# 编后话

在发扬母族文化和传统的道路上，必会遇到千山万水似的艰难，我们早已做好准备，并会持之以恒地应对。比较难克服的是我们会犯上盲目地热爱母族文化和传统的一切，黑白不分，精华与糟粕并吃的错误。或甚至以“子不嫌母丑”态度，对母族文化中的糟粕陋习也一味赞扬、吸取，其结果定然悲哀。正是以存精去芜的态度来处理我们的母族文化，我们对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是持毁誉参半的观点的：以鲜卑族身份，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在客观效果上是促进了该民族在文化的发展上的走上先进之途，从现在的客观效果评价来说，他是有功劳的；但另一方面，在消灭鲜卑族文化的过程中，造成该民族的果敢、坚毅的优良特性也消失掉，孝文帝又难免得背负消灭民族文化之历史罪名，遗恨万年。

中华文化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文化之一，是唯一至今仍然“日日新，苟日新”的，且这古文化除了会制造传统的原始农耕器具和交通工具外，还能把人送上太空，它的自我更新能力和与时并进特点，由此获得证明。更难能可贵的是，中华文化是一种以王道为基调的和平文化，和西方的以霸道为主调的文化迥然有异。惟其如此，我们应该以史为鉴，避免犯上北魏孝文帝的及其子民的历史错误。否则，我们不止会背上消灭民族文化的罪名，更为严重的是，我们也会彻底丧失掉华族从文化中继承下来的刻苦努力、坚韧不拔、天人合一等等可贵的精神和环保的处世态度，从而沦为次等民族，这无论对华族本身或全人类都是无可弥补的损失。

正是秉持着这样的信念，我们逆水行舟，我们以愚公移山的大无畏精神，在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外，在贫瘠的土地上播种华族文化的种子。我们的《新世纪文艺》创刊以来，已出版了四期，在推展亚细安华文文学方面看到了一定的成效；在欢欣之余，我们决定把目标放大放远，今后我们决定以推动世华文学为己任。这全然不是“大汉沙文主义”的弘扬，而是展现“天人合一”环保精神的作为，我们的推动华族文化在客观效果上也是隐然在促进环保工作。

亚细安无疑是除了中港台以外的华文文学重镇，各国的文坛现状如何，从《新世纪文艺》这四期的作品大家应该可以略见一斑：有的像从冬寒中大梦初醒的野草，急起直追地抽芽成长；有的如雨后春笋，蓬勃茁壮；有的如长在沙漠中的仙人掌，在苦境中坚毅奋斗求生；有的像秋末的大树，红叶满枝，但又面临冬季将来的考验，前景未卜；有的硕果累累，前景光明。

现在我们打算把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之花也引进，让大家扩大视野，观赏奇花异草的绚丽！

2010年元旦



林枫



龙



观音



龚



得之象外



予意在山水



廖冠平篆刻



吉人



郭宝莲



帝乐求



寿而康





# 廖宝强画作选刊



廖宝强 字守中  
笔名两地人

- 1937年 生于广东省潮安县
- 1955年 出版“高中国文参考书”共五册
- 1959年 国立台湾大学书法比赛大楷组亚军
- 1960年 国立台湾大学书法比赛大楷组亚军  
国立台湾大学书法比赛小楷组亚军
- 1961年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夜间部美术系进修三年  
台湾全国各大专摄影比赛人像组冠军  
台湾国际妇女协会主办全国各大专中国画  
比赛佳作奖
- 1963年 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毕业  
出版“廖宝强篆刻集”
- 1969年 出版“中国历史综合大表”  
新加坡教育学院普通文凭班毕业
- 1971年 新加坡大学教育学院高级文凭班毕业
- 1989年 举行书画篆刻个展于新加坡
- 1991年 应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之邀请举行个人“  
书画篆刻展”
- 1992—1998年 应台湾全国美展特邀参展
- 1994—2009年 参加历届“狮城墨韵”展
- 1996—2009年 参加历届“韩中新书法(2004年后改为  
世界书法文化艺术大展)邀请展”。
- 1997年 获编入“中华民国美术家名鉴”
- 2005年 举行个人“硬笔书法展”于新加坡  
前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篆刻班导师  
前新加坡国立大学校外进修系书法班导师  
前后担任中正中学、光洋中学、中华中学书画研究会  
指导暨多间艺术团体顾问及评审员  
作品自1963年起多次参加海内外举行国际重要书法展  
达100次以上及部分作品获主办单位收藏  
曾多次代表新加坡出席国际书法展与笔会交流活动

售 价: S\$ 6.00

外 地: U.S.\$ 5.00(不含邮费)

